

## 第二十一章

元都观的后院，有不少静室。今晚堂开盛筵，狗腿子鹰爪子到了不少人。

筵开十桌，每桌八人，八十名各地的精美齐聚一堂，可知元都观的实力确是庞大，难怪连血花会也不敢轻启战端。

首席高坐着元都观三子。元都观主反而坐在下位。右首一桌有中条双煞，有游神关彦。

左首一桌，坐着吴家祖孙三代。吴老太大开朗地笑，吴娟姑娘笑口常开，眉梢眼角因有了三分酒意而春横眉黛，媚笑中充满了春情。她不再是温柔娴静楚楚可怜的幽兰，而是春情满布举止轻佻、一身媚骨热情如火的桃花。那位七八岁的黄毛丫头小欣，小小年纪居然会向邻座一位年青人搔首弄姿哩！

酒已半酣，玉虚子兴奋地离座，大笑道：“哈哈哈哈哈！诸位听清了。”

喧闹声立止，鸦鹊无声。

老道掀须微笑，朗声道：“西安天祥银楼的东主，明午便可赶到。这一笔宝石，据尉迟掌柜先期带来的信息说，二十万两银子数目太大，要咱们派人前往押送。银子一到，贫道立即分派给诸位弟兄，大家都有好处。”

欢呼声雷动，声震屋瓦。

老道鼓掌三下，人声骤止。他举起杯，脸色一变，庄严肃穆地说：“饮水思源，咱们得感谢天猴端木施主的神机妙算，至竟此全功，不但除去天威四圣心腹大患，且将宝石夺来大家沾光。端木施主不幸壮烈牺牲，他行前便抱有风萧萧易水寒的悲壮心情，果然一去不回，牺牲了他自己，成全了咱们所有的弟兄，委实令人钦佩。现在咱们奠酒，以慰端木施主在天英灵。”

所有的人，皆默默地离座奠酒一杯，洒洒地的声音，居然令人生出象是幽灵夜泣的感觉。

老道接过小道童奉上的第二杯酒，又道：“铁金刚、极乐僧、蝎娘子、黑衫客四个人，也尽了他们的全力。现在，再奠酒一杯，以慰他们四位亡魂。”

奠酒毕，有人问：“仙长，他们的后事该如何善后？”

老道阴阴一笑，说：“极乐僧的师父几颗不上眼的舍利子，丢在粪坑里一了百了。铁金刚的侄儿，明天派人拖来杀了灭口。蝎娘子那位娇滴滴的小妹妹，过两天派人送来，贫道要看看她是否于贫道有缘，也许要收她为鼎炉。至于黑衫客那傻瓜，吴大嫂……”

吴大嫂噗嗤一笑，接口道：“老身会替他路祭一番，免得冤鬼缠身。”

吴娟接口笑道：“说真的，他死了真可惜，本姑娘阅人多矣，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值得爱惜的汉子……”

“哈哈哈哈哈……”一名大汉怪笑，笑完说：“我的好姑娘，难道我拼命三郎就不值得你爱惜？哈哈……”

大汉的轻薄话，立即引起一阵哗笑。

吴娟柳眉一挑，半真半假地说：“你？你那一身骨头只有四两重，小心本姑娘将你丢给狗吃。要我爱惜，你来呀！”

哄然大笑声中，厅门人影乍现，阴森森的语音直薄耳膜：“盛会盛会，

有什么好笑的？”

众人一惊，人声倏止。

玉虚子推椅而起，厉声问“天罡坛主，你这是干什么？”

不速之客是血花会的天罡坛主，右首是一个挟了开山巨斧的大汉，左首是捧着铁琵琶的吕三娘子。三个人把住了中、左、右三座厅门。

一名中年人手急眼快，伸手抓住一条长凳冲出。

一声弦响，吕三娘子冷冷一笑。

银芒一闪即逝，射入中年人的右肩井。

“哎……” 中年人叫，冲势骤止，“砰”一声响，长凳坠地。

“嘭”左右厢的花窗同时被击毁，人影幢幢。一座花窗外，站着三个人。中间那人干瘦如竹竿，手中伸出一具儿臂粗、长约两尺的奇形黑色怪筒，前端有九个三分大的圆孔，嘿嘿怪笑道：“我，血花会地煞坛坛主，这具百毒九龙筒中，九枝淬毒龙形针可单发可连发，见血封喉，谁不怕死，站出来让本坛主瞧瞧，看他是不是铁打的金刚？”

天罡坛主接口道：“今晚，诸位摆的是庆功宴，都未带兵刃，因此最好安静些，少安毋躁。谁想妄动，后果自行负责。”

玉虚子有点心虚，色厉内在地问：“施主不可取人大甚，你这是算什么？”

天罡坛主脸一沉，冷笑道：“玉虚子，如果在下记性不差，记得咱们曾经谈过一次颇大的买卖。”

“不错，你……”

“言犹在耳，你没忘了，很好。”

“咱们所谈的……”

“在下银子二千两已经带来了，人呢？”

“你……”

“我要黑衫客。”

玉虚子一直没抓住说话的机会，急急大声说：“抱歉，黑衫客已身死龙角山，咱们的买卖告吹，银子你带回去好了。”

天罡坛主哼了一声，厉声问：“你以为在下相信你吗？”

“你这是什么话？”

“在下说的是老实话。哼！自始你就对本会怀有敌意，没安好心……”

“天理良心，你未免……”

“我没有噬赖你，你是仇视本会。”

“上次会晤之后，防微杜渐，就派了不少人跟踪在下。贫道理该如此。”

“好个防微杜渐，你以为血花会是好相与的？到底你给不给人，在下等你一句话。”

“黑衫客已经死了，你说怎办？”

“生见人，死见尸。”

“哼！你们曾经派人打听了？”

“派了，但龙角山的事，说不定是骗局。”

“贫道……”

“把尸首交给在下，万事皆休。”

“尸首已被乡民埋了……”

“我不信，埋了你也得派人挖出来。”

“这……”

“我给你三天罡坛主声色俱厉地说。

“你威胁贫道吗？”玉虚子怒声问。

“你怎么说都成。现在，在下要带几个人质。”

玉虚子咬牙切齿地叫：“你敢？咱们拼了你。”

天罡坛主狂笑道：“在下为何不敢？府城是你的地盘，闹出事来有你元都观三子去顶。

双方动作，你人多没有用，你这八十个人，至少也得死掉一半。人命关天，瞒不住人。咱们血花会可以一定了之，你却跑得了老道跑不了观，大好基业将化为乌有。如果我是你，就不敢拼，”

“你欺人大甚……”玉虚子气结怪叫。

天罡坛主冷笑一声，叫道：“人质乖乖的出来，呼一个出来一个……”

被叫出来的人，他们是：游神关彦、彩蝶吴翠英（即吴娟）、青面狼郎再兴、地鼠陈宗魁……共是八个人。

出来一个抓走一个，最后，天罡坛主满意地说：“玉虚子，三天后同一时间，必须把黑衫客的尸体带来襄陵县赵曲交换人质，不然就派人前往收尸。记住：不许用诡计，血花会可不是好相与的。再见，诸位。”

只片刻间，人影四散。

一群人从城西南角追城而出，城壕上早就搭好了便桥，三十匹健马已列队以待。

天罡坛主共来了二十名高手，三十匹健马。二十位高手一阵好忙，先将捆了双手制了穴道的八名男女人质，绑牢在鞍上，两个人侍候一个。准备停当，立即动身南下。

天罡坛主带了兩名爪牙断后，向负责前驱的地煞坛主慎重地说：“兄弟负责断后，你们只管赶路，如发生事故，切记不可停当……”

地煞坛主颇感意外，问道：“咦！你认为有意外？”

“可能。”

“你是说……”

“妖道已派人跟下来了。”

“真的？”

“我已经发现两个人，他们的身法好快。”

“要不要收拾他们？”

“不必了。他们可能想找出咱们藏身的地方，谅他们也不敢半途抢救人质。但为防意外，必须作应变打算。现在，走吧。”

这是城外西南郊的一座荒林，附近三四里内不见人烟，对面百十步是浊浪滔滔的汾河。

地煞坛主应声叫：“上马！”

“啊……”排在最前面的爪牙，突然狂叫一声，摔倒在地。

“希聿聿”马嘶声震耳，有三匹马同时发疯，把一名人质与两名尚未就鞍的爪牙掀落马下。

马群受惊，四散惊窜。

天罡坛主大惊，拉紧缰绳大叫：“你们怎么啦？”

一阵大乱，有人大叫：“不好，有人暗算。”

坐骑四散，人也四散。

树上突然飘下一个灰影，长笑震天。

不远处也飘落一个娇小的身影，一脚踢翻一名爪牙，一掌拍在马臀上，爪牙的坐骑发蹄狂奔。

笑声徐落，灰影叫：“谁也休想脱身，留下人质再走。”

地煞坛主百毒九龙筒一抬，机簧声震耳。

灰影不见了。天罡坛主却感到冷风压体，本能地闪在马；后，撒剑叫：“你是人是鬼？”

灰影出现在马的另一面，笑道：“看我这身白衣。”

天太黑，白衣看成灰色，但近了仍可看出是白衣。

“你是……”

“林白衣。”

天罡坛主大骇，剑从马腹下急递而出。

健马突然受惊急奔，一剑落空，

林白衣一声长笑，剑化千朵白莲，

“铮铮……”天罡坛主只架住两剑，如飞而遁。人的名，树的影。近些年来，林白衣声威所至，群魔辟易。江湖盛传林白衣，妖魔鬼怪闻风远避。天罡坛主心中早虚，狼狈而遁。

另一端，两个娇小的身影放翻了两个人。接着出现的两个人，也凶猛如狮，冲错间如入无人之境。

地煞坛主百毒九龙筒一击不中，早已逃之夭夭。

群龙无首，爪牙狼奔聚突落荒而逃。

天快亮了，人马出现在三十里外的襄陵县赵曲镇西面，本镇一座破败的大宅中。

八个人质一个不少，全带来了。

夺获人质的五个人，赫然是林白衣林世玉、紫仙子林紫云、红衣小姑娘玫云，林家三兄妹全到了。

另两人是北丐和一手遮天，两位威震江湖的老前靠。

宅院内部负责警卫的人，是两位姑娘的保姆三姨。外面，是关中林家大名鼎鼎的笑判官林祥、摘星换斗林吉。两人是电剑林寿的堂弟，世玉兄妹的堂叔。

赵曲镇的形状、是关中传统式的建筑，四四方方的外堡墙，西面是高大的两座镇门，外形看象一个曲字，所以称“曲”。镇民全姓赵，因此叫赵曲。关中与山西是紧邻，建筑的形式相差不远。但山西愈往北走，建筑形式愈是不同，太原以北，村镇便以堡或寨为主了，地近边墙烽烟不绝，堡与寨便应运而生。

赵曲镇是襄陵县汾河东岸的最大市镇，地当南北的土寨墙，东是商业区，西是住宅区，中间有两座门，设有栅，原则上不许外人擅入镇西，当然有熟人引导者例外。

全镇有二三百户人家，镇西住宅区占地略广，内有深院：大宅，广场茂园。

林白衣兄妹藏身的破败大宅院，主人已在二十年前举家迁至河南开封，在那儿生根立业，宅院中只留有三两个老仆看守，除了每年清明返家条祖之外，平时极少有人往来。林白衣借了这栋宅院办事，自然与赵家的人沾了些亲故。

镇东商业区，百业竞秀欣欣向荣，车站附近，客店便有五家之多。

吉祥老店，早半月便被血花会的人所包下了。店主虽是赵曲镇的人，但十余名店伙中，倒有一半是血花会的跑腿小爪牙。这里，是血花会的一处联络站。

林白衣兄妹是三天前到达的，吉祥老店中的动静，全在他们的监视下。一明一暗；自然占了不少便宜。

地下室灯火通明，八个人质并未解绑，在壁根下排排坐，一个个垂头丧气。

唯一例外的是彩蝶吴翠英(吴娟)，她那水汪汪的媚目，不断跟着林白衣转。林白衣年青英俊，人如临风玉树，这鬼女人在打他的主意。

一张方桌，一条长凳。林白衣安坐凳上，紫云攻云姐妹俩旁站立。一切停当，林白衣喝声“捉人！”

紫云上前，一把揪住游神关彦的衣领，抓小鸡似的提至桌前一放，冷此道：“站稳了！”

好好回话。”

姐妹俩脸罩浓霜，杀气直透华盖，众恶徒眼中雪亮，乖乖俯首听命。

林白衣嘿嘿笑，沉声问：“你叫游神关彦？”

游神关彦象在猫爪下的老鼠，浑身无力可怜凄惨，脸无人色地说：“是……是的。”

“你是元都观三子的得力臂膀了。”

“在……在下仅……仅是个跑……跑腿的。”

“有关三妖道的恶迹，在下不想过问。但你们在筵席间所说有关黑衫客的死讯，详情如何你得从实招来。”

该死的游神关彦，怎知林白衣与黑衫客的事？以为林白衣这位白道少年英雄，是前来找黑道俊彦黑衫客的麻烦呢，定下心说：“这件事千真万确，黑衫客与天猴五个人，在银洞山与龙角山夺宝，五人无一生还。”

“那是多久前的事？”

“五六天前。”

“你们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是的。”

“那怎能断定他死了？”

“数十人死在两山之间，乡民怕事悄悄加以掩埋，不知埋在何处。反正五个人已找到天猴与铁金刚的尸体，黑衫客的剑也发现了。据金甲神的幸免党羽说，他们设下暗器阵偷袭黑衫客，任何人也难逃大劫，因此知道他死了。”

“有人亲见他死了？”

“确有人见他与蝎娘子倒下的。”

“那人是谁？”

“是金甲神的一位弟兄，已逃掉了。”

“我再问你，三妖道是怎样唆使他们五个人前往夺宝的？天猴是你们的人；你们为何不前往相助？”

“这个……”

“说！”

“三位道长并未对他们寄以厚望，因为天威四圣确是艺业惊人，因此只跟去看看，不敢出面。”游神避重就轻地说，

吴娟赶忙接口道：“有钱可使鬼推磨，黑衫客要钱，所以他自告奋勇前往……”

“谁问你了？”林白衣冷然问。

吴娟汕然一笑，笑得好媚，说：“林爷，你是白道英雄，黑衫客是黑道大贼，他既然已经死了，你又何必追究呢？你把我们带来，你只要开口，我顺从你就是啦！又何必……”

玫云大怒，上前就是两耳光，怒叫道：“你再卖弄风情，我要撕了你的嘴，你信是不信？”

吴娟双颊泛青，片刻便指痕宛然，惊得花容变色，怎敢再多嘴？

由于她的机警及时打住，林白衣并未追问三妖道驱使崔长青前往夺宝的内情。

林白衣改问青面狼郎再兴，细问血花会与元都观结怨的经过。青面狼所知不多，只知血花会派人前来索取崔长青，由于崔长青已派至银洞山，因此三老道拒绝了，只答应半月后崔返回时交人。没料到崔死在龙角山，这件事竟成为血花会与元都观火拼的导火线。

众口一词，皆说崔长青死了。

林白衣兄妹，听从乃叔笑判官林样的主张，且静候二天，让三老道与血花会三天后，寻得崔长青的尸体，前来赵曲镇了断。兄妹三人心中焦灼，但也无可如何。

平阳解州两地风声鹤泪，草木皆兵，情势险恶，血花会与元都观双方的主脑人物，纷纷被召前来应变，剑拔弩张，火拼在所难免。

元都观派人至龙角山，加紧发掘尸体，作退一步的打算，显然对血花会不无顾忌。

血花会却认为人质被林白衣所夺，认为林家与元都观必有往来，必须全力对付，能除去林白衣，今后在江湖便无所顾忌了。

血花会已决定迁出山西解州，能吞下元都观在山西中部的基业，对该会将是一大胜利！

值得冒险一次，因此不惜借机启事。其实，崔长青死了，对该会正是求之不得值得庆贺的事，犯得着劳师动众为死人而火拼？无非是借故吞并树立威望而已。

三天，等待的时间似乎十分漫长。

一天过去了，两天……

元都观的人至龙角山逐处发掘尸体，而崔长青却带了蝎娘子，悄然抄小道扑奔平阳。他知道夺宝的事余波荡存，沿途可能有变，因此昼伏夜行，绕走响水河奔向府城。

四更天到达城外。算期限，已经逾期三天。

他处处小心，认为白天不宜办事，两人便在城外找到一座无人的土窑，埋头大睡。

午间醒来，蝎娘子在他怀中睡得正香甜。他想：“这位毒如蛇蝎的姑娘，想不到却是性情中人，为了乃妹，不惜冒杀身之险前往夺宝，谁说她毒如蛇蝎？”

蝎娘子已恢复健康，但脸颊仍显得有点苍白，蜷倚在他身旁相侵而眠，呼吸平静得无忧无虑。

异性的气息直往他鼻中钻，他想起了绮绿，那一而再要置他于死地的

女人，不由幽幽一叹，不自禁地伸手轻抚蝎娘子的秀发，自语道：“可怜的姑娘，你与绮绿的命运有点相像，但你挑得起放得下，你是个勇敢的女人。”

蝎娘子突然醒来，捉住了他的手，冰颊涌上一抹红霞，有点失措地问：“兄弟，你说什么？”

他摇摇头，苦笑，久久无语。

蝎娘子噗嗤一笑，说：“是笑我轻佻，不知羞与你相拥而眠，确是令你不安吗？”

“胡说！”他笑喝。

蝎娘子幽幽一叹，大胆地轻抚着他的脸颊，柔声道：“兄弟，说真的，久走江湖，我一个二十五六岁曾经沧海的人；要说心如止水，那是欺人之谈。”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他苦笑道。

“哦！兄弟，你说我们相处多日，象不象一对患难相共的恩爱夫妻？”

“胡说！”

“其实，我们比夫妻还要亲近，还要比夫妻更相互关心……”

“你……”

“你听我说完好不好？”她娇媚地说。

“好吧。”

“你放心，我不会说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你这位可亲可敬的人同行，虽同安共枕，我却感到泰然，毫无绮念，只觉得你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似乎你只是个可以完全信赖能护我的大哥哥，一个无邪的幼年玩伴。我想，如果你要我去跳河，我也将毫不迟疑地含笑跳下去。”

“哦！我真值得你如此信赖吗？”

“是的。因此，我相信男女之间，并不是除了爱便是恨的感情极端，而另有一种奇异的纯情存在。”

“呵呵！你得小心，这种想法最危险，男女……”

“哦！兄弟，我不管你是怎样想，总之，你我这十余天相处，刻骨铭心难以忘怀。”她偎在他怀中说。

他摇摇头，说：“可怜的姑娘，但愿这是真的，但这说明了并不是你所谓奇异的纯情在作怪，而是感恩之心在作祟。如果我没安好心，只消略加挑逗，你……”

“兄弟，你不会的，是吗？”

“我……”

“兄弟，我想，胡绮绿……”

“我不要提起她。”他烦躁地说。

“你们在互相仇恨……”

“我并未恨她，只有深深的自疚。”

蝎娘子挺身而出，粉脸因激动而通红，神色凛然，爆出一串激怒的火花：“你自疚什么？你吃的苦还不够？这件事，到底谁有罪？你……”

“求求你，不要说了……”

“我要说，不说清楚，日后不但害了你自己，也害了别人。”

“什么？我也害了别人？”

“是的，你会害了别人。你年青，日后，你得成家，你得找个伴侣。而这件事，却永远成为你的梦境，成为心灵的重病，你是个挑不起放不下的人，试问你那未来的伴侣，将如何……”

“我不要成家，我要生在江湖，死在江湖……”

“你更错了，为了这么一个女人，你竟如此作贱自己，未免太不值得了，你对得起你自己吗？我看，你是走火入魔了，你需要朋友的忠告和协助。她目下正在逍遥快活，见一个姘一个，而你……唉！兄弟，你好可怜。”

崔长青不住苦笑，意念飞驰。绮绿与双枪艾文琮在马上亲昵情景；出现在他的幻觉中。绮绿与栾三姘居他虽然不曾目睹，但幻觉中依然十分清晰。

接着，前情依稀。

金顶山胡家的历险，被迫的激情孽缘。

桥上的金枪贯体，绮绿要杀他的尖叫。

追杀，逃避……

“我为了什么？”他突然大叫。

蝎娘子一怔，讶然叫：“兄弟，你怎么啦？”

他的目光，从幻觉中回到蝎娘子身上。

他并未完全摆脱幻觉，伸虎腕抱住了她。

蝎娘子先是一愣，接着恍然笑道：“兄弟，是我，是完全信赖你的仇萱。”

他苦笑，说：“我想，我会听你的话。”

她亲昵地亲了他一下，说：“好兄弟，不是去想，而是去做，彻底除去心中不必要的自疚，去寻找你终生的幸福。象我，我并不认为我这一生已经毁了，我并不怨天尤人。人，总该有他自己的主见，有他自己的追求幸福和权利的。”

他也在蝎娘子的额上亲了一亲，由衷地说：“是的，萱姑娘，我祝福你。”

她爽朗地笑，说：“兄弟，你是第一个衷诚祝福我的人。”

“我会永远为你祝福的。”

“我也祝福你。”她欣然地说。

“谢谢。”

两人取出干粮，蝎娘子一面进食，一面将血花会解州总秘坛的虚实一一详说。两人食罢休息，娓娓清谈等候日落西山。

平阳附近并未下雨，入暮时分繁星满天。

水利池旁的大宅中，入夜便杳无人迹，戒备森严。这处元都观三子与外界接触的秘宅，警备已加强了数倍。

两个黑影在二更时分，沿池旁小径大踏步直趋院门，引起了一阵猛烈的犬吠。

距院门尚有十余步，路旁的树后闪出一个黑影，沉声问：“什么人？这是私人宅院，不许接近。”

走在前面的崔长青止步说：“是我，游神关彦在吗？”

“你是谁？”黑影追问，语气微愠。

“黑衫客，蝎娘子。”蝎娘子接口。

黑影大惊，扭头便跑。

“站住！”崔长青沉喝。

黑影跑得更快，向院门狂奔，竭力大叫：“有鬼！有鬼……”

蝎娘子笑道：“这家伙疯了。”

崔长青却不以为然，说：“他没疯，而是以为咱们已经死了。”

一面说，一面向院门走去。

“嘭！”院门开而又合，重重地关上了，在外仍可听到里面的惊叫声：“什么鬼？你胡说八道……”

“是黑衫客和蝎娘子鬼魂出现。”

“胡说！”

崔长青不再往下听，在门上踢了两脚叫：“开门！鬼上门来了。”

里面先是一静，接着有人叫：“老天！鬼！果然是黑衫客的声音。”

“嘭！”院门被踢开了，两人大踏步而入。

厅门大开，抢出五个人，灯光外泄，照亮了院子，也照亮了两人的面容。

“老天！”有人惊叫。

两人向厅门闯，五个爪牙骇然急退入厅，如见鬼魅，快惊疯了。

“砰！”崔长青丢下背囊，大声叫：“快叫关彦出来见我。”

蝎娘子接口道：“派人去叫元都观三子来，快！”

两人坐下，五爪牙方神魂入定，伯鬼的念头消失，代之而起的却是伯人的恐惧。一名爪牙惶乱地说：“两位请稍候，小的即派人去请。”

一名大汉上前奉茶，手抖得利害，茶溢杯外惊惶失措，脸色都变了。

崔长青心中不忍，说：“在下与仇姑娘活得好好的，不是鬼，你们不要怕。江湖人如果怕鬼，就不用混了，是吗？”

他并不知，爪牙们不仅是伯鬼，且另有原因。

坐候不久，崔长青突向蝎娘子低声说：“仇姑娘，气氛不对，你感到有异吗？”

蝎娘子也说：“不仅感觉到了，而且预感到凶兆……”

话未完，崔长青伸手将她拖倒，“砰”一声大震，他在倒下时将沉重的八仙桌踢得向侧上方飞起。

“得得得……”一阵暴响，强劲的暗器在一声机簧轰鸣中，暴雨般射在八仙桌上。

厅柱所挂的四盏明灯，突然全都熄灭。

同一瞬间，崔长青在躺倒前发出了一把飞刀。

厅顶建有承尘，飞刀贯入承尘内。

“哎……”上面有人轻叫。

厅中漆黑，在旁守候的三名爪牙，已拔兵刃抢出厅外，向屋顶跳。

蝎娘子滚身而起，正待向外冲。崔长青一把拉住她，说：“不必了，人已走远啦！”

爪牙们空手而回，重新掌起了灯。

“你们熄灯的手法倒是利落呢。”崔长青激赏地说。

一名爪牙接口道：“习惯成自然，崔爷夸奖。”

承尘上出现一个五寸大的圆孔，显然藏匿在承尘内的人，是从圆孔中向下发射暗器的。

崔长青的飞刀，也把承尘射穿了一个洞，显然已把偷袭的人射伤了。

众人察看桌面，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沉重的八仙桌，桌面厚有四寸，木质坚硬，通常要两个人，方可将搬动，一张床可用一两百年。

七枚龙形八寸长针，射入桌面只留半寸针尾在外。地面五寸厚的方砖，有两枚龙形针没入四五寸。

蝎娘子一惊，摇头道：“这恶贼的百毒龙形针好霸道，可怕极了。”

崔长青拔出一枚细察，不时放至鼻端轻嗅，问：“你认识这个刺客？”

“认识。”

“是天威四圣的人？”

“不是，是血花会地煞坛坛主夺魄神针郭天容的百毒龙形针，用百毒九龙筒飞射，一发九枚，亦可逐一单发，除了他，不会是旁人。”

崔长青剑眉轩动，冷笑道：“好啊！他们竟然找上头来了，好，好。”

“咦！你怎知道上面有刺客？”蝎娘子讶然问。

他指指地下破碎了的茶碗，说：“茶中有倒影，恰好被我看到洞口出现。”

“好险！”

“怪事，他们怎知我会来？这是不可能的，但竟发生了。”他不住嘀咕。

“除非他们早已在此等候了。”蝎娘子说，

门外有人大叫：“三位仙长驾到。”

两人安坐不动，目迎元都观三子。玉虚子领先入厅笑道：“果然是两位施主，可喜可贺。”

崔长青抓起背囊，往三妖道脚前一丢，说：“这里面有百余斤原石，约可琢磨出三四百件上品翡翠玛瑙宝石。天威四圣皆已授首，贵观的心腹大患已除。宝石亦替你夺来，价值数万两银子。咱们五个人去，只回来了两个人，已经达成你的心愿，咱们的事，你也该交代明白了吧？”

三妖道暗暗心惊，但不现词色。玉虚子推下一脸奸笑，说：“那是当然，请坐下谈谈，请坐。”

玉清子坐下笑道：“两位辛苦了，可是逾限四日……”

蝎娘子手急眼快，突然劈胸抓住玉清子的衣领拖起，厉声道：“放你的狗屁！你们说过的，不管咱们此去成功与否，你们都成全我们，这与逾限无关。咱们毙了天威四圣是在十天前，不幸受伤甚重未能及时赶回，这算是逾期？你说！”

玉清子冷笑道：“放手！好没规矩。”

“哼！你……”

“别忘了令妹还在咱们手中。”

蝎娘子气愤，放手叫：“今晚你们如果不将舍妹交给我带走，元都观必定成为尸山血海。”

崔长青也说：“在下今晚必须将吴老太太祖孙带走，快将她们送来，在下不能久等。”

“放心啦！施主少安毋躁。不过，这几天……”

崔长青脸一沉，厉声道：“我不管你们的事，今晚，你们听清了。”

他的目光落在厅外，冷电四射，一字一吐地说：“快把外面的埋伏撤了，在下能手刃天威四圣，能锄除金甲神，你们这些人，说句不客气的话，不够在下磨刀。你们听清了，今晚，五个人的事，你们必须完全交代清楚，不然，休怪崔某反脸不认人。”

玉蜂子大怒，猛地一掌劈出叫：“你好狂……”

崔长青手一抄，扣住了来掌，大喝一声，将玉蜂子摔飞两丈外，“砰”一声跌出厅门，晕头转向。

玉虚子大骇，总算大开眼界，看到了年青人的真才实学，只惊得心胆俱寒，起忙陪笑道：“施主请息怒，在情在理，贫道也将成全你们。来人哪！”

去把吴大嫂请来。”

“舍妹呢？”蝎娘子叫。

“好，把仇二姑娘也带来。”

崔长青接口道：“还有，铁金刚的侄儿，极乐僧的师门舍利珠。天猴有何事物在你们手中？说。”

玉虚子心一慌，不假思索地说：“天猴是贫道的知交好友……”“哦！原来如此，他倒是忠心耿耿哩！”

玉清子向外走，说：“可惜他不幸……”

蝎娘子迎面拦住，冷冷一笑阻止他出厅。

玉清子想乘机溜走，却被蝎娘子拦住了，不悦地问：“你想干什么？”

蝎娘子阴森森地说：“玉蜂子已跌出门外，他一个人办事足矣够矣。你，未交代清楚之前，暂勿离开。”

“哼！你不想令妹受到伤害吧？”

“谅你们也不敢。”

“哼！你凭什么？”

“凭你们不敢冒险，本姑娘已看穿了你们。”

崔长青也说：“我黑衫客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在江湖上混十分重视道义。在下替你们尽了力，你们如想推三阻四另生枝节，在下只好放手干了，希望你们放明白些。”

玉虚子奸笑道：“崔施主，请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你们是君子吗？”他冷冷地问。

“施主……”

“如果你们是君子，在下想不出你们如此推三阻四的理由。”

玉虚子吁出一口长气，苦笑道：“施主有所不知，血花会在两天前……”

“血花会的地煞坛主刚才来过了，桌上的百毒龙形针还在呢。”

“贫道的人已经禀报了……”

“血花会是冲在下而来的。i，

“对，他们向贫道索人，掳走了吴姑娘……”

崔长青大惊，一把揪住玉虚子的衣领，隔桌拖近厉声叱：“什么？你混蛋！你们已经保证吴娟姑娘的安全，如今却说吴姑娘被血花会掳走了……”

门外抢入吴老太太与小欣姑娘，吴老太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叫：“崔爷，请……请救救娟个……娟儿。天哪！……我好命苦……”

崔长青如遭雷击，向玉虚子大吼：“说！你这混蛋，怎么回事？”

玉虚子脸无人色地说：“血花会倾巢而至，胁迫贫道将你交出，贫道怎肯？被他们掳走八个，吴姑娘不幸也在八人之列。那位天罡坛主临行，勒令贫道三天后将你交出，至赵曲镇交换人质，不然……”

“不然怎样？”

“不然便得派人前往收尸。”

吴老太太以手掩面，呼天抢地地叫：“娟儿，你好命苦，初出虎口，又入狼喉……”

崔长青五内如焚，急问：“还有多久期限？”

“明晨二更。”玉虚子心中暗喜地说。

“到赵曲镇有多远？”

“三十里左右，在南行官道旁，地属襄陵县，是座大镇一问便知。”

崔长青一咬牙，说：“明天，你派两个人领路，把在下的乌骓马备妥，明日申牌初动身南下。”

“施主……”

“不必多说了。”

“施主今晚……”

“今晚在下带吴老太太祖孙离开，明天再来会合。”

玉虚子暗中向吴老太太打眼色，奸笑道：“好，我这就派人替你们准备。”

门外进来了几个人，三名大汉护送着一位娇小荏弱的美丽小姑娘，一位八九岁粗眉大眼的小后生，一人捧着一只檀木匣。

小姑娘年约十四五，一声尖叫，扑向蝎娘子哭叫道：“姐姐，姐姐，姐……”

蝎娘子热泪盈眶，抱着乃妹轻拍着她的肩背，柔声辛酸地叫：“妹妹，苦了你了，哭吧，哭个够对你要好过些，哭吧，我的好妹妹……”

她自己终于忍不住酸楚，声音哽咽，泪下如雨。

蓦地，她纷面生寒，厉声问：“妹妹，他们亏待了你吗？说。”

仇小妹哭泣着说：“他们说，要我做女道士，本来要在昨晚把我带走的，后来又改期，说是要我做什么鼎炉……”

蝎娘子大叫一声，推开乃妹猛扑玉虚子。

一名大汉伸手急拦，急叫：“慢来……”

“噗”一声响，蝎娘子一掌劈在大汉的耳门上，大汉摔倒在八尺外。

崔长青赶忙拦住，劝道：“算了，仇姑娘，你怎能对妖道们寄以信任？人平安已是不错了。”

蝎娘子指着老道切齿怒骂：“你这猪狗不如鲜廉寡耻的畜生！如果本姑娘死在龙角山，我妹妹岂不被你们糟塌了？我……我给你拼了，不杀你怨恨难平。”

玉虚子脸红耳赤地说：“施主请勿误会，贫道岂是寡信的人？那些该死的看守见令妹美貌，胡说八道也是有的，与贫道……”

仇小妹泪盈盈地咒骂：“是你说的，还说了不少不堪入耳的话，动手动脚气死人，你……”

崔长青本来就一肚子怨，火没处发泄，实在忍不住，猛地返身一拳捣在玉虚子的小腹上。

“恩……”玉虚子叫，双手捧腹上体下俯。

“噗！”背心又挨了一掌。

“哎……”玉虚子狂叫，爬下了。

崔长青一脚将老道踏住，咬牙切齿地说：“狗东西！如果在下回不来，吴老太太祖孙岂不也完了！你说吴姑娘被血花会掠走了，我不信。”

玉清子未带剑，急奔厅角摘取壁上挂的饰剑。

“嗤”一声响，一枚梅花针擦耳飞过，钉在墙上恰好穿住剑的挂带，娇叱震耳：“你敢妄动，得试试本姑娘的梅花针利是不利。”

玉清子骇然转身，不敢再妄动。

玉虚子腰脊被踏住，动弹不得，急叫道：“崔施主，吴姑娘确是被血花会掳走的……”

吴老太太赶忙说：“崔爷，这件事确与老道无关，道长也是一番好意，

将老身从恶贼们手中接回后，便命老身偕小欣娟儿同住。没料到血花会的天罡坛主，不分青红皂白，侵入内室见人就抓，也是娟儿命苦，恰好在室外碰上了他们，这不能怪玉虚道长。”

崔长青见吴老太太求情，心中一软，放了老道恨恨地说：“如果你在弄鬼，回头在下再找你算帐。”

玉虚子垂头丧气地爬起说：“你这人思将仇报，太不够朋友。明晚到赵曲镇之后，便知贫道所言不虚了。”

崔长青不理他，走近躲在壁角发抖的小后生，含笑挽过问：“小弟弟，你姓什么？”

“我……我姓蔡，叫小牛。”小后生畏怯地答。

“哦！蔡一飞是你什么人？”

“是我的叔叔。”

“你家在哪儿？”

“在河南陕州。”

“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我叔叔呢？”

崔长青心中一惨，吸口气说：“你叔叔不会回来了，他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哦！叔叔为何不回来呢？”

“我不是说过，他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吗？”

“我好想念叔叔……”

“小牛，我们都很想念他。哦！你愿跟我回家吗？”

“好的，我好想家。他们好凶，我怕，我要早些离开这些人。”

“好，我马上带你走。”

崔长青立即解腰带，背起了小牛，将舍利匣子揣入怀中，向蝎娘子说：“走吧，离开再说。”

他挽了小欣，带了吴老太太断后，出门扬长而去。

玉虚子跌脚大恨，无限惋惜地说：“王八蛋！真他娘的走了霉运。如果咱们的人不派至龙角山掘他娘的尸，今晚岂不可以把他给宰了？这一来，人财两空，咱们的人质也凶多吉少，完了！”

玉蜂子从外抢入，接口冷笑道：“师兄，放心啦！下一步棋已经布好了。”

“你是说……”

“小弟已关照吴大嫂，相机行事。”

“哦！师弟果然，足智多谋，妙极了。”

玉蜂子颇为自负地说：“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有吴大嫂在那小子身边，还怕他飞上天去？他这一去，保证他与血花会两败俱伤，永除心腹大患。因此，咱们千万不要再派人跟踪他，以免引起他的疑心，吴大嫂是可以信赖的人。”

玉清子问道：“师弟，你仍然要吴大嫂下毒？”

玉蜂子冷笑道：“当然是下毒。”

“可是，他便不能与血花会动手了。”

玉虚子也说：“对，师弟，交换人质与一千两银子固然重要，但比起瓦解血花会来说，又算不了什么了。快去交代吴大嫂，在他们互相残杀之前；切不可下毒……”

“哈哈哈哈……”玉蜂子狂笑。

“师弟，你笑什么？”

“师兄竟忘了吴大嫂的绰号，百灵阁婆的绰号岂是胡乱可叫的？她的奇毒药性有快有慢，你还担心她失手不成！她会见机行事的，放一百个心好了。”

崔长青带了人，仍从城东的来路爬城而上，回到破窑洞歇息。

次日一早，崔长青便催促蝎娘子姐妹起身，正色说：“仇大姐，趁天色未明，你们快走吧。”

蝎娘子一怔，说：“什么？你要我走？”

“是的，远离平阳，以免妖道另生毒谋。”

“不，我要助你一臂之力，与血花会周旋。”蝎娘子断然拒绝。

他淡淡一笑，摇头道：“不，谢谢你，，这是我个人的事。而且，血花会中有你的朋友……”

“这种朋友……”

“话不是这么说，朋友有朋友之义，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同时，我应付得了，不必为我担心。有你在，我反而得分心。别忘了，小妹身心俱疲，且是个不会武功的人，你不为她着想？”

“这……”

“同时，拜托你把蔡小弟送回陕州，你送小妹回家，陕州恰好是顺道。”

“你说？”

“明早我找妖道讨些金银，雇人将舍利子送到风翔大天龙寺，然后护送吴老太太祖孙南行，在赵曲镇救了吴娟姑娘以后，星夜下潼关送她们安顿，回头再与血花会算帐，彻底了断。”

蝎娘子风目一转，说：“好，依你。”

“仇大姐，我会去看望你的。”他柔声说。

蝎娘子欣然道：“真的？你可不能忘了啊！”

“呵呵！你不信赖我了？”

“哦！这一生，我决不会不信赖你。”

“谢谢你的信赖。”

蝎娘子牵住他的手到了窑外，语气沉重地说：“兄弟，我有些话要单独对你说。”

“仇大姐，你要说什么？”他讶然问。

“在银洞山，我很自私。”

“什么？”

“本来，我打算将妹妹许配给你。”

“哦！仇大姐……”

“现在，我改变了主意。”

“你是说……”

“你是个不平凡的人，听你与长春老人的对话，我知道你不肯轻易抛弃江湖生涯，不到中年你不会回头。而小妹未练武，她不但不能伴你并肩行道，且是你一天累赘。你两人的个性完全不同，小妹荏弱胆小，跟着你，她会受不了的。”

“哦！你的看法……”

“不是看法，而是事实。兄弟，因此，我劝你忘了胡绮绿，找一个情投意合气相投的爱侣，全心全意去爱她，幸福操在你手，不可轻易抛弃了。你

是我在天地间唯一至爱的人，我不希望你自暴自弃，兄弟，求你，不要让我失望。”

“仇大姐……”他激情地轻唤。

“兄弟，去看我，带了你的爱侣去看我这个永远祝福你的大姐，答应我。”蝎娘子深情地说，捉住他的手轻吻，又道：“记住我虔诚的祝福，再见，珍重。”

说完，她急步入窑。

崔长青怔在当地，仰望着挂在西天的太白金星发怔，思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

姐妹俩拾掇停当，带了小牛向他告别，蝎娘子问：“兄弟，你准备何时动身？”

“申牌左右。大姐，祝你一路平安。”

“谢谢你的祝福，珍重。”

依依分手，不胜低徊。崔长青目送她们的背影消失，方向身旁的吴老太太说：“吴老太太，还有大半天工夫，你们可以放心休息，末牌时分，咱们再进城办事。”

吴老太太笑道：“不必了，我到前面村庄去找食物……”

“我带有干粮。”

“那怎能吃？放心啦！我快去快回，误不了事。”

吃了好几天的干粮，他确也感到乏味，不再坚持，笑道：“也好，快去快回。”

“给你带些酒来，怎样？”

“好，提得动吗？”

他竟然问这位大名鼎鼎的百灵阎婆，提不提得动一些酒菜呢，真是糊涂透顶。

吴老婆婆天亮后带了酒菜回来，他做梦也没料到酒菜中有鬼。本来，谁也防不了在身边的敌人。

未牌正，南关的安乐老店前，雄健的乌骊马兴奋鬣长嘶。两名大汉分别带了坐骑，守候在一部大车旁。大车不是客车，有厢有顶，但顶仅可算是架，四面透空，挡得住太阳挡不住灰尘。这是元都观的人，张罗到的大车，人坐在车厢内，随时可以看清车外的景物，应变也容易，可从任何一面跳出。

申牌初，车辘辘，马萧萧，轻快地驶出南关，向南又向南。

后面里余，一人一骑遥遥跟踪。

玉蜂子已说过，不再派人跟踪，但依然有人跟下来了，而且跟踪者是位女的。

晚霞满天，倦鸟归巢，大地一片红，赵曲在望。

一匹枣红健马迎面而来，骑士看清了乌骊，一怔之下，猛地勒住缰绳。

乌骊飞驰而过，去势奇疾。

大车驶进，护车的两骑士大叫：“让开！发什么？”

骑士策骑旁移，虎目扫过车中的吴老太太祖孙，脸色一变。

“这婆娘还没死？骑士喃喃自语。

大车已远出十丈外，骑士的目光又落在远在三丈外的崔长青背影上，自语道：“我该向他打招呼的。他急些什么？”

最后，摇摇头，又道：“算了。我又何必见他？”

马儿向北轻驰，不久，跟踪的女骑士到了。”

骑士一惊，叫“仇姑娘？是你吗？”

女骑士是蝎娘子仇萱，勒住缰绳讶然叫：“咦！你是……”

“哈哈！真是贵人多忘事，看看我是谁？”骑士笑答，拉起齐眉盖的头巾。

蝎娘子一怔，叫道：“咦！你是龙萧客朱英。”

龙萧客大笑，说：“多年不见，你更美啦！哈哈，一向可好？”

“江湖生涯，好与不好并无不同。怎么，江湖上久未说你龙萧的消息，你与风剑成婚了吧？”

龙萧客脸一沉，叹口气说：“别提了，往事如烟，前情若梦。你呢？”

“我？彼此彼此，往事如烟，前情如梦。”

“往何处去？”

“往南，你呢？”

“往北，邀游天下，隐姓埋名。”

“哦！祝福你，无牵无挂的人有福了，我却要回家，我羡慕你。”

“哈哈！等你知道我的景况，可怜我还来不及呢。再见，姑娘。”

“再见，浪子。”

龙萧客突又勒住缓，叫道：“且慢！”

“怎么啦？”蝎娘子勒缰扭头问。

“往南，要小心。”

“小心什么？”

“你听说过百灵阁婆吴大嫂？”

“哦！那施毒的狠毒女人，听说过，但从未遇上。”

“那只怪你年轻。”

“你见过她？”

“她就在前面的一辆大车上，你要小心别招惹她。这狠毒的老乞丐，居然乘坐这种窝囊大车，岂不可怪？”

蝎娘子如被雷击，花容变色惊问：“天！你是说，她坐在前面那辆大车上？”

“是呀！错不了，你怎么啦？”

“前面是乌骓马，后面有两骑护车，车中还有一位小姑娘？”

“是呀！那乌骓……”

“我的天！你没看错？”

“笑话了，我龙萧客会看错人？那老虔婆烧成了灰，我也可认出她的本来面目。”

“老天爷！完了！”蝎娘子狂叫，策马狂奔。

龙萧客兜转马头，飞骑赶上急叫：“慢走，你怎么了？”

“天！崔兄弟完了……”她狂叫。

“咦！你认识崔长青？”

“他是我的兄弟。”

“你……”

“他被老虔婆所愚弄，糟了，我得向他告警。”

“什么？”

“她将崔兄弟往鬼门关里送，天哪！”

“我跟你去。”龙萧客叫。

“你……”

“崔老弟是我的好朋友。”

“快！快上去。”

晚了，车与马车早已进了赵曲镇。

三妖道已供给崔长青可靠的消息，因此他事先已决定了大胆的快速行动。大车从北镇门入镇，南折驶向相距仅百十步的南镇门旁等候。两座门皆在镇东，门虽分称南北，事实却是在同一方向，此进彼出十分方便。

乌骓马却反向北折，直驰百十步的外吉祥老店。

怒马奔驰，行人纷纷走避。

其他四客店前，投宿的客人甚多，只有吉祥老店门可罗雀，拒绝客人投宿。

乌骓驰到，浑身黑的崔长青飞落鞍桥。乌骓仍向前奔驰，自行找地方歇蹄。

他向门内闯，两名店伙打扮的人伸手急拦，叫：“不许乱闯……”

“叭叭！”两马鞭把店伙分别抽倒，人向里闯。

店堂大乱，有人叫：“捉住他……”

他一个箭步到了柜前，双手奋神威掀起千斤重的柜面，大喝一声，双手一掀。

“轰隆隆……”柜台倒塌，把柜内的人压得鬼叫连天。

“叫天罡坛主来见我！”他舌绽春雷大吼。

里面枪出一群人，有人脱口叫：“黑衫客崔长青！”

他疾冲面上，大吼道：“对，崔长青来也。”

“砰砰啪啪”一阵暴响，拳拳着肉掌掌落实，把涌出的十余条好汉打得七零八落，叫苦连天。

冲入天井，里面枪出五个中年人，领先的人赫然是地煞坛主，百毒九龙筒九针齐飞。

他双手上伸，飞步而入。

“啪啪啪……”九枚百毒龙形针，因相距过近，未能散开，全射在他的胸口上，全部翻然坠地。

他暴怒地枪入，怒啸声中拔剑出鞘。

地煞坛主心胆俱裂，扑倒奋身一滚，滚入厢院如飞而遁。

剑虹骤张，四个中年人四剑齐聚。

他用上了孤魂孙秀的无上绝学，行雷霆一击。

剑气激射，虹影漫天澈地，一聚一分八方分张，剑鸣声铿锵，火星飞溅。

“铮铮……”

人影飞散，抛掷而出砰然有声。

“啊……”惨号声惊心动魄，血腥刺鼻。

四个中年人倒在四方，不住挣扎叫号，腿折腹裂惨不忍睹。

他屹立原地，深深吸入一口气，突觉气血一涌，眼前发黑，腹中隐痛。

“咦！我象是脱力，怪，我并未用劲过度呀？”他讶然自语。

还好，症状迅即消失，来得突然，消失得也快。

他向内闯，大吼：“叫天罡坛主出来！不然就杀你个血流成河。”

一击之威，石破天罡坛主望影而逃，四位护法高手一招毙命；把其他的人胆都吓破了，纷纷逃命，哪还敢逗留等死？

里面迎出一名灰袍老人，一躬倒地，说：“崔爷请息怒，且听小老儿一言？”

他怒火如焚，大叫：“我不听。你们不是要崔某来交换人质么？崔某来了，叫天罡坛主出来领死。”

“老朽……”

“你也得死！”

“且慢下手，人质是元都观的人，与崔爷……”

“我不管，不将八个人质交出，这里将血流成河。”

灰袍老人打一冷战，苦笑道：“天罡坛主已带人到元都观去了，他……”

“他不在，我要人质。”

“可是……”

“没有人质，你们都得死。”他怒吼。

昏眩感与腹痛又来了，他身躯一晃。

灰袍老人不住发抖，说：“可是，人质已被林白衣劫走了。”

“什么？你再说一遍。”他怒叫。

“他们已被林白衣劫走了。”

“放屁，你该死……”

“不……不要杀我，事情是这样的……”灰袍老人将那晚的事一一说了。

他大惊，咬牙道：“我不信，这种嫁祸于人的老把戏，已经陈旧得没人要看了……”

“崔爷如果不信，可以去找林白衣要人。”

“在何处？”

“在镇西的一栋大宅内。”

“真的？”

“如果有假，崔爷可以杀我。”

“好，你带路。”

街上行人绝迹，店门全闭，连野狗也纷纷夹尾走避。

蝎娘子与龙策客，刚驰入镇北门。

灰袍老人在前领路，内镇门已闭，两人飞跃上墙，越墙而入直奔镇西。

夜幕已降，已是万家灯火时光。

到了院门外，灰袍老人说：“是这里了，可越墙而入。”

“噗！”他一掌将灰袍老人劈昏，挟在肋下飞越院墙。

林白衣兄妹尚未出动，正在养精蓄锐等候二更天。

警锣声传到，镇民鸣锣告警了。

林白衣兄妹惊起，火速带上兵刃外出探视。

负责外围的一手遮天和北丐，恰好掠出院子，劈面撞上了。

崔长青丢下灰袍老人，大吼道：“把八个人质还给我，咱们好来好去。”

他以为来人是林白衣，忘了自报名号。两位老前辈更不知是他，以为是血花会前来索人，不由火起。

双方都在火头上，北丐打狗棍劈面点到，喝道：“你好大的狗胆……”

“啪！”将打狗棍封出偏门，“飞星逐目”闪电似的排空探入。

北丐一怔，火速侧闪，一棍扫向他的腰肋。

他不加理睬，一剑拂出。

“啪！”棍击中他的腰肋，凶猛的劲道将他震飘八尺，北丐这一棍好沉重。

“刷！”同一瞬间，剑拂过北丐的顶门，发结应剑而飞。

要不是北丐艺业臻化境，百忙中挫身避招，这一剑必可将头削下。

北丐大骇，倒退丈外骇然叫：“你禁得起我一棍……”

话未完，崔长青剑已怒啸着扑到，剑化长虹，风雷俱发，以排山倒海的声势袭到。

“啪啪啪！”北丐连封三剑，再一记“庄家打狗”，劈在崔长青的左肩上。威震江湖的一代侠丐，果然了得。

可是崔长青有金甲护身，除了头部与手脚，根本不在乎打击，但沉重的打击力仍有余威，肩中棍人向下一挫，剑乘势楔入花老子的下盘，剑尖刺入右大腿外侧。

“哎……”北丐惊叫，飞退丈外几乎摔倒。

崔长青飞扑而上，身剑合一追击。

一手遮天大惊，冲上叫：“老夫挡下了。”

剑攻崔长青的左腿，攻其所必救。

崔长青扭身一剑急封，“铮”声火星飞溅。

糟！头晕、目眩、腹痛……

“噗！”胸口挨了‘一剑。

他退了两步，浑身发僵。

“噗噗！”腰腹又中两剑。

他又退了二步，浑身发抖。

一手遮天大骇，竟呆住了，脱口叫：“咦！这人……”

他一晃，吃力地举剑。

林白衣兄妹飞掠而来。

一手遮天急进，一剑刺出。

“住手，他是崔大哥。”小玫云狂叫。

“噗！”剑已着体，刺在心坎要害上。

“天哪！”紫云仙子狂叫，电射而至。

他退了两步，神智一清，痛苦消失了。一声怒吼，一剑猛挥，全力一击。

一手遮天的剑崩碎了，人被震飞丈外。

“你们得死！”他怒吼，一剑向掠到的紫云仙子攻去，势如电耀霆击。

紫云仙子大骇，在剑尖前斜掠丈外。

小玫云奔到，狂叫道：“崔大哥，请你住手。”

他一震，停止追袭，黑夜中看不真切，问：“你是谁？”

“我是林……我是你在真定所救的红衣小女孩。”

“你……哦！你是那位红衣小姑娘……”

林白衣上前行礼，笑道：“崔兄，别来无恙。”

他一咬牙，说：“把人质给我，恩怨两消。”

“你……”

“那位姓吴的姑娘，是我的救命恩人。”

“哦！一句话，给你，到里面一叙……咦！你怎么啦？”

痛苦的浪潮又光临，这次来势汹汹，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摇摇欲倒，

钢牙挫得咯吱吱怪响。

小玫云惨叫：“他曾被祝爷爷刺中心坎，天哪……”

他大叫一声，向前一栽。

紫云仙子手急眼快，一把抱住了他，尖叫道：“神灵庇佑，快救他。”

一手遮天满头大汗地说：“剑不曾刺入，他……”

远处两黑影飞掠而来，跳过院墙。

小玫云厉叫：“我要杀他们……”

龙萧客在前，大叫道：“快去捉百灵阎婆，崔兄弟中毒，抓不到那老虔婆，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他。”

“你是谁？”林白衣截出问。

“龙萧客。”

蝎娘子急叫：“我是蝎娘子，崔兄弟的好朋友。快，我们去捉百灵阎婆。”

远处院墙角的墙头，传来吴老太的怪笑，笑完说：“老娘已将解药丢了，抓到我也没有用。快替他准备后事，再见了。”

众人同时扑出，但相距在六七丈外，追上墙头，老虔婆已形影俱消。

蝎娘子急急转回，叫：“老虔婆的孙女彩蝶吴翠英，化名吴娟，现在你们手中，也许她有解药。快！到里面安顿。”

紫云仙子抱着崔长青，哭泣着叫：“崔爷，崔爷……”

崔长青已痛得魂游太虚，浑身在抽搐，发僵，神智昏迷，已不知人间何世。

七手八脚将人安顿在内房，笑判官已将吴娟提出，往床前一丢，玫云咬牙切齿珠泪滚滚，一把拉住吴娟的头发，厉叫道：“把解药拿出来，不然我要活剥了你。”

吴娟看到崔长青，便明白了大半，冷笑道：“要什么解药？这是怎么回事？”

小玫云急疯了心，一把揪住了吴娟的耳朵作势下撕。

正替崔长青服食护心保命丹的林白衣急叫道：“小妹不可冲动。”

小玫云只好放手，林白衣放下崔长青走近，柔声说：“吴姑娘，你真名是彩蝶吴翠英。”

请教，崔长青与你有何仇恨？”

“没有，人各为主，怪我不得。”吴娟冷冷地说。

蝎娘子便将崔长青与百灵婆结交的经过说了，最后进：“显然这是三妖道安下的毒计，崔兄弟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她们是救命恩人呢。”

小玫云怒火焚心，又待动手揍人。

紫云仙子坐在床上，抱着崔长青哀哀哭泣。

衣阻止小妹行凶，向吴娟和气地说：“吴姑娘，人心是肉做的。人各为其主。话是不错，问题是崔老弟与你们无冤无仇，你们已骗得他替你们卖命，为何还放他不过？你瞧；他听说你落入血花会手中，便形如疯狂赶来相救，大开杀戒把赵曲镇闹了个天翻地覆，连朋友都不肯相认，这份情义，难道你就能无动于衷？”

吴娟沉吟片刻，说：“他返回的事，我不知道详情，与我无关。”

紫云仙子放下崔长青，狂怒地跳下床，铁青着脸，卷起衣袖说：“诸位请出房回避。”

“你要做什么？”林白衣惊问。

她银牙一咬，恨声说：“哥哥，对付这种没有心肝的人，好话说尽也是枉然，我要好好侍候她。”

蝎娘子狂笑，带泪说：“对，我帮忙。我与三妖道恨重如山，与崔兄弟情同骨肉，由我蝎娘子下手，我不信这淫贱货是铁打铜浇的人。请男士们回避。”

吴娟心胆俱裂，狂叫道：“不！不！饶我！饶我……”

“拿解药来，饶你。”小玫云叫。

“天！解药在我奶奶身上，我怎知道？”吴娟哭叫。

众人心中一凉，呆如木鸡。

床上的崔长青大叫一声，一蹦而起重又昏厥。

## 第二十二章

蝎娘子与紫云仙子在套取吴娟的口供，迫取解药。可是，吴娟却毫无办法。

床上，崔长青却大叫一声，痛昏了。

小妹妹玫云心中一急，凶狠地抓起了吴娟叫：“你这恶毒的贼女人，看我敢不敢活剥了你？”

蝎娘子伸手急拦，凤目一转，说：“小妹妹，不必急躁，我有主意。”

“你有什么主意？”玫云满怀希冀地问。

“俗语说，虎毒不食儿。老虔婆再阴狠，有吴娟在咱们手中，她岂能无所顾忌？”

“你的意思……”

“咱们把吴娟吊在外面，老虔婆必定会前来谈条件的。”蝎娘子颇有把握地说。

在床前替崔长青推拿的林白衣苦笑道：“老虔婆如果有所顾忌，便不会露出狰狞面目了，她明知吴娟在咱们手中，仍然不顾一切放手胡为，这一着她该已事先有所提防，咱们必定枉费心机。”

吴娟哭丧着脸说：“我奶奶从不关心我的死活，她不会用解药来交换我的。”

蝎娘子冷笑道：“看来，你是死定了。”

吴娟反而镇定下来了，说：“落在你们白道英雄手中，你们还能把我怎样？”

蝎娘子发出一阵阴笑，笑得吴娟头皮发紧，笑完说：“不错，林家兄妹是侠义门人，他们不会把你怎样。但你却忘了，我蝎娘子可不是白道英雄，而是凶名昭着，毒如蛇蝎的江湖凶魔。”

“你……”吴娟变色叫。

“我就能好好治你。”蝎娘子阴笑着说。

“你……林白衣不会将我交给你……”

林白衣接口道：“这件事与我无关，我兄妹不干预你们银洞山夺宝的风波。”

“你……你不能……”吴娟骇然叫。

“我为何不能？呵呵！”林白衣大笑着说。

吴娟脸色死灰，冷汗直流，绝望地说：“崔爷的毒，十二个时辰内死不了，你们请等一晚，也许明日我奶奶会来与你们谈条件的。”

林白衣点点头，向蝎娘子说：“也好，且等她一晚，明晨老虔婆如果不来，这婆娘便交给你处治。”

蝎娘子苦笑道：“可是……崔兄弟……”

林白衣颇为镇静地说：“既然十二个时辰内不致于毒发而死，我相信崔兄定可渡过难关，我已给他服下了一颗保命金丹，保住心脉该无困难。”

“目下我们怎办？”玫云焦灼地问。

林白衣沉声道：“今晚，咱们四出搜索老虔婆的下落，仇姑娘与小妹负责看管俘虏并照料崔兄弟，不可大意。”

当晚，高手齐出。

龙箫客出镇向北走，他猜想老虔婆不会逃得太远。

同一期间，北面十余里的小集三槐店，群魔毕集，在集北的大树将军庙中聚会。

元都观三子带了九名重要爪牙，在此共商对策。他们早先竟然不知血花会丢失了俘虏，直至吴大嫂返报之后，方发觉事态严重，不得不商应变良策。

玉峰子以足智多谋见称，心情颇为沉重地说：“如果林家的人牵涉在内，这件事便棘手了，不知诸位有何高见？请出大家商量商量。”

一名鹰钩鼻中年人冷冷一笑道：“愚意认为，这件事已没有商量的必要。”

“理由安在？”老道问。

“咱们直接向林家要人。”鹰钩鼻中年人说。

“咱们凭什么向林家讨人？”

“凭咱们山西群雄的实力。”鹰钩鼻中年人傲然地说，桀傲之气外露。

玉峰子猛摇头，苦笑道：“咱们对付血花会，已感心有余而力不足，再树强敌，自掘坟墓。”

一名虬须大汉接口道：“难道咱们就罢了不成？”

玉峰子转向玉虚子问：“师兄意下如何？尚请权衡利害。”

玉虚子神色阴沉，阴森森地反问：“师弟有何打算，何不说来听听？”

玉峰子大概早就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目下，咱们势成骑虎，放下不能，但却又不便向任何一方索人，索也毫无结果。反之，血花会与林家冲突，对咱们来说，渔人得利，可说天赐其便……”

“可是，咱们的八个人，总不能置之不理吧？”一名五短身材的人悻悻地问。

玉峰子阴阴一笑，说：“当然咱们不能置之不理，但情势不许，由咱们不得，咱们只能等候他们火拼之后，再伺机救人。”

“可是……”

“人质落在人家的手中，事实上要比血花会手中安全得多。”

“咱们只能等？”

“是的，只能等。老实说，咱们唯一的强敌，不是血花会，也不是林家的人。”

“你是说……”

“唯一的强敌，是黑衫客崔长青。”

五虚子冷笑道：“师弟，崔长青已毒发垂死，而且落在林家人的手中，活的希望也不大。”

玉峰子却不以为然，阴森森地说：“吴大嫂的穿肠毒药，短期间死不了，尤其是禁受得起疼痛折磨的人，更是效力大减。上次已证明崔小辈不怕疼痛，这次岂能不问？”

“师弟，你言中有物……”

“对，我是说，问题仍然出在吴大嫂身上。”

“你的意思……”

“吴姑娘目下是人质之一，万一吴大嫂动了骨肉亲情，会不会以解药交换人质呢？”

“这……”

“崔长青如果不死，咱们……”

“哎呀！”玉虚子惊叫。

玉峰子却冷然一笑道：“因此，崔小辈必须死。不然，咱们将有不少弟兄枉送性命，元都观也可能被毁于一旦。”

“对！他必须死。”玉虚子沉声说。

玉峰子又是阴阴一笑，说：“因此！咱们必须将人质的事置之脑后。”

“我反对。”五短身材的人大声说。

玉峰子狠狠地死盯着对方，阴森森地问：“你又有何高见？去向林家抢人？以卵击石，智者不为，你敢不敢去？”

“这……”

“去向血花会索人？咱们并未将崔小辈交到他们手中，凭什么索回人质？他们会答应？少做梦。”

一名瘦如竹竿的人大声道：“这件事比青天白日还要明白，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咱们在浪费口舌。”

玉峰子阴笑着问：“依你之见，又待如何？”

“咱们双方皆不招惹，对不对？”

“对。”

“而且，崔小辈是咱们唯一的心腹大患。”

“对。”

“因此，崔小辈必须死。”

“对。”

“因此，为防患于未然，吴大嫂必须远离她的孙女。也就是说，她必须走得远远的。”

“可是，她能走，也能回来。”玉峰子接口。

众人一怔，你看我我看你发愣。

瘦竹竿哼了一声，沉声道：“咱们来问问。吴大嫂在，咱们元都观群豪将云散风消。吴大嫂不在，咱们可以坐收渔利，可以独霸山西。说吧，谁要吴大嫂？”

桀傲的鹰钩鼻中年人转目他顾，毫无表示。

前反对的五短身材的人，低下了头避免回答。

久久，无人发表意见。

一名尖嘴缩腮的人站起说：“现在，兄弟去料理吴大嫂的事。”

“怎办？”玉峰子阴森森地问。

“把她送走。”

“送到何处？”

“送她回老家。”

玉峰子扫视了众人一眼，问：“有谁反对吗？”

五短身材的人叹口气说：“咱们未免太狠了些。”

“你有更好的办法吗？”玉峰子问。

“没有。”

玉峰子向尖嘴缩腮的人挥手说：“好吧，你去，干净利落，切记不可走漏风声。”

“好，兄弟小心就是，保证误不了事。”

赵曲镇只有二三百户人家、镇外全是田野。只须一个时辰，便可搜完全镇的可疑所在。

屋内，蝎娘子与玫云提心吊胆，留意崔长青的变化。他似乎一直就昏迷不醒，躺在床上象个死人。

屋外，只有一手遮天戒备，其他的人皆外出搜索。广大的宅院静悄悄阴森森地，委实难以照顾周全。

一手遮天伏在后院的一株大树下，算定如果有人入侵，必定不走大门走后院，决难逃过他的监视。

黑影一晃，一个人影鬼魅似地出现在不远处的花丛旁，向下一伏。

一手遮天暗中留了神，暗骂道：“好家伙！你如果是老虔婆，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该死的东西。”

接着，又飘来两个黑影，在前一个黑影旁伏下了。

先到的黑影长身而起，向大树下窜来，轻灵敏捷，身子不凡。

“好啊！你们来的人真不少。”一手遮天暗叫。

他想暂且回避，但已来不及了，黑影疾射而至，势难避免碰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他脱手打出一枚小石，人却蹲伏不动。

黑影虽怀有戒心，可是黑夜中敌明我暗，不见树下有何异状，不可能发现小小的石块，“噗”一声轻响，胸口鸠尾重穴被击中，劲道直撼心脉，立即昏厥。

冲势仍急，疾撞而至。

一手遮天长身而起，伸手将人接住，轻灵地向下放，仍在一旁潜伏，等候另两名黑影跟来送死。

他料错，另两名黑影并不跟来，却弹指三下打出询问的信号。

他如果想将人引来，必须回复信号。可是，他不知回复的信号为何。

正迟疑间，两黑影猛地向外飞纵而走。

他暴起紧迫，叫道：“朋友，不要同伴了吗？”

两黑影再次折向，飞跃退走。

“哈哈！走得了吗？”他叫，跟踪便追。

两黑影的轻功火候颇纯，一跃两丈余，快如星跳丸掷，三五起落，便接近后园的园墙下。

他相距四五丈，心中大急，大喝一声，双手齐扬，打出五六颗小石，疾射墙头，阻止对方越墙而逃。

又料错了，两黑影并未越墙而走，反而左右一分，向下一伏。

他毕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经验丰富，见对方不向上跳而左右分伏，便知有警，急速飞掠的身形突然止住，向下伏倒。

暗器破风声刺耳，最少也有三枚可破内家气功的霸道暗器，从顶门上空一掠而过，危机间不容发，好险。

他飞跃而起，怪叫道：“有多少破铜烂铁，全掏出来吧！我姓祝的来了。”

墙根下幽灵似的出现一个人影，身材甚矮，黑衣黑脸膛，暗淡的星光下，象是一个黑娃娃，头上结了根冲天辫，手中握了一只光闪闪的金环。

一手遮天见多识广，大吃一惊，急速前跃的去势一缓，斜飘丈外叫：“黑孩儿，你还没死？”

黑孩儿一声怪笑，轻摇金环欺近说：“咱们是活冤家死对头，我死了你就可以安逸啦！”

一手遮天姓祝的，太爷料想到你会替林家的小畜生卖命，所以赶来找你。”

一手遮天显然对黑孩儿颇怀戒心，徐徐撤下极少亮出的长剑，冷冷地说：“不是冤家不聚头，今天你来了，也好，咱们多年前的旧债，可以一并结算了。”

“对，连本带利一起算。”黑孩儿阴森森地说。

“那是当然……站住！”

原来，另两名黑影正悄然离开，因此一手遮天急忙喝阻。

“你鬼叫什么？”黑孩儿问。

一手遮天冷哼一声道：“你那两位朋友，叫他等一等，等咱们结算旧债之后，再定去留。”

“哼！他们不听你的。”

“不听也得听。他们是元都观的爪牙吗？”

“哈哈……”黑孩儿狂笑。

“你笑什么？”一手遮天问。

“笑你，笑你有眼无珠。哼！元都观凭那几个不成气候的角色，也配请我黑孩儿卖命？”

“哦！在下倒是小看了你呢。那么，这两个小辈，是血花会的人了。”

“不错。”

“哦！你何时投入血花会的？以你这位大名鼎鼎的邪魔外道来说，做刺客不是有辱你的身份吗？”

“他们请太爷来助拳，太爷岂是做刺客的人？哼！你昏了头。”黑孩儿悻悻地说。

“原来你是助血花会来夺人质的，失敬失敬。来吧，咱们不能光说不练，上啦！”

黑孩儿举手一挥，一声冷笑，挥环疾冲而上。

这瞬间，血花会的两名爪牙左右一分，分头飞掠，向宅院扑去。

一手遮天刚要迎上黑孩儿递剑，心中一惊，突然折向猛扑向左掠走的黑影，吼道：“站住！不许……”

黑孩儿从斜刺里截出，金环呼啸，砸向一手遮天的有后肩，叫：“你给我留下老命……”

“铮！”剑环相触，爆出一串火花。一手遮天如果想追人，必被金环所击

中，黑孩儿来势奇疾，因此他不得不扭身回头接招。

金环一转，奇快地反扫他的下盘。

他又是一惊，对方反应出奇地快，今晚讨不了好，赶忙剑，“月落星沉”，沉剑接招。

糟！环影一闪，一吞一吐，套住了他的剑猛揪。

“撒手！”黑孩儿叫。

势均力敌，怀与剑锁住了。

血花会的两个爪牙，已经消失在宅院内。

一手遮天心中一急，大喝一声，左掌疾拍而出。他手上的绝活练的是铁臂功，平时与人交手时不用兵刃，只用一手应敌，因此绰号叫一手遮天。

黑孩儿冷笑一声，人矮小出招灵活，上身一仰，一脚向一手遮天的下阴踢去。

黑夜交手极为凶险，近身相搏更是险象横生。双方都快，皆想将对方置于死地，这一招双方皆志在必得，招发即生死立判。

一手遮天一沉，“噗”一声响，拍在黑孩儿的胸口上，力道千钧。由于身形下俯，无意中避开下阴致命一击，但未能及时闪避，被黑孩儿一脚踢在小腹上。

“锵！”剑环同时坠地。

“恩……”一手遮天闷声叫，向下挫倒。

“噗！”黑孩儿仰面倒地，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扭曲着身躯挣命。

同一期间，内院中群魔四合。

后院一手遮天发现敌踪的同时，左右厢同时有人入侵。等到一手遮天的呼喝声传到，入侵人已经纷纷抢入院中。

蝎娘子与玫云在听到一手遮天的呼喝声时，便已熄去灯火，严加戒备候敌。

房门外，响起了轻微的脚步声，渐来渐近。

蝎娘子向玫云附耳道：“来了不少人，小心了。”

玫云心中不安，焦虑地说：“真糟，人来得太多，便不易照料崔大哥了。真要命，偏偏为了找老虔婆，所有的人都出去了。仇大姐，你猜来的是什么人？”

“可能是元都观妖道们派来的爪牙。”

“老虔婆会不会来？”

“但愿她能来。小心，有人接近了房门。记住，不可慈悲。”

“小妹理会得。”

脚步声从左右传来，左面廊下的人突然向右面接近的人低声道：“咦！怎么宅内不见有人？”

右面来的人说：“确是怪，怎么搜了好半天不见人影？难道说，林家几个小辈用金蝉脱壳计，溜走了不成？”

“不会的，咱们再搜。咦！这里有座门，进去看看，好象是房间呢。”

“本来就是房间，而且可能是囚禁人质的地方呢，我先探进。”

有人在熟练地撬门，另一些人在撬窗。

“门上了里闩，里面有人。”一个撬门的人说。

“进去再说。”另一人说。

“砰”一声大震，门被撞开了。显然这些人并不想潜入，而是硬闯，有

所恃而来，要与林家的人公然叫阵。

蝎娘子一声不吭，抖手就是两枚梅花针。

黑影直撞而入，冲势甚猛。

躲在门旁的玫云，不知撞入的人挨了梅花针，玉掌一挥，“噗”一声正中黑影的后颈。

“砰！”黑影倒下了，声息全无。

蝎娘子疾冲而出，劈面撞上另一名刚欲抢入欲亮火折子的黑影，剑出似穿鱼，一剑贯入黑影的胸口，剑尖直透背心。

快，先下手为强。她人如怒豹，左手发射梅花针，右手剑幻千道电虹，冲入四名黑影之中。

“铮铮！”剑鸣震耳，火星飞溅。

“啊……”惨叫声刺耳，倒了两名黑影。

同一瞬间，玫云猛扑小窗。小窗已被撬开，两个黑影正跳窗而入。

侵入内室的人，并非主脑人物，艺业有限，怎禁得起两个母大虫的一阵疯狂搏杀？黑暗中两人各守一方，来人是敌非友，不需顾忌，见一个杀一个。只片刻间，从房内杀出房外，八名黑影只剩下两个了。

死剩的两名黑影逃出天井，一个黑影大叫：“正主儿在此，快来……”

屋顶飘落两名黑影，啸声如雷，领先跳下的人抡起开山大斧，“铮”一声震开玫云的一剑，来一记“吴刚伐桂”，反击她的小蛮腰。两人斗上了，斧沉力猛，招发如暴雨狂风，玫云如不是身法灵活，前几招便得伤在对方斧下，这位仁兄委实高明。

蝎娘子也和另一名飘下的黑影对上了，双方势均力敌，在天井中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恶斗。接着，啸哨声震耳，四面八方的人皆往此地集中，接二连三跳下了六七名高手，两人立刻陷入重围。

正危急间，屋上一声惨叫，掉下一个黑影。

白影如流星飞坠，林白衣赶回来了。

裙袂飘飘，紫云仙子从另一间屋顶飞掠而来，刚上了瓦面，檐角一声虎吼，黑影截出，剑发“飞星逐日”身剑合一扑到。

紫云仙子纤足一挑，冷哼一声，一片青瓦向对方飞去，身形一闪，疾冲而入，一剑疾射对方的右肋。黑影骤不及防，“啪”一声震碎飞来的瓦片，却躲不开紫云仙子的一剑，惨叫一声，摔倒骨碌碌向下滚。

接着，三名黑影三方齐聚，三剑汇合，疯狂地围攻紫云仙子，一场好杀。

右厢屋顶黑影如飞而来，怪笑声震耳欲聋，叫声传到：“好啊！我老要饭的北丐刚离开不久，便有人前来讨野火，免息子们，来得好！”

围攻紫云仙子的一个黑影大惊，骇然叫：“北丐老狗也在，危险。风紧，扯活！”

接着是一长两短三声怪啸，入侵的人纷纷撤走。

发令撤走的人向北飞掠，跳落后院如飞而遁。紫云仙子衔尾穷追，娇喝道：“站住！你走得了？”

黑影冷哼一声，向一丛花树下一窜。

树下恰好伏着一个人，伸手一勾，便抓住黑影的右足胫，喝声“滚！”

黑影飞翻而退，恰好向紫云仙子撞去。

她向下一挫，扭身就是一脚，“噗”一声扫在黑影的腰脊上。

“哎……”黑影终于狂叫出声，砰然摔倒。

紫云仙子赶上，长剑一挥，“叭”一声剑身抽在黑影的后脑上，黑影立即昏厥。

树下的人闪出，急问：“林姑娘，怎么一回事？”

是龙箫客朱英，姑娘迅速将黑影提起，说：“血花会大举前来拿人，被北丐老前辈报名号吓走了。朱爷，老虔婆有消息吗？”

龙箫客走近，将俘虏接过，苦笑道：“有是有，可是……血花会今晚主要是想夺俘虏，重要人物不在此而在元都观，元都观的首脑人物已经倾巢外出，血花会今晚必定两头落空。

今晚他们来的人甚多，可惜不是首脑，被北丐吓退，理所当然。走吧，里面怎样了？”

“他们不曾侵入内室，也未能进入地窟夺俘。”

“那就好……”

“朱爷，那老虔婆……”紫云仙子抢着问。

“唉！进去再说。”

“不，朱爷……”

“姑娘……”

“怎么了？”

龙箫客不住摇头，长叹一声道：“在下于镇北六七里的路旁小村中，找到了老虔婆，她与四名元都观的爪牙在内藏身。”

“谢天谢地，咱们快去把她捉来。”紫云仙子雀跃地叫。

“不用去了。”龙箫客摇头说。

“怎么？她跑了？”

“没有，她……”

“那……”

“在下去晚了一步。”

“怎么？”

“她死了，是中毒死的，五个人全死在桌旁，酒菜内余毒仍在，不知是谁下的毒手。在下赶到时，尸体尚温，七窍流血，死状甚惨。下毒的人走得匆忙，可惜不知是谁。”

“老天！”紫云仙子绝望地叫。

“崔兄弟腹内余毒，咱们得另找高明了。走！”龙箫客叹息着说。

两人刚跳落天井，里面已乱成一团，玫云的尖叫声惊天动地：“去！去找血花会，把他们杀光，……”

“小妹，冷静些。”林白衣高声阻止。

紫云仙子心中一紧，向里抢，急叫：“小妹，怎么啦？”

玫云泪痕满面，尖声叫：“崔大哥被血花会的人掳走了，天哪！我该死，我不该出去的。我要杀光他们，我要……”

紫云仙子心中一凉，花容变色跌脚叫道：“完了，老虔婆暴死，解药无望已是不幸，再被血花会的人掳去，真是祸不单行。”

崔长青失了踪，床上挂着原属于崔长青的沙棠木剑也不见了。

后房的地窟门口，倒了两具胸襟上绣了血花会图案的尸体，地窟门并未被人启开。

蝎娘子心中大痛，凄厉地说：“崔兄弟只有十个时辰的寿命，毒发期之

前，我们必须找到他。”

龙箫客将老虔婆已被毒死的事说了，最后惨然道：“即使找到他，咱们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替他送终。再说，他随时皆可能痛死，咱们……”

蝎娘子厉声道：“不管怎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必须为朋友尽一番心力。”

“你说……”

“我知道血花会的虚实，你们要不要去？”

玫云大叫：“仇大姐，带我去。”

“要去的，快准备上路，咱们要立即动身。”紫云仙子恨恨地说。

龙箫客吁出一口长气，说：“在下义不容辞，算我一份。”

北丐背了一手遮天抢入，叫道：“世玉贤侄，快取金丹来救老祝，他小腹受伤甚重，但死不了。”

因此一来，耽搁了不少时刻。等他们动身启程时，已经是四更未正之间了。

他们只带了一名血花会的俘虏同行，披星戴月南下解州，分为两队赶路，后一队负责截杀从府城南碛的血花会爪牙；前一队负责追赶可能带走崔长青的党羽，马不停蹄飞赶。

前面三十里左右，断羽而归的血花会二十余名刺客，正飞骑南下。但他们只带了元都观的两名小贼俘，其中并无崔长青。

崔长青正在北上途中，走的是相反方向。

当血花会的人被两位姑娘挡在天井中时，他已经得林白衣金丹之助，腹痛停止人即清醒。金丹提起了他潜藏的精力，虽则仍嫌软弱，但已可行动自如。

不久，有人侵入房内，冲入内房开始亮火折子找地窟，却忽略了侧房静静在床上养神的他。

他终于强敌真力，悄然下床，取了床头上所挂的沙棠木剑。这把剑，是在真定府失落在紫云仙子手中的，紫云姑娘已决定物归原主，挂在他的床头。

这把神奇的沙棠木剑，奇在份量轻，而又有剑的长处，发劲一击却重逾干钧，而持剑的人毫不感到沉重，而且不怕被对方的兵刃所伤损。由于份量轻，因此宜于久斗，轻则可运用自如，出招快速可抢制机先。有此神剑在手，剑术名家不啻如虎添翼。

他悄然接近两个黑衣人身后，大喝一声，木剑一样，招发“分花拂柳”，正在撬动地窟门的两个黑衣人，毫无闪避的机会，背心要害各挨一剑，应剑而倒。他启开后门，幽灵似地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为免毒发身死他必须搁下身外事，千紧万紧，性命要紧，保不了命，一切皆是枉然。目下，唯一能救他的人，该是那位风尘怪杰长春老人。

他在镇外的农舍中，偷了一匹坐骑，向背疾驰，要赶到龙角山去找长春老人救命。

当天入暮时分，他赶到昔日与蝎娘子养伤的荒野小茅屋，坐骑已经不支，总算被他赶到了。

怪，一整天，腹痛并未猛烈地发作，仅有几次小隐痛出现，大概是被林家的灵药保命金丹压下去了。

好不容易赶到了地头，却又令他忧虑不安。上次与蝎娘子在此治伤，

长春老人并未露面，仅暗中送来一些丹药，来无影去无踪。这次重临旧地，谁知道长春老人是否仍在此地？如果不来，他又该到何处去找？

时辰不多，他不能久待。可是，不等又如何？除了在此等奇迹出现之外，他毫无办法。

茅屋情景依旧，似乎自从他与蝎娘子离开之后，便不曾有人光临，屋内的锅灶床桌，仍然保持他离去时的光景，毫无移动过的痕迹。

他认了命，定下心神等候，往床上一躺，盯着桌上光线微弱的菜油灯发呆，思潮起伏，感到烦躁不安。

他想到：林家兄妹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那位嫉恶如仇的紫云仙子，态度的转变令他心中稍安，一剑之仇，该可以一笔勾销了吧？

屋外虫声四起，夜深了。

腹中隐痛光临，这次要比白天的来势要严重些，发作至他已可忍受的地步，以后不再加重。

荒山野岭中的无人小茅屋，凄清的光景可想而知，如不是腹痛困扰着他，必定令他油然兴起寂灭的感觉。

正胡思乱想中，突觉门外方向虫声倏止。

接着，心潮汹涌，一阵心悸，令他汗毛直。

一阵阴风着体，他机伶伶打一冷战，惊然转首向外望。柴门未掩，外面黑沉沉，一无所见。

“嘿嘿嘿……”后面突然传来一阵不象人声的怪笑，令他浑身绽起鸡皮疙瘩。

他悚然扭头，大吃一惊。

通向厨房的走道口，站着个披头散发的白衣女鬼，发长及膝，已泛灰白，掩住了脸面，大袖及踝，白布裙委地，全身皆被发和衣裙所掩，但却可从发隙中，看到发内那双锐利怪眼，所映着灯火所反映出来的阴森光芒，令人心胆俱寒。

白衣女鬼屹立不动，象个僵尸。但他知道，女鬼正目不转睛地盯视着他。

他打一冷战，缓缓挺起上身，一手抓住枕下的连鞘沙棠木剑，冷然盯视着女鬼。

要说心中不怕，那是欺人之谈，但他仍然能控制自己的灵智，并未大惊小怪。

脚挪下床了，套入靴统了。一切显得沉静，他强制自己的心跳，以意志力控制手脚不抖不颤。

穿好快靴，他的心定下来了。有靴在脚，进攻可退可逃，他象吃了一颗定心丸。

他站起了，站在床前强捺心头恐怖，说：“夫人，不要吓我。”

女鬼屹立不动，以怪异的、毫不带人气的怪声问：“你怕鬼吗？”

“不怕。”他沉静地说。对方开口了，好现象，令他胆气一壮。

“怕神么？”女鬼再问。

“鬼都不怕，为何怕神？”他理直气壮地答。

“为何不怕？”女鬼追问。

“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不惊就是不怕。”他朗声答。

“你做了多少亏心事，还说不怕？”

“在下坏事确是做了不少，但亏心却又未必。”

“你是个贼，还不亏心？”

“盗亦有道。在下专劫为富不仁的人，何谓亏心？”

“哼！强辩。”

“这是实情。”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你，时辰到了。”

“好吧，在下认命。你是说，我将毒发而亡？”

“哦？就算是吧。”

他丢下剑，往床上一躺，万念俱灰地说：“好吧，你等着好了。”

“什么时候了？”女鬼问。

“大概快三更了。”

“本使者已等不及了。”

“你是说……”

“本使者要提前勾你的魂。”

“如何勾法？”

“把你扼死。”

他摇摇头，坚决地说：“不行，要死我自己死。”

“你敢反抗本使者？”

他重新抓起剑，冷笑道：“为何不敢？”

“你能与鬼对抗？”

“能不能无关宏旨，在下只求尽其在我。在下已经说过不怕鬼神，当然敢和你对抗。在下如果失败了，死了仍可做鬼，而你如果失败了，岂不是连鬼神都做不成了吗？所以我不怕你。”

门口人影倏现，长春老人踱入叫：“老婆子，不要与他胡缠了。这小牙尖嘴利，狡猾刁猾，可恶透顶，你说他不赢的。”

女鬼一声轻笑，回复人声说：“说真的，他的胆气确是可嘉。”

说完，举手分开垂面的长发拨至身后，现出慈眉善目，脸色依然红润的老脸，不是鬼，而是个年届古稀的和善老太婆。

崔长青一跃下床，拜倒在长春老人脚前，说：“晚辈崔长青，叩谢老前辈救命大德。”

长春老人不加理睬，冷冷地说：“滚！你又来干什么？”

“再来求老前辈成全。”

“成全你什么？”

“求老前辈再施妙手。”他俯伏答。

长春老人背着手，抬头仰望屋顶，冷笑道：“哼！你打的算盘够如意。”

“老前辈……”

“休想。”

“老前……”

“快滚！”

他心中一凉，知道无可挽回，四拜而起，说：“晚辈为上次救命之恩而致谢。打扰了，告辞。”

说完，他拾起沙棠木剑，大踏步向外走。

“站住！”长春老人叫。

“老前辈有何吩咐？”他止步回身问。

“你这厮贼骨头……”

“老前辈，在下已谢过昔日恩情，大丈夫头可断血可流，不能受屈辱，请不要骂人。”他神色凛然地说。

“骂你又怎样？”

“晚辈只好不听你的”他说，急步便走。

“站住！”

他向外一窜。微风飒然，白衣老太婆一闪而过，劈面拦住了，向他咧嘴一笑。

他拔剑出鞘，准备硬闯。

“咦！你这把剑从何而来？”白衣老太婆惊问。

“那是孤魂孙秀老前辈的遗物。”他正色答。

“哦！他传给你的？”

“不，在下掩埋了他……”

“什么？你杀了他？”白衣老太婆变色问。

“不！”他将孤魂孙秀收尸的前因后果说了。

白衣老太婆脸色冷厉，咬牙切齿地叫：“该死的贱人，你怎能如此待他？”

崔长青大惊，斜飘丈外叫：“晚辈情至义尽，你……”

“我不是说你。”

“你……”

“我说的是郝芸仙那贱人。”

崔长青吁出一口长气，心中一宽，说：“他们四十载情仇，不关晚辈的事。”

“你知道那贱人在何处？”白衣老太婆问。

“不知道。据在下猜想，她可能从此隐世不出了。”

“哼！我会找到她的，我要剜出她的心肝来。”

“你……”

“我，白衣龙女孙兰，孙秀是我的兄长。”

崔长青苦笑一声，将剑递过说：“老前辈，男女双方的情与恨，第三者不过问也罢。既然你是孙老前辈的亲人，这把剑你就收下吧。”

长春老人走近，劝道：“老太婆，算了吧，令兄与郝芸仙为情所困，他们双方皆苦了四十年。当年那件事很难断定谁是谁非，让他们了结苦因苦果，也是一大解脱，你隐世二十年，又何苦卷入这段牵缠情孽之中？老实说，当年要不是你向令兄透露出郝芸仙已有心上人的消息，令兄也不至于逃婚远走，作了四十载孤魂。可知人如果任性而为……”

“你要怪我？”白衣龙女沉声问。

长春老人苦笑道：“我怎能怪你？他们双方情孽牵缠，你我到底是局外人，谁真正知道他们之间的隐情呢？”

白衣龙女吁出一口长气，说：“但愿那贱人藏得好好的，不然我决不饶她。”

崔长青将剑递近，说：“剑你收下吧，在下要走了。”

白衣龙女不接剑，说：“你替家兄善后，剑送给你吧。”

“晚辈已不久人世，剑留在身旁……”

“你的来意……”

“晚辈身中奇毒，想拜求长春老前辈妙手起死回生，只怕长春老前辈只能治病而不能治毒，晚辈白跑一趟了。”他机警地说。

果然激怒了长春老人，大叫道：“放屁！谁说我长春老人治不了毒？”

白衣龙女笑道：“老头子，你何不试试？”

“见鬼！还用得着试？小混蛋，你给我滚进去。”长春老人怪叫。

“晚辈……”

“少废话！老夫替你拔毒……”

“老前辈怎知道晚辈所中的毒可以救治……”

“闭上你的狗嘴，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鸩毒、牵机、鹤顶、孔雀胆四大奇毒，在未封喉前老夫皆可救治。”

“这……”

“但治好你之后，老夫有条件。”

“老前辈请提出……”

“那就是你得从此改邪归正，洗手不做贼。”

“这……”

“你敢不答应？”

“晚辈答应了。”他拍拍胸膛说。

“好，你给我滚进去。”

正应了一句话：请将不如激将。崔长青福至心灵，在重要关头，猛想起与长春老人打交道的情景，以老人好强、古怪、喜怒无常、固执的种种个性，乞怜哀求不会有多大作用，便改变心念用上了激将法，果然侥幸成功了。

其实，长春老人对他早有好感，不然上次岂会让他在此养伤避灾？即使他不用激将法，老人也会替他治毒的，他却自以为得计呢！

长春老人问清他的症状，并知道他服了林家的保命金丹，只给了他三颗又苦又涩的丹丸和一包药散，服下后不到半盏茶工夫，便泻出了一大堆污秽，出了一身臭汗，药到毒除。

不等他有所表示，长春老人即毫不客气地赶他走路。临行，白衣龙女向他说：“小伙子，日后你如果碰上薄命花郝芸仙，告诉她，孤魂孙秀并不是无主孤魂，他还有亲人在世？这笔账，早晚她要偿还。”

“晚辈如果碰上她，必定将老前辈的话传到。”顺从地答。

长春老人也说：“小贼，我老人家如果查出你再假借劫富济贫的名义，做那下九流的可耻勾当，必定废了你。”

他呵呵笑，说：“老前辈但请放心，晚辈今后决不会做鸡鸣狗盗的勾当了，这世间，弄钱的方法多得很呢。”

长春老人一怔，游声道：“好小子，听你的口气，你……”

“老前辈，晚辈已答应不做贼，因此，老前辈已没有废了晚辈的借口。”

“你……”

“呵呵！人，毕竟要过活的，要过活，一个江湖浪人，老前辈认为有多少出路？”

“你不能正正当当赚钱糊口？”

“老前辈认为可能吗？象晚辈这种人，一身侠骨，好管闲事，喜打抱不平，看不惯那些强梁豪霸的嘴脸，复又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呸！你少臭美。”

“老前辈……”

“古往今来，那些大奸大恶之徒，所行所事天人共愤，但他们都借你这种荒谬的大仁大义口吻胡作非为，谁又甘冒大不韪，公然承认自己是大奸大恶的人？”

“世人的看法……”

“哼！老夫不管世人的看法，而是以自己的心胸去衡量是非。你是红尘过客的门人，我就不许你在下九流中鬼混。”

“是，老前辈，晚辈洗手不做贼，老前辈该满意了吧？世间比做贼好的行业多，并不是没有。”

“你打算入何种行业谋生？”长春老人满意地问。

他呵呵一笑，说：“我只能告诉你，保证不偷不抢，这就够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有人乖乖奉上金银财物，只要是合情合理，便没有拒绝的理由。”

“好小子，合情合理，但不合法，你……”

“呵呵！要想取之合法，就不要做江湖人。老前辈，你要求过苛了。”

长春老人大怒，奔上叫：“你这油蒙了心的贼骨头，老夫要……”

崔长青拔腿便跑，大笑道：“哈哈！老前辈，肝火旺会伤身，何苦来哉？一切多谢，容图后报，后会有期。”

“好小子，老夫会盯住你的。”长春老人止步叫。

“你来吧。”

“老夫要等着你”

“晚辈在水里相候。哈哈……”

一旁的白衣龙女笑道：“老头子，你该早些跟我习水性的。”

平阳府城中，昨晚共发生三处火警，元都观大半被焚毁。水利池旁的三妖道秘窟，成了瓦砾场。南关由妖道的爪牙开设的一座客店兼酒楼，也被焚毁一空。火场中，掘出二十余具尸体，这场空前猛烈的大火，令全城人心惶惶。

出西门乘渡船，渡过汾河，西不远是泊庄镇，镇北的另一座大镇叫刘村镇。这两座镇皆设了堡，堡各有自己的自卫武士，外地人最好识相，不要在镇中生事，不然必定灰头土脸。

泊庄镇，是元都观三子的势力范围，三妖道有几位门人，是泊庄镇颇有名气的痞棍。但他们与三妖道之间的师徒名份，对外并不公开，外界知者不多，这里，也就是三妖道设在城外的秘窟。

树大招风，三妖道老谋深算，狡兔三窟，早已作了安全的准备。

昨晚，他们齐集赵曲镇，图谋血花会，而血花会也在计算他们，除了分派一部份徒众扰林家兄妹，并妄图夺回失去的人质外，大举袭击元都观的各处秘窟，但却忽略了泊庄镇，讣了个空，只杀了三妖道的二三十名爪牙，劳而无功。

血花会犯了兵家大忌，腹背受敌，终于狼狈而遁，不得不撤回解州另作打算。

三妖道虽则损失不轻，但元气未损，当晚从赵曲镇撤回后，为免血花会再来寻仇，爪牙四散，只派了一些徒孙辈出面善后，妖道们则与一些首脑人物，匿居在泊庄镇共商对策。

未牌时分，一名老道离开被焚毁了的元都观大殿，命一些清理火场的

工人，至后面静室搬开所有的家具，以安放一些幸存的神像，八个人离开了闹哄哄的火场。

接近静室，七个工人竟然平空多出一个。

后面这一排静室未被火神光顾，因此派有不少老道看守，严禁闲人接近，以防止一些趁火打劫的人偷窃财物。

老道并未回顾清数，带了工人穿越三重警卫，直入静室。

领先的一名工人随后跟入，扭头向其他的工人低叫：“你们等一等，听招呼再进来。”说完，顺手掩上室门。

老道仍未回顾，指手划脚地说：“先把这些椅桌杂物搬至内间，然后打扫干净……噢！”

你一个人？”

工人浑身灰土，脸上被灰盖上一层黑煤，不易看出本来面目，咧嘴一笑道：“一个人就够了，我听你的。”

老道怪眼一翻，骂道：“混蛋！你这是……”

“啪！”工人打了他一耳光，把他打得晕头转向，踉跄后退，几乎摔倒在壁根下。

他正想喊叫，已被工人的大手卡住咽喉，抵在壁上挣命。

工人并且抓住他的右手背，以擒拿术锁腕屈肘制实，凶狠地说：“老杂毛，你放明白些。”

老道痛得几乎咽气，眼凸、口张、脸红、脖粗，不住抽气，直至工人的手放松了些，方惊魂初定已过一口气来，惶然嘎声道：“你……你打……打得好……”

工人冷哼一声，说：“打得好，在下再打给你看看。”

“不！不！你……你这是……”

“在下已经表明态度，来听你的。”

“你是……”

“先问你，你要死要活？”

“这……”

“要死，在下扼住你的咽喉，要不了多久，你就会断气呜呼哀哉。要活……”

“我……我要活，别……别扼……”

“要活，很好，我要听你从实招来。”

“你……你要我说……说什么？”

“玉虚子为何不出面善后？说！”

“你问这。……”

“你如果不想死，就不要反问。”

“这……”

“说！”

“三位仙长与……与玄鹤观主到……到元都观去……去了。”

“哦！你是指洪洞县的元都观？”

府城的元都观，原称天庆观。自从洪洞的元都观三子成名之后，兼并了天庆观改名为元都观，作为称霸江湖的根据地。洪洞的元都观，目下是三妖道的另一穴窟。洪洞地方小不易引人注意，这座元都观是三妖道仗以成名的山门，但并未受到三妖道的重视。

工人冷笑一声，凶狠地说：“阁下，大概你活腻了，想归天啦！”

“施主请……请手下留情……”老道急叫。

“手下留情？哼！你不吐实，怪我不得。”

“贫道所说一字不……不假……”

“混帐！在下从洪洞元都观来，那儿冷冷清清。”

“这……路道便不……不知道了。”

“好，你不知道就得死，在下去找另一个老道问口供。在下已经宰了四个不吐实的杂毛，多你一个冤死鬼，枉死城中并不因此而拥挤。”

说完，手上加了半分劲。

“住手！”老道嘎声狂叫，手略松，老道方惊悸地说：“我……我吐实……”

“说，在下听着。”

“他……他们在……在河西的泊……泊庄镇。”老道脸色灰败地说。

“他们在泊庄镇有何图谋？”

“今早将三袋珍宝卖给西安来的银号东主，共卖了二十万两银子。他们在商量，用这笔银子请一些武林高手，与血花会算帐。”

“哦！不错。”

“你……你是血……血花会的？施主，贫道只……只是元都观的一……一个香火道人……道人……”

“哼！香火道人，你却知道三妖道的底细。”

“这……”

老道的天灵盖挨了不轻不重的一击，从此便成了白痴，坐倒在壁根下，象个活死人。

工人则向后房一窜，从观后走了。

二更天，夜行人出现在泊庄镇北的一座大宅旁，一身黑衣，象个无形质的幽灵，飘忽隐没奇快绝伦。

内堂中，松枝毕剥作响，火焰跳动，照亮了堂中每一角落。玄鹤观主与三妖道坐在上首，两侧分坐着十二名老少男女，全是三妖道的得力爪牙。

玉虚子的桌面，摆了十余张西安四大银号开出的银票，手上捧着一张名单，瞥了两侧众爪牙一眼，冷冷地说：“贫道决定以五万两银子，招请西安、洛阳、太原、凤翔四地的高手名宿，约期在潼关会合，一网打尽血花会的狗男女，除去心腹大患，诸位如不反对，贫道便念出所要邀请的人名，分配诸位携款分头前往邀请。”

玉峰子接口道：“师兄，你似乎忘了咱们的心腹大患，还有一个黑衫客崔长青呢。”

玉虚子冷笑道：“崔长青该已毒发而死了，他的乌骓马，咱们今早不是从赵曲拾回了吗？”

“但……生见人死见尸……”

“师弟，你在杞人忧天。如果他仍在人间……”

话未完，堂口突传来一声冷笑，有人说：“杂毛，你怎知在下不在人间？”

众人大骇，三妖道惊跳而起，不约而同脱口惊叫：“黑衫客崔长青……”

崔长青大踏步上堂，冷笑道：“你们还记得我崔长青，很好，很好……”

玉虚子心胆俱寒，恐惧地叫：“拦住他！拦……”

一个中年人大喝一声，将座椅向崔长青掷去，同时拔剑出鞘，人化狂

风，剑化龙腾，飞腾而上。

崔长青伸手接住木椅，一声长笑，向中年人猛砸。

中年人弄巧反拙，百忙中向侧一闪避椅子。

崔长青木椅一转乘势追击，椅势如山崩，“啪”一声扫在中年人的左肩上。

“哎……哟！”中年人狂叫，被击倒在地。

两名爪牙同时扑到，双刀破风而至。

沙棠木剑出路，但见剑影一闪，竟从刀光中穿越而过，人已到了台上。

“砰彭！”两名爪牙全倒了。

又到了两个爪牙，左右齐上。

木剑左右分张，人剑幻化一团黑雾，一旋即止。

两名爪牙惨嚎一声，向后摔倒。

崔长青已到了长案前，与四妖道面面对。

玉虚子心虚，丢了名单，急抓案上的银票。

剑影一闪，“啪”一声轻响。

沙棠木剑压住了银票，阴森森的语音令人心惊：“这些银票本来该是我的。”

“哎……我的手……”玉虚子狂叫，案上多了一只手掌，和一滩血。那是玉虚子的右掌，被沙棠木剑砍下来了，距银票尚有尺余，银票未到手，手掌却断。

玉清子玉峰子双剑左右齐发，隔桌急刺崔长青的左右胸。

玄鹤观主钻入桌底，俯伏着狂叫太上老君救命。

木剑左右分张，“铮铮”两声暴响，剑影飞腾，木剑却又沉静地压住了银票。

两妖道的剑脱手，虎口血如泉涌。

爪牙们纷纷夺门而逃，急似漏网之鱼。

崔长青伸手将银票拾过，瞥了一眼说：“这里共有五万两银票，还有十五万，拿来。”

玉峰子向一侧窜，逃命要紧。

木剑一挥，击中一只茶杯，茶杯突向玉峰子飞去，“啪”一声在妖道的后脑开花。

玉峰子仍向前冲，“砰”一声大震，撞倒在坚实的墙壁上，反震而出，跌倒在壁根下，脑袋流出红红白白的一大滩血和脑浆，惨不忍睹，身躯仍在挣扎抽搐，但已发不出任何声音。

玉清子刚离开座位，崔长青沉喝：“你敢走？”

“银……银票不……不在我身上……”

玉虚子左手紧抓住右手的断腕，血仍不住进流，痛得浑身发抖，脸无人色地说：“银票在……在我怀……怀中，给……给你，请……请放我一马……”

“你曾经放过我一马吗？”崔长青问。

“贫……贫道……”

“在下已问过不少人，你们的阴谋诡计，瞒不了我黑衫客。”

“贫道该……该死，不……不该利令智昏，只请施主高……高抬贵手……”

崔长青向玉清子冷笑道：“你，去把银票取出来。”

玉清子怎敢不遵？到了玉虚子身前，手不住发抖，好半天方掏出二十余张银票，递过说：“请……请施主过……过目。”

“放在桌上。”

“是……”

“退在一旁。”

玉清子依言退在一旁，怪眼盯着一大堆西安四大银号的银票，眼神充满了贪婪、心痛、恐惧、不甘、痛恨等等复杂表情。

玉虚子更不用说，快要疯了。

崔长青点收银票，一张张纳入怀中，一面收，一面得意地说：“不错、妙极了，全是西安四大银号开出的凭票即付银票，在山西、陕西、河南、南北两京，所有的各地银号皆可凭票兑换现银，谢谢。”

玉清子突然大喝一声，双掌齐攻，上劈脑门下攻腹胁，情急扑上拼命。木剑一拂，玉清子双手齐时而折。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崔长青冷冷地说。

玉清子大叫一声，痛昏摔倒在地。

崔长青扫了玉虚子一眼，冷冷地说：“阁下，要找我，到江湖上找。如果我是你，便乖乖地找地方藏身，因为你不是在下的放手，同时，血花会决不会放过你的。”

说完，收剑转身，泰然大踏步向门口走去。

玉虚子一咬牙，左手悄然探入腰带，探出时白芒飞射，一把飞刀奇快地射向崔长青的背心要害。

“噗！”一刀中的。

“当！”飞刀反弹坠地。

崔长青缓缓转过身来，阴森森地说：“在下不必动手杀你，你的死仇大敌会来收拾你的，你造的孽太多了。”

说完，缓缓转身，扬长出门而去。

玉虚子久久方失声大叫：“天亡我也！我的二十万两银子……”

门口，不知何时出现一个相貌奇丑的人，用刺耳的可怖嗓音说：“妖道，二十万两银子你心痛，我的百余万两银子就丧在你手中，我难道就不心痛？”

玉虚子大骇，惊叫道：“是你！雷公……”

天威四圣只剩下雷公一个人，要不是崔长青手下留情放了他，他也将丧身在龙角山。

“你还认得我？很好”雷公咬牙切齿地说，一步步向堂上走来，又叫：“你得偿命！”

玉虚子心胆俱裂，狂叫道：“你……你该去……去找崔长青……”

“是你迫他去毁我的基业……”

“不！不……”

雷公一声怒啸，飞扑而上，厉叫道：“一生心血付诸东流，我与你共戴天！”

后园的马厩中。传来一声马嘶，与厉叫声相应和。

夜黑如墨，星月无光。官道上蹄声震耳，乌骓马载着浑身黑的崔长青，星夜南下，人与马漆黑一团，因此只听到蹄声，难以看清人马的形影，平添三分神秘的气氛。

他昼夜兼程，马不停蹄。曲沃、闻喜、安邑，一县县被抛落马后，次日午夜时分，到了盐池西岸，前面解州在望。

解州附近，有三处产盐的八座池，最大的是跨越解州与安邑县的盐地，东西长五十五里，周围一百四十四里，目下有三座盐场，盐的品质不差。其次是盐池西安的女盐池，东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盐味稍苦，并产硝，俗称硝盐，品质甚差。再就是州西北的六小池，六座小池的水经常灌入女盐池，品质与产量皆有限。因此解州一带靠盐吃饭的人甚多，但真正称得上富裕的人却少得可怜，江湖人在此混迹，几乎无利可图，所以不易引起江湖人的注意，在此隐迹颇为安全。

解州以南，是跨越四川县的中条山。中条山的支脉甚多，东连太行，西抵大河，其中隐有龙蛇，但地方尚称安静，盗贼不多，江湖朋友因油水甚少，也甚少混迹其间。

血花会选择解州为秘坛的所在地，可说颇有远见，既不会引起官府的注意，也减少江湖朋友的觊觎，所以一向就平安无事，从未发生意外。要不是这次崔长青前来寻仇，解州总秘坛至少可以多保留三五年。

出城南十余里便是山区，第一座山谷便是五龙谷。

血花会负责袭击赵园，对付林白衣兄妹并劫回人质的一群高手，袭击失败被北丐吓走，知道大事不妙，立即飞骑撤回解州，昼夜兼程急如丧家之犬。他们却不知林家兄妹已经赶来，更不知林家兄妹有熟悉血花会底细的蝎娘子引路。

这天近午时分，距安邑尚有三十余里，地名落马坡，是安邑城北三十余里的一座相当峻陡的山坡，行经此地的大车、车上的人必须下车步行，以免发生意外。如果碰上雨天，乘马的人也得上下马，经常发生覆车蹶马的事故。

三十余名会众驱马到了坡顶，领先的人策马向下小驰，人马如潮，走得甚急。

到了半坡，坡顶出现了人马的身影。领先的是一身白的林白衣，和神色冷肃的蝎娘子。

其次是紫云仙子姐妹，和头巾齐眉盖、不想以真面目示人的龙箫客。

蝎娘子突然勒住坐骑，叫道：“咱们追上他们了，瞧，断后那人是外堂三女中的神针织女古二娘。”

“追！”林白衣兴奋地叫。

紫云仙子向玫妹急叫：“小妹，回去催请三叔和几位老前辈快来。”

玫云却策马急驰而下，叫：“姐姐，你回去，我先下。”

龙箫客跟上叫：“林老弟，他们人多势众，不可造次。”

林白衣却大声道：“顾不了许多，救崔兄要紧，快！”

五人五骑策马向下冲。官道中尘埃滚滚，没有风，先前三十余骑掀起的尘埃，令视线模糊，虽上下相距仅一箭之遥，仍不易看清相貌。先前在坡顶看得真切，但驰下时便不易看清了。

下面的人，不知有人紧蹊在后，下坡必须小心，人的注意力全在前面，不知后面来的人马是何来路。官道上车马络绎于途，谁又知道旅客的来路？

将近坡下，断后的神针织女听后面蹄声太急，似乎已到了身后，下坡怎能急驰？怪事！

她心中一动，百忙中扭头回望。

追兵已接近五六丈内，她第一眼便看到一身白的林白衣。白衣已蒙上一层黄尘、但仍可看出是白。

她起初尚不介意，再仔细一看，又看到了一身紫的紫云仙子，也看到对方五人五骑都带了兵刃。

紫云仙子心悬崔长青的安危，乃妹不愿转回招呼后一拨的人，她也不愿转回，因此五个人全赶来了。

神针织女大吃一惊，脱口叫：“林白衣！他们追来了。”

前面的人大惊，有人叫：“只有五个人，拼了他！”

神针织女却绕侧方冲下，叫道：“我回去报讯，你们要拦住他。”

林白衣飞骑疾下，一声怒啸，长剑出鞘，人如虎马蛟龙，气吞河岳地长驱直入，剑吐干朵白莲，首当其冲的两个人狂叫着中剑坠马。

蝎娘子更狂，先是双手齐扬，先来一记满天花雨梅花针，梅花针，一发五枚、连续射出六拔三十枚之多，方拔剑冲入。

紫云仙子姐妹双剑齐发，随后跟到。

龙箫客的龙箫一挥，八音齐鸣，但听声到箫到，点打挑劈急如狂风骤雨。

人仰马翻，惨叫声刺耳，人马如潮向下滚，厉吼，马嘶，血肉横飞。

林白衣最为勇猛，杀开一条血路，驱马疾冲而下，要抢先至前面拦截。

但是，神针织女已带了三人三骑，先驰下坡，向南绝尘而去，追之不及了。

人无斗志，人再多也是枉然。到了坡底，死伤大半无可挽回，死剩的人四散奔窜，只顾逃命去了。

第二拨人到了，他们是笑判官林祥、北丐、一手遮天、仆妇三姨。

活捉了三名轻伤的俘虏，问不出头绪，三贼坚持不曾见崔长青，更个知崔长青被下毒的事。

笑判官立即调兵遣将，派三姨先行，至解州和蒲州召请朋友前来助拳，众人随后前往解州，先至五龙谷附近见机行事，且先监视五龙谷等候朋友前来商议。

紫云仙子反对见机行事，她主张兵贵神速，直捣五龙谷血花会总秘坛索人，迟恐生变，而且救人如救火，怎能耽搁？

笑判官到底是老江湖，他力劝姑娘沉着冷静。血花会总秘坛高手如云，内外堂的人已是难缠，天罡地煞人灵二坛地名家辈出，五大护法更是不可轻侮，敌众我寡岂能冒失地轻生涉险？崔长青下落不明，毒发期已过了十二个时辰，即使目下他仍在血花会的魔掌中，恐怕已经不是活人了，急又有何用？直捣五龙谷，不啻下井救人，把自己也断送在内，何苦来哉？目下只能说是替他报仇，报仇并不急在一时。

说好好歹，总算压住了两位姑娘，掩埋了尸体，众人押了俘虏，急急南下。

一阵好赶，到了解州，已是二更末三更初。绕城而过，奔上至五龙谷大道。

蝎娘子地头熟，带领众人驰入山区，在谷口南面约两里地，一座香火冷落的小庙安顿。

笑判官老谋深算，知道断难逃过暗桩的耳目，而且事先已有人走脱，因此必须采取万全的安全措施以防万一。

小庙不大，安顿好马匹，只片刻间，一切重归静寂。

四更天，小庙受到重重包围。

大殿中，神案的两盏长明灯，发出暗红色的惨淡光芒，显得阴森可怖，神象的狰狞相貌，白天已令人望之生畏，晚间更是令人心寒。

鬼影憧憧，四周杀气冲霄。

拜台前，林白衣和衣假寐，他并不想隐伏，长明灯恰好照亮他那一身白衣。

不久，蹄声隐隐，有三匹健马疾驰而来，在庙前勒住了坐骑。

骑士是两女一男，从容扳鞍下马，在栓马桩前挂好缰绳，一位女骑士向同伴低声道：“怪事，怎么毫无动静？难道说，他们已先一步离开了？”

“不会的，他们决不可能逃出咱们的眼线下。”另一名女骑士说。

“可是，不见有人……”

“也许是太累了，都睡啦！他们从府城而来，昼夜兼程马不停蹄，再经落马坡的厮杀，铁打的人也支持不了，定然是睡啦。走，先礼后兵，进去。”男骑士低声说，领先便走。

伸手推门，门是虚掩着，应手而开，悄然无声，显然，门桩事先曾经注了油或水。

院子栽了一些花木，鬼影俱无。

女骑士超前而行，登阶伸手轻推大殿的正门。

沉重的殿门应手而开，灯光入目。

拜台上一片白，林白衣好梦方甜。

女骑士略感意外，脚下迟疑。

江湖盛传林白衣是白道中艺臻化境的高手，后起之秀中数一数二的少年英雄，怎么如此不济，人进了门仍在沉沉大睡。

男骑士大喜过望，向女骑士附耳说：“在下进去一掌劈了他，永除后患……”

“不可！”女骑士低声说，银牙一咬，又道：“此中可能有诈，不可鲁莽。”

“堂主之意……”

“按计行事。”

女骑士悄然入殿，脚下毫无声息传出。灯光下，可看出她是个年约二十五六，美貌动人的青春少妇，脸蛋美，胴体更是动人，隆胸细腰丰臀，天蓝色的劲装，把浑身的曲线展现在眼下，极为动人。胸襟前、绣着的血花标志，发出火红色的闪光。

另一名女骑士稍年青三两岁，同样美，同样动人，仅身材略嫌单薄，但却另有一种少女的动人风韵流露在外。

黑骑士是个中年人，相貌平常，是属于不易令人获得深刻印象的人物，五官平常，身材中等，毫无特征，正是最好的刺客人才。

三人都不带兵刃，仅穿了劲装。

三人围住了熟睡的林白衣，眼中涌起极为复杂、极为困惑的神色。

男骑士突然悄悄伸手，摘取林白衣倚在身侧的长剑。

为首的女骑士伸手急拦，示意不可妄动。

男骑士做出用掌劈的手势，同样地被女骑士否决了。

久久，女骑士挥手示意先搜四周。

三人刚向外退，林白衣突然伸伸懒腰，睡眼惺松地张口打呵欠，右手

拍拍张大呼气的嘴，含糊地吟道：“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庙堂小睡足，暴客何迟迟？啊！睡得好舒服，小娘子，为何不下手？不下手我又要睡啦！”

说睡就睡，头一搭，双手抱胸，鼾声大起。

假寐，是倚物半躺坐睡。他背倚神案，三方面皆可下手，极易受到袭击，但自卫也容易。

女骑士冷哼一声，大声说：“林白衣，不要装了，此非待客之道。”

林白衣虎目倏张，坐正身形笑道：“失礼失礼，你们错过大好机会了，良机不再，可惜啊！可惜。呵呵！你们来了，姑娘们，何必教我？”

“咱们是诚意前来与阁下商谈的。”女骑士冷然说。

## 第二十三章

女骑士说出是前来诚意商谈的，林白衣似乎颇表兴奋，大笑而起道：“呵呵！妙极了，欢迎欢迎，诚意商谈，好事嘛。姑娘尊姓芳名？我，林白衣。”

“本姑娘薛香君。”

“哦！幸会幸会。”

“那位是尉迟玉，与白奇白二爷。”

林白衣瞥了双方一眼，笑道：“山西尉迟世家，千余年来号称富贵名门，银砖造墙每块重有数百斤，叫做没奈何，谁也偷不走，富可国，怎么竟出了一位女刺客？”

“本姑娘不是山西人。”尉迟玉冷冷地说。

林白衣向白奇一指，又道：“你，是在教的回回？是河西人？”

白奇冷笑道“阁下，咱们不是给你打哈哈来的。”

林白衣又是一阵大笑，笑完说：“当然当然，你夺魂神梭白二爷白奇，在江湖上跺下脚天动地摇，当然不是与我林白衣打哈哈来的。刚才你如果给在下一掌，或者给在下一把织布梭，岂不是省事多多？可惜你……”

“咱们赤手空拳而来，表示咱们有商谈的诚意。”

“哈哈哈哈哈……”林白衣仰天狂笑，声震屋瓦。

“你笑什么？”薛香君不悦地问。

“当然是笑你们。”

“我们有何可笑？”

“你们说诚意而来？”

“不错。”

“谈什么？”

“谈如何化解你与本会的误会过节。”

“真有化解的诚意？”

“当然。”

“好，在下不想点破，不过，可不可以先叫那些用暗器指向在下的人，先回避回避？”

“你……”

“咱们都是玩命的人，都知道被人暗中用暗器指住的滋味，那会令人浑

身不自在，不自在会出毛病的。’

薛香君脸上发赤，硬着头皮说：“本姑娘保证商谈时，你是绝对安全的。”

“这是说，商谈后在下就不安全了？”

“只要有诚意……”

“这不是要求过苛吗？要求在下有诚意，而你们却可以没有诚意……”

“阁下，看来咱们没有什么可谈的了。”薛香君脸红耳赤地说。

林白衣往后一躺，挥手道：“不谈就不谈，你请吧。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你薛香君根本就无权代表血花会前来商谈。我要睡了，请勿打扰在下的清梦。”

“你……”

“哦！忘了告诉你，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你们的人如果一有异动，老命必定难保。四周有你们四十余名高手，可惜不是贵会的精英，在下懒得与他们计较，叫他们走，免得在下的朋友大开杀戒，你今晚前来的诚意，岂不一笔勾销。请啦！少陪。”

薛香君真被他唬住了，口气一软，说：“我的人撤走，你肯诚意商谈吗？”

“随便，你瞧着办好了。”

薛香君发出一声低啸，外面的人纷纷外撤。

林白衣坐正身形，笑道：“你不下令进袭，委实愚不可及。”

薛香君噗嗤一笑道：“林白衣名不虚传，果然难缠，说吧，你此来为了何事？”

林白衣呵呵笑，说：“只有一件事，把崔长青交给我。”

“你为何要他？”

“呵呵！薛姑娘，在下不是来评理的，你只要说一声肯是不肯够了。”

“问题是崔长青在你自己手中，本姑娘希望知道你为何用这件事作为借口，委实令人迷惑。”

“妙极了，一句话推得干干净净，竟然反咬一口，说崔长青在林某手中……”

“且慢！事实上是崔长青到赵曲客栈，气势汹汹索取元都观的八名人质，当他知道人质已被贤兄妹劫走，藏匿在赵园，便直接冲入赵园时，此后便不再外出露面。本会的人认为他已死在你兄妹手中，心腹大患已除，这才派人分头袭击自卫求全，你不否认这事实吧？”

“在下只知你们大举袭击赵园，乘虚而入把他掳走了。他中毒在床无法行动，在下晚回一步让你们得手，那晚除了你们之外，没有别人侵入赵园。”

“你想到元都观三妖道……”

“三妖道虽不在府城，但他们的人也不在赵曲。薛姑娘，人交给在下，在下拍拍手走路。不然……”

“不然怎样？”

“贵会不用在江湖上混了。”

“你口气不小呢。”

“就算是吧。”

“你们来了多少人？”

“你数好了。”

薛香君套不出口风，苦笑道：“你这人不讲理，可否请北丐出来谈谈？”

“他老人家不在？”

“在何处？”

“你猜猜看？”

“在庙外吗？”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老人家如不见到崔长青，是不会出面的。”

“可是，本会的人，确是不知崔长青的下落。”

“你要我相信你的话？”

“这是实情，本会正希望贤兄妹能供给他的消息。”

“呵呵！咱们好象在捉迷藏兜圈子，浪费口舌，是吗？”

薛香君凤目一转，冷冷地说：“既然你一口咬定本会已将人掳来了，本姑娘百口莫辩。”

“用不着辩，除非你能把人交出来。”

“这样好吧？本会的人尚未返回，等他们返回时，本姑娘仔细清查后，再给阁下确实的答复，尊驾满意吗？”

“明早在下便须得到回音。”

“这……”

“日上三竿，不能再迟。”

薛香君吁出一口长气，说：“好，日上三竿，给你回音。”

“哦！请告贵会主，千万不可耍花招使诡计，同时最好别打作鸟兽散的主意，言尽于此，你走吧。”

送走了三男女，神像后跃出紫云仙子，焦躁地叫：“哥哥，你怎么轻易放她们走掉了？”

林白衣苦笑道：“大妹，她们早有打算，赤手空拳前来要求谈判，我能把她怎样？”

“她带来了四十余名……”

“不错，她们确是有备而来。但咱们人手有限，实力单薄，动起手来必有死伤的，她们死一二十个人无所谓，咱们却经不起任何损失。黑夜中敌众我寡，来人皆是血花会精英，而且全是暗器的能手，想想看，咱们有几成胜算？划得来吗？”“可是……”“凡是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权衡时势。以往咱们未能掌握血花会的罪证，他们杀人行刺准备周全，抓不住罪证，咱们不能入人于罪，这次正好以崔兄弟为借口，一举铲除这些妖魔鬼怪。因此，必须等三姨……”“哥哥，怎能等？崔大哥的生死存亡……”“如果所料不差，崔兄弟确是不曾落在他们手中。”林白衣颇为自信地说。

“怎见得？”

“血花会不会因为崔兄弟一个人而冒险。同时，他们先入为主，认为咱们与崔兄弟一白一黑是死对头，认为咱们也志在同谋崔兄弟。你想想看，他们如果把崔兄弟弄到手，岂有不乖乖交出之理？他们明知没有把柄落在咱们手中，把崔兄弟交出，岂不堵住咱们问罪的借口了？”

“老天，你以为崔大哥他……”

“崔兄弟的失踪，确是令人迷惑。按理，那晚除了血花会的人，并无旁人在场……”

“会不会是元都观三妖道的爪牙，趁火打劫浑水摸鱼劫走的？”

“不可能，他们明知老虔婆已向崔兄弟下毒，毒发期将届，甚至不惜杀了老虔婆灭口，以免老虔婆用解药换取孙女的性命，只消坐候崔兄弟大限临头，犯得着再派人前往冒不必要之险？”

“完了，崔大哥必定凶多吉少，我们……”

“我们只能为他尽一番心力，真要回天之术，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目下，血花会是唯一的线索，咱们是走一步算一步。”林白衣叹息着说。

“我们必须为他报仇。”紫云仙子恨恨地说。

“老虔婆已经死了。”

“但指使老虔婆的人仍在。”

“是的，元都观三妖道必须抵命。等解决血花会之后，咱们再前往找他们结算。”

“你打算如何对付血花会？”

“先缠住他们，等三姨将人请来再直捣黄龙。”

人算计虎，虎亦算计人；他们计算血花会，血花会也在打他们的主意。

血花会交不出崔长青，为情势所迫，不得不铤而走险，不甘受威胁，只好起而自卫。日上三竿，薛香君带了尉迟玉重临小庙，依然未带兵刃，以使者的身份前来交涉。

在庙门相迎的人，仍是林白衣，含笑相迎道：“薛姑娘，请里面一叙，想必带来了好消息，大概不会令在下失望，请。”

薛香君却不入内，神色沉重地说：“贱妾不进去了，替阁下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姑娘是说……”

“本会的人，没有人知道崔长青的下落。”

“哦！遗憾极了。”

“本姑娘奉命征询阁下的意见，请问阁下是否打算与敝会化解？不管崔长青的下落如何，阁下与敝会皆欲得之而甘心，因此，双方之间并无利害冲突，井水不犯河水。阁下如肯就此放手，敝会愿以千金为酬，请阁下从此不再追究，留一分情义，日后……”

“如果在下不依呢？”

“敝会也感到遗憾。”

“那就请上复贵会主，在下拒绝了。”

薛香君冷哼一声，从手袖中取出一封书信，递过说：“那么，这是敝会主的约斗书，请阁下过目，贱妾立候回音。”

林白衣不接书。淡淡一笑道：“林某与贵会之间，势不两立，各行其是，双方并非意气之事，更非个人思怨，不需。江湖规矩下书约斗。请原书带回，林某从不受邪魔外道的约束。你请吧，正午开始，咱们见面便是生死对头。”

“阁下……”

“咱们已无话可说。”

“别无商量？”

“别无商量。”

薛香君堆下笑，笑得好媚，抬头看看天色，笑道：“林爷，午牌正，早着呢。说真的，咱们总不能为了一个该死的崔长青伤了和气，总该有两全其美的办法解决，对不对？”

“唯一的解决的办法，便是将崔长青交出来。”林白衣不为所动地说。

“林爷，是否嫌千金少了些？”

“呵呵！林某从不为金银发急。当然，千金也不是小数目，但在贵会来说，谋杀一个人的利润，有时恐怕还不止千金，你们想利用这种血腥钱来打动林某，未免太妙想天开了。呵呵！在下要准备磨剑了，少陪。”林白衣笑容可掬地说完，转身施施然入庙而去。

薛香君不得不自承失败，带了尉迟玉动身返谷。入谷百十步，道旁密林中传出一声知啸哨。她高举左手，向左右一挥，方急步入林。

林木深处，坐着五位男女，为首的是个二十三四岁红衣美娇娘，盘龙髻上的乌钗，坠着一块大红宝石，红芒刺目。红色坎肩，红色流苏。胸襟上，戴了一只以数十颗大小不同的红宝石，悬了一把红鞘红穗宝光四射的长剑。瓜子脸，柳叶眉，一双水汪汪勾魂慑魄的媚目，弓形的樱口令人一看便想入非非。美，真是美，胴体曲线玲珑更是动人，果真是人间尤物，画里真真。她脸上神色平静，经常挂着令人心动的微笑。

她左右，是两位美艳绝伦穿黛绿衣裙少妇，两位身材雄伟英俊潇洒的二十五六岁年青人。

薛香君与尉迟玉上前行礼，欠身恭顺地说：“属下参见会主。”

会主颌首回礼，含笑问：“薛堂主，他答应了？”

薛香君苦笑，说：“属下无能，无法打动他。”

“试过其他方法吗？”

“属下惭愧，那畜生根本不给人有可乘之机。”

会主不住顿首，微笑道：“本会主早已知道，这是个不受任何诱惑的铁打金刚，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看来，咱们只好与他全力周旋了。”

“小畜生说，午牌正便是双方相决时刻。”

“他不上当应约？”

“他拒绝了，不接会主的手书。”

“你不会投给他？只要他拆开书信，便会粘上蚀骨奇毒……”

“上禀会主，他根本就不加理睬。”

会主左首的美妇笑道：“会主，何不让我去试试？”

“不，可一不可再，这畜生精明机警，不会上当的。哦！世群，谷口监视咱们的人是谁？”

左外那位年青人欠身道：“上复会主，是一手遮天祝广。”

“属下去把他弄来。”有外首的年青人说。

会主摇头阻止，说：“不，你近不了他的身，这老狐狸见多识广，隐伏的地势太好，如果他没有把握，岂敢有意无意地现身相诱？”

“咱们正好利用他。”

“会主的意思……”

“将计就计，将他们引至绝龙谷，一网打尽。”会主微笑着说，似乎成竹在胸。

“可是……”

“天罡坛主已请分云煞五煞，带了十八神箭太保，克期赶来相助，我已命天罡坛主将人带往绝龙谷设伏，等候分云岭五煞到来安排天罗地网，走，我们也得事先好好准备。”会主沉静地说着，拾起身旁的绿色披风站起。

绝龙谷，在五龙谷东北约七八里，那是西座山形成的一座绝谷，谷长里余，两侧是峻陡的山崖，风化了的崖石松土，被风一吹，便纷纷向下坍落，

只生了一些稀疏短草。谷宽仅十六七丈，谷道两折，谷口看不见谷尾，谷底疏落地生长着一些矮树。据传说，这是五龙谷的龙脉，古代的星相巫师看出此地有王气，上书皇庭，派人将山脉挖掉，断了龙脉，泄了王气，所以称为绝龙谷。分云岭，在五龙谷东面二十七里，岭东北是安邑系界，那是一处绿林朋友的山寨，也是分云岭五煞的贼巢。

情势迫人，血花会的高手散处各地，无法及时赶回拒敌，会主只好请绿林巨寇助拳了。

血花会的总坛在五龙谷内，入谷两里地，便是一座小村庄，只有二十余户人家，被血花会占用设立总坛，原有的村民并未受迫害，反而得了不少好处，因此乐于包庇，一个个守口如瓶。血花会的会众，出入皆利用夜间，白天如有急事禀报，必须化装成为村民方许出入。

因此，总秘坛所在地，江湖朋友知者不多。同时，总秘坛平时如无变故，三两年也会自行迁地为良。如果风声紧急，说迁就迁，因此能保持秘密。除了总秘坛的四五十名男女外，外地分坛根本就不知总秘坛设在何处，外地的会友皆有专人负责联络，一辈子也没见过会主的面，会主是谁也一无所知，彼此之间也从无往来。

这种组织形式固然可以保持秘密，但缺点也多，只要负责联络的人出了意外，这根线便断了。最大的缺点是总秘坛人数不多，万一有警，后果不问可知，即使最近的剑坛，也难望赶来声援。总秘坛的首脑们一死，该会便要瓦散冰解，收拾残局谈何容易？

人多口杂，总秘坛有五六十个人，加上他们的亲友，为数更为可观，想长期保持秘密，势不可能。这次蝎娘子能将总秘坛的虚实透露给崔长青和林白衣，便是明证。

当崔长青进入山西之后，血花会便知枫林山庄泄了底，已作迁地为良打算，因此敢向元都观三子表明总秘坛设在解州。

事前早有准备，因此五龙谷中依然点尘不惊，毫无慌乱的迹象，令林白衣派出监视的人大惑不解。

午牌正，二十余户民宅中，共冲出五十余匹健马，马上的男女骑士皆穿了黑衣，黑巾包头，黑巾蒙面，掩去本来面目。

人马如潮，出其不意冲出谷口，驰上至绝龙谷的小径，飞骑急赶。

小村四面火起，村民狼奔家突。

在谷口两面负责监视的人，是北丐和龙箫客，看了对方的声势，怎敢拦截？火速发出信号，并向小庙赶。

等他们上马追赶，血花会的大队人马，已远出三里外了。

对方人马多，山径一线，人马一多，速度便不易控制，因此林白衣断定。谅对方逃不出多远，赶上了再说。

果然不错，追了五六里，前面山坡上尘埃蔽天，快赶上了。

血花会断后的人，五人五骑在马后拖了一株小树，荡起滚滚黄尘，不但掩住前面的人马，也除去遗下的蹄迹，而且显得声势更为浩大，象是大队骑兵在赶路。

双方不住拉近，从蹄声估计，相距不足一里。但人马在盘旋的山谷中急赶，加以尘埃蔽天，因此前面仍然无法看到人马。

笑判官一马当先，北丐随后紧跟。两位见多识多的老江湖，居然未能察觉危机临头，只顾飞骑急赶。

追入绝龙谷，两旁山崖的碎石松土，被骤急的蹄声所震动，不断向下堕。

北丐突然举手大叫一声，放松缰绳叫：“勒住坐骑！”

八人八骑全停下了，笑判官扭头问：“老要饭的，怎么啦？”

尘埃弥漫，众人都感到有点受不了。北丐说：“你们听，蹄声怎么消失了？”

林白衣一跃下地，俯地贴耳倾听，变色道：“不错，他们全停了。”

北丐脸色一变，说：“贤侄，你上崖去看看。”

林白衣到了右面的山崖上，由于尘埃浓如雾，谷中无风，等尘埃落定至少也得一盏茶工夫。尘埃影响视线，他向上一窜，上当了，突觉脚下一虚，一脚踏空了脚下的碎石松土齐向下坍。

“哎呀！”他惊叫，向下急滑，砂石碎土一同向下滚，灰头土脸。

北丐一惊，说：“糟！这是绝地。”

笑判官说：“我上去，砍树枝打桩向上爬。”

北丐用打狗棍向崖上一插，直入三尺，毫无阻拦，轻轻一扳，打狗棍向下沉，摇头道：“不行，至少得打入四尺深，方可攀援。”

抬头上望，崖高不下百尺，要上去，至少得打入四十根木桩，谈何容易？

紫云仙子已下了坐骑，以手帕掩住口鼻，突然叫：“瞧，这里原来有树，好象被人砍掉拖走了。”

笑判官大惊，说：“咱们中计了，快退！”

树已全被砍倒，而且全被拖走啦，只留下一些高不及半尺的木桩，想找木桩爬崖也无能为力。众人急急上马，向回路急退。

“哈哈哈哈……”前面狂笑声震耳。

蝎娘子一马当先，听到笑声心中一紧，本能地缓缰。尘影中，路中插了一块木牌。她走近一看，念道：“关中林家老少埋骨之地。”

林玫云小姑娘策马走近，怒火上冲，马鞭一挥，向木牌抽去。

这瞬间，破空啸声传到。

“小心！”北丐大叫。

小姑娘的坐骑，突然向前一蹿，一声哀嘶，砰然冲倒在地。马脖子上，一枝雕翎箭只露出尺余箭杆。

“哈哈哈哈……”前面狂笑声又起。

小姑娘骤不及防，被摔落马下，幸而身手矫健，未被压在马下，但已灰头土脸，惊出一身冷汗。

前面尘埃渐散，有人大叫：“喂！你们怎不过来？这里有刀山，等你们上来呢。来吧！”

你们这些气数已尽的白道英雄们。”

笑判官一跃下马，低声道：“你们暂且后退，退出箭程外，我去看看。”

北丐苦笑道：“算了吧，你又不是铁打铜浇的人，短期间运气抗箭亦不难，但你能支持多久？””

笑判官沉声道：“我可利用尘埃护身，料亦无妨。”

声落，他已弓身急窜而出。

众人牵了坐骑后退，心中惶惶。

不久，笑判官回来了，垂头丧气地说：“大事不妙，此路不通。”

“怎么样？”北丐急问。

“谷口确有一座刀山，五丈宽三丈长，插了无数尖刀和套索，还装了弩线。”

“哦！你是说，除非咱们胁生双翅了？”

“胁生双翅也飞不出去。”笑判官泄气地说。

“你是说……”

“我所能看到的箭手，便有四名之多。他们的弓，全是铁胎弓。你猜，他们是些什么人？”

北丐脸色一变，问：“你是说，是分云岭的十八神箭太保？”

“正是他们。”

“糟了！”

“分云岭五煞也来了，我看到了四煞胡狼石修仁。血花会的人也不少，把咱们堵住了，要瓮中捉鳖啦！老兄，咱们一时大意，恐怕要埋骨此地了。”

北丐扭头就走，说：“到另一端去看看，牵了坐骑，我先走。”

半个时辰之后，他们绝望地回到原处，另一端也是此路不通，除了刀山、陷阱、箭手之外，还多了崖左右两排石雷，在等候他们冲出。

这时，尘埃已定，视界无阻，他们所在处在谷道弯曲处，人贴崖而立，两端的人皆无法看到，只可看到他们的坐骑。

北丐相度形势，不安地说：“目下，咱们脱困的唯一希望，是从崖上出去。”

“如何下去？”龙箫客苦笑着问。

“挖蹬道，而且只能晚上挖。”

“老天！那不是要三五天工夫？”

“怕只怕他们在崖上用箭来射咱们。”

“那……”

“咱们快挖穴藏身，快！”笑判官急叫。

众人怎敢懈怠，立即拔剑挖崖。只挖了一半，上面崖顶出现了十余个人影。

“哈哈哈哈……你们在自掘坟墓吗？”有人高声狂笑大叫。

弓弦狂矢，箭下如雨。

玫云小姑娘挖洞不力，所挖的洞不足容身，大叫一声，左小腿挨了一箭。

紫云仙子猛地扑上，将她拖入自己所挖的洞中，自己挥剑守在洞外，声落了三枝劲矢。

林白衣心中一凉，大叫道：“大妹，这样支持不了多久的，到坐骑旁去，借坐骑掩身。”

箭下如雨，冲至对崖系马处极为危险。但她胸有成竹，崖高三四十丈，对方发觉她冲出，发箭已来不及阻止她了。

她一咬牙，闪电似的窜出。

箭雨跟着她，她先一步到达马群旁。

糟了，七匹健马立即受到箭雨的袭击，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响动，马疯狂地奔窜，她又得防箭，又得防被马践踏压砸，险象横生，真是恐怖的一刻。

七匹坐骑全倒了，她伏在一匹死马旁喘息，剑丢在一旁，总算可借死马掩体。

惊心动魄的一刻过去了，林白衣狂叫：“大妹，你怎么了？”

“还好。”紫云仙子回答。

崖上传来了狂笑，有人叫：“你们的坟穴躲不了多久的，咱们的人快到了对崖了，哈哈哈哈哈……”

他们所挖的穴，只能躲避崖顶射来的箭，却无法躲避从对崖射来的箭矢。

北丐心中叫苦，说：“除非咱们能把马鞍取来挡箭，不然一切都完了。”

笑判官大声说：“向侧方掘穴，快，必须赶在他们登崖之前。”

谁敢在偷懒？急向侧方加挖洞穴，刚好挖就恰可贴身的浅穴，对崖已出现人影，箭雨再次光临。

紫云仙子十分机警，她已取下马鞍障身。

崖上方，叫骂声脏得不堪入耳，但他们仍然沉得住气，静候黑夜光临。

饥渴交加，但他们撑住了。

好漫长的半日，在感觉中，象是一千年那么漫长，挂在西方天际的大太阳，怎么催也催不下西山。

终于，暮色四起。

可是，他们绝望了，崖上方不断丢下火焰飞腾的干草团，照亮了四周，且不时有箭射下，他们的一举一动，皆在对方的监视下。

他们唯一可做的事，是将向侧方伸展的洞穴加深，以免整天贴在上面难受。

紫云仙子割下不少马肉，回到林白衣替她重新挖深的洞窟，兄妹俩躲在一个洞窟内。

北丐冒险潜出，取来了死马上的三只水囊，总算解决了暂时的饥渴。连紫云姑娘姐妹，也对血腥扑鼻的生马肉，吃得津津有味。

至少，箭和饥渴，短期间威胁不了他们了。

黎明时分，崖上传来了话：“姓林的，咱们体上天好生之德，给你们一次机会，向咱们投降，千万不可错过。”

谁都心里明白，投降必将死得更惨，更屈辱。

近午时分，又有人传话：“为免你们饥渴而死，咱们已派人准备大量的柴草，丢下去放火熏你们出来，你们好好准备了。”

众人心中暗暗叫苦不迭，只能眼睁睁等死。

山脊上，血花会的高手们，分头砍集柴草，嘻笑声此起彼落，个个精神抖擞。

远处一座山头上，突传来一阵马嘶。

一名黑衣人定神眺望，突然大叫：“咦！乌雅马！”

三里外，光秃秃的山顶上，乌雅马人立而起，仰首长嘶。它的背上，鞍辔鲜明，但不见有人。

乌雅马三字，象瘟疫般可怕，有些人丢下柴草，恐惧地大叫：“黑衫客的乌雅，黑衫客来了！”

乌雅再次奋鬣长嘶，声震耳膜。

谷东北谷尾一阵大乱，六十余匹坐骑乱蹦乱跳，有些挣断了缰绳，八方奔窜。

砍柴草的人，也自相惊扰。

一名黑衣人扛了一大捆柴草，直奔崖口。他前后也有四个人，扛了柴

草奔来。

崖口站着六名箭手，和六位血花会的人，为首的人赫然是外堂三女之一，神针织女左二娘，向乱叫乱跑的会友们大声咒骂：“不许乱，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即即使是黑衫客真来了。伯什么？快将柴草搬过来堆好。”

黑衣人大步走近，突然将大捆的柴草向她投去。

她所站路距崖口整三两步，便于监视崖下的情势，见柴草飞砸而来，大吃一惊，向侧一闪叫：“你找死，你……”

黑衣人更快，恰好截住她的闪向，一掌拍出叫：“你第一个先下去。”

接着，沙棠木剑出鞘，人如疯虎，剑化龙腾，一声长啸，猛扑排排坐向下视的六名箭手，吐出了满天剑影，风雷声隐隐。

“啊……”惨号声震耳，神针织女向下飞坠。

六箭手百忙中挺身而出，挥弓接剑，但已晚了一步，有三位仁兄尚未站起，已被击倒向下滚坠。

“啪啪啪……”弓折弦断，血肉横飞，另三名箭手纷纷中剑倒地。

一声怒啸，三把飞刀破空而飞，三名血花会的会众，狂叫着摔倒。

说快真快，变生仓卒，一刹那，已死了十个人，这才有人狂叫：“黑衫客崔长青！快逃。”

崔长青纵起三丈，侧掠丈余，来去如风，纵跃如豹，奔东逐北追杀，片刻间崖顶已无人踪。

他收剑向逃出十丈外的一名会众叫：“你逃吧，咱们在山区捉迷藏，再见。”

到了崖旁，他向下叫：“林兄，你们还好吗？”

林白衣大喜过望，大叫道：“你是崔兄弟吗？”

“是的……”

“谢谢天！”是紫云姑娘的欢叫声，声落向洞外抢，抬头上望。

崔长青一惊，大叫道：“快进去！对岸的人尚未解决。”

要不是他叫得早，姑娘定然死在乱箭下。幸而姑娘听话，急向洞内抢，刚闪入侧洞，五枚劲矢贯入前洞，破风声令她心胆俱寒。

同时，五六枚箭亦射向崔长青，两崖相距不足二十丈，正是弓箭最具威力的距离。

崔长青向下一伏，开始解下一名箭手的箭袋，取了一张弓，佩带停当。方徐徐站起，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连珠箭破空而起，连发五箭。

“啊……”对崖传出的惨号声惊心动魄。

他胸口也中了两枝箭，箭被反震落地。弓臂一挥，击落了射向头部的一枝箭，立还颜色，又发出三枝狼牙。有两个人坠落，惨号声摇曳二下。

对崖的人，终卡悄然撤走。

他离开崖口，临行向下叫：“林兄，请稍候，在下到后谷赶散他们再来接应，切记不可妄动。”

不等对方有所表示，他已向后谷如飞而去。

后谷中由于乌驢马发出异嘶，造成马群惊窜，混乱未止，会众们四出捉捕坐骑，乌驢马就在混乱中离开了山顶，消失在山下的密林中。

会主还不知半里外崖顶有了变故，四出弹压，阻止会友恐惧逃命。她喝住了二位会友，破口大骂：“你们这群酒囊饭袋！一匹乌驢马便吓破你们的鼠胆了？难道说，只有崔长青有乌驢马？你们再定下神看看，崔长青在何

处？”

糟的是今天所有的男女，皆穿的是黑衣，连分云岭来的人，也是黑衣黑包头，满山满野捕捉坐骑的人，正向谷口走来，谁知道哪一个是黑衫客崔长青？

一名会友脸一红，分辩道：“会主明鉴，属下去追坐骑，并非胆小逃命。”

“哼！追坐骑为何上马向分云岭方向走？”

“前面还有一匹……”

“少废话，回去把守谷口。瞧，分云岭的好汉们，就比你们沉着得多，你不惭愧？”

把守在刀山后的三名神箭太保，纹风不动地守在原地。五煞中的三煞冷然向谷中注视，毫无惧容。

血花会只有六个人守在原地，但六个人脸上的神色皆惶然不安。

黑衫客尚未现身，仅一匹乌骊马，便瓦解了血花会的斗志，人的名树的影，果然不假。

被骂得脸红耳赤的会友，牵着坐骑走向谷口，口中不住嘀咕：“分云岭的好汉，不知黑衫客的厉害，他们当然沉着得很。等他们吃过苦头，恐怕比咱们逃得更快哩！”

岭脊上出现了五六个人影，发狂般狂奔而下，叫声划空传到：“黑衫客来了，左二娘与六位太保全死了。”

把守谷口的人，象失魂般呆住了。

六个人飞奔而下，连滚带爬狼狈已极。

一名会友壮着胆向上叫：“崔长青在何处？”

## 第二十四章

最先奔下的人气急败坏地说：“快来了，快来了……”

上面半里地一座小山丘上方，出现了高大健壮的崔长青，弓箭藏在脚下，叉手而立，冷然向下瞧。

“来了，山丘上就是他。”有人叫。

一名神箭太保冷哼一声，说：“在下给他一箭穿心。”

弦声震耳，雕翎箭破空而起，穿云直上。

向上射，劲道锐减，相距虽半里地，箭到达力道有限，除非骤不及防，不然极难中鹄。

箭居然奇准，飞向崔长青的胸口。他伸手一抄，接着了雕翎。

“咱们三箭齐发。”一名太保低叫。

三箭齐飞，上面一声长笑，黑影一闪即没，箭劳而无功。

分云岭五煞有三煞在此，大煞沉声叫：“咱们上去。”

会主向左绕，说：“分两路包抄，上！”

二十余人分头向上急奔，只留了三个人把守谷口。

上升一半，人向两侧伸展，向上急抢。

崔长青跪在一丛野草后，弓弦逐渐拉满，草梢一荡，雕翎箭呼啸着破空而去。

一名引弓戒备向上走的神箭太保，突然大叫二声，扔掉弓箭骨碌碌向下滚。

下面有人抢上，伸手急拦。

“啊……”第二个人惨叫着向下栽，是另一名神箭太保。

救第一名太保的人惊叫道：“不好，箭贯眉心，没救了。”

“哎……”走在最前面的大煞尖叫，抱住了小腹，身形一晃突然扭身摔倒。一枚雕翎穿透腰背，大概难以挽救了。

左面，血花会的人，也被射倒了两个。

众人大骇，全都伏下了，迟疑不进，疑神疑鬼。向上看，鬼影俱无，箭不知从何而来，反正只听到破空飞行的厉啸从上而下，却不知发自何处。

会主心中发慌，向紧跟在后的一名年青人说：“世群，叫他们下来决斗。”

年青人世群不敢站起，向上大叫：“崔长青，你听得到在下的话吗？请回话。”

上面悄然无声，野草萋萋，不知人藏在何处。

世群不死心，又叫：“崔长青，咱们到谷下决斗，你敢不敢答应？”

空山寂寂，毫无声息。

世群徐徐站起，又叫：“你如果是英雄好汉，不要暗箭伤人，下来，咱们决一死战。”

仍然不见人影。世群低声道：“这小辈恐怕已经走了。”

“上去看看。”会主低叫。

世群打一冷战，但不敢不遵，举步向上走，高叫道：“你不下来，在上下去了，咱们一比一，公平决斗，我上来了。”

他迈动着发抖的腿，心惊胆战地向上走。只走了十余步，一枚劲矢突从侧方破空飞到。

崔长青早已换了方位，贴地飞蹿到了侧方。他并不傻，也不想充好汉做英雄，敌众我寡，他怎肯与对方决斗？觑个真切，发出一枝狼牙。

箭从侧方飞越，下面的人相距稍远，易于发现，会主惊叫：“小心左侧……”

“啊……”世群狂叫着向下一栽，再向上一蹦，方向下急滚。

一名少女眼都红了，一跃而起，尖叫着向箭来的方向，发疯似地挥剑猛冲，厉叫道：“姓崔的，我和你拼……”

冲了五六丈。突然向前一扑，斜滚而下。

最后，一名神箭太保脸色泛黑，向两煞恐惧地叫：“这人可怕极了，寨主，快逃。”

声落，人已连滚带爬下降五六丈，举起双手，手中空空，拼命向下狂奔，一面狂叫：“在下认栽，不要射我……”

果然没有箭来，让他逃至谷底，跳上一匹坐骑，落荒飞遁。

对面山崖顶脊上，奔下七名黑衣人，先后跳上坐骑，竟自逃命去了。

兵败如山倒，有人逃走，自然有人仿效，只片刻间，众人象丧家之犬般向下飞奔。

上面，崔长青发出一声震天长啸，离开了隐伏处。

对面山脊间，乌骓马重现，一声长嘶，疾驰而下，隐没在树林中。

薛香君就一直跟在她身后，悚然地说：“会主，咱们到分云岭暂避，岂

不近些？”

“不，山区只有一条路，走不掉的。”

“但……”

“前谷还有几位坛主和护法，与他们会合，便不怕他了。这次咱们失策，人分为四处，真是天数，走。”

前谷的人只知后谷有变，不知情势如何发展，十余位高手议论纷纷，正打算派人至后谷察看。分云岭的好汉也有八名，有两煞和四位神箭太保。

当他们发现会主带了人马绕道飞驰而来，便知有点不妙，一位坛主急急迎上，老远便大叫：“后谷人喊马嘶，怎么一回事？”

薛香君高声叫道：“决上马，撤至州城。”

“为何？这……”

“崔长青来了？咱们……”

“三面埋伏俱溃，快走。”

会主到了，匆匆下令：“撤至州城，咱们必须尽快离开山区。在城中那小畜生不敢行凶，山区危险，快走。”

声落，已驰出五丈外。

四一卜余骑沿径急撤，人心惶惶。远出两里地，前面小山坡上一声马嘶，崔长青安坐雕鞍，乌雅马抬首屹立，人马一团黑，黑得令人心中发紧。

山坡距小径半里地，看得真切。会主心中一紧，扭头叫：“等后面的人，一同过去。”

四位神箭太保驰到，叫道：“射他下来！”

四箭刚离弦，乌雅马四蹄翻飞，狂风似地消失在坡的后面，只留下滚滚黄尘，四枝劲矢连边都没沾上。

一名分云岭的好汉大叫：“山坡后是绝地，咱们追！”

会主也认为高手已聚，胆气一壮，也叫：“好，追，分头包围。”

坡后确是绝地，三面山峰峻陡，下面是小有起伏的荒原，形成一处盆地，除了从山坡这一面冲出之外，别无出路。

四十余骑弧形排开，狂风似的向上飞驰。登高一望，下面荒原呈现眼下，荒草萋萋，方圆不足五里一览无遗，散布在荒原上除了及肩荒草之外，只有一些零星小树散布其间，哪有人马的踪迹？

众人正感奇怪，难以决定是否下去搜寻，左侧的两里外的一座山头上，突然传来一声马嘶。

众人一惊，正是黑衫客和他的乌雅马。

“咦！怎么这样快？”有人骇然叫。

“怪事！飞马也飞不了这么快呢！”另一人怪叫。

“恐怕是匹幽灵之马。”一名分云岭悍贼悚然地说。

分云岭东北，地处虞坂，也称吴山，路南过平路，北至安邑，东至夏县，坂东是巫咸顶。历史上首屈一指的相马师伯乐，在此遇骥驴驾盐车，千里马遇伯乐，千古传为美谈。周武王封吴泰伯之弟仲雍之后虞仲于夏墟，因此称为虞坂。春秋二年，晋假道于虞以伐虢，就是这条路，假途灭虢的典故出此；当地的人则称之为青石槽。据传说这里每一百年便会出一匹千里驹，有一匹神异的幽灵之马在山区中出没无常。

没有人再提起追赶的事，盯着山顶上黑亮的人马发怔，往山上追，那是不可能的。

会主吁出一口长气，无可奈何地说：“算了，走吧。”

一名匪首扭头问：“邓会主，咱们的人为何不见跟来？”

会主惨然一笑，说：“贵寨的人死伤亦惨，三寨主带了幸存的弟兄，已返回分云岭去了。”

“哦！那么，在下也要带回弟兄们返寨了。这次未能将林家兄妹置于死地，遗憾之至。”

会主苦笑道：“目下咱们可合不可分，贵寨的人不宜此时返回分云岭……”

“抱歉，在下的人，不能随你们到州城，咱们的弟兄在州衙落了不少案，被官府的眼线认出，后果可怕。邓会主，咱们后会有期。”

悍匪们一是不敢前往州城避风头，一是大寨主不在群龙无首，必须返山，拒绝了会主的挽留，带了所有的弟兄，驰上至老龙谷的小径。

接近谷口设伏处的半里地，路旁的矮林茂草中，隐伏着林白衣兄妹一群劫后余生的猛虎狂狮，正眼睁睁地静候人马接近，每个人都杀气腾腾，咬牙切齿。

会主率领三十余骑扑奔解州，每个人皆脸有惊容，拼命鞭策坐骑急驰，可是山路崎岖，人马又多，路窄只容一骑，想快也无从快起。

“希聿聿……”马嘶声起自左近的山林，空谷回音久久不绝，更增声势。

马匹再次发性蹦跳，一阵大乱。混乱中，有人堕马，有人受伤。

左面里余，山脚下的树林前，黑衫客与乌驢马重行出现，冷冷地注视着混乱的人马狼奔豕突。

会主脸色铁青，咒骂道：“这畜生可恶！我要与他生死相决。”

薛香君不知她骂崔长青抑或是骂乌驢马，苦笑道：“会主，咱们被他盯牢了，恐怕他不会让咱们平安到达州城，如何是好？”

“咱们仍可一拼。”会主咬牙切齿地说。

“属下认为，不如化整为零，也许……”

“化整为零，岂不自掘坟墓吗？”

“不然，目下咱们走一个算一个，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

“他已经盯牢了我们……”

“咱们不分男女，全是一色黑衣，他怎知道会主走哪一条路？这样吧，尔后由属下发令，事急从权，暂时冒充会主，让他来找我，会主便可乘机脱身了。”薛香君慨然地说。

“不，我不甘心。”会主断然拒绝。

“那……依会主之见……”

“前面是九曲槽，咱们在那儿设伏等他决战。”

“会主……”

“我意已决，就这么办。”

“请会主以日后为重……”

“过得了今天，方有日后。你记住，万一我有三长两短，你必须保全自己，重建血花会，保全本会的大好基业，不惜一切代价，杀了这畜生替我报仇。现在咱们到九曲槽，走！”

薛香君无奈，说：“好吧，属下先走领路。”

丢失了六匹坐骑，众人重新上路。

薛香君带了三人三骑在前开路，林前的乌驢马已经失踪，她心中略定，

策马急驰。

一枝劲矢破空而至，“擦”一声贯入她的坐骑左目。

健马竟即发起疯来，一阵长嘶，将她掀下鞍桥，奔出五六丈外方砰然倒地。

她并未受伤，惊出一身冷汗。

蹄声如雷，乌鸦马象一朵乌云，也象一阵黑色的旋风，从百步外的矮林中冲出，冲向马队的中段。

“嗤嗤嗤！”箭厉啸着光临。

“啊……”惨叫声凄厉刺耳。

“砰……”人马齐倒。

人群大乱，马匹惊窜。

乌鸦从中间疾驰而过，三把飞刀又击倒了逃散的三个人，冲入对面的树林中，蹄声渐远

二十余丈空间，乌鸦冲出，隐没；崔长青发箭，发射飞刀，说快真快，有些人连人影也未看清，两端的人根本无法救应同伴，更不用想拦截了。

会主好不容易将魂飞魄散的手下聚齐，遗下五具尸体，心惊胆跳地重行赶路，一筹莫展。所有的人斗志全消，只有一个迫切的心念：逃。

会主至九曲槽设伏决战的念头，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除了赶快逃命之外，别无他念。

对方沿途袭击，神出鬼没，飘忽无常，凭这二十余位惊弓之鸟，岂敢奢言设伏决斗？是否能逃出山区，还是未定之天呢。

逃了里余，前面便是地势起伏不定，林草深茂的丘陵地区九曲槽。

半里外，乌鸦马屹立路中，马上的崔长青据鞍高坐威风凛凛，人与马屹立不动，象是石人石马。

已换了坐骑走在前面的薛香君第一个发现，惊叫道：“他拦在前面！”

崔长青的弓举起了。

薛香君扭头向同伴说：“你去禀明会主，我前去与他交涉。”

她解下剑，取下百宝囊，交给同伴独自策马上前，高叫道：“崔爷，有话好说，能不能有些商量？”

崔长青按下弓，叫道：“你过来，不妨听听你的解释。”

薛香君大喜，策骑小驰而近，在丈外勒住坐骑，抱拳行礼道：“是崔爷吗？我叫薛香君。”绛姑娘，幸会幸会，请问何以教我？”他泰然地答。

“崔爷杀够了吧？”

“哦！你来教训我的？”

“小女子怎敢？”

“你有什么话说？”

“崔爷真要赶尽杀绝吗？”绛姑娘，你们的手段，并不比在下仁慈。”

“崔爷盛怒而来，是为了黑龙帮的事吗？崔爷是黑龙帮的人？”

“在下不是黑龙帮的人。”

“那你……”

“首先，在下要指出你们的罪行。其一，惨杀敝友三眼韦陀与虬须客。其二，派人前往博陵，妄图刺杀崔某的亲友。其三，派出天罡坛主，勾结元都观三妖道，欲置崔某于死地，你们几乎成功了。你，你不配与在下说是非，叫你们的会主来，还我公道。”

“崔爷，这件事敝会认错……”

“认错就罢了不成？哼！”

“敝会主目下不在此地，这里由小女子作主。崔爷，贵友已死，人死不能复生，你已杀了敝会不少人，上天有好生之德，何况彼此都是江湖人，何必相煎太急？敝会愿补偿，崔爷有何条件？”

“你作得了主？”

“小女子可以保证。”

“你们的会主呢？”

“三天前已到潼关巡视去了。”

“贵会主贵姓大名？”

“叫邓青云，当然这是假名，会中见过她本来面目的人并不多。”

“你知道她？”

“所知有限，只知她是个很了不起的人，至于她的出身来历，却一无所悉。”

“贵会主真的去了潼关？”

“去潼关是假，可说是逃避你远走他方，你也该满足了。”

“她逃不了的，上天入地，在下也要将她找到。”

“崔爷，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何苦……”

“她不能一走了之。”

“我愿替会主补偿你的损失，够了吧？”

“要你的头，你能答应？”

薛香君淡淡一笑，轻掠鬓角说：“只要你说一声，我会自己把头砍下来给你，不劳阁下动手。”

他也淡淡一笑，说：“可惜在下对你的玉首毫无兴趣，你对血花会倒是忠心耿耿呢。”

“崔爷……”

“你说你作得了主？”

“是的，会主不在，我这内堂三女之首，有权决定一切，目前也是代理会主的人。”

“好，你听清了。其一，我要女飞卫公孙秀，与铁琵琶吕三娘子，限日落之前，将她两人送到州城北郊法场。其二，解散血花会，不许你们再赚这种伤天害理的造孽钱。这两件事，你办得到？”

“这……”

“不然，在下对血花会的人，见一个杀一个，决不慈悲。”

“我答应你。”薛香君斩钉截铁地说。

“好。如果你办不到……”

“崔爷可以任意而为。”

“好，日落前，咱们北郊法场见。”

他兜转马头，向州城方向绝尘而去。

五龙谷秘窟已被大火所毁，二十余名血花会劫后余生的男女，在谷东不远的一座三家村中暂且栖身，立即开始计议，商讨如何善后。

薛香君对崔长青所提的条件颇感意外，对他径自离去更感困惑。这明明是有意放血花会一条生路，难道他另有阴阳？血花会不易重视信守的帮会，他为何如此自信，径白离开了山区？是不是有意引他们上钩？找机会把

他们一网订尽？

二十余个惊弓之鸟，能商讨出什么好结果来？地煞坛主夺魄神针郭天容已是吓破胆的人，神色仓惶地说：“说来说去，都是花蕊夫人的不是；上次派她们去调查黑龙帮的去向，不但未能查出杨帮主的下落，而且为逞一时之快，命女飞卫和铁琵琶杀了三眼韦陀和虬须客，忘了会现，下手时落在他人眼下，连累本会落得今天的下场。”

天罡坛主苦笑道：“郭坛主，目下不是埋怨谁的时候，会主授权给花蕊夫人行事，执行中有错误势所难免。”

“有错误就得受惩处。事关本会存亡续延，咱们必须为本会的前途打算。”夺魄神针暴躁地说。

薛香君沉静地注视着夺魄神针，神色肃穆地说：“郭坛主之意，是接受黑衫客之条件？”

夺魄神针冷冷地说：“这得由会主定夺，本坛主只想提供管见而已。”

天罡坛主大声道：“咱们实力仍在，这些小挫折算不了什么，愚意认，本会决不在崔小辈的暴力下低头。”

会主冷冷一笑，说：“诸位不必为此事争论了。本会主已有周详打算，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经过大风大浪，好不容易创下这份基业，岂能就此断送在一个江湖小亡命手中？”

“会主之意，咱们仍可一拼？”地煞坛主问。

会主冷哼一声道：“诸位要知道，本会所作的买卖极为机密，虽则会友遍天下，其人数实并不多。这种买卖生意有限，利润并不丰，每一地区在通都大邑设坛，每一坛仅一至三人，人多了养不起，人少了不敷调配，虽则迄今利润有限聊可自给，但血花会的字号总算叫响了，尔后本会的买卖当然不限于刺客，等到时机成熟，便可大展鸿图另辟财源。姓崔的单人独马，本会焉能就此认栽？只要度过这次难关，再图发展并不为晚。”

薛香君接口道：“会主之意，今晚仍由本堂主至北郊法场应约，本堂主动身之后，会主与诸位立即化整为零，各自设法脱身，下月初在河南府龙门秘坛聚会。在聚会之前，诸位必须通知各地秘坛，暂时停止活动待命。”

会主吁出一口长气，说：“在崔小畜生未授首之前，一切活动必须停止，不许任何人再使用本会的名义出面与人交涉，不许使用血花标志。”

“请问会主该如何对付崔小辈？”天罡坛主问。

会主冷冷一笑，说：“由本会主亲自对付他。”

“可是，那小辈艺业功臻化境……”

“俗语说，明枪易躲，暗箭最难防；本会主自有妙计。同时。会主要自己去请一些江湖奇人武林名宿，全力谋图这小畜生。本会主唯一要求诸位的是，各地秘坛务必尽全力供给本会主有关小畜生的消息，但切记不可出面，更不可自以为是，认为有机可乘，便逞强出手自取灭亡。从现在起，各位即使眼见小畜生倒毙路旁，也不可即时趋前探视，如果不幸落在他手中，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咱们不动声色，等堂主动身时，候命动身各自设法脱离险地。”

门外抢入一名会友，神色慌乱地说：“上稟会主，右侧山麓有人窥伺。”

会主点头道：“不是崔小畜生，不要紧。小畜生已进城去了，咱们离开时，天色已是不早，天一黑，谁也无奈咱们何。小心戒备，切记不动声色。”

“是，属下理会得。”会友应诺退去。

薛香君带了两位女伴，乘了健马踏着斜阳余晖，不徐不疾地驰向解州城。

城北郊、俗称北校场，本州丁勇每日在此检阅一次，因此称为校场。本州决囚，除了重大刑案被判斩立决的死囚，在十字街斩决示众之外，每年秋后决的死囚，皆在北郊校场处决，所以也叫法场。平时，日落城门一闭，北校场人烟绝迹，据说这一带的恶鬼时出祟人。

薛香君三人三骑，绕东门而过，坐骑开始狂奔，到了三里外的盐池旁，沿池旁小径疾趋池西防堤旁的一座小村庄。

在村前下马，她向两女伴说：“你们在此稍候，小心些。”

她在村民好奇的目光注视下，在一座茅屋前止步，伸手轻叩柴门。

“谁呀？”里面有人问。

“是我，解州来的。”她答。

“那一处解州？”

“红花落日，榴火映山红。”

柴门拉开了，迎出来的是一位老村妇，讶然叫：“咦！堂主亲来……”

“里面说话。”

“是，堂主请进。”

柴门重闭了，两人入厅，薛香君说：“三娘子，易装，带上你的铁琵琶。”

“是。属下尊命。请问堂主，黑衫客的事怎样了？”

“他已进入山区。”

“会主不是要投奔分云岭吗？”

“暂时用不着去，那位黑衫客是假的。”

“哦！是林家兄妹改扮的？”

“正是林家的人。”

“那黑衫客……”

“生死不明，不知下落。”

“堂主要属下……”

“你去看看那位假黑衫客，看到底是谁。”

“哦！他……”

“他被困在绝龙谷，明早可望将他擒住。”

吕三娘子大喜。说：“堂主请稍候，属下即入内易装。”

“快，要赶路呢。”

不久，吕三娘子回复了本来面目，挟了她那具用锦盒盛绛姑娘。

“走。”薛香君说，举步向外走。

吕三娘子顺从地随在她身后外出，锁上柴门同出村口。

“给三娘子一匹坐骑。”薛香君向两女伴叫。

女伴将缰绳交给吕三娘子，说：“晚间赶路，坐骑小心。”

“谢谢。”吕三娘子恭敬地说。

就在吕三娘子转身欲待踏蹬的刹那间，女伴手一伸，一指头点在吕三娘子的右肋下，伸手扶助说：“我抱你上马。”

吕三娘子大惊。骇然叫：“薛堂主。这……这是……”

薛香君毫不动容，说：“三娘子，抱歉。你们在杨家寨，刺杀三眼韦陀时，不该将会规置于脑后，落在黑衫客眼中犯了大忌。”

“堂主，这……”

“黑衫客要你，不要怨本堂主。”

吕三娘大骇，尖叫道：“我要求见会主申诉，我……”

女伴一掌将她拍昏，冷冷地说：“你去见黑衫客，不管你是否愿意。”

四人三骑重新上路，驰向北校场。

同一期间，会主偕同二十余名血花会首脑人物，利用暮色苍茫的好机会，悄然四散，坐骑皆未带走，在山区逃亡，有坐骑反而是个累赘。

不远山麓的树林内，紫云仙子姐妹居高临下监视。紫云仙子看到了从后门溜走的人影，向乃妹说：“果然不错，这些妖孽们并无改邪归正的诚意，开始逃亡了。”

“快去擒捉……”

“不，崔大哥已经说过，让他们逃，在远处悄然下手，捉一两个取得口供便可，不可打草惊蛇。”

“这……如让他们逃脱，尔后……”

“小妹，血花会的组织咱们已经摸清，蛇无头不行，只要除去他们的会主，自会烟消云散，如果把这些次要人物一网打尽，他们的会主提高警觉，尔后便不易追踪了。只捉一两个人，便不至于打草惊蛇。你发出信号，其他的事不要你管。”

信号发出了，逃亡的人已四散而去。

东北角两里地，林白衣与蝎娘子两人是一组，盯紧了两个全力飞窜的人。蝎娘子低声说：“前面一人是地煞坛主夺魄神针郭天容，后面那人是地煞坛大名鼎鼎的夺魄神梭白奇。”

这两人皆以夺魄暗器成名，是该会数一数二，心狠手辣的高手刺客。”

林白衣一面追踪，一面说：“好，咱们把白奇弄到手。”

“地煞坛主名位高，为何不要他而要地位低的白奇？林爷不是舍本逐末吗？”

“不然，地位高的必是死党，不会招供的。同时，咱们把地煞坛主弄到手，血花会便会提高警觉，怎能追出他们的会主匿伏处所。”

“哦！可是，他们两人走一路……”

“他们会分手的，咱们再跟一段路。”

果然所料不差，两刺客在前面的山脚下分手，一东一西，各奔前程。

夺魄神梭走的是山西麓，由于天色已黑，又没有路，而且已远离栖处四里左右，认为已经远离险地，不再赶路，踏着轻快的脚步，择路而行。

走了半里地，前面矮林出现。他倏然止步，悚然而惊，林中，站着一个白影，夜色朦胧，仍可清晰分辨人的轮廓，白衣颇为触目。

他曾和薛香君与林白衣打过交道，看了白衣人，不免心中发慌，真所谓望影心惊。

“谁？”他沉声问。

白影衣袂飘飘，徐徐向他走来。

他心中更慌，火速转身欲遁。

身后六七丈，草丛中升起一个黑影，草长及肩，只能看到一个隐约的人头。

“嘻嘻……”人头发出一阵刺耳的娇笑。

他又是一惊，向左一蹿，逃向山沟崎岖的乱石堆。

白影一闪，从斜方向截出，十余步便双方照面。

他一咬牙，左手打出一团碎泥，喝声“打”！

白影向右一闪，隐入草丛中不见。

他向下一伏，斜蹿而出。

白影一闪，再次现身纵起拦截。

他冷哼一声，双手齐扬，打出了威震江湖的暗器，两把子母夺魄神梭同时出手，吼道：“你的末日到了！”

纵起的白影突然一顿，向下一沉，形影俱消。

两把子母神梭落空，直飞四丈外，“啪啪”两声机簧响，神梭爆裂，子梭再向前飞，飞落草丛不见。

“哈哈！好厉害的子母夺命梭。”白影重新现身，大笑着说。一听语音，果然是林白衣。他惊得血液要凝住了，挫身躯急窜，手中重新挟了两把子母神梭。

“啪！”一声响，背心挨了一团碎泥，巨大的打击力，将他击倒在地，奋身一滚，双梭齐发。

身后没有人，笑声起自身右不远，是林白衣的声音：“哈哈！你一向自命不凡，与人交手只发一梭，今天怎么啦？四梭全告落空，手发抖失了准头一吗？你的子母梭手艺精巧，制造不易，身上只有六具，你还有两梭可发，下次不可发抖啦！哈哈哈哈哈……”

他心胆俱寒，挫低身形喝道：“林白衣，你敢接我两梭吗？站起来，让我看看你是不是有种的英雄好汉？”

白影徐徐站起，就在右面不足三丈。

正是神梭威力最强的距离，他悄然双梭齐发。

“啪！啪！”先后击中了白影，白影一晃。

“你也有今天！”他喜极大叫，飞跃而上。

冲上的刹那间，他感到肋下一麻，但冲势未止，到了白影前，突然惊叫：“你……你这算什么？我……”

“砰”一声响，他摔倒在白影前。

白影不是林白衣，是一枚小树枝，顶上戴了巾，披了一袭白衣。

只穿了汗衫的林白衣从旁站起，笑道：“老兄，不要怨天尤人，这样可以活捉你，你的子母夺命梭确是武林一绝，可惜胆量不够，你认命吧。”

身旁多了一个女人，是蝎娘子，接口道：“你中了老娘的梅花针，不要妄图反抗了。”

“噗”一声响，腰脊挨了一脚。他如受雷击，浑身一软，失去了挣扎力量，叹道“你是蝎娘子，原来五龙谷是如此败亡的。”

林白衣穿起衣巾，一把将他挟起说：“老兄，有话咱们慢慢谈，走吧。”

暮色苍茫，北校场夜风萧萧，木时传来一阵阵野狗的长啤，凄厉刺耳。附近不时飘过一两团鬼火，更令人心惊胆跳疑神疑鬼。

场东是南北官道，又看到黑黝黝紧闭着的城门。

乌骓马屹立在场中心，崔长青据鞍高坐，人与马屹立如山，甚至连马尾也毫不拂动，远远看去，益增三分恐怖，漆黑一团，象煞了鬼影。

三匹马远远地驰来，蹄声打破了四周的沉寂。双方接近三丈左右，来客勒住了坐骑。

“是崔爷吗？”薛香君问。

崔长青扫了对方一眼，说：“好象你们之中，没有在下所要的人。”

“崔爷只给咱们半天工夫……”

“据在下所知，在下所要的人全在贵会秘坛，半天工夫，应该够了。”

“崔爷的消息恐怕不正确……”

“哼！铁琵琶吕三娘子，曾随天罡坛主到平阳府，向三妖道索取在下的性命。”绛姑娘已将她带来了，但女飞卫目下随花蕊夫人在河南办事，委实无法将她带来。”

“你说该怎么办？”绛姑娘负责将人送到。”

崔长青不是不讲理的人，不再逼迫，说：“女飞卫与花蕊夫人，曾在郑州奉贵会之命，行刺好人。限你们在二十日之内，带一千五百两银子，连同女飞卫与花蕊夫人，至郑州投案。”

“阁下为何替官府……”

“住口！”

“崔爷，你也是黑道人，何必……”

“我只问你答不答应，废话少说。”

“这……好吧，我答应。现在，吕三娘子是你的了。”

薛香君举手一挥，女伴将铁琵琶拍醒，将其推落下马，喝道：“前面是黑衫客，小心了。”

薛香君策马后驰，叫道：“二十日后，阁下到郑州讨消息。”

吕三娘子取出铁琵琶，乘乱向崔长青一指。

薛香君与两位同伴，丢下了吕三娘子，兜转坐骑径自走了，毫无情义可言，心肠之硬出人意外。

吕三娘子迅速地取出铁琵琶，乘机对正了崔长青，相距三丈，正是毒针最强劲最具威力的距离。

可是，她却不敢发射，乌骓马雄骏已极，昂首屹立，挡住了崔长青的身躯。崔长青虽身高八尺，但坐在马上也只能露出肩部以上，只向下一缩，毒针只能射中乌骓，一击无功，她死定了。

她抓不住机会，惶然后退。

崔长青缓缓扳鞍下马，背着手向她接近，说：“天玄炼气士亲眼看到你与女飞卫，偷袭三眼韦陀和虬须客，你否认四十”

吕三娘子颤抖着向后退，语不成声地说：“这……这……这不是我……我的错……”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他一面迫进一面问。

“这……”

“说！是不是你？”

“是……是的，但……”吕三娘子一面退，一面用发抖的声音答。

“这就够了。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崔爷……我……”

“这是北郊法场，官府处决人的地方。”

“天！我……”

“你罪有应得，在下要替朋友复仇。”

“不……不是我的错……站住！不……不要接近我……”

崔长青冷笑一声，仍然迫进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是自杀呢，抑或要在下亲自动手？”

“我……”

“说！你最好自杀。”崔长青沉声叫，大踏步向前迫进。

吕三娘子情急，“啪”一声机簧响，射出第一枚毒针，虽是黑夜中，依然奇准，正中心坎。

毒针反弹而出，崔长青仍向前接近，说：“你用毒针杀了多少人？你……”

“啪！”第二枚毒针一闪而至，射在腰间。

“你还有一枚毒针……”

吕三娘子恐惧地、慌乱地后退，第三枚毒针终于射出了，正中七坎大穴，认穴奇准。

“你要用剑决斗吗？”崔长青问，已接近至八尺内了，拔出了沙棠木剑。

吕三娘子一面退，一面七手八脚地扳动琵琶的机簧，慌乱地想重新装上毒针。

“啪！”巨响震耳，剑影一闪，铁琵琶弦断盒碎，从吕三娘子的手中坠落。

吕三娘子魂飞魄散，一面退一面声泪俱下地叫：“崔爷，我……我只是奉……奉命行事，会主要……要我们杀……杀尽黑龙帮的人……”

“我知道。”

“你……你知道上……上次在……在开封，我……我们行……行刺樊东主，被……被你破了那笔买……买卖，我……我们吃了多……多少苦头？我们是不……不得已，请……”

“你说完了吗？”

“请高抬贵……贵手，那是会主的主意……”

“我知道。”他冷冰冰地说。

“饶我！饶……我，我……”

剑影一闪，划过吕三娘子的左肩外侧，立即衣破肉裂，鲜血狂流。

吕三娘子一声惨叫，被震倒在地。

崔长青一闪即至，剑尖疾吐不轻不重地点在吕三娘子的左期门上，人立即昏厥。

他一把将人提起，回身一声低啸，乌骓马轻快地驰来，他挟着吕三娘子一跃上马。

他扔头瞥了场东南一眼，冷笑一声自语道：“她们定已死心了，让她们回去报信也好。”

他向东走。东南角远处，薛香君向同伴说：“跟去看他在何处遗尸，咱们也好放心。”

“老天！你敢跟去？要被他发觉，咱们死定了。”一名女伴惊惶地接口。

另一名女伴也说：“堂主千万不可冒险。听吕三娘临死前的惨号，便知她的毒针无功，死得甚惨，咱们三人绝非他的放手，如被他发现……”

“好吧，你们都怕得要死，不去也罢。走，咱们前往河南龙门聚会。”

吕三娘子在昏迷中，突感脑门一震，人便苏醒。灯光耀目，她发觉身在一座内室中，前面端坐着浑身黑的崔长青，正冷冷地注视着她。

她挺身坐起，珠泪滚滚，泣道：“崔爷，要杀我你就动手吧，不要折磨我。”

崔长青摇摇头，说：“我不杀你，也不折磨你。”

“天哪！你……你的话……”

“你说得不错，你只是个奉命行事的可怜虫。”

吕三娘子大喜，拭泪道：“崔爷，我是身不由己……”

“我不要你说这些。”

“那……”

“在下为友复仇，事在必行，贵会主是元凶首恶，在下要她抵命。”

“崔爷……”

“你知道贵会主目下在何处？”

“白天她在五龙谷秘坛……”

“什么？她在五龙谷？”

“是呀！她一直就未离开秘坛。”

“但薛香君说她已到潼关巡视去了。”

“见鬼，会主从不出巡各地，各地秘坛的会友，根本不认识她，她巡什么视？”

“你是说薛香君撒谎？”

“撒谎？哼！那恶毒的女人毒如蛇蝎，心狠手辣、她是本会的智多星，诡计多端反复无常，任何卑鄙的事也可以做出来，何止至撒谎？”

“哦！依你说来，在下上了她的恶当了。”

“崔爷相信那鬼女人的话，自然上当。”

“贵会主的真姓名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希望你诚心合作。”

吕三娘子惨然一笑道：“崔爷，你以为当他们将我诱擒交给你宰割，我还对他们感恩吗？我与血花会情义已尽，还有什么可顾忌的？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感到万分寒心。”

崔长青颇表同情地说：“是的，咱们黑道人，如果撇开道义二字，那就一切不足论了。”

现在，你可以走了。”

吕三娘子大感意外地说：“你……你是说，你……”

“我放你一条生路。哦！你的伤势不要紧吧？”

“谢谢你高抬贵手，大恩大德不敢或忘。伤不要紧，皮肉之伤又算得了什么！可虑的是心灵的创伤，再就是今后我该如何摆脱血花会的追杀了，你不杀我，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

崔爷，再见了。”

“再见，珍重。”崔长青叹息着道别。

吕三娘子在门口回头，欲言又止，最后终于毅然转身走了。

后房转出北丐，摇头道：“小老弟，你不该放她走的。”

崔长青苦笑道：“老前辈，晚辈不忍杀她，她是身不由己，主凶该是血花会的会主而不是她。”

北丐在一旁坐下，说：“血花会的人，都是些阴狠恶毒的男女。你不要看这吕三娘子楚楚可怜，其实她比任何人都狠……”

“老前辈，她狠毒岂不是正好吗？”

“哦！你的意思是……”

“她会就此甘休吗？晚辈认为，探查血花会主的线索，可能在她身上呢。”

北丐大笑，说“小老弟，你又错了，你另有打算固然不错，错在你不知吕三娘子的底细。她只是内堂的一个会友，是经常派出外地办事无足轻重

的人，她只知道服从堂主薛香君的调遣，只概略地知道总秘坛的一些不关紧要消息，从不曾见过会主，你希望从她身上查出线索，岂不是缘木求鱼？要想知道消息，只有从堂主坛主方面打主意。你放走了薛香君，这是最大的失策。”

崔长青苦笑道：“薛香君是他们代表出面谈判的人，晚辈怎可留下她？”

北丐点头道：“你是性情中人，斗不过这些阴狠诡诈对手的？且等林贤侄返回时再说，也许他可获得宝贵的线索。”

午夜时分，所有的人陆续返回。崔长青发觉返回的人皆无精打采，便知没有多少希望。

林白衣与蝎娘子最后返回，两手空空。

北丐接到人，迫不及待地问：“林贤侄，得到消息吗？”

林白衣摇头苦笑，说：“别提了，真是泄气，放走了大鱼，捉住一条小鱼夺魄神梭问口供。岂知这恶贼奸似鬼，起初惶诚惶恐表示合作，招了一大堆废话，最后竟然反击逃命，逃不掉便嚼舌自尽了。”

蝎娘子也说：“那恶贼表现得十分恭顺怕死，谁也没料到 he 最后来上这么一招，阴沟里翻船，栽得真冤。”

众人面面相觑，极感失望。这一来，血花会的线索，可说完全中断，人已逃散，到何处去找？

紫云仙子久久方说：“总秘坛散了，他们还有各地的秘坛呢，咱们可以去各分坛找人间口供呢！”

北丐摇头道：“你这些话白说了，消息一传出，各地秘坛躲得更稳。平时，咱们也无法找出他们的秘坛，这时更没希望。”

蝎娘子接口道：“老前辈的话，确是实情。血花会在各地的秘坛，其实并不多，仅通都大邑设有秘坛，而且人手有限，人少方能保持秘密。他们接下买卖，通常须由外地秘坛派人前来办事，本地秘坛的人决不出面，所以极少失败，不易留下痕迹。接到的买卖如果棘手，则由总秘坛派人接办。因此要想找各地秘坛，谈何容易？除非……”

“除非怎么？”小玫云急急地问。

“除非咱们能买通一些土豪劣绅，挑唆他们一些正人君子报复，要他们聘请刺客。”

北丐摇头道：“不可能的，即使咱们敢于冒大不讳如此进行，万一所请的刺客不是血花会的人，怎么办？再如果因此而出了纰漏，后果如何？再说，血花会必定在今后一年半载之内销声匿迹，决不会仍然不顾死活接买卖的。”

“那……我们怎么办？”紫云仙子问。

“等一年半载，他们会东山再起的。”北丐无可奈何地说。

崔长青深深吸入一口气，说：“且看看半月后郑州陶知府被刺案，血花会是否依约前往投案了。哼！我会找到那位神秘莫测的会主的。”

林白衣摇头道：“崔兄，陶知府被刺血案惊动京师，方面大员也受到严厉处分，你以为血花会肯出来认罪？那是不可能的。崔兄，不如到舍下盘桓一段时日，这件事慢慢追查，只要请家父出面，不难把血花会查个水落石出，不知崔兄意下如何？”

崔长青淡淡一笑，说：“林兄的好意，兄弟心领了。我想，林兄该已知道兄弟的身份了。”

“不错，你就是江湖上颇有名气的黑衫客。”林白衣诚恳地说。

“黑衫客是黑道大贼，林兄当然也知道。”

“不错，据传说，黑衫客是侠盗。”

林紫云笑道：“崔大哥，据我所知，黑衫客从未落案，没错吧？”

崔长青苦笑，说：“不错，他手法高明，从未落案。可是，他仍然是世所不容，为法所禁的大贼。把豹的皮毛刮掉，仍然是一头豹。”

“崔大哥……”

崔长青摇手阻止紫云仙子发话，又道：“贤兄妹是白道英雄，关中武林世家，世所同钦。你想想看，如果兄弟至尊府作客，天下英雄如何说法？令尊肯让贤兄妹败坏林氏门风？算了，即使令尊不介意，兄弟也不忍这样做。”

林白衣慨然地说：“崔兄，家父不是不通情理的人，我敢保证你会受到林家的欢迎……”

崔长青苦笑道：“林兄，这些年来，兄弟闯荡江湖，长了不少见识。一个有声望有成就的人，处事将诸多顾忌，他不仅是为自己，也为了声誉、门风等等，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即使鸡毛蒜皮芝麻大的事，也怕蜚语流长。俗语说：君子爱人以德？你想我会这样做吗？”

“崔兄……”

“我想，我该告辞了。”

紫云仙子大急，急问：“崔大哥，你要走？你……”

崔长青笑道：“我从江湖来，仍从江湖去，山高水远，咱们后会有期。呵呵！但愿有一天在下不幸落了案，尚请诸位手下留情，在下便感激不尽了。”

小玫云噘小嘴，叫道：“你还笑，你这是什么话嘛？”

他收了笑容，说：“林小妹妹，我说的是真心话，你我黑白不相容，总有一天……”

北丐一把抓住他，沉声道：“小兄弟，你难道不能洗手？”

崔长青苦笑道：“我年青，来日方长，身无一技之长，孤零零无依无靠浪迹天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洗手之后，我又能做得了什么？老前辈……”

“我负责替你我处安身立命的地方。”北丐拍拍胸膛说，又道：“天下间除了做贼，该做的事多着呢，以你的聪明才智……”

“老前辈，别挖苦人了，晚辈深感盛情。不过，晚辈可以郑重声明，今后不再重操旧业了。”他转向龙箫客，长叹一声道：“朱兄，上次在尊府的事，在下深感歉疚，如不是在下，朱兄岂会抛妻弃家流浪天涯……”

龙箫客呵呵笑，说：“兄弟，别提了，老实说，兄弟为了此事，对你感激不尽呢？”

“朱兄，我相信嫂夫人该已改变态度了，能回去，还是回去的好。”

“笑话，你以为我……”

“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

龙箫客愤然地说：“兄弟，你知道我所受的冤气、所受的委屈……”

“可是，你与绮春是明媒正娶的夫妻……”

“哼！明媒正娶的夫妻，说得多好听。我途经金顶山，那泼妇一眼便看上我，说什么一见钟情，央薄命花出面迫婚。一场恶斗，结果在下栽在薄命花手，只好任由她们摆布，我成了镇八方的东床娇客，从此虎入樊笼。那泼妇仗有薄命花撑腰，哪将我当人看待？你曾经亲眼看到，不用我多说。哼！要不是薄命花那贱人赖在胡家不走，我早就把胡家的人宰光消这口怨气了。”

崔长青失声长叹，说：“朱兄，我是局外人，当然不愿勉强你。你的遭遇我极感同情。’要不是我走得快，也与你走上同一条路。”

“噢！听说薄命花曾栽在你手中，是真是假？”

“是的。”

“怎么回事？”

“往事不堪回首，不提也罢。目下镇八方正在江湖搜寻我，要将我置于死地……”

“哼！你胜得了薄命花，还怕镇八方？见鬼，你为何不宰了他？”

“一言难尽，我不能杀他。哦！上月在真定，我曾经碰上风剑。朱兄，她很消沉，如果你与胡绮春真无破镜重圆的可能，去找她吧。情之一字最难处理，这是不能勉强的。”

“她说过到何处去吗？”

“没说。我想，你会知道该到何处去找她的。”崔长青自以为是地说。

“谢谢你，兄弟。”龙箫客衷诚地称谢。

崔长青转向蝎娘子，笑道：“仇大姐，我托你的事，仍请偏劳了。”

蝎娘子点头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请放心啦。”

“谢谢你，后会有期。”

“我还有一句话。”蝎娘子说。

“你……”

“希望你别忘了来看我。”

“好的，我不会忘记。”

林白衣长叹一声道：“你就这样走吗？”

崔长青抱拳行礼道：“是的，至少，目下咱们都是好朋友，往昔的误会不屑一提，我可以出自肺腑地说，我是尊敬你的。诸位，后会有期。”

小玫云泪光闪闪地说：“崔大哥，你……”

他呵呵笑，说：“小妹妹，你救过我，我救过你，我想，你我用不着说客气话了，是吗？”

“可是，我亏欠你……”

“呵呵！你又来了。不要哭，我告诉你一个笑话。”

“你……”

他将误认红绡魔女在杨家寨相救的经过说了，说至福寿山庄历险时，引得众人都笑了。

告别出门，他突然折回向北丐说：“老前辈混迹风尘，行侠仗义世所同钦，晚辈有一事相托，请老前辈俯允。”

北丐一怔，说：“小老弟，只要是合乎道义的事，老要饭的一百件也答应你。”

他掏出大把银票，说：“上次在银洞山替三妖道夺宝，三妖道将宝石卖给西安四大银号，计款二十万两银子。这些钱来路虽不算正，但用来济贫决不伤廉损义，我把它夺回来了，偏劳老前辈用来济贫，老前辈不会拒绝吧？”

二十万两银子，那还了得？所有的人，全怔住了。

他将银票往北丐手中一塞，扭头就走。

第一个追出的是紫云仙子，大叫道：“崔大哥，留步……”

蹄声急骤，乌骓马绝尘而去。

北丐捧着大堆银票发呆，久久方向笑判官说：“林老弟，象这种奇男子

大丈夫，令兄肯不肯出山，从风尘中把他拉上一把？”

笑判官不住点头，说：“老要饭的，我想，家兄不吝惜这一拉，但你得帮上一把。”

“那是天经地义，明天就动身。”

龙箫客笑道：“你们真是自私。”

北丐怪眼一翻，问道：“此话怎讲？”

“呵呵！说穿了，你们还不是为了自己打算？”

“你的话象是丈八金刚，令人模不着头脑。”

“呵呵！你们如不将林大侠请出来，难说崔老弟改邪归正，等到崔老弟有一天犯案，必须劳驾你们出来对付他。依我看，那晚在赵曲，要不是他毒发，你们谁能对付得了他？因此，你们……”

“废话！我问你，你希不希望他改邪归正？”

“那是当然。”

“那你……”

已回来的紫云仙子突然叫道：“有了，我想起一个人，可以要他改邪归正。”

“谁？”众人不约而同地问。

她将与凤剑救助崔如柏的事说了，最后说：“崔老伯将他逐出家门，而崔、高两家目下已言归于好，只要崔老伯肯收回成命，咱们只要取得崔老伯亲笔要他回家的手书，他会回家的。”

林白衣鼓掌称善，欣然地说：“对，就这么办。博陵崔氏望族，门风谨严，只要他回到家，便不会再出外闯荡了。”

北丐笑道：“如果谁告诉崔老伯他的儿子在外做贼，说不定老伯真要把崔老弟给活埋了呢。”

“当然没有人会说，你会说吗？”笑判官笑问。

东西官道经过陕州，便离开了大河，蜿蜒进入海池山区，这一带不时有强盗出没，旅客最好不要落单。

陕州与澠池之间，有天下九寨之一的崤山相隔，这里不属于陕州，也不属于澠池，而属于永宁县管辖。也就是说，这里是三州镇交界处三不管地带。

崤山原有一座崤关，与东西函谷二关连成一条天险防线，东西大道横贯其间，官道蜿蜒于山谷中，两侧飞崖绝壁，风不下边，险绝峻绝。

路宽仅丈余，所谓车不方轨，进了山路有进无退。本来山北另有一条大道，是三国时代曹操进兵巴汉，嫌崤山旧道太险不利运输而辟的新道，但时畅时断，近数十年来已不通行旅，目下往来关内外的人，仍走的是崤山旧道。

山区中人烟稀少，道路险绝，少不了有些不肖之徒潜身其间，做那没本钱的买卖。负责治安的是崤底关巡检司，不时派出五六级游骑，在东崤与西崤三十五里之间巡罗。但兵来贼走，兵去贼临，你来我往捉迷藏，互不侵犯相安无事。

这条路白天行走已经不太安全，因此旅客相戒不走夜路。这天傍晚，乌骓马驰入陕州西门。

崔长青希望早些赶到郑州，沿途尽量避免耽搁，但也不需赶夜路，预定今晚在陕州投宿。

陕城宫南面不远，是本城第一大店豫州楼。这座楼其实是客店的酒楼，以楼为店名，楼卖酒食，后面三进两院则是客房，名列本州第一大店，生意兴隆自在意中。

乌鸦在店前止蹄，一名店伙急步趋前接缰，喝采道：“好骏的乌鸦，多久没见过这般雄骏的坐骑了。呵呵！客官人更俊，果真是人如虎马如龙，客官溜马，请客官移玉二楼，自有伙计替客官张罗洗尘。”

他将缰交给店伙，笑道：“天色不早，不必溜马了，路上并不辛苦。在下住店，先安，顿好再说。坐骑好好招呼，上料加豆。”

店伙拉开大嗓门，向店里叫：“来人哪！接客官至上房安顿。”

出来两名小伙计，熟练地解下鞍后的马包，鞍前的水囊鞞袋。

“爷台请跟小的来。”一名店伙客气地说。

“叭”一声鞭响，有人挨了一鞭，接着，打雷似的大嗓门叫吼声震耳：“兔崽子！谁叫你动太爷的鞞袋？”

原来另两名招呼客人的店伙，有一位讨好地替客人卸下马背上的鞞袋，被那位豹头环眼客官抽了一马鞭，只打得店伙龇牙咧嘴，正待发作。

豹头环眼大汉取下鞞袋，和兵刃插袋中的一把厚背鬼头刀，怪眼彪圆，骂道：“狗娘养的！你不服气？太爷要砍下你的驴头做溺器，你信不信？”

店伙看了那把沉重的鬼头刀，上冲的怨气怒火消散得无影无踪，惶然地说：“小的怎敢？小的不敢。”

“谅你也不敢。带路，太爷要住店。”

“是，小的领路。”店伙颤抖着说。

崔长青冷眼旁观，心中冒火，但不动声色。

两人同时踏入店门，一个无心，一个有意，“砰”一声响，双肩相撞。

大汉身形一晃，一肩撞在门柱上，登时火起，将鞞袋和刀向下一丢，作势扑上，怒吼道：“瞎了你的狗眼……”

崔长青不再客气，铁拳疾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打了再说，“砰”一声给了一记“霸王敬酒”。

“噗！”大汉下颌挨了不轻不重的一击，只感到口中盐盐的，眼冒金星，几乎跌倒。

崔长青虎跳而出，到了店门外的广场，点手叫：“你出来，给你一次教训，免得你出口伤人。”

大汉一声虎吼，虎跳而出，疯虎似的飞扑而进，用的是凶猛的“饿虎扑羊”。

崔长青一看便知对方自传力勇，仗火候不差的混元气功无畏地进搏，早已智珠在握，直等到对方的双爪行将及体，向虎腰左扭，闪过正面，人向下挫，右肘凶狠地撞出。

“噗！”肘击在腹腰上，如中皮鼓。

“哎……”大汉惊叫着弓腰后退。

崔长青得理不让人，大喝一声，身形跃起，“噗噗”两声闷响，双足踹在大汉大脑肩上。

“砰！”大汉终于仰面重重地摔倒，跌了个手脚朝天，狼狈万分。

崔长青拍拍手，笑道：“阁下，起来再斗。”

大汉狼狈地爬起，向店门急窜，想拾刀拼命。

崔长青急步赶上，一掌拍在对方的背心上，顺手抓起对方的腰带，大

喝一声，将人向街心扔。

“砰！”大汉跌在一堆马粪上，粪浆四溅。

崔长青冷哼一声，叫道：“下次再出口伤人，在下要割下你的狗舌头来。好好洗个澡，朋友，别忘了在店内找我算帐。”

说完，入店而去。

围观的人丛中，有人叫：“打了飞熊，麻烦大了，看样子要出人命。”

他被店伙安顿在东院的一间上房，刚在洗漱，便听到邻房有了动静，一个娇甜的女人声音说：“店伙计，这间房太小了。”绛姑绛姑娘恰可以安顿，没有比这间更好的上房了。”

接着，飘来两句更娇，更甜，更柔婉的声音：“冬梅，就要这一问好了。”

他一怔，心说：“三个孤零零的少女落店，没有男人护送，未免太危险了。这位少女的嗓音好悦耳，大概相貌不会太差。”

他可没有心情想入非非，对少女们的安全倒是关心。

洗漱毕，静静地喝完一壶茶，方泰然出房，举步向前面的酒楼走出。

二楼灯光辉煌，广阔的楼面分为四部分，临街一面以雕花板墙分隔为二，右面分隔为五座包厢，便于携带女客进食，也是有身份的人宴客之所。

三部份的食客似已满座，他走向包厢，向守在门外的两名店伙问：“里面有座位吗？”

一名店伙欠身道：“有两厢空着，爷台是否需厢座宴客？”

“在下一个人。”

“哦！小的到左面去，替爷台设法请出一副座头。”

“不必了，给我一座包厢。”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怪叫：“包厢太爷全包下了。”

他扭头一看，是个年约四十上下的干瘦大汉，带了两位从人，排众而来。

他冷哼一声，伸手拦住说：“老兄，你该知道先后的规矩。”

大汉冷冷一笑，伸手徐拨说：“太爷进去之后，你便……”

双手相交，大汉脸色一变，慌忙缩手改口说：“好，你先来，但你会后悔。”

他举步入，说：“是否后悔，不劳阁下耽心。”

他占了一座包厢，厢与厢之间只隔了一层薄板，而且厢门用帘而不用门，因此邻厢的动静可听得一清二楚。

叫来了酒菜，邻厢陆续到了不少人。不久，有个粗豪的嗓音叫：“老三，去叫他滚，这儿容不下咱们十六位朋友。太挤了。”

“可是……大哥，那家伙扎手。”是老三的答复，听嗓音便知道方才的干瘦大汉。

老大显然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叫道：“老三，你怎么胆子愈来愈小了？扎手？他一个人能移山倒海飞腾变化吗？”

“可是，咱们有事而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老三，你到底去不去？”老大的声音充满怒意。

“是，老大，小弟这就去……”

“他要是让座，老二去把他丢下街心。”

崔长青到底年青，受不了狂言撩拨，大声道：“不要叫老二老三过来，你自己来好了。”

脚步声急促，老大带了几个人过来了，门帘一掀，灯光下，一个穿灰袍的大胖汉子气虎虎地出现在门口。

“咦！是你？”胖汉讶然叫。

崔长青放下杯筷，大笑道：“原来是无量佛左春秋，难怪如此猖狂。”

无量佛身后一名中年人怪眼一翻，越众抢入。

无量佛伸手急拦，说：“老二，不可无礼。”

说完，进入包厢笑道：“没想到在此碰上了老相好，妙极了。”

崔长青安坐不动，自行勘酒说：“老相好？别抬举在下了，咱们曾有一面之缘，配称老相好？你老兄真够四海的。”

无量佛拖张长凳自行坐下，笑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一面之缘，自然可算相好罗。老弟，近来可好，在何处得意？”

“在关中做了两笔买卖，还好。你们……”

“来，我替你们引见。这位是兄弟的金兰二弟追魂刀项三川，那位是敝友飞燕子杨全。”然后向两人说：“两位贤弟，这位就是兄弟时常提起的黑衫客崔长青。”

项、杨两人一听他是黑衫客崔长青，脸上登时出现不屑的神色，爱理不理地点头算是打招呼，抱肘而立颇为桀傲。

崔长青也颌首打招呼，淡淡一笑道：“左兄，如果你要在下让座，办不到，朋友是朋友，交情是一回事，让座又是一回事。”

无量佛离座而起，笑道：“老弟言重了。请稍待，在下到邻厢请几位朋友过来，与老弟厮见，日后也好互相照应。”

“左兄，在下……”

“放心啦！老弟，不会要你让座的。”

不管崔长青肯是不肯，无量佛径自走了。崔长青碍于情面，不便硬阻。

不久，进来了五个人，其中有无量佛的拜弟老三狂鹰张瑞，也就是不久前与崔长青争座的人。

另四人是名号响亮的好汉，前三人是吃水的一方之霸，砥柱三雄李龙、李虎、李豹。最后一人是千里追风焦国良，是陕州的风云人物。这四位仁兄，都是附近的巨豪。

八个人中，除了狂鹰知道崔长青不好惹之外，全未将崔长青放在眼下。

崔长青并未介意，也傲慢地打招呼。

八个人不客气地就座，无量佛坐在崔长青的右首，笑道：“咱们一共有十六个人，邻厢的八位朋友，尔后再为老弟引见，彼此也好亲近亲近。”

崔长青淡淡一笑，说：“左兄，你的人不少嘛。”

无量佛呵呵笑，说：“多是多，但还嫌不够。”

“不够？是招兵吗？”

“不是……”

“要造反？”

飞燕子本来就不屑与崔长青同起同坐，冷笑道：“小辈你这是什么话？”

狂鹰张瑞一惊，心中暗暗叫苦，深怕崔长青反脸，闹翻了就糟啦！

崔长青却不在意，他泰然自若地喝了一口酒，笑道：“我说话阁下如果不爱听，为何不出去？”

飞燕子勃然大怒，愤然站起。无量佛急道：“杨老弟，坐下。大概咱们

忙了好几天，大家都有点肝火旺，崔老弟休怪。”

“我不在乎。”崔长青说。

无量佛堆下笑，说：“崔老弟，说起人多，兄弟确认为还不够，老弟如果有意，算你一份，怎样？”

“算我一份？”

“咱们三两天之内，要做一笔买卖。”

“什么买卖？”

“恕兄弟暂时守秘，只问你肯不肯入伙。”

无量佛提出入伙二字，崔长青便大起反感，但也不动声色，说：“近来，在下做买卖倒还顺手……”

“呵呵！老弟，利润优厚得很呢。”

“买’卖当然也大罗？”

“那是当然，每人先付白银三百两，事成再加三百，红利在外。”

“哦！这趟买卖做下来，可以坐吃两年呢。”

“也许不止两年。”

“怎样？”狂鹰张瑞追问。

“在下要知道买卖的底。”崔长青不慌不忙地说。

飞燕子冷笑一声道：“你阁下根本不懂咱们这一行的规矩。”

“你老兄是那一行？”崔长青冷冷地问。

“明的，总比阁下鸡鸣狗盗光彩些。”

千里追风拨火煽风地说：“杨兄，目下是大明一流江山，并非春秋五霸争雄，过函谷关尽可大摇大摆地过去。尽管函谷关目下仍保全古风鸡鸣启关，但已用不着鸡鸣狗盗了。”

飞燕子见有人应和，更为得意地说：“黑衫客，你偷八辈子也偷不入六百两银子。你入咱们的伙，在下委实想不起，该如何分派你的工作。”

“你要知道，这次咱们是来明的，危险得很哪。”砥柱三雄的老大李龙也趁火打劫，插上一腿。

崔长青的目光，扫向无量佛。

无量佛似无阻止同伴讥笑嘲弄的意图，正与老二追魂刀低声商量。

他忍无可忍，怒火上冲，但神色仍然平静，笑道：“飞燕子杨兄，在下的能耐是偷，偷金银也偷人，你家里如果有金银有小妹子，你可得小心我呢！”

这一手泼妇浪汉式的反讥，真绝。飞燕子只气得一蹦而起，伸手去抓菜盘准备掷击。

崔长青沉喝道：“住手！”

飞燕子的手，停在菜盘上空，厉声道：“小辈找死，太爷要教训你。”

“杨老弟……”无量佛急叫。

飞燕子拖开木桌，叫：“你们让开，在下要数这小子的骨头。”

无量佛大概早有存心，想着看崔长青的真才实学，一面故意叫飞燕子不可冲动，一面却向外侧退。

众人散开，双方面面相对。

崔长青缓缓用脚拨开坐凳，冷冷地问：“老兄，你要动手？”

“你害怕吗？求饶还来得及。”飞燕子怪叫。

“算了吧，老兄。”崔长青冷然注视着对方说。

追魂刀拔出两把飞刀，“啪啪”两声掷插在桌上说：“用小刀过瘾些。”

桌已移至一旁，两人只要各跨前一步，便可将飞刀拔在手中。  
飞燕子作势跨步伸手，崔长青却平静地说：“老兄，不要拔刀。”  
“你不敢斗刀？不管你敢不敢，我要。”

“不要，老兄。”

“你要求饶？”

“我要你不要冒险拔刀。”

飞燕子身转如燕，身法迅捷，自以为必可稳操左券，猛地抢出拔刀。  
人影一闪，两把飞刀突从指尖前失了踪，“啪”一声响，挨了一记耳光。  
“哎……”飞燕子惊叫，人向后退。

崔长青大手一伸；右手捉住了对方的左肘，左手叉住了对方的咽喉，  
食中两指扣住了耳下藏血，冷笑道：“老兄，你得好好下苦功练练。”

飞燕子起初尚可挣扎，右手拼命想拉脱叉在咽喉上的巨手，但仅片刻  
间，突然昏厥。

崔长青手一松，飞燕子砰然倒地，寂然不动象条死狗，昏迷不醒。

众人大惊，呆住了。

崔长青冷厉地注视着追魂刀，一字一吐地说：“项三川，你居心叵测。  
现在，你可以发射飞刀了，动手吧。”

追魂刀的皮护腰上，共带了八把六寸长的飞刀，只消手向上一抄，便  
可将刀拔出发射。

追魂刀的双手徐徐上提，十指箕张不住伸屈。

崔长青鞭手自然下垂，屹立如山，神目如电，紧吸住对方的眼神，目  
不稍瞬。他的腰带下方，反插着两把飞刀，那是追魂刀先前掷插在桌上的那  
两把。

追魂刀的手，倏然向上一挑，大姆指刚将飞刀挑出鞘外。

崔长青更快，手一动飞刀已经入手，向前指出，只消手一抖，飞刀便  
可破空而飞。

追魂刀如中雷殛，飞刀失手坠地，惊得脸色苍白，手在发抖。

崔长青冷然屹立，冷静得象是个石人。

蓦地，他身形左旋，一把飞刀化虹而飞，左手同时一抄。

左手，多了一枚可随水势折向的鱼腹刺。

砥柱三雄的老二李虎，突然向前一栽，“砰”一声响，压倒了一张长凳。

老大李龙抢出，抱起老二的身躯。老二的七坎要害右一寸，六寸长的  
飞刀没入三寸左右。

“老二……”老大狂叫。

千里追风焦国良俯身察看，急叫道：“还有救，快把他抬走医治。”

“在下已经手下留情了。”崔长青冷冷地说，“叮”一声将接来的鱼腹刺  
丢在桌上。

所有的人皆脸有惧容，先前轻视的神色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极度的  
震惊。

“还有谁想试试？”崔长青再问。

没有人回答，众人的手皆离开腰肋的暗器囊和兵刃鞘靶，表示无意动  
手。

他“当”一声丢下另一把飞刀，冷冷一笑，大踏步出厢而去。

回房歇息，邻房的女客似已入寝，听不到任何声息，也许是已经出去

了。

不久，他听到由远而近的脚步声，有人在他房外停步，接着响起三下叩门声。

拉开门，他说：“你来有何贵干？”

门外是无量佛，笑问：“咱们谈谈，不请我进去？”

“请进。”他闪在一旁说。

无量佛顺手掩上房门，笑道：“兄弟未带任何兵刃。”

“在下不在乎。”他针锋相对地说。

“兄弟那些人，都是些老粗、亡命，老弟台休怪。”

“小意思，左兄用不着替他们赔不是。”

“咱们平心静气商量商量，可好？”

“好，坐下谈。”

无量佛落座，正色说：“兄弟确是需要人手，诚意邀请老弟入伙。”

他摇摇头，沉静地说：“左兄，隔行如隔山，在下与诸位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懂你们的规矩，那是犯忌的。”

“呵呵！老弟，难道你就不想改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道路是走出来的，你打算在下九流中混一辈子吗？这次是扬名立万的大好良机，老弟千万不可错过。”

“哈哈！树大招风，在下不想出人头地。”

“话不是这样说，你年青……”

“但混得很好。”

无量佛掏出一张银票，放在桌上说：“这是五百两凭票即付，可在河南陕西任何银庄兑现的银票。”

“你这是……”

“这趟买卖，兄弟以一千两银子相酬，红利在外。”

“好高的价钱。”

“老弟只要点头……”

“但在下必须先知道底细。”

“抱歉，兄弟不能违反江湖规矩。”

“同样地，在下也不能违反规矩，我这‘行’作案之前，必须将底细完全摸清方能下手。”

“这……”

“因此，左兄当已明白，咱们行规不同……”

“兄弟将底细说出，你必须答应。”

他摇摇头，笑道：“左兄，你不说也罢，答不答应，在下有权取舍，届时彼此下不了台，岂不有伤和气？”

无量佛看见不为所动，知道势难勉强，失望地说：“老弟，别无商量？”

他坚决地说：“恐怕别无商量余地了。”

无量佛收回银票，离座说：“兄弟与两位拜弟的房间在西院二进丁号房，这两天不会离开。老弟如果有所商量，欢迎光临指教，随时恭候，再见。”

“再见。”他客气地送客。

送走无量佛，他冷静地思量：“这些恶贼，到底要做些什么伤天害理的勾当？”

对方纠合了这许多大名鼎鼎的高手亡命，花重金四处请人，不惜工本

要拉他入伙，可知决不是普通的歹卖，事不寻常，将是惊天动地的大案，他犯不着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他不是这种人。

他答应了长春老人，不再黑夜作案，那么，他必须改行，不然怎能在江湖上混？

吃江湖的人，如果无人加以疏导指引，便会愈陷愈深，终至不能自拔。

幸而他是个有慧根有主见的人，总算能把握自己不受环境的诱惑。

正胡思乱想间，房门突响起叩门声。

他一惊，心说：“我失神了，没听到任何声息，有人到了门外而不自觉，我怎么如此糊涂？”

“谁呀？”他问。

仍然是叩门声，无人回答。

他到了门旁，警惕地拉开房门。

他怔住了，竟然是一位娇百媚的少女，梳双丫髻，青衣长裙素静大方，一看便知是一位侍女。瓜子脸庞白里透红，明眸皓齿，未施脂粉天然国色，有一双会说话的灵活大眼，年约十五六，极为脱俗。

“唉！你是……”他讶然问。

侍女盈盈施礼，请：“崔爷，小婢这里请安。”

他又是一怔，说：“你……咱们认识吗？”

“崔爷，隔墙有耳。”侍女微笑着说。绛姑娘，请问有何见教？”

侍女直视着他，反而令他感到有点局促，用平静而带有警示的语音说：“小婢奉家小姐之命，寄语崔爷千万不可与那群穷凶极恶之徒往来。”绛姑娘，但不知这件事与令小姐有何关连？”

“家小姐认为崔爷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岂是与贼人同流合污的江湖豪杰？”

“谢谢夸奖，在下感激不尽。请问令小姐贵姓芳名，可否见告？”

“家小姐姓吉，吉星高照的吉。”

“请转告吉小姐，在下深感盛情，请代问候。”

“谢谢崔爷，小婢告退。”

“好走，不送了。”

绛姑娘到

底是何来路？如果与无量佛一群有关，便不足为奇，对一个陌生人忠告，岂能无因？

绛姑娘的念头。

绛姑娘是何许人。一般来说，一个其貌不扬的女人，决不会要一个美貌如花的侍女在身旁侍候。这位侍女冬梅已可算是绝世美女，那么，小姐决不会比侍女差已可断言。

他正胡思乱想中沉沉入睡，等候情势演变，明早，他得上路，这里的事，他不愿多劳心。

四更醒来，五更整整一个更次，他用来练功，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这是他日常的功课，如无意外决不停辍，他练得甚勤，一直保持不断精进的境界。练功如逆水行舟，不进即退，决无侥幸可言。搁下一段时日，必须以加倍的工夫方能恢复原状，没有大恒心大毅力的人，决难臻于化境，取巧不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没有终南捷径可寻。

刚练完功，洗去一身汗水，房门外已响起脚步声，至少有十个人在他

的房门外止步。

“就住在这里，这小子可能还在做黄粱梦高卧不起，要不要打进去？”有人在外面叫。

他匆匆穿好衣裤，佩上沙棠木剑，“砰”一声大震，门闩折断，房门被踢开了。迎门站着的人，正是昨夜落店时，被他打倒丢在马粪上的飞熊。

他向外迎出，冷笑道：“你来得真不慢，到院子里去。”

门外黑鸦鸦一大群，共是十二人，高高矮矮站在院子里，每个人都带了兵刃。

飞熊仍然有点胆怯，向外退。

“叫他出来。”外面有人大叫。

他跨出房门，淡淡一笑道：“人多势众，你们居然敢纠众群殴？陕州真是无法无天的地方。”

“哼！”人丛中有人发出冷哼。

双方相对，他问：“说吧，你们要怎样？”

一名中年人冷笑道：“咱们不是来说的。”

“哦！不是来说，便是要打了。”

“你明白就好。”

他哈哈大笑，说：“在下当然明白。说吧，要不要划道？”

中年人哼了一声说：“咱们给你一条路走，跪下、认错、求饶。”

他扫了众人一眼，破晓时分，光线朦胧，但仍可看清这些人的嘴面，全是粗眉大眼、粗胳膊大拳头的人物。他一面盘算，一面反问：“如果在下不走你们所指定的路？”

“哼！咱们就好好摆布你。”

“你摆布给我看看？”

一名粗壮的大汉叫：“这小子不见棺材不掉泪，在下打掉他的满嘴狗牙。”声落人到，拳影疾飞。

“砰”一声响，大汉一拳落空，小腹反而挨了一腿，大叫一声，向后飞跃。

中年人应声仆倒，招发“白猿献果”，爪急伸而来。

崔长青出手上拨。中年人变招奇快，另一爪已出“叶底偷桃”，阴狠地疾攻下阴，恰好被崔长青的“指天划地”迎个正着，不但拨开下探的爪，也在中年人的鼻尖前敲了一指头。

“哎唷！”中年人叫，鼻中流血向后退，掩着口鼻狂叫：“并肩上，宰了他！”

廊下突传来悦耳的语声：“想倚众群殴吗？得先问问本绛姑娘肯是不肯。”

晓色朦胧，可看清廊下并肩站着三位女郎，中间梳三丫髻秀可餐的少女，穿了碧绿衫裙，两侧的一双清丽出尘侍女，穿的是水湖绿劲装，全佩了剑。

众人不敢贸然拥上动手，一名五官挤在一圈的中年人向三女沉声问：“你们要架梁子吗？报上名号。”

“碧绿衫裙少女冷冷地说：“叫你们的主事人出来说话。”

“在下就是主事人。”

“好，你赶快带了这些狗腿子滚！”

“你好大的口气，亮万。”绛姑娘姓吉。你走不走？

“可恶！气死我也，太爷要揪你出来好好教训你。”声落，向廊下疾冲，毛手伸出了，劈胸便抓。

“啪啪！”是清脆的耳光声。

“哎……”

“啪！”又是一耳光。

“砰！”中年人仰面朝天摔倒在地。

少女扫了众人一眼，冷冰冰地说：“下一个人，便没有绛姑娘要掏出他的一双招子来。”

中年人狼狈地爬起，如见鬼魅地说：“这女人会妖术，快走。”

说走便走，十二个人一哄而散。绛姑娘的拂云手，已获其中神髓，快得令人吃惊，难怪她敢出头架梁子。”绛姑娘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嫣然一笑。

他心中一跳，这一笑果然是美极了。绛姑娘解围，感激不尽。”绛姑娘赶忙回礼，笑道：“不敢当，崔爷不嫌小女子多事吧？”

“岂敢岂敢？”

“崔爷知道这群人的来历吗？”

“惭愧，不知道。”

“他们就是无量佛那群人，策划图谋的正主儿。”绛姑娘是说，他们要火拼？”

“不是火拼，其中另有缘故。”绛姑娘已摸清了他们的底细？”

“崔爷是否也想知道？”

“这个……”

“请到房里一叙。”

“这……不方便吧？”绛姑娘嫣然一笑，说：“江湖人不在乎，对不对，崔爷请。”

他不再迟疑，好奇心和希望与对方接近的念头，令他向绛姑娘绛姑娘了。”

绛姑娘大方地请他在外间落座，冬梅奉上香茗。他道谢毕，笑道：“昨晚贤主仆落店时，在下还替你们担心呢，岂绛姑娘却是江湖英雄，在下大惊小怪了。在下崔长青，匪号称黑衫客。”

绛姑低鬟一笑，笑得好甜，说：“昨晚外出看群魔乱

绛姑绛姑，却喜穿绿。”

Youth(此外小勤鼠乱校)

“姑娘家谁又不喜穿红？”

姑娘昨晚外出，刚返店吗？”

“是的，探得不少消息。”

“为了那两帮人？”

“不，为了好奇。”

“他们是……”

“河南府第一大奸商陈得禄，替伊王府在河西采办了一批奇珍异宝，价值连城，听说奸商自己携带至兰州的银子，就有三十万两之多，可知这批珍宝所值几何了。”

“哦！原来是为了这批异宝奇珍。”

“是的。本来，陈得禄携有伊王府的书信，可向西安的秦王府请求派兵护送。可是，他仍不放心，秦王与伊王目下的辈份是叔侄，而秦王贪黩好货

是家喻户晓的。他不放心，因此回程不敢向秦王府求助，由他自己的两位保留，请来了不少不三不四的武师浪人，沿途保护严防意外，声势颇为浩大。”

“哦！风声已经走漏了？”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人多嘴杂，不走漏是不可能的。”

“飞熊这帮人……”

“他们是负责在前面放线清道的，大概宝物当在明晚或后日午间可到陕州。”

“无量佛那些人，结伙劫宝？”

“是的，无量佛只是个跑腿的人而已，真正的主谋，是熊耳山的摘星换斗阳奇。这位早年的黑道大豪，动了染指的念头，可惜他得到消息太晚，仓卒间无法召集高手朋友前来相助。只要珍宝过了崤山，伊王府的护卫定可迎来护送，珍宝便可万元一失地送进伊王府，任何人也休想染指啦！”绛姑绛姑娘是不是也食指大动？”绛姑噗嗤一笑，毫不掩饰地说：“不错。家父早年也曾是一方之豪，贱妾虽是初出道的后生晚辈，但不甘雌伏。”

“可是……”

“可是，我不想从陈得禄手中劫取。”

“那……你……”

“摘星换斗志在必得，成功的希望有八成。”

“凭无量佛那群人？”

“不，无量佛只是幌子，负责引人送死，扰乱护送人的耳目，所带的人打头阵，可能生还者不多。真正行劫的主力，是伏牛三魔几个老魔头。”

“噢！他们出面，这批珍宝丢定了。”

“我打算等尘埃落定之后，再从摘星换斗手中接收，落案的是他，与我无关。”绛姑娘，使不得。”

“为什么？”

“你初入江湖，该知道江湖禁忌。”

“禁忌又不是我订的，我怕什么？”

“这……”

“崔爷，你放心，我不会将你拖下水的。”

这一招够狠，欲擒故纵，崔长青上当了，沉吟着说：绛姑娘这样做，太危险了，日后……”

“嘻嘻！这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须不露痕迹，摘星换斗决难逃出我的掌心，管叫他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信请拭目以待。”

“你有把握？”

“有九成把握。”

“九成不行……”

“唯一可虑的是，该怎样向无量佛那群人透露一些口风，让他们集中全力轻易地将珍宝弄到手，一切锦囊妙计皆属空谈。”

他有点心动，说：“那还不简单？只须告诉他们，说对方已经知道他们的阴谋，他就会告知摘星换斗，摘星换斗便会全力相图了。”

“可是……我不能出面，以免日后……”

“我替你办。”

“真的？”

“但我得申明，我不沾这批珍宝？”

“那……那怎打？我们二一添作五……”

“不，我不插手。”他坚决地说。绛姑沉吟片刻，说：“好吧，日后我会好好谢你的。”

“咱们就此一言为定。”他欣然地说。

“一言为定，我先谢你，午间治酒……”

“不，目下你我最好避嫌。在下告辞，再见。”

送走了崔长青，冬梅低声道：“大姐，这恐怕不妥，还是把他弄走，以免横生枝节，我们不能浪费工夫……”

“嘻嘻！三妹，看他的情景，不是个难对付的人，我看他已是我们的囊中物，毫不足虑。”

“可是……”

“你以为我会眼看百万金珠在指缝中溜走，不，我不会松手，得了这批珍宝，我们就此收手，不必再在江湖上冒险了。”

“大姐，我总感到有点不妥，还是先把他弄至……”

“不，留着他有用，没有他，这批珍宝将是摘星换斗的囊中物了。”

“大姐，我……”

“别提了，现在得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早膳毕，崔长青并未动身东下，向西院走去，轻叩第二进丁字号房。

“谁？”里面有人叫问。

“我。”他低声答。

“你是谁？”

“黑衫客。”

房门拉开了，无量佛当门而立，欣然叫：“崔老弟，欢，迎驾临，请里面坐。”

他泰然入室，只看到追魂刀与狂鹰，问道：“只有你们三兄弟在？他们呢？”

“呵呵！办事去了。老弟此来，是为了一千两银子的事吗？”无量佛拍着大肚皮问。

他在床沿落坐，淡淡一笑道：“左兄，兄弟确是为了银子而来。”

“哈哈！我料定你会接受兄弟的条件。”

“左兄，在下不是接受你的条件而来。”

“噢！那……你……”

“兄弟手头拮据……”

“那好办，你嫌少？加多少你才接受？”

“呵呵！兄弟什么也不接受，只接受银子，就算是一千五百两吧，你老兄手头方便吗？”

无量佛仍未听懂他话中的含义，惑然问：“老弟，你的意思……”

“兄弟向你借贷一千五百两银子，你不会说没有吧？”他微笑着问。

无量佛迟疑地说：“这一来，你比其他的人多出九百两，数目相差太远，恐怕有点不便……”

“呵呵！左兄，你没听清楚兄弟的话，兄弟是向你借贷，用不着扯上别人。”

“什么？你说借贷？”

“是的，你总算听清楚了。”

无量佛怪眼一翻，怒声道：“老弟，你的话有何用意？”

崔长青离座，向外走，说：“左兄，别生气，借不借在你，你不借，在下岂敢勉强？天下间肯借钱给我黑衫客的人多的是。譬如说，住在内进的飞熊一帮好朋友，只要我黑衫客肯开口，借三五千两他们也不会吝啬，百万金珍宝我还不想要呢。”无量佛大惊，叫道：“站住！”

崔长青手扶门框，扭头笑：“你要想留下我？”

“你……”

“左兄，千万不可轻试。”

“刚才你说些什么？”

“抱歉，信口雌黄，记不起来了。”

“进来，咱们再谈谈。”

他呵呵笑，摇头道：“我要钱，你不借，还有什么可谈的？除非……”

无量佛掏出大把银票，数了十五张丢在桌上说：“老弟，借给你。”

他往回走，笑道：“你老兄真大方。”

“一千八百兄弟出得起。”

“好，谢谢。”他伸手去取银票。

无量佛伸手按住银票，说：“且慢！”

他并未收回手，笑问：“怎么？要借据？”

无量佛冷冷一笑道：“话先说明白。”

他呵呵大笑，笑完问：“要说些什么？”

无量佛知道碰上辣手货，凛然地向：“你知道多少？”

“全知道。”

“真的？”

“要不要找摘星换斗来作证？”

无量佛知道这盘棋输定了，无可奈何地说：“一千五百两银子，算不了什么。”

“又不要你出，何必心疼？”

无量佛抽回手，说：“有条件。”

他取过银票说：“只要合理，条件无妨。”

“一字不许透露。”无量佛一字一吐地说。

“那是当然，崔某不是不懂规矩的人。”

“好，银票是你的了。”

崔长青将银票纳入怀中，笑问：“你不反悔？”

“笑话。”

“好，还有重要消息卖给你。”

“什么消息？”

他将手一伸，淡淡一笑。

“你……”无量佛怒声问。

“一千两，便宜得很。”他怪笑着说。

“什么？”

“要不要在你，但你会后悔。再见。”

“站住！”

“又怎么啦？”

“你这是恶意勒索，你……”无量佛暴怒地叫。

“噢！你说得多难听？”

无量佛忍一肚子怨气，再掏出一千两银票递过说：“姓崔的，如果这次坏事，你会永远后悔。”

崔长青将银票纳入怀中，笑道：“但你花这一千两银子，保证你不会后悔。”

“还不将消息说出？”

“好。他们已知道你们要劫珍宝，正准备先下手为强对付你们。如果我是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他们不知摘星换斗是主谋，但也许他们会查出来，你们如有人落在他们手中，保证一一招供，那时可不要怨我。”

“但愿你的消息可靠……”

“信不信由你，反正银票已是我的了，谢谢，后会有期。”

“且慢！你该将你所知的消息来源说出来？”

崔长青呵呵笑，笑完说：“左兄，你怎么啦？与你这种人做买卖，真没意思，乏味得很。”

“你……”

“换了你，你说不说？在下很难相信你是个闯荡多年的老江湖。”崔长青说完，举步出房。

狂鹰劈面拦住，沉声道：“阁下，恐怕你得说明白。”

“真的？除非你们能强迫我。”他冷冷地说。

“你……”

“让路！”他大声此喝。

狂鹰一惊，本能地闪在一旁，乖乖让路，三个人眼睁睁目送他扬长而去。无量佛跌脚咒骂：“狗娘养的，可恶！硬被他敲诈了两千五百两银子，气死我也。”

追魂刀惊然道：“大哥，现在不是骂人的时候，咱们怎么办？”

“能怎么办？破财消灾……”

“小弟是说，飞熊那群人……”

“哎呀！对，快通知咱们的人，限他们立即出城暂避。”无量佛醒悟地说。

崔长青比他们早走一步，乌驢马轻快地驰出东门，走上了崑山大道。

绛姑主婢三人乘了枣红色的健马后跟。

过了里野草堂，官道向东南伸展。枣红健马跟上了乌驢，绛姑一身红劲装，外罩紫缎披风。劲装将她的身材衬得曲线玲戏，令男人心动神摇。

阳光普照，阳光下，人的真面目无所遁。她的粉颊上略施了脂粉，掩盖了须仔细看方可看出的眼角笑纹。如果有经绛姑娘，但也不易看出她的真实年龄。

她与崔长青并驾齐驱，笑声似银铃，问：“崔爷，办妥了吗？”

他呵呵笑，说：“不但办妥，而且得了两千五百两银子绛姑娘，你……”绛姑怎样？”她亲昵地说。

“这……好，只怕有点褻渎……”

“崔爷，这是什么话？哦！你比我大，我叫你崔兄，你不介意？”

“呵呵！在下受宠若惊哩！哦！我们在何处？”

“分道？早着呢。前行七十里是硃石驿，我们在那儿打尖，你我一见如故，何不小聚一两日？咱们江湖人一别天涯，还不知何日重逢呢。”

“可是……”

“崔兄，我是诚心的，幸勿见拒。”

崔长青的目光，落在路左的一间茅舍内，信口答：“这样吧，今晚在碣石驿打尖，明早我必须过到浣池，远离是非之地。”

他口中在说，仍转首望那间孤零零的茅屋。绛姑发觉他神色有异，扭头问：“崔兄，你看什么？”

“没什么，好象那屋子有在下的一位朋友。走！”

茅屋侧方，闪出一个红衣丽人和两名侍女，目送人马远去。

## 第二十五章

崔长青对绛姑甚有好感，竟然答应与她同行。壮慕少艾，人之常情，吉绛姑确是美貌如花，谈吐不俗，对她有好感不足为奇。

四人四骑去远，茅屋侧方闪出三位丽人，为首的赫然是一身火红衣裙，佩了剑的红绡魔女。另两位美少女是她的侍女小秋和小绿。

红绡魔女盯着远去的人马背影发怔，信口问：“你两人知道乌鸦马上的人是谁么？”

“是崔爷长青。”小秋答。

“真是他？”

“是的，徒儿只消看一眼他的背影便知是他。师父，要不要追上去看看，再向他问好？”

“不急。想想看，那个穿一身红的女人是谁？”

小秋笑道：“天下间穿红的人，并不仅是师父……”

“不许多说废话，猜那女人是谁。”

“可能是红娘子百里春。”小绿说。

“崔长青不会与那种女人走在一起。”红绡魔女断然地说。

“红娘子从不以真姓名结交男人，崔爷……”

“哎呀！”

“师父，怎么啦？”

“如果真是红娘子百里春……”

“师父，崔爷就毁定了。”小秋急急地说。

红绡魔女急急披上披风，叫：“小绿，到桑园备马。”

“遵命，师父要……”

“咱们去追崔长青，查那红衣女人的底，要真是红娘子，宰了她，哼！谁也不许危害崔长青，这贱婆娘休想如意。当然，咱们在未摸清底细之前，得隐起行藏。”

不久，师徒三人飞骑急追。

离开官道，沿小径南行，在丛中徐徐赶路，人烟渐少。绛姑姑娘，好象错了方向呢，要往何处去？”绛姑扭头笑答。

“咦！为何要到永宁？”

“并不是到永宁城，你知道，熊耳山在永宁。”

“老天，要到熊耳山？”

“不，先去办点小事，请不要多问，好不好？”

“好吧，听你的。”绛姑缓下坐骑，说：“我们的时间充裕得很，并不急于赶路，只须早些离开官道，便不会引人注意了。”

“是避开摘星换斗的耳目吗？”

“是的。”

“他们得手之后，也走这条路？”

“不，如果他们走这一条路，我们便不能先走了。”

“你完全掌握了摘星换斗的行踪？”

“是的，不但知道他进退的踪迹，也知道他一贯作案的手法。”

“哦！你的消息倒还灵通呢。”

“嘻嘻！我该灵通的。走吧，两个时辰之后，我得请你替我办一件小事。”

“何不说来听听？”

“不，届时自知。”绛姑在一座小山下勒住坐骑，扳鞍下马说：“崔兄，随我来。”

她向山上走，分枝拔草而行，山势虽不太峻陡，但碎石浮土不易行走。将近山颠，在一块碎石上，脚下失闪，惊叫一声，失足向下倒。

崔长青手急眼快，抢上一步，伸手将她扶住，她重重地跌入崔长青怀中，拍拍胸口说：“好险，真不好走。”说完，扭头向崔长青嫣然一笑，羞红着脸恩了一声。

软玉温香抱满怀，她那一笑若喜若羞极为动人。崔长青只感到脸上一阵热，只感她的笑容和情意绵绵的眼波，有一种神奇的吸力和神秘的魅力，令他心中怦然而动，似乎不由自主地心中一荡。

不止此也：她那柔若无骨的胴体，她那由体温而蒸发出来的神秘肌香，和耳鬓厮磨的动人气息，令他感到浑身不自在。

他赶忙松手，小心地将吉绛姑扶正，讪讪地说：“姑娘，站稳了。这样吧，我在前面领路；”

“谢谢，也好。”吉绛姑羞笑着道谢，极自然地娇媚地瞟了他一眼。

他也回报以一笑，领先向上走。

吉绛姑突又娇唤：“崔兄！”

“怎么啦？”他扭头问。

绛姑含笑不答，秀颊配红，向他伸出柔若无骨温润晶莹的纤手。

他略一迟疑，拉住了那只秀美的纤手，说：“小心脚下，跟我来。”

一个闯荡江湖的年青人，表面上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出生入死夕旦，与死神打交道生死等闲豪情万丈，但内心却是寂寞的。加以曾经与异性接触过，对男女间事不陌生，碰上了有意勾引的美貌少女，便很难把持自己，难免落入红粉陷阱。此时此地，此景此情，他总不能扳起道学面孔，向一个本姑娘，训一顿男女授受不亲的圣贤大道理，而掉首不顾。

不着痕迹的诱惑，渐渐地引他着魔。

山顶生长着浓密的矮林，吉绛姑转而率领着他；找到一处可以远眺的树下，与他并肩席地而坐，笑道：“崔兄，你看，风景多美？”

山下是一条小溪，由于相距甚远，因此可以看到溪谷中的全景。青山起伏，绿水盘绕，一两座和平安详的小村，白云片片，上空苍鹰悠闲地盘旋，下面隐隐传来格子的歌声。

他俗念尽消，说：“是的，好美，山深幽邃，水绕家村，远离尘嚣，与

世无争，确是隐居遁世的好所在。”

“崔兄，你想隐世避尘吗？”

“不，每个人都想隐世避尘，这世间何足留恋？”

“是啊！你我心意相通，遁世者表面上看是清高，骨干里却是苟活的懦夫。崔兄，我好高兴。”

“高兴，为何？”

“我有此同感。”绛姑收敛了明媚的笑容，向小溪下游一指，说：“崔兄，看到溪南山脚下那座小村吗？”

“哦！你是说近溪的那座小村？”

“是的，那儿，隐居着一位江湖上神愁鬼厌的魔老元魁。”

“是谁？”

“缥缈仙子褚翠华。”

“哦！是她，三十年前威震天下的妖孽。”

“你知道她为何称为缥缈仙子吗？”

“听说她所用的缥缈浮香，是天下一绝。”

吉绛姑沉静地点头，阴森森地说：“确是天下一绝，无色，无味，不怕风，不怕雨。最绝的是吸入的人，本身一无所觉毫无异状，必须听到她左腕上那串九音金铃的声音，方淬然昏迷。如果不闻铃音，十二个时辰内药力自消。在这十二个时辰内，任何时刻听到她的金铃声，便得应声倒地。天下间善用迷音的人不算少，但只有她才算是其中至尊，神乎其神，天下独步，所以她一生中横行天下半甲子，从未失败过。”

“听说她杀的人……”

“太多了，她不该仍然活在世间，老天爷也不该让她终老天年的。”本姑娘，你打算找她算帐？你与她……”

“我与她并无过节，也不打算为世除害。”

“那你……”

“我想要她的缥缈浮香，和她左腕上那串九音金铃。”绛姑微笑着说。

“噢！这种害人的恶毒玩意，你……”

“崔兄，没有这种恶毒玩意，岂能对付摘星换斗一大群高手悍贼。”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绛姑亲眼地挽住了他的臂膀，娇笑着问：“崔兄，你能替我弄来吗？”

他一惊，讶然道：“老天！我？这……”

“你与她无冤无仇，而且相貌出众，笑容常挂，她不会向你下毒手的。”

“那你……你一个大姑娘，不是更易接近她吗？”

吉绛姑摇头苦笑道：“不，那老妖魔十分机警，我已经来过一次了，劳而无功，几乎断送在她手中。崔兄，请……”

“要我去？”绛姑偎近他爱娇地恳求。

他无法拒绝，说：“好吧，我去试试。”

“崔兄，切记不可操之过急，如引起她的疑心，那就糟了。我与两个丫头在这附近等你，明早在此会合，不管成与不成，我一定等你回来。”

“好，我尽力就是。”

“崔兄，小心啊！如果风声不对，早些罢手撤走。”

“我会小心的。”绛姑突然在他的颊上亲了一吻，恩了一声羞笑着站起，向下飞奔，象头在曼舞飞翔的火凤凰。

他轻抚着被吻处发怔，气血一阵浮动。

回到坐骑，吉绛姑将缥缈仙子的现况一一说了。他将乌骓马留下，独自走了。

小村真是小，只有七八家村民。在这山区中的溪谷地带，与其他地区的村镇不同，水方便，不需聚井而居；可耕的田野不多，不可能聚居众多的人丁，可说毫无形成大村落的条件。

村背山面水，东西小径连贯溪上下的村落，也是东下县城的唯一交通要道。而从北面山区蜿蜒而来的小路，则是通向陕州大道的通道，平时往来的旅客甚少，经过村东口的小木桥，与东西小径在村口衔接。在岔口建了一座小茅亭，面对小桥下端湾流冲刷而成的百多亩大水潭，村中的老少经常在潭旁的大石上垂钓，在亭中睡懒觉。

崔长青在黑劲装外，加了一件黑直裰，一根木棍挑着一个小包裹。但脚上，仍然穿着快靴，显得有点岔眼，腰带前，斜插着沙棠木剑。

施施然过了小桥，他向正在桥头戏水的一位小童招手，笑吟吟地问：“嗨！小弟弟，这里是不是伏流岭？”

“是啊。”小童不假思索地答。

“这里住了一个姓褚的仙子吗？”

小童大笑，说：“我们这里没有仙子，只有凡人。”

另一小童向天上一指说：“要找仙子，到天上去找。”

不远处的一株大树下，站起一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冷冷地说：“老兄，伏流岭小小穷山，小地方……”

他向小伙子走，笑道：“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伏流岭虽是小地方，住了一位缥缈仙子，地因人传，不算是小地方了。”

“就算是吧。”

“老兄贵姓？在下姓崔，名长青。”

“在下姓法，名邦直。”

“哦！姓法，这姓少见。在下想起来了，缥缈仙子嫁夫法兴元，你是他的儿子呢，抑或是孙儿？”

“不必多问。”

“不问就不问，在一下反正找对人了。”

小伙子哼了一声，向前迎来说：“最近十年来，你是第一个直呼家母的绰号而来的人，来意不善。”

“不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在下找遍了三山五岳，总算找到了。”他丢下包裹恨恨地说。

小伙子掬起衣袖，冷笑道：“其实，伏流岭并不难找。家母隐修二十余年，其实对外并未完全守秘，并未完全与世隔绝。”

他哼了一声，欺上说：“蛇有蛇路，鼠有鼠路；令堂虽未完全与世隔绝，但如不是此道中人，怎摸得清去路？在下初出江湖，盲人瞎马总算不虚此行。去，叫你那老母鸡出来理论。”

“混蛋！你为何口出不逊？”

“口出不逊还便宜你了呢？”

“你为何而来？”

“为报仇而来。”

“你年仅一二十岁，家母隐修时，你还未出世呢，报什么仇？”

“你少废话，叫她出来便知底细了。”

法邦直仰天狂笑，笑完说：“凭你一个乳臭未干的人，也配指名叫阵？少做清秋大梦，在下便打发你滚蛋。”

“哼！你……”

法邦直突然直冲而上，大喝一声，一掌抽出，好一记奇快绝伦的“鬼王拨扇”，掌风及体。

崔长青向下挫，退了一步怪叫：“好啊！你小子要动手？”

一面叫，一面拉开门户，摆出凶猛狠恶的姿态，象一头暴虎。

法邦直一掌落空，颇感意外，先是一怔，接着笑道：“看不出你这浑小子，反应居然不慢呢，再接我一招试试。”

声落招到，“金豹露爪”疾抓而至，走中宫排空直入，急如星火。

崔长青刚起手上盘接招，法邦直招式已变，爪收腿出，鸳鸯连环腿发似奔雷。

崔长青身退疾闪，但仍慢了一步，避开了第一脚，却被接踵而至的第二脚端中左胯。

“哎……”他怪叫，连退了三步几乎摔倒。

法邦直如影附形追到，伸手急扣他的右肘曲池。

他向后倒，百忙中伸腿奇袭斜拌。

“砰！”两人全倒了。

法邦直一蹦而起，凶猛地扑出。

他奋身左滚，对方一扑落空。

两人重新爬起，在怒吼声中，拳来脚往缠成一团，拳掌带着肉声劈啦响，两人都是皮粗肉厚禁得起打击的人，好一场硬碰硬的凶猛肉搏，动魄惊心。

四周围上了不少小童，此喝着助威。远远地，有些男女神态自若地向他们眺望，似乎无意前来干涉。

“砰啦！”暴响声震耳，两人一拳换一掌，人影乍分向外飘退。

法邦直左腿一软，几乎陪倒，真火上冒，怒叫道：“好小子，你真不含糊，非给你三分颜色涂脸不可，打！”

喝声中，一闪即至，用上了真才真学，一掌劈出，“吴刚伐桂”招式平常，但用上了内家真力，传出了隐隐风雷声。

“噗！”掌劈在崔长青的左臂上，力道千钧。

“哎……”崔长青叫，掩臂疾退，似乎左臂提不起来了。

法邦直跟进叫：“愣小子，再接一掌！”

崔长青扭身避招，大喝一声，出其不意一脚扫在法邦直的左胯上。

“砰！”法邦直跌出丈外。

崔长青飞扑而上，象一头怒豹，左手勾住了法邦直的咽喉，右手锁住了对方的右手。

法邦直竟然毫无反抗之力，突然浑身发僵。

崔长青挟着人一跃而起，奔进入村右的树林，大叫道：“叫缥缈仙子来打交道，不许追来。”

事出意外，先前抽手遥观的人来不及应变。双方交手时，法邦直一直就占上风，因此没有人上前，一个愣小子何用劳师动众？等到崔长青认为时机已至，出其不意擒人，局势已无法控制了。

在一处山沟的草丛中，崔长青用牛筋索将法邦直捆好，笑道：“老兄，委屈些，你就在此地过一夜，希望野狼不要拿你当点心。”

“你想怎样？”法邦直泄气地问。

“想怎样？想缥缈仙子前来救你，在下好向她讨债，你不反对吧？”

“你别想，她不会来的，我不是……”

“你不是法兴元的儿子。”

“你……你知道？”

“当然知道。缥缈仙子已是年届古稀的老太婆，而你还不满二十岁。如果你说是她的孙子，在下或许会相信，可惜你一开始就错了。”

“在下被你擒来，便可证实你是法婆婆的仇家，她不可能离村前来救我，你必须进村去送死。”

“呵呵！她会来的，虽则你不是她的亲人，在下自有妙计，让她远离巢穴出来打交道。”

“你少做梦。”

崔长青大笑，笑完说：“你放心，在下从不做梦。你已经透露口风，在下已经知道虚实了，谢谢。”

声落，点了法邦直的睡穴，用草将人掩上，然后从容不迫地着手准备，在附近半里内，安设了一些小巧玩意，方悄然离开现场。

村四周并没建有防兽栅，却有不少巧妙的兽阱。这一带山区，猛兽是熊和豹，再就是狼，并不足威胁村人的安全。每一户人家，最少也养有两头凶猛的猎犬，不论人兽，接近至两百步外便可被猎犬发现，接近谈何容易？江湖人以虎骨虎血虎粪所制的辟犬药物，对真正的猎犬并不发生多少作用，反而会引起更猛烈的狂吠，一头猎犬发现猛兽，会向主人示警；两头猎犬则会向猛兽进攻。

搜山的人出发了，崔长青留下的包裹，正好作为猎犬的嗅物。共有三组人人山穷搜，声势颇为浩大。

猎犬带了搜山的人，在山上穷兜圈子，一无所获，直到黄昏将临，仍然劳而无功。

法邦直被救回来了，猎犬到底比人要强得多。

二更天，两头黑色巨犬接近了村东三里的山沟峡谷，后面跟着一个黑影，人与犬一阵急走，进入峡谷。

在一处二岔山口，猎犬乱窜片刻，然后向左面的山峡走。

黑影发出一声暗第，猎犬急急回头。

黑影在右面的山峡口伏地搜查片刻，冷笑道：“果然不错，这附近洒了不少椒末，难怪猎犬无法追踪，这人是备而来，但你逃不掉的。”

黑影手点拐杖，腰带上佩着剑，身材中等，黑劲装黑包头，正是隐修二十余年，不再在江湖走动的魔道巨魁缥缈仙子褚翠华，目下她已是年届古稀的老太婆了。

她徐徐深入，两头猎犬在她前面十余步奔窜、嗅动、巡走。蓦地里，一声狂吠，一头猎犬被一根坠木所压住，腰脊已被压断。

老太婆一怔，不再走山脚，向右急跃改走山坡，

只走了百十步，唯一的猎犬突然摔倒向下滚，哀嗥声惊心动魄。

老太婆火起，咬牙道：“这恶贼安装了强弩，我要活剥了你。”

两头猎犬都死了，黑夜中在荒山野岭搜一个人，不啻是在大海里捞针，

谈何容易？

直搜至三更尽，老太婆不得不自承失败，盛怒地往回走，恨恨地自语：“老身回村里等你，你会来送死的。”

回程该是安全的，但老太婆仍然小心翼翼以杖探路而行，直至距村里余走东西小径，她方除去戒心，大踏步向村口赶。

路两侧怪石嶙峋，杂树散布。正走间，突觉有脚一紧，还来不及转念，路左枝叶摇摇，她被倒吊而起，向路左猛拉。

身在半空。正想躬身弄断套住脚跟的套索，另一株大树上，已凌空扑来一个快速人影，一把抱住了她，脑门挨了一击，蓦尔昏厥，两人同被吊在空中。

醒来时，她发觉自己倚坐在一座大石下，气门穴被制，双肩并也被制，身上剑已失踪，百宝囊也不见丁，手腕上以布裹住的九音金铃也易了主。对面，席地坐着高大的崔长青。

她大吃一惊，阴沟里翻船，栽得好惨。

“你是谁？”她恨声问。

“我叫崔长青，绰号叫黑衫客。”

“咱们有何仇怨？”

“没有。”

“没有？你是想击败老身，以扬名立高？”

“这……”

“你成功了。”

“老前辈……”

“住口！说，你怎知道老身要出来找你？”

“很简单，你一代魔头，受不了撩拨，不会躲在村中自损名号。”

“对付登门寻仇的人，都是些成名人物，不会……”

“他们愚蠢，不会用计，只知逞匹夫之勇入村叫阵挑战，失败乃是意料中事。”

“你经过着意的安排……”

“不错，公然登门寻仇，一进村，便会受到缥缈浮香的控制，只要你手上的九音金铃一响，便得乖乖纳命，在下不得不仔细安排，引你出来中计。法邦直是诱饵，可以激怒你人顾一切出来搜寻。法邦直说你不会出来，但在下却猜出你不能不出。你认为在下潜伏山中，在下却在村口等你。老前辈，在下计算之精，你服不服？”

“很好，老身有生之年，第一次失败。你如不将我杀了，老身必报今晚的奇耻大辱。”

“那是你的事，在下却不能杀你，虽则委托在下的人，坚持要你的命。”

“谁委托你的？”

“不必问，不可问。”

“你不杀我？你会后悔的。”

“是否后悔，那是我的事。”

“你到底为何而来？”

“来借你的缥缈浮香，和慑魂九音金铃。”

“你……”

“老前辈，今晚的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但如果你想追赶报复，在下

便向外宣扬今晚的事。”

“你的意思……”

“如果有人问起，请说这两种玩意是被窃或者借出，便可保住你的声誉。”

“没有人能至老身家中行窃……”

“那就说被人借走好了。”

“哼！老身……”

“不必多说了，你自己想想吧。不过，我告诉你，在下的绰号叫黑衫客，也是江湖大名鼎鼎的神偷。时光不早，我可要走了。”

“你……”

“请不必追索，你就认了吧。在下点你的睡穴，解你的穴道，将你放在路上，明早贵村的人便可救你了。告辞。”说完，正待点老太婆的睡穴。

“慢！”老太婆叫。

“你有话说？”

“你不是点老身的死穴吧？”

“唉！你我无怨无仇，我为何要点你的死穴？”

“你真是受人之托而来的？”

“是啊，有何不妥？”

“你不说出委托的人……”

“抱歉，无可奉告。”他歉然地说。

“替他人挡灾，你未免太愚蠢了，你知道后果吗？”

“知道，但在下顾不了许多。”

“取走老身这两种宝物，有何用途你总该知道吧？”

“是的，如果不知，在下也不会来了。”

“要来何用？”

“用来对付一群凶悍恶盗。”

“是些什么人？”

“抱歉，无可奉告，反正是一群悍盗，不必多问。”

老太婆摇摇头，笑道：“你这人真憨得可笑。”

“有何可笑？”

“你知道缥缈浮香的用法吗？”

他拍伯夺来的百宝囊，说：“你这百宝囊中，共有十只储藏浮香的紫金喷管，取掉管塞，浮香便自行喷泄而出了。”

“这般容易吗？”

“哦！你的意思是……”

老太婆叹口气，无限感慨地说：“老身退隐山野垂三十年，近年来方悟昨日之非，昔日为逞一时之快，任性而为一意孤行，陷溺日深终至不克自拔，终至成为江湖魔道元凶，首恶，天人共愤凶名昭著，委实愧对天下人。”

他也黯然一叹，苦笑道：“老前辈总算能及时急流勇退，得保天年寿臻耄耋，已经是大幸了。”

“因此，即使死在你手中，老身并无怨尤。”老太婆平静地说。

他摇摇头，毫无机心地说：“事不关己不劳心，在下不想多管闲事，老前辈虽是一代魔魁，在下也无意以侠客自命向老前辈施罚，在下也不配代天行诛。你可以放心，在下……”

“你如不杀我，何必制老身的穴道？要知道这一带山区猛兽甚多……”

“这……老前辈肯答应不追赶在下，在下立即解你的穴道。”

“当然，老身答应你。”

他不假思索地拍活老太婆的双肩井，最后解除气门的禁制，说：“好了，咱们谁也不欠谁的。告辞。”

老太婆急蹿而出，抓起地上的长剑，冷笑道：“小辈，你真该死。”

他一惊，说：“你……你要食言？”

“老身并未食言。”

“那你……”

“老身答应不追赶你，但目前你并未离开此地。你说吧，老身追赶了你吗？”

“你强词夺理……”

老太婆以行动作为答复，一声冷叱，剑发狠招“长虹贯日”，狂野地走中宫抢攻，但见剑光一闪，剑尖已光临咽喉要害。

崔长青反应奇快，闪避、拔剑、反击，一气呵成，剑点向老太婆的左肋，以牙还牙，抢制机先快攻。

“叮！”老太婆身随剑转，架住了攻肋的一剑，乘势冲刺，锋尖以闪电似的奇速到了他的右肋前。

双方展开了空前猛烈的恶斗，剑光流转，剑气飞腾，人影进退如电，以快订快互不相让，每一剑皆直攻要害，步步凶险，寸委死亡，罡风剑气将地下的草叶全都削平，风雷声隐隐，剑啸声刺耳。

老太婆连攻百十剑，劳而无功，似以打出真火，不再浪费精力在寻暇蹈隙上，开始全力迫攻，一声冷叱，剑势一变，以雷霆万钧之威，内力注于剑身，猛烈地走中宫切入，快速绝伦地攻出七剑。

“啦啦啦……”崔长青快速地封架，双剑相触声如连珠花炮爆炸，劲气进射，将攻来的七剑一一震偏，退了四步，终于稳住了。一声深叱，他立还颜色，最后一剑反而抢得中宫有利机会，豪勇地反击，也攻了七剑，把老太婆迫回原位，且能多进一步，攻势未尽，一剑连一剑，一步赶一步，剑尖吞吐宛若金蛇乱舞，排空直入势如山崩。

“啦啦！嗤……”双剑接触与错鸣声，令人闻之心向下沉。

老太婆在他潮水似的迫攻下，先前尚能封架来势似长江大河绵绵无尽的剑势，最后终于开始闪避移位了。

“啦！”响起最清脆最震耳的一声巨响。

人影乍分，老太婆侧飘丈外，喝道：“住手！”

崔长青已如附骨之蛆般跟到，闻声止住刺出的剑，剑尖距老太婆的胸口不足三寸。而老太婆的剑尖，却被压出偏门，位于他的右肩外侧，无能为力了。

“你有话说？”他问。

老太婆呼吸不平静，问：“你的剑响声有异，怎么一回事？”

“在下的剑是木剑。”

“木剑？”老太婆骇然问。

“是的。”

“见鬼？”

“你可以伸手摸摸看。”

老太婆依言伸手摸触他的剑尖，绝望地说：“罢了，老身认栽。”

他收剑滑退，收剑入鞘说：“承让承让，得罪了。”

“你是何人门下？”

“辱没师门，不说也罢。”

“自古英雄出少年，老身休矣！”

“老前辈二十年不在江湖历练，生疏在所难免。”

“怪事，以你的内力修为与剑术来说，天下大可去得，为何需要老身的缥缈浮香？”

“在下的朋友，需要对付大群凶悍的大盗。”

“你……好吧，老身成全你。”

“谢谢。告辞。”

“站住！你就想走？”

“那……老前辈……”

“只要你打开管筒塞，嗅入一丝浮香，便得听由九音金铃控制，届时你岂不同时昏迷？”

“哦！这……”

“老身成全你，送你一些解药。”他大喜欲狂，行礼笑道：“谢谢老前辈，感激不尽。”

老太婆解下左手腕的一只两寸宽皮护腕，递过冷冷地说：“不必谢我，你应该得到解药。本来你可以迫老身讨取的。”

“老前辈……”

“护腕套上有一个钱大的活门，在使用缥缈浮香之前，推开活门，用鼻迫紧尽量嗅吸三次，可嗅到隐隐清香，便是药已入鼻深入肺腑，在十二个时辰之内，可不受浮香所惑。”

“谢谢老前辈。”他接过护腕衷诚道谢。

老太婆沉声说：“护腕套内所藏的解药，尚可使用一年以上，不仅是浮香的唯一独门解药，解其他的歹毒迷魂药物更是灵光。这东西配制不易，也是老身的不传之秘，除非你毁掉，不可交由他人使用，以免被他人仿制。”

“这……”

“同时，你得保证不用浮香残害好人，不要替老身添增罪孽。”

他拍拍胸膛，正色道：“敝友使用之后，晚辈立即将喷筒毁去。”

“也好。其实毁不毁无关宏旨，筒塞拔除后，只能连续使用十二个时辰，必须加添药物方可再行使用，无药便成废物了。至于那具九音金铃，你可以留作把玩，除了促使与诱发浮香药力之外，毫无用处。”

他审视九音金铃片刻，笑问：“晚辈冒昧请问，九音金铃为何诱发药力？似乎两者之间，并无任何关连呢。”

老太婆呵呵笑、说：“其实，说穿了并无妙处，浮香入体之后，药力已经潜伏于灵台之间，九音金铃发声吸引，促使被浮香所制的人注意力集中转移，灵台因此而受干扰，岂能不倒？你可以走了，少年人，好自为之。”

崔长青向与吉绛姑会合处赶，为了护腕的事，他感到心中为难，是否将此物交与吉绛姑？他委决不下。不交，吉绛姑使用浮香时岂不糟了？交，他怎能失信于缥缈仙子？言而无信，何以为人？

终于，他决定不交，只消告诉吉绛姑在拔除筒塞屏住呼吸，在十二个时辰内不可进入浮香散布区便可，反正以九音金铃克敌，根本用不着进入浮香区擒人。同时，绛姑只要求他讨取缥缈浮香和九音金铃，并未要求解药，

他用不着失信于缥缈仙子。

可是，他想到日后的事，暗叫不妙。藏解药的护腕套如绛姑绛姑出了纰漏反被浮香所弄倒，后果岂不可怕？

左思右想，无法两全。他一咬牙，自语道：“看来，劫宝的事我不能置身事外了。好吧，我跟去暗中候机助她。”

一切决定，他心个稍宽，轻快地奔向昼间约定的会合处，已经是五更初正之间了。

正走间，前面传来侍女的低喝声：“什么人？停步。”

“是我，崔长青。”

“哦！崔爷回来了？早着呢。”

绛姑，闻声而起欣然叫：“崔兄，快来，成功了吗？”

绛姑和衣而眠，挺身坐起相迎。他走近笑道：“幸不辱命，把老魔婆的百宝囊全偷来了。”

他说偷，技巧地掩去与缥缈仙子订交道的经过情形。吉绛姑大喜欲狂，迫不及待地将他拖在身旁坐下，点起一根松枝，检查百宝囊中物。他编了一颇合情理的说辞，如何白天探道，夜间入村行窃一一说了，并将缥缈浮香的用法等等交代清楚。

吉绛姑兴奋地将百宝囊收好，熄去松枝，亲热地挽住他，媚笑道：“崔兄，黑衫客果然名不虚传，登堂入室，神不知，鬼不觉，寻室取珍如同探囊取物。”

“别挖苦人了。”他苦笑。

“崔兄，相信我，我怎敢挖苦你？有了缥缈浮香，大事绛姑亲眼地在他耳旁，轻唤着他的名字。

“日后再说吧，你还未成功呢。”他信口答，抓过马包又道：“累了一夜，天快亮了，我得好好睡一觉养养神。”绛姑却噗嗤一笑，将他拖倒在身旁，低笑道：“就用我的寝具吧，要不要划鸿沟为界？”

他心中一荡，幽香阵阵令他心醉，正想一把抱住这位可人的撩人美娇娃，突又想起了因爱成仇的胡绮绿。他心中一凛，浑身发僵，深深吸入一口气，沉静地说：“不要划鸿沟，我不是好色的浪子。”

豹皮精制的裘被掩盖了他。幽香扑鼻，温暖也裹住了他。绛姑的低柔语音响至耳畔：“长青，你曾经眷爱过什么人吗？”

他默然良久，僵硬地说：“我喜欢志同道合的朋友。”

“是哪一位姑娘？”

久久，他转身外向，说：“我该睡了，天快亮啦。”绛姑深深地吸，幽幽地问：“长青，你在回避，是吗？”

“我们不谈这些。”

“我想，你并没有知心的红颜知己。”

“吉姑娘，我说过不谈这些。”绛姑绛姑不加置理，淡淡一笑道：“你如果有了心上人，便不会与我共枕。”

他挺身而起，却被吉绛姑按住了。

“一个江湖人，对情爱二字淡漠得很。”他有点不耐地说。

吉绛姑却不放松，问：“真的？那么，你对我好，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闪烁地说，仰望星辰，叹息一声又道：“不错，我对你有好感。也许，你有与我相同的气质，相同的志趣。也许，你我都有戏弄强

豪、取不义之财的雄心壮志。也许……我对你一见投缘，产生了些少温情。”  
绛姑笑问。

“如果我真有心爱的人，怎会与你同衾共枕露宿荒山？”他突然有点心动地说。

“真的？”

“但愿你相信。”

“哦！我……”本姑娘，你知道你自己很美吗？”

“谢谢你的夸奖。”

“真的，你有一种不凡的豪放不羁气质……”

“我又不是男人……”

“这就是你的可贵处。也许，我看多了那些弱不禁风，娇贵矜持的姑娘，因此……”

“因此，你认为我放荡……”

“不，你不是这种人。”

“你不认为我有意媚惑你？”

他突然大笑，翻身一把扣住了吉绛姑的左腕，说：“如果我真有意挑逗你，对你非礼，你这把小匕首早就刺入我的胸膛了。”

吉绛姑左手戴了皮肤套，中藏一把八寸长的锋利小匕首。绛姑颇感意外地叫。

他松手笑道：“我发觉你确是有意逗引我，而又不时准本姑娘，以情相试，你是在玩火。告诉你，你不能奢望在这种情势下，找到一个不为情所动的真正男人。幸而我不是为情所迷的浪子，总算未在匕首下断魂。好了，咱们适可而止，虽则风流不下流，不必尔虞我诈，好好安睡吧。”

吉绛姑噗嗤一笑，说：“原来你以为我在向你色身相试？”

“你不是吗？”

吉绛姑解下臂套，塞入他的枕下，一声媚笑，忘情地扑入他的怀中。

他浑忘一切，戒意全消，激情地抱住了投怀送抱的火热胴体，不知人间何世。

他猜得不错，吉绛姑曾经多次想用匕首置他于死地，最后反而被他挑逗得动了真情，弄假成真，将杀他的念头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两名侍女轮流担任守夜，马包行囊铺设在二十步外另一株大树下。天快亮了，不需守夜放哨，两人和衣相并就寝，喁喁细谈：“虹姐，小畜生得手了吗？”

“得手了，他自称是神偷，缥缈浮香如不到手，会主岂会如此开心？”

“怪，会主为何不擒他？虹姐，我有点担心。”

“你担的什么心？”

“会主象是对他有情，你没看出来？”

“这……是啊，我看会主的神色确是不太对。”

“虹姐，你我跟随会主多年，何曾见过她对男人如此亲昵，如此放浪形骸？这不是对待死仇大敌的态度。”

“是啊！这……万一会主真的爱上了他，那……”

“不会的，会主雄心万丈，大好基业被小畜生毁于一旦，仇深似海……”

“可是，眼前的事实……”

“会主自会有用意，不需咱们担心。依我看，会主定然认为需要他协助

劫宝，事成之后，再擒住他解往龙门处死示众。睡吧，好好养养神，不必胡思乱想。”

“万一会主弄假成真……”

“不会的，放心啦！”

崔长青始终对胡绮绿的事耿耿于心，虽在意乱情迷中，仍不敢放纵地进入不设防之城，手眼温存适可而止，居然能悬崖勒马颇为不易。他紧拥着吉绛姑，含糊地问：“绛姑，你的家世可否让我知道？”

吉绛姑发乱钗横，腻声道：“长青，你爱我的人呢，抑或是爱我的家世？”

“请勿误会……”

“长青，不是误会，博陵崔氏……”

“好好，不说这些。”

“你要说些什么？”

“说你，你对日后有何打算？”

“我是个女人，所求并不多。长青，你愿不愿与我并肩绛姑满怀希望地问。

“哦！我们不是已并肩携手行道江湖吗？”

吉绛姑的火热的樱唇迷乱地亲吻着他的胸膛，痴情地说：“我是说，今后，永远。”

他迟疑了，激情在消退。

“你不愿？”吉绛姑偎近他的颊旁问。

“绛姑，给我一些时间考虑。”

“你我志同道合，如此亲密、相爱……”

“可是你我仍然相知不深。两情相悦，如果相知不深，势难久长，我不要彼此来日有所后悔。绛姑，一错不能再错，我曾经有过女人，如今，留下的只有自疚、悔恨，很苦呢！绛姑。”

“哦！曾经眷爱过一位女人？她是谁？她美吗？”

他深深叹息，苦涩地说：“她美不美无关宏旨，问题是其中没有情爱，只有仇恨，一时激忿而铸下的孽缘。因此，我必须加以慎重考虑，我不要你日后后悔。”绛姑喃喃地说，缠绵地吻着他有点发僵的嘴唇。

“你的意思……”

“这表示我珍惜你我的情谊，我在你心目中……”

“绛姑，你是第一个令我如此动心的女人。”他动情地说。

热火重升，发狂般吻着怀中的吉绛姑。

久久，吉绛姑似乎对他未能专心，时冷时热的表现颇感不满，对他未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感到失望，突然幽怨地问：“长青，她是谁？她真令你困扰吗？”

“过去的事，不说也罢。”

“我坚持。”

“绛姑，不要迫我。”他泄气地说。

“长青，我要求你把这件事放开，让我替你分忧，替你解决。”

“不，绛姑，不要，这……”

“是胡绮绿吗？”吉绛姑突然问。

“噢！你……”他吃惊地叫。

吉绛姑冷笑一声，凶狠地说：“这件事交给我办，她永远不会再困扰你了。”

他大感诧异，他与胡绮绿之间的事，如不是胡绮绿口风绛姑怎会知道？

“噢！你知道我的事？”

吉绛姑悻悻地说：“镇八方胡威早些天到了潼关，胡二小姐从山西南下与乃父会台。胡威传信各地朋友要你的命，这是尽人皆知的事。长青，你黑衫客的名号，在江湖可说声誉鹊起，你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人。”

“哦！原来如此。”

“你替黑龙帮出头，到处找血花会的晦气。这件事江湖朋友对你的批评并不佳，同道相残，易招物议。”

他苦笑，说：“我并不是替黑龙帮撑腰出头，而是为友复仇，我并不介意江湖朋友的批评，我会向江湖朋友交代清楚的。”

“长青，我有几位朋友，他们可能与血花会的重要人物有交情。”

“哦！你肯助我一臂之力？”

“不，血花会潜势力甚大，高手刺客艺业超人，神出鬼没令人防不胜防，与该会作对并无好处。”

“那你……”

“我希望我朋友穿针引线任鲁仲连，化解你与血花会的过节。”

“这是不可能的。”他断然地说，握紧拳头恨声又道：“血花会专做些伤天害理的事，那位神秘莫测的会主更是罪恶滔天，他们不会放过我，我也不会罢手。”

“如果他们肯与你化解呢？”

“不可能的。”

“如果可能，如何？世间没有不可能的事。”

“绛姑，你不知道我与血花会……”

“我并非全然无知。长青，你开出条件，我去找人居间调解，“怎样？”

“仇恨深结，不可能化解……”

“长青，信任我，为了你的安全，我会全力以赴。长青，为了你的未来，请接受我的请求。”吉绛姑激动地说，声调中充满祈求的感情。

他沉吟不语，久久方说：“绛姑，把你牵入……”

“长青，不要顾虑我，为了你，我愿上刀山……”

“不要说了，绛姑，你这份情意，我感激不尽。”

“你说吧，长青。”

“好吧，其一，我要血花会赔偿三眼韦陀与虬须客的损失，每家遣孤白银千两。其二，解散血花会。其三，破了会主的气门，永远不许再在江湖行走。”

“长青，条件不是过苛了些？”

“这已是最低的条件了，其实会主是应该一死以谢天下的。几年来，该会不知杀了多少无辜，赚了不知多少造孽钱，废了她已是天大的便宜了。由于不愿令你为难，所以我只要求废了她。”

他的语气极为坚决，吉绛姑不再多说，叹口气说：“我试试看，给我一些时日准备。”

“需要多久？”

“夺宝事了，你我立即到河南府，我传出信息，大概十天半月，便可获

得回音了。”

“也好，我依你。”他首肯，重新抱住了吉绛姑。

可是，他发觉吉绛姑的热情已经消失，可惜天色太黑，无法看到吉绛姑脸上的神情变化。

黎明前的黑暗降临，他终于沉沉睡去。

近午时分，到达一条小河旁，河北岸有一座三家村，冷清清的，河水不深，可徒步而过。

吉绛姑在村里余的小土岗住坐骑，向他说：“这条河叫做刀辕川，下面河旁的三家村，在江湖上颇有名气，称为昌河金剑茅家。”

崔长青一怔，问：“你是说，这是夺魂金剑茅纶的家？”

“不错。”

“哦！一代江湖之豪，住处怎么这般寒酸？”

“这才不会引人觊觎。”

“我们前往歇脚？”

吉绛姑淡淡一笑，摇头道：“茅老儿在此隐居，只接待有交情的朋友。”

“他会对我们不客气？”

“至少，他会对我们饷以闭门羹。”

“那就不必自讨没趣，走吧。”

吉绛姑扭头回望，说：“如果我所料不差，明日近午时分，摘星换斗一群人，将押了宝物按时到达。”

“哦！原来……”

“茅老儿与摘星换斗交情不薄，摘星换斗进出山区，必定在此与茅老儿叙旧。因此，我决定借茅老儿的地盘，请摘星换斗一群高手献宝。”

“唔！这附近的地势，倒是伏击的好地方。”

“我要先制伏茅老儿一家老少，不然大事难成。”

他摇头苦笑，说：“绛姑，不可冒险，茅老儿的金剑可怕，你恐怕制服不了他。如果走脱了一个人摘星换斗便不会来了。”

“我可用缥缈浮香。”

“只须逃走了一个人……”

“茅老儿也许会合作，只要我能胜得了他。”

他呼出一口长气，说：“看地势，咱们只要把住河岸，这一面把住山口，他们一个也逃不了。用浮香固然大佳，但如果村中设有地窟，有人先躲入待机警告摘星换斗一群人。”

他点点头道：“这样吧，我去劝说茅老儿，你们三人占住两端，以便擒捉外逃的人。”

“你……你不是不介入吗？”

“但我已经介入了。”

“你胜得了茅老儿？”

“也许，等见面后再说。”

“长青，你不必冒此不必要之险……”

“我总不能袖子旁观，来，你们听我安排……”

首先是吉绛姑的马冲出，一身红裳极为夺目，冲过村前停在河岸旁下马。

乌骓马随后冲出，蹄声惊动了村民，三三两两出外驻足注视，好奇地

打量两位不速之客。

乌鸦在第一座屋前勒住，他从容下马，拢上缰拍拍乌鸦的胸脖，乌鸦向河旁驰去。他向站在门中的中年村夫抱拳一礼，笑问：“老兄，茅前辈在家吗？”

中年村夫眼中有戒意反问：“有事吗？你老兄是……”

“在下姓崔，名长青，匪号称黑衫客，特地前来拜会茅前辈，有事商量。”

“有何要事，可否先行见告？”

“必须面陈。兄台姓大名？”

“在下于吉。”

“家师隐修，不见外客。”

“崔某是为了伏牛三霸而来，与令师有关，务请于兄禀报。”

“抱歉，在下不许任何人打扰家师的清修。这里由于某作主，崔兄可对在下说明。”

“在下非见令师不可。”他坚决地说。

于吉冷笑一声，两面看看，说：“你们有四人四骑，曾在前面的山顶上向下指指点点。”

目下那位红衣姑娘堵住东首，另两位朋友定然守在西端，来意不善。姓崔的，抱歉，家师不屑与无名小卒打交道，有何指教，你冲于某来吧。”

“于兄警觉得很，既然已道出在下的来意，在下就敞开来说好了。崔某要与令师算帐。”

“有事弟子服其劳，冲在下来好了。”

左邻踱来一位二十余岁的壮年人，冷笑道：“阁下好大的口气，胆气也不差，你要见家父，必须先过我这一关。”

崔长青呵呵笑，问：“你是茅前辈的爱子？好雄壮，不错，尊驾的大名如何称呼？”

“茅刚。”

于吉伸手虚拦，叫道：“刚弟，去取兵刃，愚兄打发他上路。”

“你先别走。”崔长青叫，上前伸手相阻。

于吉冷哼一声，先下手为强，猛地伸手便抓，五指如钩奇快绝伦。

崔长青反应更快，招发“金丝缠腕”，反扣对方的脉门，毫不相让。

于吉一惊，双方皆用擒拿术，这就得看谁快，谁的火候精纯，很难取巧，未能主率先机，使得赶快撤招变招，一声冷叱，收爪出掌，以雷霆万钧之威，一掌向对方的胸口拍去，掌劲山涌。

“噗！”掌拍在崔长青的左胸上，声音不对，如击韧革，似乎劲道突然消失了。

而崔长青的右掌，已在同一瞬间劈在于吉的左耳门上，快得象是电光一闪。

“砰！”于吉摔倒在地，昏厥了。

茅刚恰好抓了两把单刀，将另一把连鞘单刀向崔长青脚下一丢，叫道：“拾兵刃，咱们比划比划。”

崔长青大笑，说：“老兄，你并不是茅刚。”

“废话！”

“夺魂金剑以剑术威镇江湖，他的儿子决不会用刀与人比划。老兄，去叫茅老儿出来，以免浪费口舌反正他非出来不可，何必龟缩不出，自毁名

头？”

茅刚步步迫进，说：“等你胜得了在下手中刀，再吹牛并未为晚，把刀拾起来！”

崔长青呵呵笑，说：“你的师兄一照面便倒了，在下不知道你凭什么敢如此夸口。好吧，咱们玩玩。”

说完，泰然俯身拾刀。手刚抓向刀鞘，茅刚突起发难，刀光一闪，来一记快速绝伦的“力劈华山”，啸风声刺耳，刀沉力猛势如山崩。

崔长青却不抓刀，原势一蹿，不退反进，从刀下一掠而过，在蹿过茅刚身侧的刹那间，一掌拂在茅刚的有肋下，蹿出丈外大笑道：“火候不够，经验欠短，算了吧！”

茅刚直冲出两丈外，方大叫一声，扔刀栽倒，呻吟着站不起来了。

这瞬间，右侧不远处观战的一名中年人，大喝道：“接我的连珠箭。”

白星接二连三飞出，共飞出五枝八寸长的钢杆白羽箭，厉啸着向崔长青飞去。

崔长青双手齐扬，眨眼间，手中接住了五枝箭，双脚纹丝不动，一礼全收。

“你还有多少零碎？一并发来吧。”他泰然自若地说，死盯着中年人，吸住对方的眼神。

中年人大骇，惊疑地拔剑叫：“高明！剑上见真章。”

他拔出大剑，颌首叫：“上吧，你可以用白羽箭辅剑术之不足。”

中年人一声冷叱，豪勇地冲进，剑吐出宛若电射星飞，浑雄的内力化为剑气，排空直入。

沙棠木剑涌起一朵白莲，“啦”一声便将刺来的凶猛剑影震出偏门，乘势探入，剑尖直指七次要害。

中年人骇然飞退，一咬牙，重新奋勇冲进，这次用的是“羿射九日”，攻势如潮。

“啦啦……”崔长青从容挥剑接招，不闪不避，只守不攻，将攻来的九剑一架开，化解了对方空前猛烈的一招九剑疯狂攻势。

九剑无功，中年人再次知难而退，在丈外重新调和呼吸，沉声道：“阁下真人不露像，为何不反击？”

崔长青徐徐迫进，冷然地说：“在下不愿强宾压主，等你使用夺魂剑术绝学。”

“哼！”

“如果在下所料不差；你才是茅老儿的门人。”

“接招！”

中年人沉叱，狂野地冲近，剑山压到，比先前两次的声势，增强三倍以上，但见剑影漫天澈地而至，剑气迸发如同狂风乍起，快速绝伦地冲刺锐不可挡，进退如电压力奇大奇猛，掏出了真才实学雷霆一击。

崔长青换了三次方位，在漫天剑影中游刃有余，这次他不再硬接，而是寻暇蹈隙反击，在对方剑发一半的瞬间，他的剑便已疾探而入，反击对方的要害，迫对方撤招，攻其所必救，神乎其神。

表面上看，中年人气吞河岳，疯狂地进击势如狂风暴雨，主宰了全局。其实，中年人却心中叫苦，勇气在迅速消退，真力在可怕地减退，最后心虚地突然飞退丈外，脚下大乱，几乎站立不牢。

四周共有六名老少观战，茅刚与于吉已被抬走了。中年人的神情，令六名老少脸色大变，怎么主宰全局的人竟然败了？

“噢！”一名老者讶然叫。

中年人脸色泛灰，喘息着叫：“这人可怕，并肩上。”

崔长青却不追袭，轻拂着木剑说：“不要逞强了，快叫茅老儿出来说话。”

老者举步而入，伸出龙杖沉声道：“少年人，老夫领教高明。”

崔长青脸一沉，饱含怒意地说：“老丈，在下耐性有限，难道真要在下出手伤人，茅老儿方肯出来吗？”

“茅老哥目下不在此地。”

“不在此地？他到何处去了？”

“到下游三里地的普照寺去了。”

“他何时可回来？”

“平时他在寺中与慧方上人参禅，十天半月方返家一趟。”

“快派人去叫他回来。”

“胜得了老夫手中杖，老夫即派人前往促请。”

崔长青哼了一声说：“也好，你赐教吧。”

老人道声得罪，沉静地一杖点出，轻飘飘地似乎未用真力，但在眼神中，却可看出重重杀机。

不远处把守出路的吉绛姑及时高叫：“小心他的杖有鬼。”

崔长青侧飘八尺，剑指出了。

吉绛姑的叫声连续传到：“老鬼是七星瘟神桑浩，杖尾可发射七星淬毒暗器。”

杖尾如果可发暗器，交手时，必须避免被杖尾吸住，委实千难万难，双方照面，想避免杖尾指向，只有一件事可做：逃命。不然，在相对的有限空间内，决难避开杖尾暗器的袭击。

崔长青不敢大意，开始逃走，剑立身侧，随时准备切入拨开指向的杖尾。

七星瘟神的杖尾跟踪着他，阴阴一笑道：“普天之下，能逃过老夫七星袭击的人，屈指可数，我不信你能逃得性命。”

崔长青经过落在地上的一把单刀上方，问道：“你要杀我？”

“是的，你必须死。”

“别无商量？”

“你必须死。”

他左足疾飞，单刀突然向七星瘟神飞去。

七星瘟神一惊，百忙中举杖急拨。

沙棠木剑破空疾飞，快得令人目眩。

“当！”杖击中了飞射的刀。

“啊……”七星瘟神厉叫，沙棠木剑插入右肩井，剑尖直透背骨，贯入一尺以上。

龙首杖向上一举，一阵机簧暴响，七颗星形毒暗器射向天空，上升五六丈，劲道之强，令人心惊胆跳。

崔长青飞扑而上，铁拳疾飞，“砰砰”两声暴响，捣在七星瘟神的小腹上。

七星瘟神终于不支，鬼叫一声，俯身便倒。

崔长青顺势将剑拔出，冷笑道：“你自食其果，快治伤去吧。”

“砰！”七星瘟神冲倒在地，狂叫道：“快替我裹……裹伤……”

肩前后血如泉涌，再不裹伤大事休矣！抢出两位年青人，将七星瘟神拈走了。

崔长青拾起龙首杖，大喝一声，向一块巨石猛砸，碎石纷飞，火星直冒。

空心的杖身变了形，第二杖砸下，杖断成三段，他丢了断杖，向惊然旁观的四个人说：“汪老鬼的兵刃太过歹毒，毁了倒是一大功德。”接着伸手向脸无人色的中年人叫：“你可以上了，你的白羽箭在下不在乎。”

中年人打一冷战，惶然问：“阁下，你到底想怎么样？”

“叫茅老儿出来说话。”

“他确是到普照寺去了，在下这就派人前往……”

吉绛姑高叫道：“长青，咱们一同去找，先叫他们缴出兵刃。”

“哦！让他回来不好吗？”他高声问。

“不，任何人也不许离开，以免走漏风声。”

三家茅屋共有十七名男女老少，被囚在一间茅屋内，由两侍女看守，奉命对妄想离开，不听命擅自移动的人格杀勿论。

吉绛姑问清普照寺的底细，与崔长青上马奔向三里外的普照寺。

普照寺建在一座小山巅，东面四五里有一座大村镇，向来香火并不冷落，寺的规模也不小，三进殿，由前至后依次是天王殿、弥勒殿、大雄宝殿，共三十六名僧人，是永宁县北境最大的佛寺。

两人在寺前下马，崔长青向迎出的知客僧说：“大师请了，请问茅老爷子在吗？”

知客僧笑道：“在，现在静室与主持大师证道。两位施主是……”

“在下是茅老爷子的朋友，有急事请他赶快返家。”

“哦！可是，茅老施主在证道期间，不许人前往打扰，两位施主请至客室稍候，或至各处随喜……”

“不必了，在下至静室找他。”

知客僧伸手急拦，惶然道：“施主不可，茅老施主脾气不好……”

“他家中出了事，十万火急，回去晚了便将家破人亡，还不领路？”

知客被唬住了，赶忙说：“既然十万火急，请随小僧前往促驾。”

知客僧在前领路，到了偏殿后面的藏经阁旁静室，向两人说：“两位施主请稍候，小僧入内禀报。”

不久，知客僧在内叫：“两位施主请进。”

短几左右，蒲团上分坐着相貌清癯的慧方上人，与面目阴沉的夺魂金剑茅纶，几上放着一卷八大人觉经。

慧方上人垂首安坐，闭目垂帘如同入定。

夺魂金剑也安坐不动，紧盯着两人，鹰目冷电四射，最后目光落在吉绛姑身上，冷冷地说：“原来是你。不死心，是吗？”

吉绛姑格格笑，说：“这次不是找你决斗的，要找你帮忙。”

“你带了党羽，老夫不在乎。”

“这次我可是善意而来的。”

“蛇蝎女人的话，不可信。走吧，到外面去，不要将杀孽沾污佛门清净”

地。”

“嘻嘻！你何时开始放下屠刀信佛的？”

夺魂金剑整衣而起，慧方上人突然抬头，平静地说：“茅施主，请息嗔念，老衲请两位施主小坐片刻。”

吉绛姑冷哼一声道：“老和尚，你少管闲事。”

慧方上人沉静地注视着她，念了一声佛号说：“善哉！女菩萨盛气而来……”

“住口！”

慧方上人长叹一声，摇头道：“女菩萨灵台蒙垢，眼中除了情欲仇恨之外，茫茫然一无所见……”

吉绛姑纤足疾飞，将短几踢翻，怒叫道：“秃驴该死！你……”

崔长青赶忙伸手相拦，低声道：“绛姑，不可无礼。”

夺魂金剑冷笑道：“你又改名了？姓改了吗？”

吉绛姑沉声道：“闯荡江观的人，谁没有几个假名？老鬼，你走不走？说！”

“好，走吧。”夺魂金剑冷冷地说，举步向外走。

吉绛姑随后跟出。崔长青刚欲举步，突觉轻风及体警觉地扭身，慧方上人已知何时到了他身旁。

他吃了一惊，耳中突听到细如蚊鸣但清晰入耳的语声，到老和尚的声音说：“色字头上一把刀，施主小心红粉陷阱；当局者迷，施主好自为之，阿弥陀佛！”

老和尚和掌欠身，念了一声善哉，泰然入室而去。

他怔在当地，突然醒悟地低叫，“传声入密绝学，老和尚是非常人。”

两人在山门外上了坐骑，崔长青叫：“茅前辈，上马，我载你。”

夺魂金剑冷冷一笑，说：“老夫双腿尚健，免了。”

夺魂金剑领先而行，不徐不疾泰然赶路。崔长青乘马走在最后，不住回头眺望耸立在山顶上的普照寺，思潮起伏，百思莫解。老和尚是艺臻化境的高手，为何不出面留住夺魂金剑？

下山不久，吉绛姑突然叫：“茅老狗，你为何不带金剑防身？”

夺魂金剑冷冷地说：“老夫已经封剑三年了。”

“你封剑，江湖朋友并不知道。”

“老夫不是欺世盗名的人。”

“既然你不愿让江湖朋友知道，本姑娘便不受江湖规矩的约束。”

“你所行所事，哪一点遵守江湖规矩了？”

“你准备纳命。”

“你动手好了。”夺魂金剑仍然冷冷地说，举步从容并未回头，根本不理会身后的人。

吉绛姑徐徐拔剑，扳鞍下马。

蓦地，前面山脚下转出一个打樵的老和尚，担了一挑枯枝，用老公鸭似的沙哑嗓门穷叫：“满地黄金又白银，横财不富命穷人；当先吃尽谁来问，缺少铜钱断六亲。呵呵！你一剑来我一刀，名枷利锁命不饶；朝生暮死难逃避，黄泉结伴路迢迢。呵呵！施主们，放下屠刀，回头是岸。”

崔长青催马上前，叫道：“绛姑，不可！”

吉绛姑的剑，正指向夺魂金剑的背心，闻声反而手上一紧，剑倏然送

出。

崔长青凌空飞落，一把抓住了她握剑的手。

夺魂金剑浑如未觉，仍向前走。

“非杀他不可。”吉绛姑恨恨地叫，喝道：“放手！”

崔长青不放手，沉声道：“他已封剑，你能从背后杀他？”

“哼！这老鬼满手血腥，我为何不能杀他？”

“杀了他，你能心安？”

“为世除害，心安理得。”

“你不是说要利用他吗？”

“不必了，有他反而坏事。”

“这样好了，叫他回普照寺，不许他出来。反正用不着我了，我在普照寺看住他就是。”

吉绛姑怎肯让他与夺魂金剑相处？不依道：“不，杀了他永除后患，反正事后他仍得死，我不能留活口。”

“你怕我从他口中探你的底细吗？”他问。

吉绛姑一怔，笑道：“长青，我没有什么需要瞒你的。”

“那么，你不要杀他，我不问，如何？”

“好吧，但我利用他。走吧，上马。”吉绛姑目涌杀机地说。

## 第二十六章

崔长青未注意绛姑眼神的变化，回头牵坐骑。

打樵老僧避在路旁，向两人咧嘴一笑，说：“施主们，求生不易求死易，谋财容易守财难。阿弥陀佛！”

绛姑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猛地回身左手疾扬，射出一枚青色的四寸扁针。

“嗤！”针没入老僧的柴担内。

老僧如未觉，挑着柴担扬长而去，沙哑的歌声在空中荡：“酒色财气四堵墙，多少贤人在中央……”

崔长青心中惶惶，向吉绛姑颇表不满地问：“绛姑，你用什么暗器暗算他？”

“发针。”绛姑愤愤地说。

“他是个风烛残年与世无争的方外人，假如不是他命不该绝，换肩柴捆挡住了针，他岂不是做了你针下的亡魂？绛姑，你……”

“不要责备我好吗？”绛姑烦躁地说，上马又悻悻地说：“与夺魂金剑交往的人，还有什么好人？这老贼秃疯言疯语，分明是在讥讽挖苦我们，你还听不出来？”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绛姑有意在崔长青面前掩去本来面目，但气愤中便浑忘一切暴露了本性。幸而崔长青对夺魂金剑的为人，由于为先入主在作祟，对一个江湖上凶残霸道人人皆曰可杀的人，有反感并不足奇，因此对绛姑逼迫夺魂金剑的态度，并无多少不满，仅对以发针暗袭老樵僧起了反感。

可是暗袭无功，老樵僧平安无事，他口中虽表示不满，心中已有所警觉，但上马之后，不满的情绪即烟消云散了。

回到夺魂金剑的茅舍，双方在大厅面面对。夺魂金剑见多识广，看情势便知大事去矣，单刀直入地问：“你把老夫的人怎样了？”

吉绛姑冷冷一笑，道：“他们目下平安无事。”

“他们呢？”

“他们被囚在后面。”

“你准备……”

“他们的死活，完全寄托在你一念之间。”

“你要和老夫生死相决？如果老夫输了，他们便死无葬身之地？”

“本姑娘这次无意决斗。”

“那你……”

“本姑娘要求你衷诚合作。”

“如果老夫不答应……”

“你会答应的，是吗？”

夺魂金剑注视着崔长青，冷冷地问：“你是她的爪牙？阁下堂堂一表……”

“住口！我警告你，不许说题外话。”绛姑沉声制止，凤目中杀机怒涌。

崔长青淡淡一笑，接口道：“吉姑娘是朋友，前辈不必管在下的事。”

夺魂金剑也淡淡一笑道：“看神色，你与妖女可能是……”

剑芒一闪，吉绛姑拔剑点出，剑尖点在夺魂金剑的咽喉上，沉声道：“本姑娘郑重地警告你，再说题外话，你将后悔八辈子。”

夺魂金剑嘿嘿笑，毫无惧色地说：“你不会杀我，也不敢杀我。”

“真的？”绛姑杀气腾腾地问。

“因为你要利用老夫，杀了老夫之后，你将毫无所得，是吗？”

“哼，本姑娘已不需要你了。”

“真的？那么，你为何不动手？”

“本姑娘就送你去见阎王……”

“百万金珠也将随老夫而去。”

吉绛姑一惊，停剑不进，颇感惊讶地问：“你知道本姑娘的来意？”

夺魂金剑桀桀笑，说：“老夫闯了一辈子江湖，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要长，闻一知十，见微知著，连这点小事也猜不出，老夫岂不白闯了一辈子江湖？”

“你知道些什么？”

“知道百万金珠，这就够了。”

“我不信你会未卜先知。”

“咱们来想想看。敝友摘星换斗住在熊耳山，往浣池崑山作案，来去皆需经过老夫的住处，在此地饮马打尖。你申明这次不是寻仇而来，要求老夫合作，老夫哪有不知之理？”

“老狐狸，杀了你，摘星换斗同样会来。”

“可是，来的将是人马如潮，刀剑齐聚。”

“我不信。”

“不信你就动手吧。在前面探道的人不见老夫，想想看，结果如何？凭你们几个人，如果不用阴谋诡计，想在摘星换斗口中夺食，不是老夫小看

你……”

“住口！”绛姑烦躁地叫。

“你动手吧，等什么？”夺魂金剑不在乎地说。

吉绛姑收回剑，厉声说：“因此，本姑娘要你衷诚合作。”

“你说吧。”

“本站娘只要他们不生疑，在你此地歇息打尖。”

“就这么简单？”

“是的，就这么简单。事成，本姑娘放了你的家小和朋友。”

“老夫得考虑考虑。”

“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出卖朋友乃是江湖大忌……”

“不然你死，你全家都得死。”绛姑凶狠地说。

“看样子，老夫已无可抉择了。”

“对，你已别无抉择。”

夺魂金剑嘿嘿笑，问：“有何保证？”

“本姑娘只押走你的妻儿作为人质，你与其他的人仍是自由的，本姑娘不会为了杀你的妻儿，而将垂手可得的百万金珠放弃。如果要杀你，你全家早就肝脑涂地了。”

夺魂金剑冷冷一笑，说：“好，老夫答应你。”

次日早膳毕，两位待女外出，半个时辰后方笑意盎然地转回。

已牌正，绛姑将夺魂金剑的老妻和爱子茅刚交给崔长青看管。这位真茅刚是一位朴实的三十余岁壮年人，外表看来似乎不会武技。母子两人皆被牛筋索捆了双手，形如囚犯。

出到门外，绛姑向崔长青说：“长青，你将老太婆母子带过河，在前面河湾的山崖下等候。听到铃声，便是我已得手，你便将老太婆母子带来交与夺魂金剑。”

“你呢？”

“我在河对岸等候。”

他附耳问：“浮香设在此地吗？”

“是的。等他们上道过了河，再劫宝擒人。”

崔长青心中一宽，过了河已远离了浮香区，不需进入浮香区擒人，用不着解药了。本来他打算说出解药的事，先让吉绛姑主婢嗅解药，既然吉绛姑计算周密，远离浮香区擒人劫宝，用不着他操心了。

他带了老太婆母子两人，牵了乌骊上道。河湾山崖距涉水渡口仅里余，可看到两里外山巅的普照寺。

他在山崖下栓好坐骑，向老太婆说：“你两人到崖下歇息，最好不要打主意逃走。”

老太婆颇为沉着，在山崖下坐好，含笑问：“年青人，你的艺业似比拙夫高明，相貌堂堂，人才一表，为何与妖女同流合污？”

崔长青在丈外倚壁安坐，笑道：“在下是黑道人，与她志同道合，有何不可？”

“你不象是为非作歹的人……”

“面呈忠厚心怀奸诈的人多的是，并不足怪。”

“年青人，你在自甘堕落。天地间好女人多的是，你犯不着与这恶毒的

妖妇……”

“住口！你偌大年纪，怎么口上不留德？他不悦地叱喝。

“年青人……”

“你再说，在下要点你的哑穴。”

老太婆摇头苦笑，不再唠叨。

半个时辰过去了，午牌已届。

茅刚倚崖假寐，突然大叫一声，扭身滚倒，鬼叫连天，手脚猛烈抽搐，口吐白沫，双目上翻，状极可怖。

老太婆急叫：“儿子，静下来，静下来，你又犯病了。”

崔长青一惊，奔近急扶，问：“老婆婆，他怎么啦？”

“他自小患有羊癫疯，病发了。”

崔长青急忙解开茅刚手上的牛筋索，急急地说：“让他躺平，他自会……”

茅刚突然一指点在他的心坎要害上，将他抱住猛地一掀，一面叫：“娘，快走……”

崔长青并未被掀倒，反而一指头点在茅刚的鸠尾穴上，一跃而起，猛扑刚转身逃走的老太婆，喝道：“你走不了。”

老太婆大惊，大旋身双腿凶猛地连环飞踢，居然悍野绝伦，来势奇猛。

崔长青闪避、后退、移步。老太婆第二腿、第三腿、第四腿……

第五腿，“啦”一声响，腿弯挨了一掌。

“哎！”老太婆叫，向侧摔出。“砰！”跌了个懒驴打滚。

崔长青跟到，老太婆剪形腿狠绞。

崔长青跳开，冷笑道：“我不杀你，你给我安静些。”

老太婆挺身而出，惨然一笑道：“你不杀我，妖女也放不过老身的。”

“废话！”

“你以为妖女会留活口？你大错特错了，你……”

“我会阻止她的，你放心好了。”

“好吧，老身且拭目以待。”

崔长青将茅刚的穴道拍活，冷笑道：“老兄，下次我不饶你。”

乌鸦突然一声长嘶，人立而起。

崔长青旋身拔剑，喝道：“什么人？不必偷偷投摸。”

前面山崖后路出慧方上人，笑道：“阿弥陀佛！施主的乌鸦是灵骏，可喜可贺。”

他收剑入鞘，沉声道：“大师方外人，请不要过问人间俗事。”

慧方上人呵呵笑，走近说：“佛说出世必先入世，老衲焉能不过问。”

“哦！大师要管？”

“是的。”

“如何管？你得先击败在下。”

“老袖不与施主动手。”

“那你……”

“老袖向施主化这段善缘。”

“在下……”

“请将他俩交给老袖带回普照寺。”

“不行。”他断然地说。

“宝物已到达茅家，这时释放他们，与施主毫无妨碍。同时，老袖保证带他们直接前往普照寺……”

“不行。”

“我佛慈悲！那么，老袖只好强化了。”

他淡淡一笑，豪壮地说：“大师真人不露像，能使用传音入密绝学的人，内功修为最少下了四十年苦功，定然是早年名震武林的高手名宿，在下有幸能见识大师的武林绝学，不虚此行，请指教。”

慧方上人呵呵笑，说：“施主请，老衲恭候。”

他不再客气，施礼毕说声得罪，一掌反拂而出，虚攻老和尚的右肋。

虚攻三招，第四招他人化狂风，侧切而入，右掌削出左拳跟进，无畏地进击。

老和尚疾退一步，念了一声佛号，合于胸前的双掌突然一分，向前一吐。

如山劲一涌而至，崔长青只觉双手一麻，胸口如受万斤巨锤撞，倒退五步，变色叫：“九阴摧枯掌，和尚你好毒。”

老和尚脸色一变，怪笑道：“你竟然禁受得起老袖六成功力一击，老袖小看你了。”

崔长青如不是有金甲护身，这一记摧枯掌便难逃大劫，他并未料到这位有道高僧出手便用绝学袭击，骤不及防几乎断魂掌下，不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咬牙道：“好，咱们全力一决。”

他举步迫进，接近至八尺内，大喝一声，一掌劈出，猛劈老和尚的左胸。

老和尚举袖一拂，僧袍无风飘摇。

“呼！”啸风声进发，劲气四荡。

两人各退一步，双方的脸色都变了，衣袂猎猎有声，似乎势均力敌。

“咦”老和尚惊叫，老眼放光，问道：“你用的是乾元一亟真气，是红尘过客的门人吗？”

崔长青正在气头上，怒声道：“再拼一招，来吧。”

声落人跟进，一掌吐出，走中宫豪勇地切入。

老和尚这次却不与他硬拼，身形微闪，左手“带马归槽”用引字诀，带引出袭来的如山暗劲，右手一探，便贴在崔长青的左胸上了。

崔长青左手，也扣住了老和尚的右颈侧，双方所制的都是要害，发力平均，双方也同时运功抗拒，僵住了。

和尚额上见汗，说：“施主，听老衲一言。”

崔长青已立于不败之地，有恃无恐地说：“我不怕你，你支持不了多久。”

“施主想同归于尽吗？”

“不见得。”

“老衲事急全力一掌，你虽运功护体，仍将真气涣散，肺腑受损成为废人，老衲也将由于你的退势，而颈椎受损，两败俱伤。”

“在下禁受得起，不信你可以试试。”

老和尚呵呵一笑，掌向上一探，指尖直插喉结。

崔长青不得不放手，飘退八尺。

老和尚摸摸颈脖，笑道：“你毕竟不够老练。哦！你的手劲与身上的抗

劲迥然不同，老袖猜你身上另有护身之物。”

他心中暗惊，口气仍硬，说：“咱们再拼一招，不许取巧。”

老和尚摇手，平静地说：“不要逞强，老衲攻你的手脚，你胜不了的。

施主，令师目下可好？”

“你……你问这有何用意？”

“老衲与令师一别十五春，彼此断绝音讯太久了。”

“太师是……”

“老袖十年前出家，俗家姓名是蔡恒。”

崔长青吁出一口长气，泄气地说：“原来是飞云神龙蔡老前辈，晚辈失礼。”

“令师……”

“家师已仙逝五载，他老人家并不知老前辈已经出家修行。”

“哦！老友凋零，令人慨叹。没料到令师会走在我前面，愿他在天之灵平安。”

“老前辈……”

“你为何沦入黑道？何以慰令师在天之灵？”

“唉！一言难尽。老前辈，人你带走吧。”

“茅施主已改过从善……”

“晚辈的朋友，志在摘星换斗的金珠，茅前辈是安全的”

“不然，没有人会留活口。”

“这……不会的，晚辈……”

“你不信，可以回去看看。”

“大师为何不在昨日救他？”他不解地问。

“茅施主全家已落在你们手中，老袖怎能援救？只有你才能消弥这场劫难，解铃尚需系铃人。”

“好吧，晚辈回去看看。”

“要快，迟恐不及。”

“晚辈告辞。”他行礼匆匆地说，奔向坐骑。

乌鸦刚驰出，便听到隐隐的九音金铃声。他双腿一夹，乌鸦疾冲而出。

马嘶声震耳，重物落地声清晰可闻。

两名侍女正在收集马匹上的包裹，绛姑则寻找散布在路上的人，见一个杀一个，毫不留情地用剑刺入昏迷者的心坎。

蹄声如雷，乌鸦驰到。

路两端百十步内，共倒了三十二名男女，全都昏迷不醒。三十八匹坐骑有些已经走散，有些在附近不走，人倒了，马却无恙。

绛姑一剑刺入一名大汉的胸口，便看到飞驰而来的乌锥，吃了一惊，高叫道：“长青，你怎么来了？”

崔长青策马飞驰，大叫道：“不要杀了，你怎么这样好杀？”

绛姑脸色一变，说：“斩草除根，留下活口后患无穷。”

他跃下鞍桥，苦笑道：“绛姑，使不得，多杀有伤天和，你这样做，会激起武林公愤的。知道这件事的人甚多，你能……”

“凡是知道的人，都不能留下。”

“你……”

“茅家的人还在对岸，留他们不得，我这就过河，把他们……”

“你不能去。”他毛骨悚然地叫。

“不行，不能留活口。老太婆母子呢？”

“被普照寺的慧方上人救走了。”

绛姑凤目中杀机怒涌，咬牙道：“普照寺的僧人，也留他们不得。”

“不，绛姑……”

“长青，一念之慈，必将坑了自己，你不要管我，我还留有两管缥缈浮香，好正用来对付普照寺的僧人。你在此帮助两个丫头搜寻珍宝，我过对岸去杀茅家的老少，一个不留。”绛姑急急地说。

崔长青大惊，拦住去路说：“绛姑，不可，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不能赶尽杀绝，我……”

“不要阻止我。”绛姑声色俱厉地说。

“绛姑……”

“闪开！”

他上升的怒火压下去了，平静地说：“你无法屠杀他们，夺魂金剑……”

“他们早已受到缥缈浮香的侵袭，只要九音金铃一响，他们全得躺下无一幸免，夺魂金剑难逃大劫。”

“屋前后皆安插了浮香管，是吗？”

“是的，屋四周与路两旁，共安放了八具。”

“那么，浮香仍在泄散，可喷泄十二个时辰。”

“是的，他们已受得控制。”

“你敢过去杀他们？”

“当然，他们已是瓮中之鳖，釜底游魂。”

“你在此地用九音金铃擒人，远离浮香区所以十分安全。但你一过河，不是进入浮香区了吗？九音金铃一响，你能不倒？”

绛姑恍然，叫道：“哎呀！我真没想到这一步。”

“因此，你必须等十二个时辰之后，方可过河去杀茅家的老少。”

“等就等，咱们明天再走，先去杀普照寺的僧人。”

“不可能的，你知道慧方上人是谁？”

“他不是平常的和尚吗？”

“他是早年威镇武林，白道英雄中数一数二的高手飞云神龙蔡恒。”

绛姑大骇，脱口叫：“老天！是他？”

“不错，是他。因此方能被他将老太婆母子救走，咱们四个人，谁也接不下他的九阴摧枯掌全力一击，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绛姑哼了一声，凶狠地说：“他救走了老太婆母子，必定也要来救茅老狗。”

“他会来的，因此，咱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我不走。”

“噢！你……”

“我希望他来。”

“可是，他的艺业……”

“我还有两管浮香，他不来便罢，只有一条路，他非走此路不可，在前面安设浮香，他来了必死无疑。”

“你太任性了，绛姑。万一他不从路上来，咱们岂不是等死吗？”

“这……”

“还是早些离开罢，珍宝已经到手，正好早些远走高飞。再不走，飞云神龙赶到，咱们就走不了啦！”

绛姑也知事态严重，只好说：“好吧，帮我找金珠，我把这些人送上路再说。”

“你还要杀？”

“三十二个人，只杀了十八个，留一个活口，将是心腹大患。”

“不，你不能……”

“你少罗嗦好不好？”绛姑不悦地叫。

他感到万分失望，脸一沉，大声说：“我替你弄到浮香，你必须遵守要钱不要命的江湖规矩。你这样一来，我岂不成了刽子手吗？”

“长青……”

“我不许你再胡闹。”他义正词严地说。

“不行，除非你能阻止我。”绛姑沉声说，向一名大汉伸出血迹斑斑的长剑。

“住手！”崔长青沉叱。

绛姑怒形于色地注视着他，沉声问“你要阻止我？”

他神色肃穆地说：“不错，我要阻止你。你这冷血者残忍的谋杀行为。”

剑光一闪，绛姑一剑挥出。

他退后一步，剑掠胸而过，虎目生光，沉声道：“吉姑娘，你不该向我递剑。”

绛姑脸色变得好快，媚笑道：“哎唷！你怎么认真了？你我今后还得并肩行道江湖，认真不得哪！好吧，我依你，饶他们的狗命。其实，对这些凶横恶毒，杀人如麻的土匪强盗，杀了他们等于是为世除恶，救了不少无辜，该是功德无量呢。走吧，我们去寻金珠。”

她在死尸上拭净剑，收剑入鞘又道：“长青，别生气，我向你赔不是，总可以了吧？”说完，娇媚地上前挽了他的手，偎近他嫣然一笑。

崔长青脸上的冰霜在溶解，长叹一声道：“你有一颗铁打的心，而我对杀人毫无兴趣，绛姑，咱们走在一起，双方都将痛苦……”

“唷！你怎么想歪了？日后我一切依你，可好？”

“但愿如此。”他喟然地说。

他们找到了走散了的两匹驮马，急急离开现场。

河对岸的树林中，夺魂金剑仰天长叹，老泪纵横。

次日巳牌左右，他们到宜阳城，绕城而过，沿洛河奔向河南府城，马不停蹄急赶。

宜阳至府城全程七十里，沿洛河东北行，二十五里便进入洛阳县境。

午后不久，到了一处河湾旁的谷地，领头南行的绛姑扳鞍下马，招呼两名侍女说：“将所有的珍宝取出，用马包携带，快。”

崔长青也下了乌骓，惑然问：“箱装不是很好吗？何必费事？”

绛姑笑道：“你以为带了这四个宝箱，咱们便可平安进入府城？珍宝在浥池被劫，到今天已是第三天，消息早该传人伊王府，河南府的官员恐怕早已急白了头，侦骑四出乃是情理中事，带了宝箱岂不等于插标卖首。”

绛姑，你们根本不需到府城，何不走登封远离是非之地？”

“嘻嘻！你又来了，目下最安全地方该是府城，他们决不会想到珍宝敢偷运至府城藏匿。”

“可是……”

“同时，你忘了？”

“什么事？”

“我答应你在府城传出消息，化解你与血花会的过节。”

“哦！我看，你还是不要冒此风险了。”

“不，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

“绛姑，但我仍然认为太过冒险。河南府的巡捕，与少林门人有交情，他们……”

“放心啦！如果我没有万全准备，岂敢自投虎口？咦！那边有人。”

确是有人，河岸对面，出现三个荷锄的中年村夫，茫然无知毫无戒心地进入树林，双方照面，相距已有三十步内了。一名村夫看到了人马，脱口叫：“咦！好雄骏的乌骊马。”

绛姑脸色一冷，向前迎去。

“绛姑，交给我。”崔长青低声说，抢步上前又道：“我阻止他们接近。”

另一名村夫喷了一声，笑道：“老天！这位红衣姑娘美得象天仙化人……”

话未完，绛姑已飞跃而进。

崔长青骤不及防，吃了一惊，随后纵出叫：“不可……”

叫晚了，绛姑志在必得，手一场，三枚针形暗器已破空疾飞，奇准地射入三名村夫的心坎要害。

“砰！噗！”三个村夫先后摔倒。

“救命……”只有一名村夫发出叫声。

绛姑到了，一脚踏住叫唤者的咽喉。

崔长青晚一步赶到，铁青着脸说：“绛姑，你好残忍，你……”

“他们是眼线，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绛姑振振有辞地说。

“胡说！”他怒叫。

“你怎么啦？”

“你……你你……”崔长青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显然愤极。

“长青，你这种妇人之仁的处事态度，怎算是黑道人？你……”

崔长青扭头便走，浑身在痉挛。

“长青！”绛姑焦急地叫唤。

他置若罔闻，奔近乌骊夺缰上马。

“长青……”

蹄声震耳，乌骊去势如狂风。

绛姑向一名侍女低叫：“去，钉牢他，洛阳见。”

“是，要不要传信龙门？”侍女问。

“不必，我会派人与你联络。”

侍女走后，吉绛姑主婢两人，将珍宝用马包盛好，将两匹驮马牵至河边，把三名村夫的尸体捆在马上，拔剑将马刺死，推入河中灭迹。

崔长青策马狂奔，心中大痛，也心灰意懒，暗骂自己有眼无珠，竟然爱上了一个心狠手辣，残忍恶毒的女魔王，竟然将一个人性已失的女暴君，看成志同道合的佳侣，岂不令他痛心疾首？

“我该死！我怎么鬼迷心窍，一错再错？”他痛击着自己的脑袋叫。

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但后悔已来不及了。

乌鸦在奔驰，他心乱如麻。

绛姑情意绵绵的眼神，出现在他的幻觉中。

同时，绛姑凶狠冷酷杀机怒涌的眼神，也出现在幻觉中困扰着他。

红，红似火；那令他销魂的笑容，那令他神魂颠倒的温润诱人的胴体……

绿，好一片绿，绿得生意盎然；春风一度，那令他负疚的一场孽缘……

吉绛姑、胡绮绿；吉绛姑、胡绮绿……

他怎么会瞎了眼，将情爱付给这种可怕的女人？

心乱如麻，幻觉象走马灯映出的魔影，旋转、幻现，幻现、旋转。

天下之大，难道真没有值得他爱的女人？

蝎娘子，一个改过从善的好女人？

紫云玫云姐妹，任性但本性善良的好姑娘。

他仰天长啸，心中狂叫：“我怎么想来想去都是女人？我怎么了？”

乌鸦通灵，似已知道主人的忧愁，四蹄翻飞全力狂驰，但马背上的人却毫不感到颠簸之苦。

日影西斜，府城在望。

东门内的马市北面，有座江湖朋友颇不陌生的中州客栈，由于建在马市旁，客人们大部分是自带坐骑的客官。

崔长青在傍晚落店，洗漱毕已是掌灯时分，他叫来了酒菜，独自闭门狂饮，先是四壶酒，最后又叫来了一坛。一坛是二十斤，大概他今晚要借酒浇愁。

他的乌雅马是活招牌，落店前他从南关到东关，早已落在有心人的眼下了。

已有了六七分酒意，他拔剑出鞘，弹剑狂歌：“自小仗剑江湖行……呸！倒楣！”

沙棠木剑弹得响，但响声怪异，难与歌声相和，他一气之下，猛地将剑掷出。

“嗤！”剑插入尺厚的砖墙。

“咕噜噜……”他捧起酒缸，一口气喝了两斤下肚，酒气上涌。

醉眼朦胧，眼前幻觉出现。烛火摇摇，他真醉了，桌旁出现了幻影，是个红衣女人。

他左手托着酒坛，伸出巍颤的右手，先打一个酒呃，指着幻影大声叫：“女人……祸……祸水……”

“砰！”酒坛放下了，他再定睛细看。

幻影并未消失，不仅是一个女人，而是两个、三个，模模糊糊地，人影在动，房间也在动，两三枝蜡烛。

他只感到天旋地转，晃晃摇摇地站起，短着舌头道：“你这恶……恶毒的……女人……”

“啦！”烛倒了，一片漆黑。

他抱住的一个女人，自然是那红衣幻影。

“哎……”怀中的女人叫。

他手脚一聚，身躯一晃，栽倒在地上。

怀中的女人在战栗，尖声叫：“崔大哥……”

但他已听不见了，抱着女人沉沉睡去。

怀中的女人先是挣扎，最后安静下来了。

初更、二更……

他开始步安静，久久，突然痛苦地叫：“绛姑，不要！不……不要杀……哇……”

他吐了，怀中的女人一团糟，他也一团糟，酒臭刺鼻，怀中人欲呕。

他的双臂仍未放松，怀中的女人凄然地叫：“苦了你了……”

终于吐尽了宿酒，他重新沉沉睡去。

红衣女郎镇静地起身，掌起了烛。

她是玫云姑娘，凤目中泪光闪闪。她先替他用手巾拭净口中脸上的污秽，扶起他喂了一杯浓茶，再取出他的包裹，熄了烛火。

烛火重现，她已替崔长青更换了衣裤，她自己也换了原属于崔长青的一身黑袍，腰带加了褶，但仍然长可及地，怪形怪状。

她细心地抽出污秽的草席，将崔长青安顿好，似已有点精疲力尽，坐在烛前手托香腮，注视着床上的崔长青发呆，粉颊涌起了阵阵红霞。

她是十四岁尚未发育完全的小姑娘，侍候一个有心病而大醉的大男人，真够她受的。

“绛姑，叫绛姑的人是谁？”在想。

她自然步知道绛姑是谁，只盯着崔长青出神。

蓦地，她吹熄了烛火。

外面有了声息，象猫，轻得几乎人难以察觉，但她发觉了。

天井传来了落叶声，她抓起了自己佩着的长剑。

窗下有了响动，象猫爪子在轻搔。

她无声无息地摸至窗下，循那响声一摸，摸到了一根微温的小铜管，小心地用食指一捏，小铜管变成扁形，管内的烟无法喷出了。

不久，小铜管抽回去了。接着，窗门被拍了三下。

她侧耳向外侧听，听到外面有人低声说：“再拍几下，看他是不是未着道儿。”

有人再拍窗，她不动声色。

“进去吧。”另一人低声说。

窗终于被撬开了，第一个黑影的后脑上，将人轻轻地拖入，放在一旁。

第二名黑影跟入，尚未站稳，便被她扣住了咽喉揪倒在地。两个笨贼用返魂香暗算崔长青，却不知喷香的小铜管已被人捏扁，喷不出香，大胆地撬窗而入，被玫云暗中弄手脚，一一摆平。

久久，瓦面上有了声息，传来了弹指三响。

伏窗旁的玫云不知暗号，只好等候。

伏在瓦面的人等得不耐烦，再发弹指暗号。

玫云情急生智，“哎”一声轻叫。接着伸脚将凳绊倒，发出了轻响。

瓦面上的人一怔，以为下面的同伴有警，不顾一切飘身而下，隐在窗旁侧耳倾听。”

玫云上次在赵曲镇赵园，负责保护中毒的崔长青，强敌入侵，她贪功心切追出房外，丢掉了崔长青，为了这件事，她几乎急疯。一次上当一次乖，这次她要紧守房内，无论如何决不出房拒敌，除了守护着崔长青之外，其他概不考虑。

对方不入窗，她不出去，僵住了。

窗外终于忍不住了，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忘了把所的重责，向内低

叫：“大哥，怎样了？”

玫云捏鼻掩声，发出一声压抑住的呻吟。

窗外人心中一急，不管三七二十一，扳起窗扇虎跳而入，同时急探火折子。

火光一闪，看到了脚下的两位同伴，吃了一惊，伸手急扶惶然叫：“大哥，二哥，你们……”

身后，突然传来冷冰冰的语音：“他们已被打昏了。把烛火点亮。”

这位仁兄大骇，拔刀转身，看到身材娇小不男不女的玫云，喝道：“你是谁？你……”

“你还没点烛呢。”\*

火折子突熄，刀风呼啸。

玫云早有准备，向下一挫、急闪、切入、出掌，一气呵成，快逾电光石火，“噗”一声劈在对方的右肋下，力道如山，有骨折声传出。

“啊……”狂叫声惨厉，倒地声砰然大震。

玫云点亮蜡烛，将三贼倚放在墙角，把一盆冷水泼在三贼的脸上，坐在一旁等候。

三贼猛然苏醒，爬不起来，不住哎唷叫痛。

玫云拈起一起夺来的单刀，冷冷地说：“你们是洛阳城乾坤盗鼠李家三贼，今天不将前来行刺的底细照出，本姑娘操刀零割了你们。李老大，你乖乖的招，说！”

第一个钻入房内的人是李老大，獐头鼠目，身材矮小，眨动着鼠目说：“冤枉，在下兄弟是来行窃的，不是行刺。”

“你敢避重就轻？”

“在下发誓……”

“闭嘴！不信鬼神的人，发的誓无人敢信。”

“在下不是无名小卒，敢作敢当，说的是实话，姑娘不信……”

“你先说说看。”

“事情是这样的，傍晚时分，咱们兄弟在南关羊市赌场，碰上一位陌生汉子，向咱们透露口风，说中州老店住进一位骑乌骓马的年长人，马包内带有上万金珠，因此咱们前来下本姑娘如果不信，请去问问赌场老七，便知在下所言不虚。”

“那汉子是谁？”

“不知道，只知他是个新来的赌客，粗眉大眼，雄壮结实，留了大八字胡，说的是老西口音。”

“你们没踩盘，便直接前来下手，于理不合，可知必定是行刺……”

“冤枉！中州客栈是老地方，事先根本不需踩盘子，驾轻就熟……”

“哼！你的反应倒镇静从容，显然事先已编好一套卸罪说词。看来，不上刑你们是不招的，为免皮肉受苦，你还是从实招采吧！主使人是谁？”

“冤枉！在下……”

“凭你们三个毛贼，怎敢向太岁头上动土打黑衫客的主意？定然是利欲熏心，受人指使或受人胁迫，替人火中取栗，背黑锅。”

微风飒然，烛火摇摇，身后有人说：“不错，他们是探道的人，但却是无辜的，财迷心窍而已。”

玫云并未回顾，冷冷地说：“本姑娘知道你会来的，果然料中了。”

“姑娘，床上的人可是崔长青？”

“你认为是吗？”玫云反问，并未回顾。

“他落店并未带女伴，你贵姓芳名？”

“你呢？敢不敢亮名号？”

“不是不敢，而是无所必要，老夫的飞剑将取你的姓名，你死了，知道老夫的名号又有何用？”

“飞剑？你是剑仙？”

“废话！”

“会以气御剑术？能御多远？能在于里外取人首级？”玫云泰然地问，语气轻松。

“五十步当无疑问，发则必中。”

“哦！那是掷剑，不是飞剑。”

“少废话，老夫要杀你，死前你可见到老夫的面貌，可向阎王面前告状。转身！”

“本姑娘转身，你便发剑？”

“你明白就好。”

她背后是木桌，人安坐不动，听音浪人必定站在窗口，相距约两丈。那么，对方发剑如不从桌面射上盘，便是从桌下射下盘。

她在思量对策，猜想对方可能从何处发剑。听口音，对方自称老夫，而且口气颇为自负、要她转身方发剑取命。那么，极可能是从桌上方发剑射上盘。桌下有桌脚碍事，还有另三张木凳阻挡，向下发射不易一击而中，向下伏该是最安全的避向。

“你为何不在入室时发剑偷袭。”

“你不闻惊转身，老夫临时决定转念，要你死得明明白白，再带走中了鸡鸣五鼓返魂香的崔长青，可显出老夫不是气质狭小的人。”

“可是，你不偷袭委实失策。”

“老夫……”

话未完，红影下挫，突又向上飞腾，半空中扭娇躯，叱声震耳：“你上当了！”

一把八寸长的小飞剑，从桌下钻隙而过，没击中玫云，却射入李老大的右肩。

“哎……”李老大狂叫。

同一瞬间，玫云在空中脱手掷出的单刀，化虹射向窗前的一个黑袍人。

同一刹那，黑袍人的第二把飞剑，也射向身在空中的玫云。

黑袍人向侧急闪，“嗤”一声单刀擦胁而过，刀锋刮破了黑袍，插入窗台下。

同一瞬间，玫云伸脚拨飞了小飞剑，人向下降，长剑出鞘。

黑袍人相貌清癯，高瘦修长，鹰目炯炯，头发已现灰影，愤怒地拔剑叫：“小丫头，你好精灵，但你得死。”

“本姑娘料定你用的必是小飞剑，本姑娘向下伏，所以向上跃起反击，一切尽在意料之中，你已失败两次了。”

“老夫办事，从未失败过……”

“哦！你口气不小，贵姓？”

“哼！你是将死的人……”

“你偌大年纪，艺业不差，骄傲自负，当然不是江湖上默默无闻的混子。可是，你在我一个小女孩面前，竟然连姓也不敢通，羞死了。依我看，我就叫你胆小如鼠的过街鼠好了……”

“住口！你敢污辱老夫……”

“我并不知你是谁，你又不敢通名道姓，不叫你过街鼠又叫什么？好吧，换个更坏的……”

“老夫郭……”

“本姑娘早该想到是你……”

“哼！”追魂剑怒叱，冲进吐出一朵剑花，身法十分灵活敏捷，出剑沉稳而迅速，完全控制了中宫。

玫云重任在身，怎敢拖延？已探出对方的底，她必须赶快结束这场无可避免的恶斗，秀眉一挑，人影一晃，便脱出剑花的笼罩，用上了关中林家的电剑绝学，剑尖疾吐，从斜刺里探入，直攻追魂剑的右肋要害。

追魂剑失惊，扭身撇剑化招。

糟了，剑术称电，其快可知，剑虹急剧地吞吐，封住躲不掉，一剑连一剑凶猛如潮，无孔不入奇快绝伦。

追魂剑大骇，慌乱地挥剑封架，急急后撤避招，措手不及章法大乱。

糟！后脚触及墙根。

“嗤！”剑虹破空射到。

“嘎！”错剑声刺耳，追魂剑总算错开了从中宫突入的致命一剑。可是，仅错偏五寸左右，玫云的剑尖，仍然点在他的右肩侧。

“丢剑！”玫云沉叱。

追魂剑脸色苍白，恐惧地说：“你的剑术快得惊人，你是……”

“你丢不丢？”

“老夫英雄一世……”追魂剑大叫，扭身震剑。

玫云更快，剑尖已一锲而入，加上追魂剑本身震剑之力，老家伙的右肩裂开，整条右臂报废。

“当！”长剑坠地。

“哎……”追魂剑的厉叫。

剑尖重新压在追魂剑的咽喉上，玫云凶狠地说：“你如果是英雄，迈前一步。”

只消身形前移一寸，剑尖便要刺破咽喉。

追魂剑不再逞英雄了，浑身战抖着说：“老……老夫认……认栽。”

“本姑娘要口供。”

“这……”

“你不说？”

“不要欺人太甚……”

“本姑娘先撕下你的双耳……”

“住手！我说。”

“本姑娘在听。”

“你……要我说什么？”

“何故到此？”

“擒捉崔长青。”

“你与他有仇？”

“无仇。”

“那你……”

“为朋友两肋插刀。”

“奉谁所差？”

“摘星换斗。”

玫云大怒，厉声道：“你这该死的老狗，你怎敢胡说八道，含血喷人？”

“什么？你……”

“本姑娘是谁？”

“你……你是……”

“本姑娘的堂叔。”

“我的天！老夫与摘星换斗相交二十年，从没听他有兄弟姐妹。那么，说起来该是自己人，令叔身死……”

“闭上你的臭嘴！”玫云怒叫。

已替李老大起剑裹伤停当的李老二，突然虚弱地叫道：“江湖道上，共有六位以摘星换斗为绰号的人，正如有六位以红娘子为号的女人一般，不足为奇。六位摘星换斗一在江南，一在京师，一在关中，一在河南，另两伙一在云贵，一在四川。追魂剑则有九位之多，不说出姓名，张冠李戴缠夹不清，朋友变成仇人，恐怕要连累咱们兄弟送命，咱们兄弟确是为行窃而来的。”

追魂剑抢着说：“老夫的朋友是立寨熊耳山的阳奇兄。他在崱山夺了陈得禄的百万全珠，不幸在昌河金剑茅家中伏被杀，他的朋友传出消息，说是黑衫客与红娘子百里春所为。”

老夫为友报仇，志在必得，要捉崔长青剖腹剜心，并追出百万全珠的下落。”

“原来如此。”玫云恍然地说。

追魂剑长叹一声，黯然地说：“如此说来，你是关中摘星换斗的林吉的侄女子，败在林家电剑下，老夫认命，你动手吧。”

“我不杀你。”

“你……”

“等崔大哥酒醒之后，再问你的口供。”

“噗”一声响，她一掌劈在追魂剑的耳门上，老家伙恩了一声，人事不省跌倒在壁根上。

玫云不放手，点了老家伙的睡穴，命李老二替老家伙裹好伤，拖至一旁，再点了李家三鼠的昏穴，自己躲在床后，等候另一批贼人前来。

四更初，一无动静。

她换了一根蜡烛，心情并未放松，丝毫不敢大意，凝神留意房外的动静。

床上的崔长青有了动静，翻身含糊地叫：“水！水……”

她赶忙放下剑，倒了一碗水扶起崔长青迫不及待地牛饮，喝完水神智略清，突然叫：“这……这是哪里？”

“崔大哥，这是客店。”她欣然地说。

崔长青仍感到昏晕，眼前朦胧，愕然问：“咦！你是谁？”

她放下水碗，倚近笑道：“我是玫云。”

“玫云？天上只有乌云……”

“是啊！你不记得我了？你叫我林小妹……”

崔长青神智一清，惊叫道：“哎呀！是林小妹，失礼。咦！你怎么不穿红衣？你……”

玫云粉脸酡红，羞赧地说：“穿……穿黑衣不是很好吗？”

“哦！是的，你该穿黑衣，这才名实相符。穿红，不好，江湖上穿红的女人，都不是好人……”

“绛姑是不是穿红的？”她试探着问。

崔长青重重地倒回床上，痛苦地叫：“不要提那残忍的女人……”他突然挺身而起，清醒地急叫：“咦！你是怎么来的？”

玫云苦笑道：“你在山西一走了之，我们到处找你。大姐与叔父及几位老前辈走京师，我和大哥由家父带领走河南追寻，在陕州你突然失了踪，家父与家兄留在后面查访，我独自先行匆匆赶来洛阳，果然打听出你在此落店，晚间便来找你，没料到你……”

“哎呀！我怎么啦？”

玫云指指杯盘狼藉的桌面，说：“你不知珍惜，烂醉如泥，看你喝了多少酒，四壶加大半坛，把我看成绛姑……”

崔长青大惊，捶打着自己的脑袋，叫道：“该死！我该死！”

“大哥，你是怎么一回事？借酒消愁，不好，大哥。你是个奇男子大丈夫……”

“小妹，别骂人了，我……唉！真是窝囊。咦！你怎么穿得古古怪怪……”

“还说呢，你发酒疯，吐得我一身……这是你的衣袍。”

他大骂，以手掩面痛苦地说：“崔长青啊，你不是人……”

“大哥！”玫云捉住他的手颤声轻唤。

“我……我没脸见你，我……”

“大哥，我知道你心中难受，我……”

他喉间一紧，僵硬地说：“小妹，我……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举动吗？”

玫云玉首低垂，幽幽地说：“大哥，你醉了，不是你的错……”

“天哪！我罪该万死，我……老天！小妹，你杀了我吧！我……我真不想活了。”他捶打着脑袋叫。

玫云慌乱地拨捉他的手，心疼地叫：“大哥，不要……不要虐待你自己，你……”

“我该死……”

“大哥，我们是清白的。”玫云急叫说。

他深深吸入一口气，愧然说：“完了，我这人真是无可救药了，小妹，原谅我。说真的，我心里很难受。”

“大哥，我不会怪你……”

“谢谢你，小妹，我真对不起……”

“大哥，我知道你是无意的。我也知道你一直就不喜欢我……”

“咦！小妹，你怎么说这种话？”

“真的，你对家姐误刺你一剑的事，一直就耿耿于心，对林家的人不谅解……”

他摇头苦笑，说：“小妹，你错了，我一直就没将昔日的误会放在心上，无心之错也记恨在心，你以为我是这种人吗？我敬重你们……”

“我们不要你的敬重。”玫云噘着小嘴说。

“咦！你……”

“我们需要你真诚的友情，敬重只能在双方之间划出一道可望不可即的鸿沟。”

“可是，你我……”

“你又要说什么黑白不同道的泄气话了，你不会做一辈子黑道浪人吧？不错，我林家江湖名门，武林世家，但比起你博陵崔氏名门望族，又算得了什么？”

“崔氏二文，博陵崔氏是……”

“那又算得了什么？男儿志在四方，门弟中落，族人散处各地，并不表示没落。象山西尉迟家，自唐以迄本朝皆聚族而居，由族长主事形成小朝廷。不客气地说，扼杀子弟向外发展的雄心壮志，并无多少好处，族虽大，到底又出了几个举世同钦的人物？大哥，我们不谈这些，谈谈绛姑的事好吗？”

“这……”

“你要说我小心眼了，是吗？”玫云羞态可掬地问，不再是个野丫头了。在大户人家，十四岁的姑娘已该找婆家了。

“小妹，还是……”

“说嘛！”玫云扭着小腰肢撒娇。

崔长青只好将在陕州与吉绛姑结交的经过说了。

玫云抽口凉气，说：“糟了！惹祸大啦！”

“什么糟了？”他惊问。

“绛姑是江湖上颇有名气的女飞贼，也是个朝三暮四的坏女人……”

“我……我与她可是清白的。”

“大哥，问题并不是你与她的情爱牵缠，而且那百万金珠的后患，她拖你下水，却把罪名全向你头上推。你看，这几个人便是祸患初发的象征。”

崔长青这才发现房中多了四个人，骇然问：“怎么一回事？他们……”

“他们有人认为你已得了百万金珠，因为有人故意在赌场透露口风，引他们来找你。另一人是阳奇的朋友，来找你报仇。要不是我来了，你恐怕……”

崔长青大惊，叫苦道：“糟了！这鬼女人可恶，我……”

“大哥，如果我所料不差，大祸不久将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你已成为众矢之的，处境危险极了。”

“这……”

玫云赶忙将他的衣物取出，说：“我们赶快离开，愈快愈好。”

崔长青也知事态严重，顾不得头脑仍然昏眩，火速起床拾掇。

玫云挟起自己的脏衣裙，说：“我回去收拾，天亮后在城西故宫残址见面。”

“好，不见不散。”

“越城而出，不能带坐骑，你先走，我天亮后带乌骓出城找你。”

说完，穿窗走了。

破晓时分，玫云换了黑衣裙，带了包裹赶到中州老店，老实不客气，亮剑迫着店伙取乌骓。

店堂的暗影中，早就隐伏着不少人，一名大汉向身旁的本姑娘来取乌骓，要不要擒住她问下落？”

伙伴冷冷一笑，说：“老二，你昏了头。”

“怎么啦？”

“你捉住她，她抵死不招，你怎办？”

“依大哥之见……”

“要她带路捉黑衫客。”

“要捉她带路？”

“不能捉，咱们只要跟她走，她便会引咱们去捉黑衫客了。你通知诸位前辈一声，小心了。”

玫云取得乌骓，还不知已落在眼线监视下，上马扑奔建春门。

进了建春门，一条大街分东西，经过钟鼓楼，便可看到西面的丽景门。乌骓奋蹄飞驰，街上不见人迹。

故宫在城西五里，称河南故城，也叫洛邑王城，里面的洛阳宫，早于金兵攻洛时烧毁净尽。

西门称丽景门，乌骓马到达，恰如赶上开城，进城的人甚多，好在按规定先出后进，但也耽错了不少时光，因为等候出城赶路的人也不少。

进城的人有车有马，粮食蔬菜牲口排成一条长龙，挤满了整条西门大街

她牵着坐骑，在人丛中挤，出了西关门，天色已是大明，她也急出一身汗。

跟踪的人，已及时赶到。

出了西关，她上马飞驰。后面，大群人马落在半里外，她以为是赶路西行的旅客呢。

崔长青在王城门外等候。在两里外便看到了乌骓，急问：“小妹，后面的人马是何来路？”

“不知道。”玫云答。

他飞身上马，说：“绕城而走，看是不是追踪的人。”

乌骓向北飞驰，再向西折，前面涧河在望，废金谷园出现眼前。过涧河走小路，小路安全些。

后面，人马来势如潮，果然是追踪的人。

乌骓再向西南，落荒而走。玫云说：“咱们赶快过涧河桥，便不怕他们了。”

距涧河尚有里余，已看到桥头有人把守，一座拒马挡在桥头，旅客只能下马绕侧而过。

乌骓到了，十余名带刀大汉同声大吼：“黑衫客，下马就缚。”

他取出飞爪百链索，怒吼叫：“挡我者死！”

飞爪飞旋，呼啸声刺耳，形成一个三四丈大小的威力圈，抡转如飞。

大汉们大惊，向两侧躲避。

乌骓绝尘而至，突然凌空飞跃，跃过文六宽一丈高的拒马，蹄落桥面声如雷震。

“休让他人了！”大汉们狂叫，却无人敢追，被神骏的乌骓惊呆了。

过了桥，没有人再能拦住他们了，再从徒涉场重渡涧河奔上西行官道。

府西七十里是新安县，但新安县的人，却不称新安而称中州。其实，新安是最先设县的县名。汉化初设新安；晋末改东垣；后周保定五年，方改为中州。以后改来改去东移西迁，归属不定，地方人士以中州自豪，不肯随朝代转递而改称。

玫云的意思，是先到关中避避风头，其他的事暂且放开。按乌骓的脚程，午后不久便可赶到渑池与乃父会合。至渑池是一百六十里，如果沿途没

有耽搁，可能在午前赶到，问题是中州不易过，函谷关的关防十分严密。如果官府的公文先到，将有天大麻烦。

两人都料错了，以为追逐的人是官府的巡捕，却未进一步分析，如果是巡捕，为何仅有三二十个人？

当然也难怪他们料错，如不是官府的巡捕，怎敢在桥头设拒马封锁交通？

远出十余里，前而半里外官道折向处，十余匹健马折出路旁的树林，尘埃滚滚迎面驰来。领先的骑士看到了乌鸦，举于高叫道：“前面来了一匹乌鸦马，查查看。列队！”

后面的骑士左右分张，成两翼冲出。

乌鸦飞驰而来，快极。

“下马！”为首的骑士叫，首先独自向前迎上，大叫道：“是黑衫客吗？在下有事情请教。”

崔长青不愿冒险，策马右折落荒而走。

一枝铁枪破空飞到，叫声亦至：“阁下坐骑一倒，能走多远？”

崔长青马鞭一挥，震落了铁枪，向玫云说：“不能让乌锥冒险，你在此等候，我去会他们。”

“我也去。”玫云说，首先跃下马背。

“不，你看管乌鸦。”他下马低叫。

“你我并肩联手，十余名高于名宿何足道哉？我等在此地。他们同样可用铁枪袭击。”

崔长青不得不同意，先替乌鸦马卸下嚼环，一拍马颈，乌锥向西走。

两人回到路中，向对方走去。

为首的骑士是方面大耳颇为威猛的中年人，迎上抱拳一礼，沉声道：“崔兄，得罪得罪。在下凌钊。”

他瞥了对方十余人咦眼，沉静地说：“在下崔长青，凌兄阻路示威，不知有何见教？”

凌钊虎目炯炯，一字一吐地说：“在下与夺魂金剑是早年的知交好友。”

“久仰久仰。凌兄是茅前辈请来讨公道的？”

“茅兄不愿追究，但为朋友的却不甘缄默。”

“凌兄很够朋友。”

“茅兄说阁下于他有恩。”

“好说好说。”

“因此，凌某希望阁下将红娘子的下落相告。”

“抱歉，在下不知她的下落。”

“兄弟不信。”

“信不信由你。不瞒你说，在下根本不知她叫红娘子百里春，只知她叫吉绛姑。我与她在距洛阳三十里分手，而有人却在府城放出谣言，说在下已得到百万金珠，在下成了众矢之的，一不得不早早离开洛阳暂避风头。”

“崔兄，希望你放明白些，光棍眼中不揉沙子，你必须让在下满意。”

“在下已经一一详告，凌兄如不满意，那也是无法两便的事。”

凌钊冷哼一声，沉声道：“那么，休怪在下得罪你了。”

“别客气，你瞧着办吧。”

凌钊伸手拔剑，说：“凌某要阁下随咱们一同前往追捕红娘子，不管你

肯是不肯。”

“恕不奉陪。”

“请亮剑。”

“本姑娘不才，要架这段梁。”

“姑娘是崔兄的伙伴，应该，凌某候教。”

一名壮汉大踏步而出，怒声道：“这女人定是红娘子的爪牙，凌兄退，我神刀张勇要擒下她。”

一声刀啸，七星刀出鞘，冷电四射，刀身两侧的七颗星红芒刺目。

玫云徐徐撤剑，冷笑道：“江淮大贼神刀张勇刀法神通，本姑娘幸会了。”

坤刀张勇扬刀迫进，阴阴一笑道：“我不杀你，我要活擒你。”

“话说满了，你会后悔的。”玫云微笑着说，“剑出鞘，她的神色平静下来了。”

双方面面相觑，立下门户迫进，一刀一剑遥指，争取中宫的进招机会。

一声沉叱，神刀张勇抢先发难，悍猛地欺进，刀光一闪，罡风乍起，划出一条快速绝伦的半道光弧，疾如狂风，刀锋左拂，再反削而回，先攻上再抢下，寓攻于守，不但进击，也护住了身躯，不容对方乘虚反击。虽是探虚实的招术，但威力仍然凌厉万分。

玫云疾退一步，再探剑切入，剑化长虹，闪电似地排空而至。

“铮！”刀挡住了剑，神刀张勇刀法惊人，身形左掠，刀光疾风，剑尖攻到玫云的右肋。

以快打快，玫云不敢大意，扭身避招，乘机回敬，剑拂向对方后肩。

“铮！！”刀又架偏了剑。

可是，剑虹再吐。

“饶他！”崔长青急叫。

“哎……”神刀张勇惊叫，斜飘丈外，右肩外侧一片红，挂彩了。如果崔长青叫慢一刹那，右肩必定被剑击毁。

神刀张勇脸色冷灰，惶然后退。

旁观的凌钊大骇，脱口叫：“能三招击败神刀张兄的人，本姑娘贵姓？”

崔长青不愿将关中林家拖下水，赶忙上前接口道：“她是在下的女伴，你不必问了。”

“哦！是尊夫人吗？”

“是又怎样？你上！”玫云叫，移步挡住了崔长青。

凌钊冷笑一声，傲然地说：“贤伉俪联手，凌某接你们合璧双剑。”

崔长青伸手挽住了玫云的臂弯，向凌钊笑道：“凌兄替茅前辈出头，艺业必定比茅前辈高明多多，所以敢如此夸口，这样吧，在下与你一比一公平决胜，你如果胜了，在下陪你去找红娘子。如果你运气不佳，失手落败，咱们各走各路互不相强，如何？”

凌钊冷笑踏进，剑尖徐升；说：“一言为定，请！”

决胜与决斗不同，决胜是点到为胜，决斗是生死相拼；两者虽同样凶险，但前者以斗智为上策，稍一大意，便可能输得不甘心，剑沾及身躯任何部位，便得承认失败，因此不能走险，不能存有拼个两败俱伤的念头。修养不够不肯自认失败的人，宁可决斗不愿决胜。

双方立下门户，行礼如仪。崔长青自居晚辈，客气地献剑毕，说声“有

偕”首先进击，起剑滑进，“灵蛇吐信”虚攻一剑。

凌钊轻搭来剑，移位回敬一剑“指天划地”，虚应故事遥攻而已。

双方客客气气，三记礼招毕，仍是崔长青主攻，一声长笑，豪迈地欺进，剑吐千朵白莲，射出无数闪烁寒星，无畏地进击。

“铮！啦啦！铮！”双方的剑接触时，所发的响声各异。

“嗤嗤嗤……”剑吞吐传出的啸风。奇急奇厉。

冲刺、闪避、进击、移位……

急进、暴退、躲闪、盘旋……

一声沉叱，凌钊抓住反击的机会，易守为攻，展开了狂风暴雨似的疯狂急袭。

旁观的人目为之眩，手心出汗，好一场武林罕见的疯狂恶斗。

第二次易势，第三次……五十招以上了。

东面，官道上尘埃滚滚，十余匹健身来势如期。

西面，两部驷骏轻车向东急驶，铃声悦耳。

剑影飞腾中，崔长青突然斜飘丈外，笑道：“承让承让。”

凌钊呆立当地，垂首死盯着左胸的一个剑孔，襟衣内陷，破孔而不伤肌。久久，猛地掷剑入鞘，抹掉脸上的汗珠，泄气地说：“罢了，无双剑客的绰号，让给你了。”

“抱歉，在下已有黑衫客的绰号，恕难接受。”崔长青收剑说。

“凌某必须找到红娘子。”

“崔某决不干预。”

“你答应脱身事外？”

“崔某与红娘子已情至义尽。”

“多蒙金诺，凌某承情。”

“好说好说。告辞。”

路南是旷野，路北是丘陵树林。树林突传出马嘶，乌鸦飞驰而出。

“咦！有人。”崔长青叫。

接着枪出十余名绿衣骑士，穿的是骑装，坐骑雄骏非凡。上身衣外穿了护心甲，绘着一头张翼鹰。

玫云大惊，脱口叫：“伊王府的神鹰护术。”

无双剑客凌钊脸色大变，说：“糟，伊王府四大剑客来了。快走！”

众人急退取坐骑，为首的护卫大喝道：“谁敢走？除非他不怕抄家灭族。”

崔长青抓住了乌鸦，向玫云叫：“你先走，我挡他一挡。”

“一同上马，他们追不上的。”玫云急叫。

他摇头，说：“无双剑客是条汉子，我不能连累他，必须留下替他洗脱。他们都是黑道人，落在护卫手中一切都完了。”

路西的轻车，正轻快地驶近。

无双剑客一群人不敢走，脸色全变了。

## 第二十七章

崔长青与无双剑客决胜，其他的人皆被恶斗所吸引，浑忘身外事，不知神鹰骑士绕道截出，想走已来不及了。

朱家朝廷的龙子龙孙，分封至全国各地为王，要冲地区，王府可拥有护卫一至四卫之多，也就是王府的私人部队，其地位相等于京师的御林军。王爷本身另养有死士，贴身保护称为护卫。在皇庭，则称为侍卫，多由锦衣卫中调用。而王府的护卫，则从各卫中选拔充任。

散处各地的龙子龙孙，为自己的安全与保全实力，少不了有些不肖子孙胡作非为，在护卫中招揽一些强豪倚为心腹，阴养死士无所不为，甚且图谋不轨。当年靖难之变叔侄相残，燕王就是凭藉燕山三护卫之力，从乃侄手中夺过江山。最近，安化王亦与兵造反。目前，已暗中招纳亡命网罗黑道大豪与绿林水陆群雄，阴蓄死士，反迹已现。

对于洛阳的第一代伊王，是太祖第二十五子，洪武二十一年生；四岁便受封。永乐六年之藩(到任)，性好武，经常带了一批护卫与把势(武师帮闲)，奔逐于城内外，飞骑所至，走避不及的头断肢裂。驱赶一些男女老少妇孺奔窜作乐，称为围猎。第二代又纵中宫(太监)扰民，变本加厉，洛阳人苦不堪言。第三代坐了三年王位，也好不了多少。

第四代弟袭兄爵，是最贤明的一位王爷，洛阳人重见天日。这一代(第五代)的王爷是庄王汧渊，七年前袭伊王爵位，由于有上一代打好根基，不敢胡作非为，但仍然罗致了不少三山五岳的豪客任护卫。幸而他虽然好财好色，但取之有道而不贪黷扰民。据说，由于伊王府剑客如云，江西王曾经派人前来作说客，名义上是借用高手护卫，暗中可能是策反，以便日后起兵时在河南策应。(宸壕与汧渊是同辈。王府各支辈名序皆不同，每支二十字。宁府前五字是盘、奠、观、宸、拱；伊府前五字是腮、勉、汧、典。故辈份相同)这件事伊王断然拒绝了堂兄的要求，但并未派人上京密告。

由伊王直接掌握的一小队护卫，共有五十人之多，称为神鹰护卫，其中的四剑客有三位出身少林，另一位出身武当，这四人是高手中的高手，剑术天下闻名。

学艺不论文学，芸芸众生中，不重名利的人毕竟不多，谁人不想扬名声显父母？尽管有些真正不重名利的人，不屑替官府卖命，但这种人毕竟少之又少，那些口中反对的人，大多言不由衷，另有原因，要不是无缘幸进，更是嫌名不够高，利不够厚而不肯屈就。四剑客之投身王府，江湖朋友虽不无反对，但敬畏之心也随之而生。对操有生杀大权的人，敬畏也是人之常情。

无双剑客不敢妄动，心中暗暗叫苦。

崔长青也心中焦灼，暗叫不妙。如果是他单人独创，他无所畏惧，可是，有玫云在场，他心中为难。关中林家是有家有小的，怎能卷入是非之中？只消伊王府一纸文书送达西安秦王府，林家不家破人亡者几稀。

他向玫云说留下的用意，是为了无双剑客，其实是为了玫云打算，接着向玫云低声道：“等会儿我与他们打交道，千万不可多言，见机行事，一切有我：最好你能脱身事外。”

“我不怕，别想把我丢开。”玫云固执地说。

“你如果不听话，以后我不理你。”他沉声说。

“我……”

“我无牵无挂，王府的鹰犬无奈我何。”

神鹰护卫已形成合围，四剑客之首中州一剑周豪下马走近，向崔长青

抬首冷冷一笑道：“果然是你，你是黑衫客崔长青吗？”

崔长青泰然地说：“不错，正是区区。尊驾定然是中州一剑周护卫了，幸会幸会。”

“好说好说，久仰久仰，你的事犯了。”

“在下什么事犯了？”

“你心里明白。”

“哦！在下糊涂得很。”

中州一剑冷冷一笑，转向无双剑客说：“在下眼拙，朋友是……”

崔长青接口道：“周护卫，阁下既然冲在下而来，不必管他们的事了，牵连太广，对你没好处。”

“住口！你给我安静些。”

崔长青心中一转，笑道：“周护卫，你说在下犯案，自然要得我而甘心。而这十余位仁兄，也是冲在下而来的，也志在图我。目下我崔长青分身乏术，而你们双方都想要，你说怎办？你们双方人数相当，何不在剑上一决得主？”

中州一剑虎目一翻，冷笑道：“好小辈，你想挑起恶斗乘乱脱身？”

“总算是机会，不错吧？”

“哼！休想。”中州一剑傲然地说，转向无双剑客沉声道：“你们十余位高手，艺业差劲却想逞英雄，妄想一比一决斗，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哼！还不走？”

崔长青接口叫：“喂！咱们日后再算帐，江湖上见。”

无双剑客先是一头雾水，最后总算醒悟，举手一挥，一言不发的上马，率众回头西行。

中州一剑瞥了玫云一眼，扭头叫：“李老弟，让出一匹坐骑，给这位红娘子乘坐。”

崔长青呵呵笑，说：“周护卫，你又弄错了……”

“住嘴！”

“咦！怪事，即使在下是犯人，应该有分辨的机会，是吗？这位姑娘穿黑……”

“昨晚她在府城落店，穿的就是红。”

“你们要找的人，该是红娘子百里春。”

“不错，也有她。”

“红娘子是十三四岁的黄毛丫头？”

“从外表估计年龄，必为所愚。”

“哦！你以为她是……”

“等回城之后，便可断定她是不是红娘子了。”

玫云愈听愈冒火，沉声道：“中州一剑，你未免太狂太武断，有眼无珠……”

“什么？丫头你……”中州一剑怪叫。

玫云倏然拔剑出鞘，冷笑道：“听说在下的少林达摩剑法宇内无双，本姑娘有点不信。”

“信不信由你。”中州一剑虎目放光地说。

“且慢！”崔长青叫。

玫云不加理会，说：“你让开，我今天要看看关中林家电剑，是否可以与达摩剑法争短长。”

中州一剑一惊，脸色一变。

崔长青心中叫苦，急道：“林姑娘，在下的事，由在下解决。”

中州一划不住打量玫云，突然问：“你是紫云仙子的妹妹？”

“信不信由你。”玫云模仿对方的口气说。

两辆马车在路旁停下了，两位车夫冷眼旁观。车帘低垂，里面一无动静。

玫云横定了心，又道：“信不信由你，你瞧着办吧。”

中州一剑怒火渐升，沉声道：“即使是令尊亲身在此，也不会对在如下如此不客气。”

“这可是你找我的。”玫云撇撇嘴说。

崔长青笑道：“周护卫，林姑娘也是在下的对头，在下的事，与她无关。”

“她也是找你的？”中州一剑问。

“不错。”

“你的仇人真不少。”

“在下并不介意。请问，在下也与尊驾有仇？”

“你与百里春劫了王府的百万金珠。”

“哦！原来如此。”

“你不否认吧？”

“在下坚决否认。”

“哼！狡辩无用，你得跟我走。”

“且慢！谁说在下劫了百万金珠，是你吗？”

“这……”

“可有人证？可有赃物？金珠在何处被劫？何时被劫？”谁知道在下这几天的行踪？”

“金珠在崎山被劫……”

“在下并未走崎山，走的是永宁道。”

“无量佛左春与飞燕子杨全已经落网。”

崔长青大笑，笑完说：“很好。在下四天前，在陕州与他们冲突，警告他们不可打金珠的主意，颠诈了他们不少银子，为免卷入游涡，因此避道走永宁，你怎么说在下与红娘子劫了金珠，岂不可笑？”

“一点不可笑，有人在府城告密，而且有不少江湖浪人要黑吃黑找你讨金珠，你不否认吧？”

“在下不否认有人想找我方金珠，但在那座山行劫与在下无关。在下的乌骓极为岔眼，永宁道上沿途的村落土著，皆可证明在下的行踪。”

“这……”

“无量佛飞燕子，皆是熊耳山摘星换斗阳奇寨主的爪牙。在下一个江湖黑道小混混，高攀不上绿林大豪。你找我，岂不是舍本逐末吗？”

中州一剑沉吟片刻，说：“崎山劫宝，确是熊耳山大盗所为。”

“生还的人，可证明在下并未参与。在陕州，在下打了飞熊，虽未明白告诉他有人要行劫，已经算是间接提出警告了。在下打了无量佛一群人，拒绝入伙，并且敲诈了他们一千五百两银票，无量佛应该还记得这件事。”

“可是……有人告密，说你与百里春是幕后主持人。”

中州一剑迟疑地说。

“你相信？”

“这……”

“在下有不少仇家，但不知告密的人是谁？”

“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你就来追擒在下归案？你们不会派人去熊耳山？”

“告密人投密告函，并未出面。大军已发熊耳山，在下得到线索前来找你。办案的人，决不轻易放过任何可疑线索。”

崔长青摇头苦笑。说：“周护卫，你们这种宁枉毋纵的作法，委实令人心寒，一份匿名函，你们便郑重其事捕风捉影……”

“抱歉，周某也是不得已。”

崔长青见有了转机，趁热打铁，说：“刚才那十几位仁兄，是夺魂金剑的好友，他们与阳寨主可能有交情，你们可以从他们口中得到消息的。”

中州一剑哦了一声，说：“承告了，在下这就去追上他们。我希望你立即转回府城，也许在下要找你查问。”

“这……”

“你必须回去，不然难免涉嫌。”中州一剑的语气饱含警意。

玫云怎肯？接口道：“不，我要带他走。”

中州一剑对林家不无顾忌，但又不愿崔长青离开洛阳，摇头道：“林姑娘，请以大局为重，个人恩怨算不了什么，在下公务在身，务请冲在下薄面，暂且放过他，可好？”

玫云当然不肯，正要开口拒绝。车门一掀，出来了两个绿衣女人，叫道：“周护卫，千万不要听他们的花言巧语。本姑娘亲眼看见他们与摘星换斗劫宝。同时，也可证明他们两人不是对头，而是一对姘头。”

崔长青大惊，脸色大变。

玫云怒火上升，怒叫道：“胡绮绿，你这贱贼婆……”

她飞扑而出，却被中州一剑拦住了，喝道：“站住！你这是作贼心虚。”

“你知道这鬼女是谁吗？”玫云厉声问。

“她是证人。”中州一剑沉声说。

“她是金顶山胡家镇八方胡威的女儿，一个黑道巨魁女儿的话，你也能信？”

胡绮绿冷笑道：“就因为我是胡家的女儿，方能目睹劫宝的凶犯本来面目。”

玫云冷哼一声，说：“周护卫，你问问她，问她与崔长青有何关系？”

胡绮绿也冷哼一声说：“不必问，我自己会说。我不认。识他，只亲眼见到他在崎山劫宝。”

崔长青忍无可忍，怒极反笑，笑完说：“好，你不认识我。周护卫，车行大道，瞒不了人。你问问她，这四五天车辆的行程与宿站便知道了，沿途关隘想必有案可稽。”

另一位穿绿衣颇具姿色的中年人笑道：“昨日近午时分，车经函谷关，胡姑娘不良于行，本姑娘好意让她搭便车至洛阳。因此，她是在函谷上车的，本姑娘的车程，与胡姑娘无关。”

胡绮绿接口道：“周护卫，问问他两人是不是对头便明白了。”

玫云酥胸一挺，说：“不错，本姑娘与崔大哥是朋友。”

中州一剑冷笑问：“那你为何撒谎？”

崔长青接口道：“在下不愿林姑娘卷入游涡……”

“哼！因此在下不信任你。”

“好吧，你想怎样？”

“随在下到王府投案。”

“也好。”他不假思索地说。

中州一剑向胡绮绿道：“胡姑娘，劳驾你这位证人，也。随在下走一趟。”

胡绮绿阴阴一笑，说：“周护卫，这样吧，贱妾尚有事待理，入暮时分，贱妾再至王府投案，可好？”

“也好。”中州一剑首肯。

两女急急上车，铃声乍响，轻车驶出如飞而去。

崔长青将沙棠木剑解下，向玫云说：“玫云，你走吧，我跟他们去。”

“你不能去，一入王府插翅难飞，苦打成招严刑迫供，你……”玫云急叫。

中州一剑拍拍胸膛，说：“我保证你获得公正的审判，你不能走。”

崔长青冷哼一声，沉声道：“姓周的，不要欺人大甚，在下已答应跟你走，为何也将林姑娘拉上？”

“胡姑娘指证你两人是劫犯……”

“住口！”

“什么？你敢大呼小叫？”

“在下对你已经够客气了。玫云，劳驾你去找夺魂金剑、和慧方主持大师。”

“大哥，为何去……”玫云惊问。

“他们是证人。”

“可是，他们是阳奇的朋友。”

“觉方上人与家师是朋友，他会来作证的。”

中州一剑乖房地说：“你们俩人都不许离开。现在，缴出兵器。”

崔长青火起，冷笑道：“你这嘶狗仗人势，真不识相。”

“什么？你……”

崔长青拔剑出鞘，冷笑道：“本来在下已决定缴剑，但你既然不让林姑娘去找在下的证人，在下只好送她走。”

“你敢拒捕？”

“闭上你的狗嘴！”崔长青怒骂，又道：“拒什么捕？你只是王府的一个护卫，少往你自己脸上贴金，逮捕人犯乃是巡捕之责，你算什么玩意？给脸不要脸，你……”

中州一剑大怒，拔剑怒吼。

“在下要……”

崔长青一剑点出道：“看你是否浪得虚名。”

中州一剑勃然大怒，一剑拂出，“砰”一声震开木剑，乘势楔入，电芒一闪，剑尖神奇地点到崔长青的右胸，奇快绝伦，一招中的。

岂知崔长青已决定先声夺人，速战速决，利用对方志傲气盛的弱点，诱敌深入，仗有金甲护身，无畏地切入；

“噗！”对方刺中他的右胸上方。

“噗！”他的木剑也同时长驱直入，快逾电闪，搭在中州一剑的鸠尾穴上，喝道：“你要死还是要活？”

中州一剑大骇，呆住了，如见鬼魅地盯着他，眼神中仍呈现不肯置信的表情。

其他的护卫也大惊失色，纷纷下马拔剑抢来。

崔长青大喝道：“谁敢上？在下先宰了中州一剑。”

众人闻声止步。中州一剑僵硬地问：“你想怎样？”

“叫他们让路，让林姑娘走。”

玫云跃上乌骓。中州一剑大叫：“让她走。”

乌骓驰出百步外，崔长青收剑冷冷地说：“周护卫，没想到你这人跑了半辈子江湖，连这点见识都没有，你还认为在下是劫犯？”

中州一剑也收了剑，苦笑道：“易地而处，你又如何？”

“你真要知道金珠的下落……”

“老弟能否见告？”

“我只能告诉你，摘星换斗阳奇已经死了。”

“死了？”

“是的，死了，金珠在金剑茅家被红娘子所夺……哦！那女人到底是谁，在下尚未弄清，只知她自称吉绛姑，带了兩名侍女。”

“噢！你怎知道？”

“不瞒你说，是我帮她从阳奇手中夺得金珠，但在下并未出手。”

“她不是红娘子？目下……”

“在下讨厌她心狠手辣，残忍嗜杀，因此离开她，不知她到底是不是红娘子。”

“哦！你脱不了干连……”

“在下不想做王府的囚犯。”

“你走不掉的。”

“在下也不逃避。”

“这样吧，如果你协助在下找出金珠……”

“抱歉，我不能助你。”

“那你……”

“在下要回洛阳，查出那些想陷害我的人。如果你要找我，我住在东关中州老店。你只要派人潜伏在我四周，保证你可以查出一些线索来。”

“好，在下当与阁下联络。”

“如果我所料不差，金珠仍藏在城附近，最好不要打草惊蛇。言尽与此，你们先请。”

“再见。”中州一剑客气地说，转身牵坐骑。

崔长青直等到众人向东远出里外，方举步东行。

三里外，两辆轻车藏匿在路旁的树林中。

崔长青心事重重地赶路，胡绮绿的事，令他极感不安，这鬼女人象是附身的冤鬼，他得设法解决。

胡绮绿一而再，再而三与他为难，这次居然挺身而出伪证陷害，要他落案，用心可诛。

狗急跳墙，这一来，他心中的内疚已被愤怒所冲淡。他想：他可以无愧地面对这女人了。

轻车隐匿处的路旁草丛中，胡绮绿与先前的绿衣中年妇人伏在路右。路左，伏着一位满脸横肉的二十五六岁青年人，潜伏以待。

中年女人看到了急步而来的崔长青，相距约里余，已可看清相貌了，向胡绮绿说：“绮绿，因爱成仇，你难道不能与他重拾旧欢？”

“你已看见了，他已另有女人。哼！我绝不饶他。”胡绮绿咬牙切齿地说。

中年女人格格笑，说：“老实说，你配不上他。”

“我……”

“你与舍弟，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双。”

“姜姐姐，别打趣了。”

“说真的，你答应嫁给舍弟吗？露水夫妻不到头，你们……”

“只要杀了姓崔的，我就嫁给令弟。”

“好，一言为定。”

崔长青渐来渐近，不知危机将至。

胡绮绿直咬牙，恨声道：“我就知道中州一剑拦不住他。”

姜姐姐冷冷一笑道：“中州一剑浪得虚名，并不足怪。”

“他过不了贤姐弟的一关。”

“他插翅难飞。哦！杀了他，你有何打算？”

“将他的尸体暗中送给官府，让他死也死得不清白。”胡绮绿恨声说。

崔长青终于接近至十余步外了，健步如飞。

潜伏路左的青年人一跃而起，到了路中拦住去路，盯着大踏步而来的崔长青冷笑。

可是，他仍未想到是胡绮绿在捣鬼。

青年人如附骨之蛆，紧跟不舍，移动相阻。

这瞬间，崔长青身形一晃，一扭之下，蛇一般从对方身侧一闪而过。

“咦！”青年人讶然叫，火速转身。

崔长青已远出丈外，大踏步扬长而去。

青年人飞纵而进，沉喝震耳：“好小子，你走得了？”

不等崔长青起步，姜姐姐已和胡绮绿跃出路中，劈面挡住了。胡绮绿杀气腾腾地叫。

“今天你将死无葬身之地。”

他深深吸入一口气，强抑心头怒火，沉静地说：“你是谁？为何挡路？”

“要你狗命的人。”

“你我有过节吗？”

“身侧的姜姐姐冷笑道：“痴心女子负心汉，果然不错。”

他长吁一口气，说：“青竹蛇儿口、黄蜂尾后针，两般皆不毒，最毒妇人心。在下……”

身后的青年人喝道：“住口，你还有话说？”

他侧转身形，后退两步避免前后受敌，问：“你又有何话说？”

“你想听？”

“如果不便说，不说也罢。”

“在下杀了你，胡姑娘便答应嫁给我。”

“很好，杀不了我又如何？”

“笑话了，你非死不可的。”

“在下不信，话不要说得得了。”

“你以为我鬼手丧门姜彪，杀不了你一个江湖小混混？”

“在下当然不敢小看，那一位大嫂是……”

“姜四姑姜至风。”姜姐姐含笑答。

崔长青心中一震，但仍沉着地说：“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死神姜四姑，久仰久仰。”

姜四姑格格娇笑，说：“江湖上与我死神打过交道的人，能逃得性命的屈指可数。我给你一次机会。”

“死神的机会，令人不寒而栗。”他冷冷地说。

“舍弟要与你公平一决，你好好把握机会。”

他瞥了鬼手丧门一眼，波波一笑道：“世间值得拼命的事只有两件，名与色。姜兄，你拼命理直气壮，振振有辞，我不怪你。”

“少废话！在下要出于了。”鬼手丧门不耐地叫。

“你随时皆可出手。”

鬼手丧门大喝一声，伸手便抓，手掌已变成灰蓝色，五指似乎油光水滑，指甲尖利，真象是鬼爪，但见爪影闪电似地抓来，控制了胸腹的要害。

手爪有毒，沾不得。他侧飘八尺，说：“你沾不了身。老兄，用毒爪伤人，这叫公平吗？”

说话间，他连换了四次方位，避开四爪。

双方都快，好在官道宽阔，奔东逐北毫无阻碍。崔长青似无出手的机会，不敢以手脚与对方的毒爪接触，完全处于挨打局面，只能躲闪窜走。

鬼手丧门连发十余招，劳而无功，怒火渐炽，出手更是肆无忌惮，双爪象是灵蛇，八方追袭锐不可挡，贴身抢攻形如疯狂。

崔长青保持警觉，快速闪动移位，避免对方近身施爪，一面留心对方的招路，寻找反攻的良机。同时，他得留意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死神姜四姑与胡绮绿，这两个鬼女人已经等得不耐烦，跃然欲动，随时有加入或偷袭的可能，他必须加意防范。

官道西端蹄声入耳，黄尘滚滚。

死神姜四姑突然叫：“要活的，大弟。”

鬼手丧门左爪一抄，迫住了崔长青的退向，飞身抢入，贴身了，右手五指如钩，抓向崔长青的脸部，眼看要得手了。

崔长青突然仰面跌倒，一抓落空。

“噗！”一脚挑中了鬼手丧门的小腹。

要不是鬼手丧门机警，及时吸腹硬将抢入的身躯止住，下体急收，这一脚必定挑中下阴而非小腹。

“哎……”鬼手丧门厉叫，俯身下蹲。

人影似电，绿影飞射而至。

崔长青刚站起，绿影已到了丈外。

“啦啦啦……”五枚毒针全射在崔长青的背心，毒针全被震断。

崔长青一跃三丈，向路北的山林飞奔。

另五枚毒针跟踪射来，但已射不上他了。

死神奔向鬼手丧门，惊问：“大弟，怎样了……”

“我不要紧，姐，去追他。”鬼手丧门大叫。

“他已中了五枚毒针。”

“可是，他……并未倒下……”

“这小辈内力浑厚，可能已自行闭住经脉，但支持不了多久的，让他死在山上喂野兽吧。”

“快！绮绿已迫去了。”

“大弟……”

“不要管我，去追。”

两名车夫已奔到，叫：“小的照顾少爷。”

死神说声“当心些”，向远去了的胡统绿背影急迫。

两名车夫扶起了鬼手丧门，这位仁兄脸色苍白，吸口气揉动着小腹，说：“不要管我，我去追，替那小狗收尸。”

两车夫不敢相阻，目送他进入山林。

蹄声已近，八位男女骑士绝尘而至。

第三名骑士是白衣飘飘的林白衣，第四骑是北丐。人如虎马如龙，人风尘仆仆，马浑身汗水，狂风似地驰过两名车夫身侧，向洛阳飞驰。

路南两三里是涧河，路北里余是邙山西脉，连峰亘岫，山势西延，草木葱蘢，起伏不定。

崔长青虽有金甲护身，但胸背以外仍然是弱点。他对有毒的细小暗器深怀戒心，死神姜四姑的毒针出奇地霸道，他不得不作脱身的打算。

到了一处山口，止步扭头一看，胡绮绿正在狂追，相距在百步外。他一咬牙，向草丛中一钻。

胡绮绿不知他已潜伏在草中，分枝拔草循踪狂追，突觉地面痕迹消失，不由一怔，说：“他应该倒了，怎不见尸体？”

不见尸体她不甘心，发疯般向左右穷找。不久，她欣然叫：“找到了，果然死了。”

崔长青侧躺在草丛中，象是死了。

她凶狠地拔剑出鞘，咬牙切齿地说：“不分了你的尸，此恨难消。我要碎裂了你，再将你的头交给官府示众。畜生！你也有今天。”

剑倏起倏落，砍向崔长青的颈脖。

崔长青倏然翻身，一脚斜拔。

“噗！”踢中胡绮绿的右腕。

“啦！”剑脱手飞落三丈外去了。

胡绮绿大骇，连退五六步。

崔长青一跃而起，垂手而立，恨声道：“女人，你的心好狠，好毒。”

胡绮绿拔出衣下暗藏的匕首，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和你拼了。”

他长叹一声，口气一软，问：“胡绮绿，你为何如此恨我？”

“你还说？你这没良心的畜生！”绮绿绿尖叫。

“好吧，你要我怎么办？”

“我要你死。”

“别无商量？”

“是的。”

“可是，你杀不了我。”

“要不，你娶我。”胡绮绿口气一软，叹口气又道：

“我对你是一片痴心，你始乱终弃斩情绝义，你对得起我？”

“听口气，你似乎对我余情未绝呢。我问你，你仍然爱我吗？”

“那还用说？我这人敢爱敢恨，你不娶我，我就杀你，爱恨分明，你该明白了。”

“我不懂女人，尤其不明白你。”

“什么意思？”

“你口口声声爱恨，既然你对我仍然未能忘情，死心塌地要我娶你。但据我所知，你追逐我这段时日，曾经有过不少男人，那又为什么？”

“我对他们毫无情爱可言，有的只是利害关系。但对你；我是……”

胡绮绿毫不脸红地说。

“对我你是一厢情愿，情深爱深？”

“是的，此心天日可表。”

他摇摇头，苦笑道：“碰上你这种莫名其妙的女人，真是冤孽。好吧，我要与令尊谈谈，看他怎么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婚姻大事并不完全由他作主，这是我一辈子的事，是我嫁你而不是他嫁你。”

“你倒是个有决断的人，好吧，我答应娶你，但话先说明白，日后你必须与那些男人断绝往来。”

胡绮绿大喜欲狂，欣然道：“我不是水性杨花的女人，你可以放心……”

话未完，右面传来死神姜四姑的一阵阴笑，绿影现身在三丈外，笑完说：“胡小妹，你与舍弟做了多日露水夫妻，同床共枕恩恩爱爱，男贪女爱信誓旦旦，不到半个时辰，你就变卦慧剑斩情丝，有了新人忘旧人。请教，你如何向舍弟交代？说啊！”

胡绮绿脸色一变，硬着头皮说：“姜姐姐，我与令弟好，但并未答应嫁给他……”

“住口！你说杀了黑衫客，便……”

“姜姐姐，目下……”

“不要巧辩！你对姓崔的一往情深，舍弟对你也是永爱不渝。你说过不是爱便是恨，目下你要重投情人怀抱，舍弟同样会因爱生根。”

“这……”

“从前恩爱反成仇，你说吧，怎办？”

“姜大姐……”

“胡绮绿，你在玩火，火是不能玩的，烧了别人也灼了自己。快把这小畜生杀了，不然……”

“姜大姐，请听我说……”

“我已听了许久，够了。你动不动手？”

“我……”

“不然，你得死。”

胡绮绿打一冷战，脸色苍白地向崔长青叫：“长青，我们走。”

另一面出现了鬼手丧门，鬼眼中厉光闪闪，厉声道：

“谁走得了？死神与丧门已勾了你们的魂。胡绮绿，你还等什么？你嫁不嫁给我无所谓，但必须等太爷玩腻了之后，叫你走你才能走。”

崔长青突然挽住胡绮绿的手，向旁一带，急喝：“走！我断后。”

死神姜四姑一声娇笑，翠袖一扬，射出五枚毒针。

崔长青却突然折向，拖着胡绮绿向相反方向飞掠而走，五枚毒针问不容发地探身而过，险极。

鬼手丧门一声怒啸，飞扑而上。

崔长青将胡绮绿向前一推，移位、旋身、出掌，一气呵成，奇快绝伦，不但避过扑来的一爪，而且回敬了一掌，

“噗”一声劈在鬼手丧门的左肋背上，立即跟上了绮绿，落荒而逃。

鬼手丧门俯倒在地，叫了一声，一蹶而起，皮粗肉厚受得了打击，狂追狂叫：“不杀你们此恨难消，太爷要活剥了你们。”

姐弟俩穷追不舍，追入丛山深处。

两人沿山腰狂奔，后面追的人急如星火。糟的是绮绿艺业有限，根基不够，而在追寻崔长青期间，纵欲过度。练武如逆水行舟，不进即退，三天五天搁下不练，心情一懈，便再也不想练了。因此，目下她的造诣，还比不上在金顶山的少女时代。

只逃了三四里，她已感不支，必须由崔长青扶着跑，娇喘吁吁香汗淋漓，支持不了多久啦。

霉运当头，屋满又道连夜雨，行船恰遇打头风；糟了！前面已是谷底，三面山崖虽不算高，但茅草丛生，脚踩上去又滑又松。胡绮绿向上爬升，仅爬了三四丈，脚下一滑，向下仆。

崔长青拉起了她，说：“不行，上不去的。”

“那……那怎么办？”

“我得把他们击倒，不然毫无希望。”

“可是……姜四姑气功到家，刀枪不入；毒针歹毒绝伦，中者必死，满天花雨手法更是可怕，天地间能逃过大劫的人，未曾有，死神的绰号岂是白叫的。”

“我必须冒死一拼，不然你我都完了。”

胡绮绿抱住了他，浑身战抖地叫：“长青，我……我不要死，我……”

“定下心，我下去，你向上走，至少我可以阻他们一阻，争取你脱身的时间。”

“长青……”

“快走，他们来了。”他转身向下叫。

胡绮绿尖叫道：“长青，你不能下去，下去必定死……”

“死一人总比死两人好。”

“可是……他们会追上我的。”

“我用游斗术，相信可以缠住他们。可惜，我身上没有带暗器。快走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胡绮绿一咬牙，说：“不错，死一个比同归于尽好些。”

“所以，你赶快向上走……”

“你死吧！”胡绮绿叫。

“啦！”他背心挨了一记重击，向前一扑，骨碌碌向下滚。

胡绮绿向下滑，叫：“你本来就该死，不要怨我。天地间可爱的男人多的是，我不愿因你而送命。”

崔长青直接至山脚下，寂然不动气息全无。

下面，死神姜四姑姐弟，已到了五六丈外。

胡绮绿到了崔长青身旁，大叫道：“姜大姐，我杀了他了，一掌震碎了他的心脉，快来相验。”

死神姜四姑站在丈外，冷冷一笑道：“胡小抹，你的心果然够狠呢。”

胡绮绿居然毫不脸红，踢了崔长青一脚，说：“走遍万水千山，为的就是杀他。”

“先前你不是说仍然爱他吗？”

“那是骗他的……”

鬼手丧门到了，咬牙道：“贱淫妇，你在骗你自己。”

胡绮绿一惊，悚然叫：“姜郎，你……”

“你也要骗我吗？”

“姜郎……”

“你口口声声仍然爱他，但你爱的是什么？你爱的是强壮的男人你以为你是甚么人？一个专情的女人吗？哼！这几天来，晚上上床，你比那些大名鼎鼎的淫妇更淫，更浪，更……”

“算了，大弟，你敢说，我不敢听。”死神姜四姑微愠地叫。

胡绮绿脸无人色，颤声叫：“姜郎，请……诸念我……”

“哼！淫妇，谁知道哪一天你也要杀我？天地间有的是美貌佳人，太爷不是你第一个男人，你也不是太爷第一个情妇。你，相貌平庸，却心如蛇蝎，你不死……”

“宰了她。”死神姜四姑大叫。

鬼手丧门疾冲而上，鬼爪伸出了。

“饶我……”胡绮绿尖叫，跪下了，泪下如雨，哭泣着等死。

“你死吧！”鬼手丧门厉叫，爪抓向绮绿的脑门。

崔长青突然扭身大喝一声，一脚扫中鬼手丧门的腹部，力道千钧。

鬼手丧门的爪，距绮绿的顶门不足半寸，身影倏然倒飞。

崔长青一跃而起，拔剑飞掷。

死神姜四姑见乃弟飞撞而回，吃惊地向例一闪，打出一把毒针，向崔长青射去。

绮绿爬起便跑，晕头转向不辨东西。

崔长青木剑出手，人向下重行伏倒。他已算准踢人的方向和力道，更算定死神姜四姑闪避的方向。

可是，他却未算定死神姜四姑站在闪避中仍发毒针反击，幸而早已打定主意，行雷霆一击，反应奇快，见对方手一动，便不假思索地伏下了。

一连串的变化，快速绝伦，自鬼手丧门扑上出爪，至死神以满天花雨手法发射毒针，只是刹那间的事，发生得快，结束也快。鬼手丧门的身躯尚未落地，沙棠木剑已无情地贯入死神姜四姑的小腹要害。

“砰，葡！”鬼手丧门身躯着地，五官流血，呻吟一声，手脚一软。小腹二次被击，内腑碎裂，血从七窍流出，骨盆也裂开了。

几乎在同一瞬间，死神抓住木剑向外拔，剑离体人也倒了，仍吃力地伸手入百宝囊。

崔长青一跃而上，一脚踏住对方的手腕。

死神姜四姑的手一松，已取出的一把豆大的五芒珠撒了一地，大叫一声，人向上一蹦。

崔长青俯身拾剑，一跳两丈。

死神姜四姑一阵翻滚，血流了一地。

崔长青转身回顾，绮绿已奔出二十步外。

他长叹一声，收剑入鞘，注视着绮绿的背影叹道：“这女人，委实恶毒难测，令人心惊胆跳。”

绮绿突然扑倒，声嘶力竭地叫：“我……我的腿，我的腿……”

他吃了一惊，飞掠而出，一把扶起胡绮绿急问：“你的腿怎么样？”

“不知道，麻木了，右腿……”胡绮绿尖叫。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拉起胡绮绿的裤管。右腿近膝处，出现一道灰色细血缝，肌肉已经肿起，其色紫灰。

“哎呀！你被毒针擦伤了。”

他无所畏惧，就伯毒，立即撕衣带替胡绮绿捆住腿上端，抱起说：“去找那婆娘讨解药，也许还来得及。”

已来不及了，死神姜四姑已崩溃了，呼吸将止，有气出没气入。

他抓起死神的百宝囊，扶起死神的上身大叫：“姜四姑，毒针的解药在何处？”

死神姜四姑脑袋一歪，死了。

胡绮绿躺在一旁，颤抖着问：“她……她为何不……不说？”

崔长青放下死神姜四姑的尸体，凄然道：“她死了，眼睛瞪得大大地，好怕人。她绰号叫死神，到头来仍被死神召走了。”

“老天！你……你为何不击伤她？”绮绿在埋怨

他苦笑，说：“生死关头，全力一击，谁顾得了……”

“你可以击伤她……”

“你说得好轻松，下次我先在她身上画个标的，再看准了出剑掷击好啦。”

“我要解药……我……不要死……”胡绮绿哭泣着叫。

他开始打开死神的百宝囊，愤怒地说：“为了活命，你连祖宗十八代都可出卖。我找找看，看你的造化。”

共有两只中型精巧玉瓶、里面所盛的粉末一灰一黄，他倒出一些黄色药末说：“是否有效不得而知，快向老天爷祷告吧。”

胡绮绿切齿道：“我如果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他死死地注视着眼前这位曾与他春风一度的女人，脸色渐变。

绮绿的脸上，涌起了惊容，依然地叫：“你……你为何……用这种眼神看我？”

他颊肉抽搐了两次，眼神益厉。

胡绮绿吃力地挺起上身，用手撑地向后退，再问：“你……你要……要怎样？”

他虎目中冷电四射，一字一吐地说：“我在想。”

“你想什么。”

“想怎样杀你永除后患。”

“不！不！长青，你……你不能如此绝情，不！你……”胡绮绿尖叫。

“你杀了我多少次了？”

“不！你……”

“我把解药丢掉，不杀你。”

“天哪！求求你，救我！”

“救你杀我吗？”

“不！我发誓，今后决不找你，我……”

“我怎敢相信你？”

“长青，干不念，万不念……”

“你别叫，我会救你的，但我真想……唉！算了，我认了。”

他替绮绿上药，直等到创口的灰蓝色血液变色，方断定确是解药，说：“坏血的毒药，需内外服用解药，是否对症，你自己拿定主意。”说完，将

玉瓶递至胡绮绿手中。

胡绮绿不愧称挑得起放得下的女人，急急地，毫无顾忌地倒出一把药散倒入口中。

崔长青替她解开绷带，这条迷人的大腿已不可爱了，创口下变色，创口附近肿大。

“我带你到路上找车辆。”他说。

他将两具尸体丢入土穴，掘土掩埋毕，胡绮绿的腿已不再麻木，解药对症。

抱着胡绮绿出山，到了官道，恰好西面来了一部运货的大车。拦住车，他给了车夫贯制钱，嘱将人送至洛阳，临行，胡绮绿悻悻地说：“你不杀我，这是你最大的错误，你会后悔。”

他淡淡一笑，说：“毕竟我是你第一个男人，我不会后悔。”

“早晚我会要你的命。”

“我不在乎，希望你不要碰上另一个鬼手丧门。珍重，再见。”

目送大车去远，他叹口气，无精打采地赶路。

马车到了西关城门口，坐在货物上的胡绮绿，突然向路旁的一名大汉叫：“爷台请了，周爷回城了吗？”

大汉穿得槛楼，但一双虎目明亮锐利，闻声一惊，跟在车旁讶然问：“咦！胡姑娘，你的车呢？”

她叹口气，愁眉苦脸地说：“别提了，被黑衫客毁了。”

“黑衫客毁了？”

“是的，他要杀证人灭口。我的同伴全死了，死得好惨，我也受伤了。请带我去见周爷，我要求保护。”

“好，我叫人来接你。”

“我要求见王爷，指证黑衫客杀人抢劫的罪行。”

大汉一怔，说：“胡姑娘，那是违法的，也是不可能的。查证、缉凶、追赃、定罪，王爷皆避嫌不加过问，那是周爷与知府大人的事。你一介民妇，又是黑道大豪的女儿，怎能要求晋见王爷？”

“世间没有不可能的事。”胡绮绿悻悻地说。

大汉冷哼一声，不再接口。

“我非弄得他抄家灭族不可。”胡绮绿仍在自言自语，眼中凶光四射，怨毒的冷电寒芒，令大汉不寒而栗。

崔长青一脚踏入中州老店，便油然心生警惕，气氛不对，大事不妙。

店堂中，原先安坐的八名汉子，不约而同抓起凳旁的刀剑，冷然四面一分，阴森森地盯视着他。

身后，四名不速之客已堵住了店门。

掌柜的缩在柜内，三名店伙躲在一旁，一个个脸有惧容，甚至在发抖。

他将腰带上的木剑挪至一旁，表示自己无意拔剑动武，走近柜台，和气地向掌柜的说：“你们别怕，我不会连累你们。给我一间上房，在下要洗漱歇息。”

一名大汉向店伙示意，店伙上前战栗着说：“崔爷，请随小的到上房安顿。”

他经过两名大汉身旁，笑道：“在下如果无意投案，早就远走高飞了，是吗？”

大汉不自然地咧嘴一笑，未作表示。

推开房门，里面已有两位贵宾，为首的人含笑相迎，抱拳一礼道：“崔兄信人，果然赶回来了。兄弟吴田，那位是郑嵩。”

他回了礼，笑道：“咱们见通，久仰久仰。劳驾王府四大剑客的两位守候，小可深感荣幸。”

吴方田淡淡一笑，说：“咱们身入公门，身不由己，崔兄包涵一二。崔兄旅途劳顿，风尘仆仆，请先洗漱，咱们再亲近亲近。”

他解下剑与百宝囊，递过说：“好说好说，两位请稍坐，少陪。”

吴方田接下剑，信手放在一旁，笑道：“不客气，请便。”

从内间出来，他剑眉深锁，心中暗叫不妙。

房中多了四个人，房外人影四布，四人之一是四大剑客之首中州一剑周豪，其次是四大剑客的老四飞云羽士一清，穿的是道装，已卸下神鹰护卫的制服，与道上相遇的骠悍神态判若两人。

坐在几旁的人，是河南府素以铁面推官著称的推官柏大人。另一位，是威镇大江南北的名捕头鸳鸯钩石允中，一对长短护手钩出神入化，群魔丧胆。

中州一剑首先替崔长青引见，然后歉然地说：“崔兄，本来兄弟准备先追查红娘子的下落再作打算，但柏大人重任在身，因此特亲临促驾，请崔兄至府衙一行。”

柏大人寒着脸，说：“周护卫已将经过上禀府大人，责成本官克期破案，而目下的唯一线索在你身上，本官只好按律行事。如今证人胡绮绿已至府衙投到，你必须前往对证。”

他苦笑，说：“如果草民入团圆，这件案子将永无破获之期，大人如肯宽限一些时日，草民将可引诱红娘子出面。目下知道劫案详情的人是草民，红娘子不会轻易放过我，草民一入府衙，她便会远走高飞。草民如留在城中，她便会派人前来灭口的。”

“本官不能信任一个江湖浪人。”柏大人斩钉截铁地说，毫无转寰余地。

“大人明鉴，如果草民有意逃避，早就远走高飞了。草民前来候机投案，意在查出透露不实消息，嫁祸图谋草民的人是谁……”

“你不必狡辩了。本官依法办案，苦主、人证俱全，只少你这主犯到案，不怕你撒赖。”

“草民……”

“住口！”

“草民只希望能宽限三日……”

“明日升堂审理，你必须到堂。石捕头，将嫌犯带走。”柏大人下令。

“卑职遵命。”鸳鸯钩石允中欠身答话，举步而出，向崔长青说：“得罪了。阁下如果肯同意前往衙门投案，在下破例不加铐镣。”

一入公门落了监，崔长青这辈子完了，有苦主，有证人，他百口莫辩。

除了逃，他别无抉择。

“好吧，我走。”他无可奈何地说。

他向门外走，身形一闪，便抓住放在几旁的剑与百宝囊，涌身飞腾，扶摇直上。

三位剑客与石捕头手疾眼快，同声大喝，四掌齐聚，行石破天惊雷霆一击。

“噗啦啦啦！”四掌皆击在他的胸、腹、背、肩上，力道如山。

他仍向上升，轰隆隆啦啦啦一阵暴响，屋顶行木梁折断，破瓦飞坠，他已破屋而走，一闪不见。

谁也没料到他在高手环伺下大白天脱身，更没料到他会出其不意破屋逃走，等追的人登上瓦面，他已从后院溜之大吉，追之不及了。

这一走，他成了逃犯，全城眼线四布，捉拿劫宝黑衫客的消息传遍全城，不胫而走。

他不愿离城，离城便表示他作贼心虚，罪名落实，他要查出陷害他的人。

陷害他的人，说他与红娘子同时劫宝犯，显然与红娘子无关。可是，除了红娘子之外，谁透出的消息？离开金剑茅家，马下停蹄直奔府城，而死鬼摘星换斗阳奇的爪牙，必须在十二个时辰后方能苏醒，不可能在当天一同到达府城散布谣言。也不可能是金剑茅家的人前来胡说八道，因为他们也不可能与他同时到达。胡绮绿指证他与熊耳山贼结伙作案，只是为了私仇而诬陷，根本不加考虑。

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熊耳山贼有人漏网，随后跟踪到了府城，仍想趁机夺回珍宝。可是，他们为何不跟踪红娘子而跟踪他？舍本逐末不合情理。

如果是，红娘子可能也在城中。

人的想法极为微妙，先前不想参与，避免卷入漩涡；但一旦卷入，便会不顾一切。他在想：我为何要作替罪羔羊？罪名既然落实，他有权与红娘子公平分赃。

他横了心，一不做二不休，要留下查出散布谣言的人，并查红娘子的下落，以便分一杯羹。如果消息是红娘子传出的，他要将红娘子揪出来好好算账。

玫云不在身旁，他已毫无顾忌。

南关的羊市占地甚广，市东南有一条小巷，那就是藏污纳垢的羊市赌场所在地。天一黑，各处的流氓、地棍、破落户、败家子……老鼠般向此地集中。开设赌场的主持人，是南关的大豪门神张武，他拥有不少打手，专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开赌只是行业的一部分而已。平时交通官府，勾结士绅，鱼肉弱小，放印子钱贩卖人口迫良为娼等等不法勾当，几乎无一不精。

最具规模的一家赌场，主事人姓李，名霸，行七，土混子干脆叫他老七，赌场老七的大名，在南关的下流社会中，可说无人不知。

夜市方张，大街上灯火通明。但小巷中却幽暗偏僻，蛇鼠出没，三教九流的赌客，逐渐向这里集中。

崔长青在黑劲装外，加了一件灰直掇，不带剑，头发抖乱再胡乱挽了一个道士髻，脸上用了褐色易容药，成了个褐色脸膛的江湖小混混。

老七的赌场规模不小，共有三间，每间三进。隔邻设有食店，供给这些日入而作日出而息的赌徒酒食。

每间赌场的大门，各有两名保镖。里面，保留更多。第一间是贩夫走卒赌场，第三间则是有身分的豪客赌徒豪博处。

他到了第三间赌场，尚未跨入，便被一名保镖拦住了，向第一间一指，说：“到那边去，朋友。”

“这里不能来？”他笑问。

“你睁开眼睛看看，这地方可是你能来的？”

说话间，一乘小轿在门口停住了，两名健仆上前打起帘子，里面出来一位很体面的长袍客。

另一名保镖上前恭迎，欠身笑道：“三爷光临，小的这厢请安，请进。”

“胡八来了吗？”三爷一面向大门走，一面问。

“八爷早就来了，正惦念着三爷呢。”保镖笑答。

三爷带了两名健仆进门，小轿自行走了。

阻挡崔长青的保镖不耐地叫：“你还不走？”

崔长青淡淡一笑，探怀取出银票，就门灯下一张张察看，自言自语道：“我这一千五百两银子，居然找不到地方一博，真泄气。好吧，到另一家。”

保镖一怔，伸手道：“我看看，你有一千五百两银子？”

他将银票毫不介意地向对方手中一塞，笑道：“四大银庄的庄票，不是假的吧？”

保镖眼都直了，仔细地察看，含糊地说：“真……真值一千五百两……”

他一手夺过，揣入怀中说：“你们这里狗眼看人低，将财神爷往外撵。”

保镖换了一副脸孔，陪笑道：“在下知错，请原谅。老兄贵姓？”

“我叫老六。”

“哦！六爷，请进，请进。”

他踏入大门，向跟来的保留说：“在下叫老六，不赌双陆，可有押宝？”

“有，有，押宝在二进右厢。”保镖恭顺地答，向一名小厮叫：“小三，带六爷至二进右厢。”

“请随小的来。”小三上前含笑招呼。

人甚多，嘈杂在所难免；但由于赌徒都是有身份的人，比起隔邻两家，显得安静多了。

只有一座小厅之外，便是一座座厢房，走道灯光幽暗，以免见面打招呼，来这里并不体面，少与熟人打招呼彼此两便。

右厢共分四间，也就是八张赌拾，小三领了崔长青，推开一座厢门，抬手欠身说：“六爷请进，请先至柜台换押筹。”

“谢谢。”他说，踏入厢门。

这里面相当宽敞，怪的是只有几个台官和小厮，两张赌台，不见赌客。几个小厮不断从对面一排小厢房进进出出，将一些金银押筹放下、取走，耳厅台官在高叫：“青龙……”

“白虎……”

这就是押宝，台官捧着宝盒，熟练地摇动、候押、捐宝……

另一张台是押权，与押宝不同。押宝是一枚制钱，押权是两枚。两钱分阴阳，阳面是洪武通宝四个字。阴面有字，但一红一青。

赌台长而光滑如镜，中间是滑道，分面分押区，对面是宝对与权，右面是前权，左是后权台官将两枚制钱熟练地转动，猛地“啦”一声响，木碗盖住了双钱，向前急滑，正好在前面丈余台中开宝处停住。

“请爷们下注。”对面负责开宝称为合利的人高叫。崔长青已在前面的柜台，换了十块金押筹，六十块银押筹。金筹每块是十两，折合白银四十两；银筹每块是十两白银；他共换了纹银一千两。

他呵呵笑，说：“押权过瘾，不押宝了。”

一名小厮请他到一座小厢安顿，他随手递给小厮十块银押筹，说：“前权，试试手气。”

小厢内有三张长案，三排靠椅，可坐十余人，坐在里面，因地势略高，可从珠帘的空隙中，看清宝台的一切。有两名小厮伺候茶水，听候使唤。外面也有四名小厮供奔走，传送押筹。

里面已有六名赌客，全是穿得很体面的人。各人面前，皆堆了不少押筹。

落坐毕，小厮送上香茗，他瞥了六名赌友一眼，已看出他们全是些生意人，有两位满脸横肉，似乎不是本份生意人。

外面，宝已押定，有人叫：“开宝！”

合利伸手拈住木碗底部，向上揭，叫：“开啦！”

灯光明亮，看得真切，是两阳，合利叫：“宝对！”

崔长青出师不利，一百两银子下了水。

他走出小厢，台官问：“爷台买了？”

“在下有意买下，但得算算。”

“看台面。”台官叫。

他掏出五百两银票，命小厮换来五十块银押筹，往台面宝对上一放，说：“在下押一百两金子前权，买宝可以撤回，台面共九百两，你开不开？”

台官明知可能开权；当然不肯接受，说：“抱歉，不开。”

他掏出一张五千两的银票，那是他得自元都观三字，留作盘缠的银票，丢下说：“请场主来，查验这张西安银号的银是否可在贵地使用。

不久，场主没来，来的是管事；带了兩名夫子查验银票，兩名夫子皆同声说：“这张银票在本地十足通用，不扣回佣。”

他一手握银票，一手指着台面向台官问：“在下买权，宝对给你，接受吗？”

台官昏了头，以为这次必定开权，卖出权已是幸运，再有九百两宝对的收入，正求之不得哩，笑道：“我接受。”

“好，说定了。”

“开！”台官兴奋地叫。

“且慢！”崔长青叫。

台官会意，笑道：“爷台要开？请。”

第二宝，他押二百两前权，开宝时，仍是该死的宝对，第三宝，三百两仍押前权，开的仍是宝对。

最后一宝，他将十块金押筹，全押在前权上。

如果他押中，赔的是两倍。

已经连开三次宝对，因此，宝对押区已空空如也，无人下注。权(一阴一阳)约有上千两银子；前权(一阳及赤阴)有四百两左右；后权(一阳及一青阴)也有三百余两。

如果这次开的是权。权，一赔一；前权与后权，皆一赔二。那么。这一宝绝对毫无进账，而需赔出将近三千两大关。

台官变色了，合利也紧张起来。

“开”厢内有人大叫。

台官似乎并无把握，叫道：“权，卖了。”

这是说：谁愿意包下权，他台官不要这一宝。

按规矩，连呼三次无人包下，台官有权开或不开。这是赌场东主最占便宜的地方。

“权，卖了。”台官第二次高叫。

“权，卖了。”第三次高叫。

没有人肯买，现在得看台官的了。

台官大概知道不妙，正要宣布废宝，崔长青突然叫：

“且慢！”

合利移开位置，崔长青抵上缺。卖宝的人有权亲开，但必须小心，万一动了木碗内的双钱，发出音，那么，没话说，通赔。

人声倏止，整座厢间鸦鹊无声，落针可闻，所有的人皆屏息以待。

他的手伸出了，食姆两指拈住了碗边，高叫：“开！”

木碗上飞，飞向台官。

叫声迸发，惊叹声大起：“宝对！”

他淡淡一笑，转回小厢。

小厮将台面的押筹全部扫入衣兜，再收了合利赔出的八十一块银押筹，进入小厢点交。

押权的他全收，赔的是十抽一，九百两只赔八十一两。

小厮得了十抽银押筹赏金，高兴得上了天。

从此，他手风大顺，宛如风扫残云，不久，案上堆了数百块金银押筹。

连换了三台台官，每个台官皆满头大汗，脸青手抖，失魂落魄地下台。

合利也换了两位。

最后，换上了一位漳头鼠目的中年台官和干瘦的合利。

室内，多了八名打手，管事亲自把场。

台官冷静地坐下，从容扫视全场，泰然掬起衣袖，冷冷一笑，拈起了一枚制钱。

“骨溜溜……”双钱先后开始疾转，先是分开，相随绕转，发出清脆悦耳的转动声，在赌徒们耳中，这种转动声可令血液沸腾，手心沁汗，比仙乐动听多了。

“啦！”木碗盖下声动人心弦。

“刷……”木碗盖着双钱向外滑出。

“请下注！”合利高叫，叫声极不自然。

小厮们木然不动，因为尚无人下注。所有的目光，皆向崔长青的小厢注视。小厢内幽暗，看不见里面的动静。

终于小厮出来了，捧了一百块金押筹，一百块银押筹，共银五千两。

“哗啦啦！”金银押筹全堆落在前权区。

糟了，各厢的小肠纷纷走出，各捧了不少押筹，片刻间，权、前权、后权，几乎被押筹堆满了。

“停住！”合利拉长嗓音叫。

权，一赔一，前后权，一赔二；如果开权，老七的赌场只有一条路：关门大吉。所有的赌注全算上，这一宝进出是二四万两交易。

除了台官与合利，所有的人皆呆住了。

台官冷冷一笑，向合利举手示意。

合利竟然沉不住气，向管事投过询问的目光。

管事瞥了台官一眼，台官冷笑颌首。

合利的手伸出了，崔长青突然叫：“且慢，劳驾将宝碗，拍一下。记住，老兄，只能用手指轻点，千万别挪动。”

合利僵住了，傻啦！台官脸色一变，笑容僵住了。

崔长青呵呵笑，说：“合利老兄，本来你该在宝落地拍碗的，你大概刚上来，忘了，等咱们下完注，你还没拍呢。不过，这时还不算迟，只要你小心些就是。”

“开宝！”有人大叫。

崔长青沉声道：“那位叫开宝的仁兄，如果不借规矩，回去好了。”

邻厢跳出一名大汉，怒叫道：“老兄，你出来说话，在下教教你一些规矩。”

崔长青不出来，笑道：“想开场子吗？李七爷该出来弹压弹压，不然今晚要出大乱子。”

管事见崔长青不上当，只好叫打手将大汉挡走；

台官技穷，向合利颌首示意，合利伸一指转点木碗。

“诸位请安静些。”管事大叫。

本来，押权十分公平，台官手法高明，可以随意控制单双，但碗定以后，便无法玩弄手法了。碗定方下注，下注的人并不吃亏。但那些手法已臻化境的台官，不但可任意控制钱的转落，而且木碗盖下滑出丈外，停止时有一文制钱是立靠在碗边的。

再就得靠合利了，高手合利伸手拍碗，响声甚大，但立靠的那文制钱决不会被震落。那么，开宝时轻轻前移或后挪，立靠的钱便可任意控制正反了。

崔长青却要对方用手指轻点，再高明的合利也无法可施啦！这已明白地表示他是此中行家，扼死了对方作弊的路。钱靠碗边，受震之后便斜面落宝，无法改变了。

作弊的手段用不上，台官只好使出最后的法宝，叫：

“权卖了。”

当然无人敢要，此宝作废。

第二次废宝。

第三次宝开出，这次如果仍是废宝，没话说，赶快收摊子。

与崔长青同坐的六位赌客，皆被小厮请出小厢走了。

崔长青心中冷笑，命小厮将六七百块金银押筹，全堆放在宝对上，静观其变。

怪！竟然只有他一个人下注。

台官脸色发育，合利满头大汗。

管事呼吸紧迫，用袖拭汗进入小厢，长揖倒地施礼，期期艾艾地说：

“六……六爷，请……请移玉帐房，在……在下……”

“抱歉，开了这一宝再走。”

“六爷，有……有话好……好说。俗语说：光棍不……不挡财路，打九九不打加一，六爷是……”

“管事的，可否叫场主来谈谈？”

“在下已……已派人去……去催请了。”

“何时可到？”

“不久可到。”

“好，咱们帐房一谈。”

帐房的客室气氛紧张，前前后后有十余名打手，管事的与两名夫子，

亲自奉茶待客。先换银票，崔长青净赢一万两。千金一宝，大手笔几乎砸了老七的赌场。

门开处，进来了短小精干的李老七。管事赶忙替双方引见，客气一番。

“六爷，恭喜恭喜。”李老七皮笑肉不笑地说。

“好说好说。七爷，局里的事，七爷知道了？”崔长青笑问。

“知道了，兄弟深感遗憾，接待不周，六爷见谅。”

“请问七爷有何打算？”

“看六爷的意思。”

“换七爷一句话。”崔长青说，将所有的银票往桌上一丢。

## 第二十八章

一万两银子买一句话，把出乎意外的李老七吓了一跳。这位见过大风浪的赌场场主，脸上变了颜色，瞥了银票一眼，迟疑地说：“六爷，在下必须先知话该不该说，未明底细之前，恕难答复。”

崔长青淡淡一笑，说：“当然，这件事在七爷来说，该是轻而易举的事，问题在七爷是否有诚意。”

李老七鹰目炯炯，冷冷一笑道：“原来朋友今晚是有所为而来。”

“该说是有所求而来。不过，话得先说明白，兄弟可是与贵场公平相搏的，掷段、双陆、押宝，在下皆有机会玩手法；押权而在下不接庄，已表明兄弟是清白的；不知七爷以为然否？”

“兄弟明白。”

“明白就好。”

“六爷请明示，以便斟酌。”

“好，昨晚乾坤盗鼠三兄弟来了，他们与七爷是同宗，七爷不会说不认识他们几个吧？”

“不错，他们天黑到，未下注就走了。”

“兄弟所要知道的是，他们与一位陌生赌客在一起鬼混；三鼠随即离开贵赌场了。”

“不错，有这么一回事。”

“兄弟要那位赌客的底细与下落。”

老七双眉深锁，摇头道：“抱歉，在下不能自砸招牌。”

崔长青淡淡一笑，追问：“别无商量？”

“别无商量。”李老七说得相当决绝。

崔长青收回银票，站起说：“好，谢谢款待，明晚兄弟再来，万金一搏，七爷好好准备了。”

“你……”

“在下身怀巨款，能平安出去吧？”

“这……”

“平心而论，贵赌场倒还公平。告辞。”

“且慢。”

“七爷打定主意了？”

“不，在下不能自砸招牌……”

“那就算了。”

“除非……”

“除非什么？”他追问。

“除非阁下强迫我。”

崔长青当然了解对方的暗示，立即抓住对方的手一绞一扭，擒住了，快速地将银票塞入对方的怀中，喝道：“快，叫你的人退出去，不然在下宰了你。”

“哎……放手！有话好说。”李七怪叫。

“你叫不叫？”

李七龇牙咧嘴，大叫道“你们都出去，快！”

“是！”

打手们退出，管事与夫子也惶然而退。

李七苦笑，说：“六爷，咱们的规矩是留意陌生人，而且为免后患：须对岔眼人物查海底。”

“我知道，兄弟入局时，便有两位仁兄追随左右，贵场的管事颇为精明。”

“可是，那人行踪诡秘，在下所知有限。”

“有限就好，在下不虚此行，请说。”

他从后门走了，不久，到了东关的迎恩寺后的小巷，在一间小院前停步，略加打量，上前叩门。

不久，里面有人问：“谁呀？天色不早了呢？”

“我，刘六，陈二爷回来了吗？”

院门开处，迎门站着一位中年人，讶然道：“刘六？你是……”

“我是陈二爷的好友，昨晚与他约好在老七的赌场会面，他怎么失约了？”

“可是……”

“他回来得很早，大概你们错过了。”

“糟！他要我替他筹措了一些银子，他不在吗？”

“他到天津桥去了。”

“天津桥？那是……”

“在城外，远得很，你明天去找吧，太晚了，城门已关。”

“天津桥是桥南，还是桥北？”

“你知道安乐窝？”

“知道，在桥南，那儿有数十户农舍。”

“从邵子祠西行，最后一家丁五叔处可我得到他。”

“谢谢指引，告辞。”

他连夜偷越城关，这次带了剑，急步飞赶争取时效。天津桥夜间禁止通行，但守桥的人少，挡他不住。

入村之后，引起一阵犬吠，但夜已深，已是四更末五更初，无人出外探视。

“砰砰砰！”他重拍最后一家农台的大门。

犬吠更急。不久，门内有人问：“谁呀？”

“我找丁五叔。”他高声说。

门开处，一位五短身材的中年人一手掌灯，一手握了一根一尺六寸光滑的彤面杖，这是防身的最好兵器。

“咦！你是……”中年人困惑地问。

“哦！你是丁五叔吗？”

“你是……”

“风声紧急，快叫陈二躲一躲。”他急急地说。

“什么？风声紧急？这……”

“一言难尽，他昨晚的事犯了。”

“你的话，我听不懂……”

“那就快叫他出来。”

“怪事，你找错人了，这里没有叫陈二的人。”

“不管他昨晚叫什么，反正他在老七的赌场……”

“哦！抱歉，这里真没有叫陈二的人。”

“那就怪了，昨晚他遵命至老七的赌场传播谣言，一见面就匆匆走了，回到迎恩寺赵家。今天傍晚我去找他，他已离开赵……”

“哦！恐怕你说的是通臂猿尤亮，他与陆家的老二认识……”

“他在家吗？”

“他已到关林去了，二更天走的。”

“咦！他不是说在你这里……”

“他是个无主孤魂，是陆老二介绍他来住一两天的，听说他来洛阳办事，事办妥就走了。”

“哦！五叔知道他在关林的住处吗？”

“陆老二在关林有位姘头，八成儿是去找陆老二去了，算脚程，该已赶到啦！”

“陆老二在关林的住处是在……”

“去找关林梁二寡妇，一问便知。”

“谢谢，我这就去找他。”

出村半里地，他往路旁的草丛中一伏。不久，蹄声震耳，一匹健马从村口驰出，直奔龙门。他心中冷笑，自语道：“好啊！果然被我料中了，难怪这么好说话。”

他跃然欲起，等坐骑未至切近，猛地飞扑而出，凌空暴起，势如怒豹。

马上的骑者则刚看到快速扑来的黑影，还来不及有所反应，便被勒住了咽喉。

健马继续向前飞驰，奔出百十步方被勒住。

骑士正是丁五叔，被摆平在一株大树下。崔长青站在一旁，抱肘而立，嘿嘿笑问道：“丁五，你愿说实话吗？”

丁五不住揉动着咽喉，一面留意四周，突然抓起一团碎泥，挺身急滚，滚动中碎团呼啸着向崔长青撤去。

崔长青根本不理睬碎泥，一闪即至，碎泥打在身上劈啦怪响，近身一脚踏出，恰好踏在丁五的小腹上。

“哎……”丁五狂叫，吃力地拼命用双手抓住崔长青的脚踩，想将脚挪开。

挪不动，抬不起，只好用掌劈。但掌尚未劈出，小腹的压力骤增，双手的力道消失了，狂叫道：“饶……饶我……”

“你愿说吗？”崔长青冷冷地再问。

“你……你要我说……说什么？”

“说通臂猿尤亮的底细。”

“这……”

“还有，你受何人差遣的？”

“在下只……只是尤兄的朋友……”

“你不说实话，休怪在下心狠手辣，用分筋错骨手法对付你。”

“不！不！我……我说实话。”

“快说。”

“昨日午间，在下的一位朋友史超，把尤兄带来嘱代为照顾，由在下安顿在东关迎恩寺赵宅，化名陈二，到赌场办事。”

“陆老二又是谁？”

“就是关林那位陆二，他是史超兄的朋友，也是他托史兄将尤兄带来的。”

“那么，陆二该是真正的主事人了。”

“我不知道，只尤史兄说，尤兄所办的事可能有风险，万一有人查问，速至关林通知陆二一声。”

“你怎知在下是来查问的？”

“起初在下不知，但随后一想，不由心中生疑，尊驾怎会平白前来找我？尤兄不可能透露在下的住处与身份，除非……除非他已出了意外，愈想愈不对，因此前往通知陆二。”

崔长青拖起了丁五，冷笑道：“咱们一同到陆二处，如有半字不实，在下便废了你的手脚，这辈子有你快活的了。”

“在下决无半句虚言。”丁五急急地说。

“好，这就走，上马。”

两人同乘，仍由丁五控缰，临行，崔长青又道：“赶快些，只有十里路，咱们在天亮前赶到。”

关林在龙门镇北面五里左右，是一处一小村落，只有十余户人家。那时，只有汉寿亭侯关羽的墓，墓前建了一座小小祭亭而已。那时，关公在民间的声望并不算高，直至满清入关，方开另一境界。至康熙三十一年，大修关林。乾隆十五年，高宗皇帝（乾隆）御赐“声灵於铄”匾额并御书对联，关林方发展成为一座大镇，每月两次庙会，搞得有声有色，庙的规模，比西湖的武圣岳王墓要大得多。满清入关，没将岳王墓挖掉，已是天大的幸运了。

破晓时分，马驰入关林。丁五在南首一家土瓦屋前勒住缰，崔长青首先下马，说：“上前叩门，快！”

丁五心惊胆跳地上前叩门，久久毫无回音，引得邻家的猛犬狂叫不休。

“砰砰砰！”丁五仍在拍门。

右邻门开处，出来一名村夫，高叫道：“不要打门了，里面没有人。”

丁五大惊，急问：“怎么啦？梁二寡妇到何处去了？”

“走了半个时辰了。”村夫答。

“怎么？走了？”

“五更天，有人前来叫门。不久，他们悄悄走了。”

“往何处去了？”崔长青问。

“不知道。”

“砰”一声响，右邻的门闭上了。

崔长青一脚将门踢开，门内黑沉沉。

“糟，来晚了。”他叫。

丁五浑身在发抖，惊惶地说：“不是我的错，我……”

“有血腥味，通臂猿完了。”他恨恨地说。

亮起火折子，丁五惊叫一声，瑟缩在屋角发抖

崔长青掌起油灯，沉喝道：“怕什么？说！哪一位是通臂猿？”

共有四具尸体，咽喉皆被利刃割断，鲜血已经凝固，但尸体尚未完全发僵。

丁五怎敢再怕，瞥了尸体一眼战栗着说：“第二具尸体就是他。”

“其他的人你认识？”

“有……有一位认识，是陆二的另一位朋友魏大平，他昨天还在城里。”

“陆二在城中，有哪几位好朋友？”

“这……我不大清楚。”

“不太清楚并不是不清楚。”

“有一位叫冯海的人，在东关外铜驼街，是个马贩子。另一位比较亲近的，姓班名群，住在西关外周公庙附近，听说早年中州镖局的镖师，绰号叫单刀班群。”

崔长青吹熄了灯，向外走，说：“丁五，你知道你的处境吗？”

“饶……饶命……”丁五哀叫，腿一软，就跪下了。

“我不杀你。”

“你……”

“但陆二会杀你。”

“天哪……”

“叫天没有用，你还是早些找地方避避风头，消息可能从赌场老七处泄出，也可能从迎恩寺赵家透露，他们竟比我快一步，我得去找人帮忙。”

蹄声大起，崔长青已经乘马走了。丁五踉跄奔出门外，如飞而遁，找地方避灾去了。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丁五出村往南逃，想逃至龙门镇避祸。可是，只走了半里地，前面林子里人影一闪，出来了两个青衣人，拦住去路叫：“老丁，真早，咱们谈谈”

丁五大惊，扭头便跑，大叫道：“救命！救……命……”

两青衣人桀桀笑，一面追一面叫：“除非你乖乖把经过说出，不然，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也救不了你的狗命。”

只逃了十余步，前面路旁水沟内跃上两个人，叫：“丁五，你逃不掉的。”

午后不久，崔长青从河向北行，走的是城外。

打扮仍是黑衣披灰直掇，脸广洗去易容药，回复本来面目。

沙棠木剑用布囊盛了，握在左手。

越过东西官道，从洛阳县学东面绕出，进入了铜驼街。

这条大名鼎鼎的街道，目前已成为小巷陋间，往昔的太尉、司徒两坊，已成为破落户的聚居所了。

他看到了一处破败的大院落，里面建了拴马栏、马厩、料仓。

院门南首不远，是一座不起眼的老君祠，据说这是孔夫子与老子把晤的地方。

他上前踏入院门前的石阶，上面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门房笑嘻嘻问：

“爷台，有事吗？”

他上阶堆下笑，说：“劳驾通报，在下请见冯爷。”

“哦！你是……”

“我是他的朋友，有事相商。”

“哦！请进，请进。”

“谢谢。冯爷在家吗？”

“在，在马厩与客人相马，爷台在门外小候，小的这就去请……”

“不必了，在下此来，也是为了牲口的事，请带在下到马厩找他。”

门房略现迟疑神色，但点头道：“也好，请随小的前往马厩。”

他看到几名马夫，怪的是这些马夫皆不理睬客人，一个个埋首工作，见有人走近便掉首他顾。

马厩前有四个人，正在指手划脚低声交谈。相距约三十步，其中一人抬头道：“来了，迎客。”

四人双手插腰，目迎不速之客。门房向崔长青淡淡一笑，伸手虚引道：“冯爷在前面，客人请便。”说完，不等答复便掉首自行转身径自走了。

他开始生疑，心中疑云大起。整座马圈并没有多少人，马也仅七八匹，一个马贩子怎么没有三五十匹马？再就是那位门房，怎么轻易便将客人带入？一不问名号，二不问来意，岂不邪门？

但他已无暇多想，反正人已经照面了。

四个人并未迎出，冷然等候他接近。

他急步上前，在丈外抱拳一礼，笑问：“请教，那一位是冯爷冯海？”

一位身材高大，留了虬须的中年人颌首道：“区区冯海，尊驾高姓大名，有何见教？”

“在下刘六。”

“刘六？咱们见过吗？”

“闻名久矣，恨未识荆，久仰久仰。”

“好说好说，请问刘兄有何见教？”

“来向冯爷讨消息。”

“讨消息？你是说……”

“冯爷与陆二兄交称莫逆，因此……”

“且慢！你说那一位陆二？”

“哦！陆二还有几个？”

“不错，在下认识三位陆二，你是指……”

“东关内迎恩寺……”

“哦！是他？你……”

“前来请教冯爷，是否知道他的下落。”

“他早些天便失了踪。哦！也许包仁知道他的去处，你可以去问他。”

“哪一位包仁？”

冯海伸手向后园一指，说：“从右厢一直走，后面有座小亭，他带了两位工人，在整理那些一无是处的假山，你可以去找他问问。”

“谢谢。”

“你去吧，在下无限奉陪。”

目送崔长青的背影消失在后园，另一名大汉低声道：“果然不错，是黑衫客崔长青。冯三哥，你快走！”

三哥一怔，说：“怪事，我为何要走？”

“恐怕咱们这些人皆留他不住，他会再来找你。”

“算我一份。”

“不行，你会被他迫供的。你一走，咱们即使失败，他也无法得到陆二的消息。”

“哦！可是……”

“不要可是了，快走，快前往周公庙，通知老班一声，火速把神鹰护卫引至老班处埋伏。”

“你认为他还敢去找老班？”

“如果咱们留不下他，他非去不可。这小于胆大包天，无所畏惧，顽强固执，不会轻易放手的。快走，迟恐不及。”

后园占地甚广，可是由于乏人整理，而至亭台颓败，草木凋零，野草侵阶，荆棘丛生。

一座半塌的小亭附近，有三位青衣人正在用铁棍撬起一座假山石，埋首工作，不知有人接近。

崔长青拔草分枝而至，相距十余步外便高叫道：“哪一位是包仁兄？”

其中一人并未抬头，以背相向，说：“叫，叫魂吗？有话就讲，有屁就放。”

崔长青走近，心想：“这位仁兄火气可真够旺的。”

他并未打算动武，只要探出陆二的下落便可，到了对方身后，说：“包兄请了……”

话未完，包仁候然转身，铁棒一挥，风声厉号，大旋身来一记“回风扫叶”，以雷霆万钧之威，出其不意拦腰便扫，狂野绝伦。

想避开这突如其来的猝然猛击，难似登天。崔长青毫无防备，大到难逃。

棍来势似奔雷，他百忙中一手用巧劲相拨，用腰背承受凶猛一击，已来不及运功护体，也不敢运劲相抗。

“唉！”铁棒着肉。

“砰！”他跌出丈外，手脚一软。

大汉欣欢欲狂，兴奋地叫：“我打死他了，打死他了！”

另一名大汉走近，笑道：“黑衫客如此下场，委实令人惋惜。咱们快把尸体放上车，呈送会主请赏。”

第三位鹰目炯炯的中年人说：“不，把脑袋带走，方便些，我来砍。”

说完，从右旁取出一把单刀，走近又道：“崔长青，不要怨我，我并不想要你的头，但是你的头确是值几个钱……”

话未完，刀光疾落。

崔长青突然急滚，一跃而起说：“你们该将在下的尸体呈送会主的，在下真不想与你们动手，打革惊蛇。”

四人大骇，火速四面一分，形成合围。

崔长青拔出长剑，作势进击。前面，是铁棒。后，是钩镰枪。左，单刀。右，光闪闪的长剑。

“你们是血花会的人？”他冷冷的问。

没有人回答，一声虎吼，对方突起发难。棒迎头劈落，枪急取下盘，刀凶猛地砍到腰肋，剑来势如虹。四面俱合，配合得恰到好处；

以一比四，而且三人的阵势配合得宜，威力倍增，聚力一击，四方汇聚，除非有三头六臂，不然势难逃过这石破天惊的一击。

可是，这些人料错了崔长青的实力。兵刃将聚的刹那间，后面攻下盘的钩镰枪上方露出了空隙，但见人影鱼龙反跃，从枪上方暴射而至，罡风呼啸，急剧移动的人影突然静止。

崔长青反站在使钩镰枪的大汉后面，木剑有血迹。

使钩镰枪的人身形一晃，胸口鲜血象泉涌。最后惨叫一声，丢掉枪掩住创口向前一栽。

“三比一。”崔长青冷冷地说。

震惊过去了，剩下的二个人同声虎吼，急扑而上。

“擦！”崔长青反而收了木剑。

铁棍是长兵刃，首先急点而至。枪怕摇头棍怕点，点的声势虽不见得凶猛，但攻守俱易，变招容易，收发由心，不易招架。

崔长青哼了一声，屹立如山并未有所举动。

使棍的人心中一寒，火速收招暴退，被吓住了。先前一棍击实，崔长青竟然毛发未损，装死诱人，可知已练成了不坏金刚法体，扫且不怕，岂怕一点？心理上已受到威胁，再被崔长青的冷静神色所惊，因此心慌撒招。

一刀一剑更沉不住气，不约而同虎跳而退。

崔长青屹立不动，阴森森地说：“很好，在下明白了，你们是血花会的人，陆二当然是你们的爪牙，用谣言中伤嫁祸，不足为怪了。谁愿意说出贵会主的下落？在下保证他的安全，不然……”

使棍大汉突然转身狂奔，想一走了之。

崔长青急射而出，喝道：“留下！老兄。”

大汉重施故技，大吼一声，大旋声抡棍便扫。

这次失败了，崔长青已经贴身，棍是长兵刃，被人贴身便已输了一半，招发一半，棍便被抓住了，“噗”一声响，耳门挨了不轻不重的一击。

“哎……”大汉叫，人向下搓。

单刀及体，来势似电。崔长青身形急转，棍尾一挑。“铮”一声巨响，火星飞溅，使刀大汉的虎口崩裂，单刀断成三段。

“噗！”尚未站稳的使刀大汉，肋下挨了一击，一声厉叫，飞跌丈外。

同一瞬间，棍势如山崩，点向后一步扑的使剑中年人的胸口。

中年人大骇，手忙脚乱地封架。“铮铮铮”连封三剑，退了六七丈，但棍仍然排空直入，紧跟不舍，只在胸肋之间吞吐弄影。

“铮”又是一剑架出。

剑突然脱手震飞，翻飞抛三丈外。

棍压住了中年人的右肩，重如山岳。

中年人脸无人色，向下一挫，半跪在地，脸上涌起痛苦的表情，似是不堪负荷肩上沉重的铁棍。

“你愿说吗？”崔长青沉声问。

“我……我不知道。”中年人恐惧地叫。

“你知道，但你不愿说。”

“我……”

“因为你们曾说过，带在下的尸体或脑袋，去向你们的会主领赏。”

“真的，我……我确是不……不知……”

“好吧，你既然不知道，这表示你对在下已无多少用处了。”

“你……”

“因此，在下只好杀你了。”

崔长青一字一吐的说，手上一紧，脸上杀机怒涌。

“不！我……我说……”

“说吧，贵会主目下藏在何处？”

“在……哎……”

崔长青扭身虎跳，大喝一声，铁棍脱手飞掷。

一座假山的一个洞口内，人影一闪即没。

“当！”铁棍重重地插入洞口，碎石纷飞，棍一震而出，掉落在假山下的乱石中。

原来崔长青只留意前面的中年人招供，却未料到身后的假山内有鬼，被人射出两把飞刀，一把击中他的背心被震落，另一把擦身而过，射入中年人的胸口。

功败垂成，崔长青仍然未能获得口供。

他狂怒之下，用铁棍急撬巨大的假山，发觉里面竟有一条地道，可容一人行走，地道口用可控制的活动假山石掩住，不知通向何处。

他不敢冒险追入，以免被活埋。

中年人胸口一刀深抵心肺，只剩下一口余气。

他弄醒使棍人和使刀的大汉，毫不留情地迫供。可是，两人只招出是血花会洛阳秘坛的会友，失口否认知道会主的行踪。唯一知道的人是死了的中年人，那人是分坛的分坛内堂主。他再问陆二下落，查陆二的底。使铁棍大汉乖乖招供，原来陆二是洛阳分坛主的好朋友。至于陆二为何知道他与红蝎子夺获百万金珠的事，两人毫不知情，只知奉命在此行刺，其他一概不知，只听说分坛主接到会主的手书，命分坛的人接受陆二的差遣，如此而已。

他出外寻找冯海，可是，所有的人皆不知去向，早就撤走啦！甚至连所有的马匹也带走了。

既然是血花会在设计陷害他，由会主亲自下手书，命爪牙明暗下手，那么，血花会的会主必定已到了洛阳，就潜伏在城内外了。

看来，要找到血花会的会主，唯一的线索是找到陆二了，陆二决不是洛阳分坛主的好朋友，而是血花会在洛阳的暗中重要主持人。

现在，仅有的希望是到周公庙找班群，或许可以追出陆二的藏匿处。

他不敢走城内，走城外绕北关而走。

周公庙在西关外，绕北关远了两倍以上，但他必须走北关，在城内可能逃不过公人的耳目。

刚绕过城东北角，这里已没有街道，地近演武场，高高的城墙，深广三丈的壕，外侧树林罗布，田地甚少。小径绕城而走，在城角分道，北走邙山，西至北关。

后面突传来一声尖哨，他心中一惊，付道：“好家伙居然有人埋伏。好，正要找人要口供，但愿来的人并不太扎手。”

当然他也希望来人扎手，扎手便可表示来的是重要人材，不三不四的人一无所知，要来何用？

他有点困惑，血花会为何知道他的行踪？难道说，对方有未卜先知的神术不成？

他将木剑挪至趁手处，警戒地前行。

第一个现身的人，赫然是镇八方胡威。

第二个人出现，令他心中一紧。是死鬼双枪艾文琼的师父无影叟，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第三个是枫林山庄的庄主，木客欧阳春。第四位是老相好，六指邪神欧阳天，是木客的堂弟。

第五位是镇八方的好友，千里飞虹胜宗。

接着是三男一女，三男是镇八方的死党，女的是约年四十上下，徐娘半老，丰韵犹存，倒有六七分姿色，佩了剑，腰带上插了一具红色长布囊，里面好象不是刀剑一类兵刃。

镇八方须眉皆张，用打雷的大嗓门叫：“小王八蛋，今天可等到你了，天下虽大，决无你小子容身之地。你纳命吧！”

他想退后，路已断，是四个门神般的巨人，全用怨毒的眼神死盯着他。他有点心惊，这四个怪物似曾相识。再一想，方想起福寿山庄的四大天尊，四个比阴山四魔更高明的高手。

艾庄主艾修明有十二位得力臂膀，称四大天尊与八太保，原准备虚无派成立之后，这十二人将独当一面，替虚无派打天下夺地盘。

福寿山庄被官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行动剿灭，没想到魔道至尊无影叟居然逃得性命，四大天尊也平安无恙，今天糟了。

一比十三，他身陷危局。十三个人无一弱者，看来活的机会微乎其微。

他仰天吁出一口长气，定下心神，庄容道：“镇八方，你害在下，还嫌不够吗？”

“闭上你的臭嘴！你这该死的东西。”镇八方气虎虎地大叫。

他苦笑，摇头道：“天下间竟然有你这种凶横霸道的人，委实令人寒心。好吧，你一定要我死。”

“老夫一定要创出你的心肝来。”

“你已不可理论……”

“闭嘴！”

无影叟阴阴一笑，说：“胡威，不必生气，宰了他就算了。”

“好，前辈……”

“老夫要亲手杀他，我无影叟与他恨比天高。”

木客欧阳春是惊弓之鸟，扭头向六指邪神附耳道：“千万不可胡乱上，切不要自告奋勇，咱们见机行事，以免枉送性命。”

六指邪神奸似鬼，更是害怕，说：“先看退路，事急往北逃。”

崔长青一咬牙，手按剑靶沉声道：“看来，今天的局面……”

“今天的局面是咱们将你剖腹剂心，再化骨扬灰。”镇八方厉声说。

崔长青冷冷一笑，镇静地说：“你们是十三人并肩联手呢，抑或是单打独斗生死相决？我想，你们闯荡江湖大半辈子，成名非易，为保全自己的老命苟活下去，是不肯单打独斗的。”

“住口！”无影叟沉叱。

“老魔头，你又有何高见？”他冷冷地问。

“你知道老夫是魔道至尊。”

“不错，但你老了，早该入土为安，但你……”

“你上，老夫要活剥了你。只要你不打主意逃走，其他的人不会动手。”

“哦！老匹夫你要与在下公平一决？”

“不，要公平地杀你。”

“好吧，亮兵刃，在下恭候。”

沙棠木剑先出鞘，无影叟识货，讶然道：“是孤魂孙秀的木剑。你小子火候有限，也配使用木剑？”

“配不配立可分晓，你何不试试看？”他豪迈地说，立下门户候敌。

无影叟拔剑，徐徐迫进，厉声问：“攻打福寿山庄的官兵，是你引来的？”

“是令徒引来的，在下还不配请动官兵。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令徒凶残恶毒……”

一声沉叱，无影叟已气吞河岳地冲进，一剑点来，闪电似的直攻心坎，势如雷霆，剑气迸发恍似风雷大作。

他口中在说话，暗中已默运神功，决定先声夺人，用上了孤魂孙秀的绝学，第一招使下杀手。

木剑疾进，以令人目眩的奇速，迎着攻来的剑影，吐出朵朵剑花，是风乍起。

双剑相接，人影飘摇。

“拍！嗤！”

剑气迸散，急速闪动的剑影倏然分开，静止。

无影叟飞退丈外，右膝一软，几乎栽倒，右肋血如泉涌，浑身在颤抖，脸色灰败，厉叫道：“毙了他……”

四大天尊同声怒啸，四人同时上扑，四支长剑映日生光，撒出了重重剑山。

崔长青人化龙腾，一声怪叫，连人带剑狂风似的楔入重重剑山中，罡气迸裂，风声刺耳，但见木剑象是涌起了万丈波涛。

人影一触即分，向四面飞射。

崔长青倏然稳下身形，向北而立，虎目冷电四射，注视着举及眉尖的沾血剑尖，象个石人。他颊肉抽搐数次，突然自语：“我办到了，得心应手，汗没有白流。”

“砰！”一位天尊倒了。

“唉！我……”第二位天尊叫声未落，人向前一栽，在草地上挣扎不起。

“砰！匍！”另两位天尊终于倒了。

这瞬间，镇八方拔剑大吼：“上！分了他的尸！”

无影叟喘息着，流着冷汗恐惧地叫：“是啊！上！上……”

树中红影飞掠而出，绿影随之，娇骂声入耳：“你们这些无耻的老狗。小心背后的夺命扇！”

崔长青也疾冲而上，吼声如石洞里响起一声焦雷：“杀！”

镇八方鬼迷心窍，竟然想倚多为胜，下令围攻，首先挥剑猛扑而上。

千里飞虹在右侧，悄然发出了霸道绝伦的飞虹匕。

中年女人原在左面，闪至崔长青的左后方，人向下一伏，手一抄，在伏下前已拔出了腰带上的奇形兵刃，向前一伸，伏下时，破风声刺耳，银芒连续飞射。原来是一把折扇，射出八支枝扇骨。

其他五个人，也在同一瞬间飞扑而上。

只有一个人没上，是无影叟。四大天尊已有两人断气，自然也不能加

入。

红影与绿影到了，三支长剑来势似怒涛。

崔长青一声怒啸，剑发如电。

这些变化说来话长，其实几乎在一瞬间发生。

首先，是飞虹匕着体，“拍”一声射中崔长青的右肋，匕一震而坠。

红影及时扑入，一剑从千里飞虹的背心刺入，剑尖直透前胸。

“拍拍拍……”暴响似连珠，八根扇骨从崔长青的脊心向下移，最后一枝从他的右股内侧擦过，裤破皮伤，有血沁出。事先虽有人警告，但他仍未能完全避开。

同一瞬间，金铁交鸣震耳，镇八方与两名爪牙，飞退丈外，被他强劲的剑气所迫，一触即退。

同一刹那，两名绿影刺倒了两名爪牙，解除崔长青背后的威胁。

红影突然向无影叟飞扑，厉叫道：“老贼！你这该死的老狗！”

无影叟大骇，扭头踉跄逃命，一手掩住鲜血狂流的右肋，一脚高一脚低，吃力地向树林深处逃。

两绿影也追出，同声叫：“小心老狗弄鬼，小姐不要迫得太紧。”

这瞬间，崔长青扭身注视着刚跃起的中年女人，厉声道：“你手中有夺命扇，你是血花会的九幽娘彭大嫂，木客欧阳春的侄女，休走！”

九幽娘扭头狂奔，溜之大吉。

木客与六指邪神，在双方行将接触，生死相决的要命关头，先一步后撤自保，已经逃出六七丈去了。

九幽娘向北逃，逃入密林深处，速度之快，无与伦比，轻功提纵术已练至化境，一跃三丈势如电射星飞。

崔长青衔尾狂追，追了里余，从相距三四丈，拉近至两丈了，他已用了全力。好不容易碰上了一个血花会的重要人物外堂三女，他岂肯放过？上天入地，他也毫不迟疑地穷追。

再远出半里地，已拉近两丈内了。

怪！这贼女人为何不折向躲闪，而一直向前狂奔？轻功火候相当，转折而逃不难将追的人摆脱，难道这鬼女人昏了不成？

九幽娘突向东一折，立即拉远了丈余。

前面杨树参天，河在望。河旁孤零零地建了一座小茅屋，四周筑有短篱。外面有两亩菜圃，有一位老大娘正在整理菜畦旁野生的荠菜。

九幽娘窜到，叫：“老大娘，可以过河吗？”叫声中，绕屋奔向河岸。

老大娘惊得一声尖叫，菜篮脱手掉落。

崔长青疾冲而过，毫无戒心。

这瞬间，他鼻中突嗅入一丝异香。

九幽娘向侧一闪，娇叱道：“站住！黑衫客，你的死期到了。”

崔长青徐徐拔剑，冷笑道：“九幽娘，招出贵会主的藏匿处，在下不难为你。”

“你少做梦。”

“不然，休怪在下得罪你了。”

九幽娘撒剑，左手握着夺命扇，向左右一指，说：“你看看，是否能逃大功？”

茅舍旁，闪出三位美丽的少女，菜畦旁，也站起三名巨熊般的巨人。

老大娘桀桀怪笑，在菜地内取出一根丈八长鞭，手一抖，鞭矢娇如龙上卷，“拍”一声鞭花暴响震耳。

他心中暗惊，说：“贵会的精英全来了，今天将是生死存亡一拼。”

“你知道就好。”九幽娘狞笑着说。

“不过，在下仍希望诸位能改邪归正……”

“哼！血花会与阁下恨重如山，仇深似海。今天，你将被化骨扬灰”三女之中，有一人是内堂三女之首，曾与他打过交手的薛香君。这位血花会的智多星美艳如花，也毒如蛇蝎，诡计多端，接口道：“茅舍内堆满了柴草；咱们砍下你的脑袋传首江湖，尸体则加以火化，你可以看看化尸场，满意吗？”

他淡淡一笑，问：“你们为何不拔剑一齐上？”

突然，他感到气血一阵翻腾。

老大娘桀桀笑，说：“她们这些女娇娃，只需袖手旁观，由老娘逗逗你这头疯虎取乐，你不能轻易地死去。”

“哦！你是……”

“老娘五毒疯婆。”

他感到血流加速，眼前发晕，呼吸开始急迫，胸口似要爆炸，情绪紊乱，怒火象山洪般无端上涌。

“噢！我……”他喘息着叫，身形一晃。

全身的肌肉开始痉挛，肌肉虽抽紧，意识中似乎神力骤发，但事实上却感到轻灵的沙棠木剑重有千钧，举起甚感吃力。一双腿也象是不胜负荷身躯的重量，摇摇晃晃只感向下倒。

灵智在迷失中，接近疯狂境界。

五毒疯婆突然狂笑，说：“时辰到了，来吧！”

“叭叭叭！”鞭声震耳，破风声令人心惊胆跳。

他被抽倒在地，一声怒吼，一蹶而起，向五毒疯婆冲去，形如疯狂。

“叭叭！”他又摔倒。

“叭叭！”鞭无情地抽落。

剑丢了，手脚出现了血迹。他在滚动，躲避。菜畦一塌糊涂，他的吼叫声如同狼嚎。

“叭叭！叭叭叭叭……”

一声咆哮，他衣履凌落地爬起，疯狂上扑。

五毒疯婆向侧一闪，“叭叭叭”连给他三鞭。

“砰！”他重重地摔倒。

他心中并不完全糊涂，但控制不了自己。

四周，四女三男狂叫不已，不住高叫：“上呀！冲上去呀！黑衫客，你往日的威风到何处去了？扑上去！扑上去……”

头脑昏沉，手脚沉重，心中想扑上去，手脚却跟不上，身不由己，真是苦也。

“叭叭叭……”鞭声震耳。

“哈哈……”狂笑声与掌声相应和。

“上呀！上呀……”呐喊声令他无法自制。

三个绿色的身影，蛇行接近了斗场，三方同进，如同三个幽灵。

沉浸于狂喜。境界中的人，不知大敌已至。

“哈哈哈哈……”狂笑声刺耳。

“黑衫客，扑上去！扑上去！”四女的尖叫声好刺耳，她们也象疯了。

“叭叭叭叭……”

他倒而后起，起而再仆，手脚头脸血迹斑斑，成了个血人。

“哈哈哈哈……”五毒疯婆的笑声如同鬼哭。

蓦地，三个巨熊般的巨人，象木头般倒下了。

九幽娘一怔，叫道：“咦！怎么啦？哎……”

最后一声厉叫，人向前一仆。她的背心上，端端正正插了一把回风柳叶刀。

几乎在同一瞬间，她身侧一名女伴，恩了一声也向前一栽。

薛香君倏然回身叫：“有人暗算……啊……”

十余枚金针，在她语声未落前从草中飞起，相距不足一丈，全射入美丽动人的脸部，双目全盲。她竭力支持不倒，拔剑乱挥，厉叫道：“你这叛……叛逆……”

最后一名女伴未能回身，便抖颤着向前一仆，在地上挣扎，叫不出声音。

变化太快，但见三男四女先后紧接着倒下。

五毒疯婆大骇，舍了崔长青扑来，急叫：“你们怎么啦？”

绿影三方齐起，此声震耳：“你死吧！”

毒针来势如暴雨，回风柳叶飞刀漫天旋舞，花蕊夺魄针更是霸道，无孔不入。

五毒疯婆挥鞭护身，但已来不及了。

“啊……”疯婆狂号声，踉跄向一位绿衣女郎走去，鞭已无法挥出，鬼眼中似要喷出火来。

她浑身上下，所中的暗器绝不少于二十枚。

距绿衣女郎不足八尺，突然一声厉叫，扭身摔倒，声如垂死的狼嚎。

绿衣女郎拔出剑，一声怒叱，将剑掷出，真狠。

“擦！”剑贯穿老疯婆的腰脊，将老疯婆钉在地上。

另一边，薛香君向小茅屋走，一步一顿，浑身在发抖，以剑点地，盲目地向前摸索。

三个绿女即是花蕊夫人陶永春、铁琵琶吕三娘子、女飞卫公孙秀，全是血花会的高手刺客。

铁琵琶吕三娘子的琵琶，已被崔长青所毁，目下她用剑，拦住了薛香君，厉声道：“薛堂主，还记得我吗？”

薛香君一剑挥出，不但落空，而且自己几乎栽倒，厉叫道：“吕三娘子，你敢在本堂主面前放肆？”

吕三娘子狂笑，笑完说：“你叫吧，我不怕你了，血花会已瓦解冰削，你们已众叛亲离。你们这种对付自己人的狠毒手段，已令血花会步入败亡的死阱。”

“你……你该死在山西……”

“但我没死，敌人原谅我，而自己人却要我的命，这都是你这狠毒女人所……”

“吕三娘子，这……不能怪我……”

“不怪你？反而怪我不成？”

“这都是会主的主意……”

花蕊夫人恶狠狠地走近说：“你这贼母狗，要不是吕小妹及时通风示警，我与公孙小抹早已死在你手中了。”

薛香君哀叫道：“你们办事不力，会主下令杀你们灭口，与我无干，你们不能如此对待我……”

“你就能如此对待我们？”

“我……喝！”

最后一声此声，挥剑刺向花蕊夫人，听声辩位，居然奇准。

花蕊夫人未料到她敢临死反噬，骤不及防，百位中向后仰身避剑，剑尖拂过酥胸，襟破乳伤。

“杀！”花蕊夫人厉叫，左手一扬，一枚花蕊毒针射入薛香君的咽喉。

吕三娘子形如疯狂，飞扑而上，长剑一挥，砍掉薛香君半只脑袋。

“砰！”薛香君终于倒了。

花蕊夫人余恨未消，也补上一剑。

另一面，女飞卫已取了五毒疯婆的解药，给神智昏迷的崔长青服下了，叫道：“快把尸体丢入茅屋，准备举火离开现场。”

准备停当，由女飞卫抱起崔长青，吕三娘子拾回他的剑，花蕊夫人举火，向北走。

距吕祖阁尚有两里地，已可看到游山客。三人向西进入山麓的丛林，疾趋晋帝陵。

这时，崔长青已逐渐清醒。

他的身躯并未受伤，仅头部与四肢鞭伤累累，皮破血流，但并不严重。

三位死仇大敌替他拭净血迹，替他上金创药。他完全清醒，苦笑道：“诸位，咱们到底是敌是友？”

吕三娘子凄然长叹，喟然地说：“我们也糊涂了。当然，我们希望能成为朋友。”

他挺起上身，说：“在下已经表明态度了，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贵会的会主……”

“我们已经脱离血花会。”

“所以咱们都是朋友。”

“谢谢你，崔爷。有关贵友三眼韦陀与虬须客的事，我们深感抱歉。”

“这不能怪你们，在下深知身不由己的痛苦……”他将被元都观三妖道所骗，被迫前往龙角山夺宝的事说了，最后说：“咱们都不是圣贤，哪能没有错？姑娘们，希望咱们今后能成为好朋友。这世间人心险恶，但并不是不足留恋，真正的朋友不嫌多，是吗？”

花蕊夫人长叹一声，凄然地说：“崔爷，只要你不嫌弃我们，我们……”

“这是什么话？陶姑娘，崔长青不是个气量小的人，只有今后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咱们便是患难相扶持的好朋友。”

吕三娘子笑道：“我的天！我们还敢做伤天害理的事？”

女飞卫也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咱们幸而得脱黑道，噩梦已醒，今后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觅地藏身逃脱会主的追杀，别无他途。”

“我会对付他的，哼！”崔长青恨恨地说。

“你恐怕不易找到她。”花蕊夫人叹息着说。

“她会来找我的。哦！你们又曾留了活口？”

“不曾，薛香君那些人，任何一人比我们高明，要不是我们先期知道她们的阴谋，我们毫无希望。”

“你们知道会主的底细吗？”

“毫无所知。”

“但你们知道她的阴谋。”

吕三娘子接口道：“说来也是巧合，也是咱们的幸运。陶大姐与公孙小妹在中州藏匿，我得到消息去找她们示警，恰好赶上薛香君派人去骗她们赴邙山死亡之约，被我及时揭穿阴谋，杀了派去两个使者。我们不甘心，悄然潜伏洛阳，昨晚无意中发现五毒疯婆到关林赴约，便暗中跟下来了。她并未在关林停留，带了人来到此地，商议如何杀你。我们深恐你上当，到城内找你，没料到你先来了。要不是我们晚到一步，你也不至于受五毒疯婆的虐待了。”

“谢谢你们援手之德，可惜你们没留下活口，无法查出会主的下落。”

花蕊夫人沉吟片刻，说：“据我所知，洛阳秘坛建在龙门镇。此地的连络人，是一阵风陆如风，只有他才知道秘坛的所在地。”

“哦？陆如风是不是叫陆二？”

“不知道，只知道他绰号叫一阵风。”

“恐怕就是陆二。”

“你知道？”

“我正在打听。你们能与他联络上吗？”

“不可能的，没有总秘坛发出的信号，根本不知该在何处联络。以往我们至各地分坛办事，总坛便要我们带了信记，指示至某地安放信号定下口信，届时便有人前往联络，我们自己是不可能自行与分坛联络的。”

“你们在洛阳办过事吗？”

“办过，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了。那次总坛指示，带了一朵白花一朵红花，于日落时分，放置在利民里招福寺的山门右石阶有缝中。次日一早，洛阳分坛便派人前来连络，送来应用之物与响导，完事立即离境，根本不知洛阳分坛的底细。”

女飞卫哼了一声，说：“崔爷，贱妾倒有与他们接触的妙计。”

“公孙姑娘有何妙计？”

“他们正在搜杀我们，只要我们现身，还怕他们不派人前来行刺吗？我们是诱饵，他们会来吞……”

“崔长青呵呵笑，说：“公孙姑娘，你这妙计不啻惹火焚身，插标卖首，算了吧。现在，你们唯一要做的事，是尽快离开洛阳，我一个人办得了。”

“我们留下助你一臂之力。”花蕊夫人义形于色地说，语气诚恳。

“不！”他断然拒绝，站起活动手脚，又道：“人一多，他们便会提高警觉，对我极为不利，在下要找地方歇息，诸位该早作打算了。”

“是的，我们该早作打算了。”花蕊夫人苦笑道，叹口气又说：“那位会主一日不死，我们也一日见不得天日，想起来委实令人寒心。”

他佩上木剑，笑道：“你们总算出了一口怨气，我还得向水里火里闯呢！我保证我会尽力诛杀此獠，宰了他，咱们大家都能松口气，诸位请静候消息，也许不至今诸位失望，咱们就此分手，后会有期。”

他回到南关洛岸旁一座藏身的废屋中，换了血衣，心中愈想愈恨。他在心中发誓，务必将这位神秘莫测的会主拖出置之死地。

他在等候黑夜光临，白天不宜在城内乱闯，天色尚早，他埋头大睡养息。

他在想，红绡魔女出现相助，追逐无影叟，不知追到何处去了？天下虽不小，但也不大。他记得，离开胶州不久，曾在路旁一座小村屋旁，看到红绡魔女主婢的身影。那时，由于吉绎姑主婢在旁，不好出面打招呼。哪想到在需要援手的紧要关头，红绡魔女主婢却恰好及时赶来相助，岂非异数？

他感到心情十分舒坦，这期间交了几位声誉不佳的异性朋友，在急难中皆能得到她们的援助，谁说这些人都是毒如蛇蝎没心肝的妖妇。

反之，似乎在侠义英雄中，除了林白衣之外，他似乎在他们那儿，并未获得多少好处，未免令他感慨系之。黑龙帮的兄弟们，虽是黑道人，但一个个都算得是有血性的英雄豪杰，事实如何？他为友报仇，与血花会周旋，但黑龙帮的人，始终不见出面相助，踪迹不见，委实令他感到不满。如果黑龙帮肯出头，凭他们的江湖潜势力，加上他敢追敢拼的勇气，血花会必将无所遁形，早该收了这盘残局了。

他有点灰心，动了退江湖的念头，他想：如果我是黑龙帮的人，该有何感想？”

入暮时分，在城门关闭之前，他到了西关。’

周公庙占地甚广，颇富园林之胜。周公是最先经营洛邑的人，他在此定居两载，最后平王东迁洛邑，洛阳便成为第一朝都会。他的庙规模宏丽，理所当然，到了唐朝，庙内加供了孔子，因此更是完备，大殿的建制改为明堂，定鼎堂前加建了杏坛。每年祭孔大典，城南郊的伊洛书院，城东南的河南府学，东关的洛阳县学，都派有教授与生员子弟，前来行礼如仪。目前府衙派有人来加以管理，只许官方人士与及地方名流上绅入内瞻仰，闲人免入。

庙门向南开，前面是巍峨的文昌阁，再前面便是广场，宏丽的石牌坊两旁，是停车轿的地方。再前面是大街，两端各有一座牌坊，牌坊前各有两块巨碑，分刻着下马；肃静。这条大街不算大，禁驰车马，庙后方是西关大街，是向西进入关中的大道。

庙左右，有不少广厦不象是江湖人容身的处所，陆二怎会住在这附近？

崔长青到了周公庙，已是华灯初上的时光了。但庙附近却显得冷冷清清，夜市在西关大街。

街道广阔，但两旁的门灯光线有限，都是些广宅大院，每一家占地甚广，门灯只有两盏；因此，入夜便显得冷冷清清。

白天，他不敢前来探道，以免落在公人眼中。晚间前来找人，委实不易。

街上有三五个行人，悠闲地往来。他到了庙右，拦住一位中年人抱拳一礼，笑道：“大叔请了，小可冒昧，有事请教。”

中年人不住打量着他，回了一礼问：“小哥有何见教？”

“小可向大叔打听一个人。”

中年人呵呵笑，说：“老天，洛阳城约有八九万人，你……”

“小可打听的是这附近的人，姓陆，叫陆二。”

“陆二？这附近的人？”

“是的，他曾任中州镖局的镖师。”

中年人向庙右第一家大宅一指，说：“那一家姓吴，叫西关吴家，吴大爷曾是中州镖局的管事，你可以去问问。”

“谢谢大叔指引，打扰了。”

“不必客气。”中年人，崔长青颌首为礼径自走了。

他向前叩门，院门开处，位老态龙钟的老家丁当门而立，眯着老眼打量着他，问：“贵客你找谁？你是……”

“这里是吴府吗？小可请见吴爷，有事请教，”

“哦！你与家主人认识吗？”

“这……慕名造访……”

“抱歉，家主人今天不见外客。”

“老伯……”

“家主人约定与朋友聚会，已吩咐下来不见外客。”

“请老伯方便一二，小可耽搁不了多久。”

“这……你贵姓？”

“小可姓崔。”

“好吧。请稍候，老朽入内禀报，家主人见不见你，不敢料定。”

“务请老伯成全。”

老家丁掩上门，不久，重行开门外出，歉然道：“崔客官，抱歉，家主人的朋友陆爷快来了，请明日再来。”说完，便待掩门。

崔长青心中一动，抵住门问道：“吴爷约会的陆爷，是不是关林的陆二爷？”

“是呀！你……”

“小可正是前来求见陆二爷的，有要事相告。”

“哦！这……”

“老伯，请行个方便……”

老家丁拉开门，说：“这样吧，你到书房等候，陆爷来时，老朽再派人相请，可好？”

“小可感激不尽，谢谢。”

他进门不久，老家丁重行外出，取卞一盏门灯笼，摇了三次再重新挂妥。

街东的小巷口暗影中，有人发出一声大喝。

回头且说红绡魔女。

魔女主婢三人穷迫无影叟，远出两里外。无影叟轻功了得，自翊天下无敌，但受伤甚重，流血过多，前一里尚可支持，后一里便成了强弩之末，走不动了。正逃入一座枫林，突觉脚下—虚，一阵天旋地转，身不由己向前—栽，“砰”—声跌了个五体投地，痛得—声狂叫，仍强提真力挣扎爬起。

刚挺起上身，便看到眼前冷电耀目，是冷气森森的剑尖，以一分之差，几乎贴在他的眉心上了。

“你认识我吗？”剑的主人厉声问。

“你……”

“本姑娘以往穿红。”

无影叟长叹—声，定下心神镇定地站起说：“红绡魔女，你想怎样？”

红绡魔女发出—阵比哭还难听的怪笑，切齿道：“老狗！你问我想怎样？在福寿山庄，我主婢被令徒锁住手脚丢在柴房；每天派二十个人来糟蹋我，仇深似海，恨重如山，你认为本姑娘想怎样？”

“你本来就是—个尽人皆知的淫妇，不是很好吗？”

“哼！你嘴硬，很好。”

“不好又怎样？”无影叟顽强地说。

“当然你已经知道结局了。”

“不错；老夫横行天下近二甲子，英雄一世，目无余子。你如想要老夫摇尾乞怜，少做春秋大梦。”

红绡魔女怒极反笑，说：“本姑娘不想杀你。”

“老夫不是怕死的人。”

“可惜本姑娘对杀你毫无兴趣。”

“你……”

“你与血花会勾结，福寿山庄败没，你的虚无派建派大计胎死腹中，定然恨崔长青入骨了。”

“老夫有生之年，必除此小狗方消心头之恨。”

“所以你到了洛阳，会合九幽娘一群人，听命于血花会前来埋伏。”

“不错。”

“你见过血花会主吗？”

“老夫不屑回答。”

“你根本不敢回答，因为你并未见到血花会主，你曾经是横行天下的魔道至尊，论辈份，论声望，你比血花会主不知强过多少倍。可是，你低声下气卑贱地要求与血花会合作，甘心做走狗，而血花会主竟然不见你，只派人命令你随同他们的人效力，你却厚颜无耻地听命。这件事日后传出江湖，你无影叟的……”

“住口！要杀老夫你就动手，老夫……”

“可惜，本姑娘已说过不杀你，令徒的过失，你做师父的责任。”

“你不杀我？”

“本姑娘只要侮辱你，不必杀你。”

“哼！老夫不上你的当。”

“咱们走着瞧。”

“拍”一声响，红绡魔女一剑抽在对方的耳门上。

“恩……”无影叟只叫了一声，便昏倒在地。

红绡魔女向目眦欲裂的小绿招手，笑道：“小绿，为何咬牙切齿？”

“小婢分了他的尸。”小绿厉叫。

“不必，让他活命。”

“什么？”

“让他死得丢人现眼，岂不更妙？”

“这……”

“同时，可从他身上，探出血花会主的下落来。”

“小婢不懂。”

红绡魔女从百宝囊中，取出两颗丹丸，一黄一绯，纳入无影叟口中，冷笑道：“玉露丸不去腊衣，吞入腹中后，需十二个时辰药力方能发挥，明日此时，你更知道人们如何对付一个老花疯了，散气丹入腹，咱们再破了他的气门，挑断他双手一足的经脉，他便成为一个仅可勉强走动，手无缚鸡之力的老残废，老残废发花疯，真够他受的。”

“但……他的同伴……”

“他没有同伴，只有血花会求救一条路，这一来，他便会引咱们去找会

主了。小绿，报仇急不在一时，杀了他反而便宜了他，等玉露丸药力一发，而又不能及时获从女人发泄，他将死得更惨，比起用剑劈惨多了。”

“多给他一颗。”小绿恨恨地说。

“多给他一颗，他便死得快些，不行，他不能快死。”红绡魔女恨恨地说。

她拔下了头上的金钗，先刺破无影叟的气门，再挑手脚的主经脉。一切停当，又道：“好了，让他慢慢地醒吧。小秋，你可以走了，务必死盯着红娘子那贱货，出了纰漏拿你是问。”

小秋苦笑道：“小婢认为，红娘子既然不再缠住崔爷，那就不要管她好了……”

“不行，这贱货阴狠毒辣，诡计多端，必须严加防范。在崔爷远离洛阳之前，必须盯住她。”

“小婢遵命。”

“我与小绿负责跟踪这老狗，踩查血花会主的下落。有事可在梁爷处留下话，无事不可走动。”

“是，小婢记住了。”

“好，现在，咱们至住处改装易容。”

师徒三人感恩图报，暗中默默替崔长青尽力，委实难能可贵。

崔长青坐吴家的书房中等侯，不知大祸之将至。

他的一举一动，可说尽在血花会的掌握中。血花会全力相图，留下陆二一条线索等他上钩，他循线索迫寻，哪有不上当之理？要不是他吉人天相，一再遇救，这局残棋早就该结束了。

眼看二更已尽，他等待心中冒火，但在一旁照料的小书童，只告诉他陆二爷尚未到达，要他定下心来等候：他想从书童口中夸口风，可是失望了，小书童一问三不知，一句话，无可奉告。

书房外响起脚步声，接着叩门声三响。

小书童急趋房门，拉开门问：“五伯，有事吗？”

五伯是个腰腿尚健的花甲老家人，招手道：“你出来一趟，主人有事找你。”

“可是，这里……”

“这里不要你管，快去。”

“是。”小书童点头答，带上房门走了。”

书房中只剩下他一个人，突然，他警觉地离座，火速将布囊中的沙棠木剑系在背上。

宙外有衣袂飘风声传来。瓦面，也有声息。

“有点不对，来了夜行人。”他想。

他的耳力极为灵敏，经验丰富，轻微的声息难逃他的神耳。

“可能是陆二带了江湖朋友同来。”他又想，

正胡乱猜测，书房门悄然而并。

他吃了一惊，向窗口退。

窗外传来一声冷哼，有人说：“此路不通，阁下。”

刀剑的闪光，已封住了明窗。

门外来了不少人，一个个神色肃穆，鱼贯而入，然后两翼伸张。只片刻间，他已陷入重围。

迎面而立的人是中州一剑周豪；神鹰四剑客全来了，一个不少，而且

全穿了神鹰护卫的护心甲。

一名中年人手一抖，“当啷”连声震响，丢下一付铐链和一付脚镣。

中州一剑神色庄严地盯视着他，沉声说：“崔长青，在下抱歉。”

他深深吸入一口气，沉着地说：“周护卫，你明知在下是无辜的。”

中州一剑摇头苦笑，说：“在下身不由己，抱歉。你在推官大人面前公然拒捕脱逃，在下已受到责备了。”

“可是……”

“希望你这次不要再拒捕，免伤和气。”

他虎目怒睁，问：“请问，谁通风报信的？”

“宅主人吴威。”

“他怎知道在下的身份？”

“你已报了姓名。”

“怪事……”

“崔兄，你愿跟我走吗？”

“这……”

“不然，在下奉命加铐镣。”

他拔剑出鞘，断然地说：“抱歉，在下不能跟你走。”

他退抵窗台，中州一剑一面撤剑，一面说：“崔兄，识时务者为俊杰。窗已被封死，外面除了刀剑之外，还有八具小型连弩，千万不可冒险冲出，枉送性命何苦来哉？”

他将书案推开，冷笑道：“这是说，在下只好在房中与诸位放手一拼了。”

“恐怕是的，这次你如重施故技破瓦而逃，保证你一登瓦面，便会成为刺猬。”

他绝了望，豪气骏发，大声豪笑道：“哈哈！你们上吧，不必再等了。”

四剑客四面迫进，中州一剑踏前一步，剑尖上扬，沉声道：“崔兄，得罪了。你艺业超人，咱们不得已，只好倚多为胜。崔兄是明白人，公门之中，是不理会江湖规矩的，请包涵。”

“在下不会怪你，你们上。”

一声沉喝，四剑齐聚，蓦地剑光如电，风雷声乍起，四剑几乎同时及体。

沙棠木剑突化龙腾，剑气迸发，一声断喝，暴震声刺耳，人影急剧飞旋，突然人影外飘，灯火摇摇。

四剑客皆内外飘退，脸色全变了。

崔长青屹立原地，宛如岳峙渊，剑尖徐降，神色肃穆地说：“诸位，不要迫在下开杀戒。”

中州一剑虎目怒睁，说：“阁下，你已迫得咱们无路可走。”

“在下深感抱歉。”他平静地说。

“那么，休怪在下心狠手辣了。”

“在下只请诸位高抬贵手。”

中州一剑举手一挥，又上来了四个中年人，形成八方合围。新加入的四人中，左手伸出了。

一把五虎断魂钉，一具水火筒，一枚子母校，另一人手上缠着两条奇异的金线蛇。

崔长青脸色一变，袖口凉气说：“荆山四毒。”

中州一剑沉声道：“阁下，请权衡利害。房间窄小，阁下绝难逃幸免。”

他一咬牙，说：“入了监牢，诬陷的人证先人为主，在下百口莫辩，死路一条，拼了，在下要找几个人垫棺材。”

他的剑举起了，眼中涌起悲愤的杀机。

## 第二十九章

崔长青身陷绝境，生死在他一念之间。

荆山四毒的四种毒物，无一不是歹毒绝伦的追命符。五虎断魂钉可破内家气功，撤出时漫天澈地，只消擦伤任何一处皮肉，没有独门解药唯有死路一条。水火筒内的磷火毒汁沾身，万事全休。子母神梭着体爆炸，子梭续向体内钻，后果不问可知。两条金线蛇从双脚进攻，咬上一口必定无救，在脚下游窜，防不胜防。

即使他能避过四种毒物的一击，接踵而至助八剑齐聚，决无侥幸可言，书房窄小，没有回旋的余地。

他知道，大事去矣！

他又不甘心束手就擒，诸般证据皆对他不利，百口莫辩。胡绣绿已咬定了他，笑如来一群落网贼也不会饶他。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在酷刑之下，他即使是铁打的金刚，也难逃大劫。

因此，他横定了心，早晚是死，死就死吧，拼了！

情势一紧，只等中州一剑一声令下。

中州一剑的心情，比任何人更紧张。崔长青如果存心拼命，在场的人，得可能有不少垫崔长青的棺材背。他曾与崔长青较量过，知道利害，刚才四剑齐聚行雷霆一击，结果四个人全被震退剑阵瓦解，目下虽有荆山四毒出面，但双方全又一举之下，崔长青必将全力一搏，将有几个人送命。神鹰护卫被疑犯所杀，那还了得？不但他脱不了责，地方官府大人以下，遭殃的人不知其数，后果不问可知。糟的是崔长青仅是涉嫌人，劫宝犯的同谋已有多人落网，万一查出崔长青并未参与的确证，岂不更糟？诬良为盗的罪名已经吃不消，枉死几名护卫更是罪不可恕，谁也脱不了身。

他心中为难，不得不慎重从事，不敢遽然下令，说：“崔兄，在下保证你获得公平的审判。”

“哼！你算了吧。那位铁面推官，在下已经领教过了。所谓铁面，这绰号并不光采，比酷吏强不了多少，在下不敢领教。你作不了主，你的保证比镜花水月同样靠不住。”崔长青朗朗而言，理直气壮。

中州一剑精明老练，仍图说服，笑道：“崔兄，既然你不是同谋，你有什么可顾虑的，笑如来几个共犯已经落网……”

崔长青哼了一声，抢着说：“在下于陕州，勒索了笑如来两千五百两银子，他恨死了我黑衫客，不拖崔某下水才是怪事。”

“浊者自浊，清者自清，你……”

“清浊相混，便无分清浊了。再有胡绮绿那贼女人含血喷人，我黑衫客

死定了。”

“不然，咱们正在捕拿主犯……”

“主犯摘星换斗阳奇已经死在金剑茅家附近，死无对证。”

“还有伏牛四霸，他们都是自命不凡的人，不会诬攀，你必须信仰我。”

“伏牛四霸同样恨在下入骨，更靠不住。”

“崔兄，你不要小看了天下人，你以自己的心，度他人之腹，未免天刚愎武断了。”

“在下看得一清二楚，错不了。”

中州一剑心中一转，转过话锋问：“崔兄，胡绮绿为何要诬告你？”

他吁出一口长气，苦笑道：“又是不可告人的秘密，无可奉告。”

“她恨你，定有原因。”

“当然。”

“既然你有难言之隐，在下不好追问。她要你死，你如果死了，她岂不如意了？你死了不要紧，亲痛仇快，死得不清不白，合算吗？”

“这……”

“投案之后，你有的是机会。”

“决不投案。”崔长青叫。

“你年轻，你……”

“花言巧语打动不了我。”

“你……”

“给我几天工夫，办完事，在下必定投案。崔某一言九鼎，决不食言。”

“抱歉，在下无法方便。”

“那就不必说了，上吧！”崔长青冷冷地说。

“崔兄，三思……”

“这是在下唯一希望。”崔长青斩钉截铁地说。

中州一剑下不了台，绝望地徐徐升剑，沉声道：“崔兄，你已迫得在下别无抉择了。”

“在下不怨你。”崔长青冷冷地说。

剑尖升至眉心高，已完成进击的准备。

其他三位剑客，也同时升剑。

荆山四毒冷然注视，蓄劲待发。

四周其余的护卫，一神色一紧。

恶斗，触即发，生死关头到了。各走极端，双方各有顾忌，看谁敢抢先发动。

书房窄小，不管任何一方抢先发动，皆是两败俱伤的局面，而双方又不愿落到同归于尽的地步。

所有的神鹰护卫，皆神色肃穆严阵以待，包括荆山四毒在内，沉默地候命发动，处处皆显出是受过严格训练服从尽职的人，只知听从主事人的命令行事，没有个人的意见，江湖人所缺乏的就是这种气质。

中州一剑左手的剑尖徐徐上伸，要下令进击了。

外面，突传来沉喝声：“站住！反抗者格杀勿论。”

接着，洪钟似的噪音震耳：“关中林寿，请见中州一剑周护卫。”

中州一剑收剑，向同伴们沉声道：“好好看住他，他如有异动，立即出手搏杀。此地由吴护卫全权负责，我去看看。”

关中电剑林寿的声威，在江湖确是名传遐迩，武林无出其右，声誉之隆，不作第二人想。中州一剑刚出书房门，两名护卫已带了八位男女到了门外。

领先的电剑林寿年约半百，脸圆圆一团和气，脸色红润，修眉入鬓，虎目神光炯炯，身材修伟，神色雍容。从表面上看，决难看出他已是五十出头的人，倒象三十上下的壮年富家子弟。穿的是青袍，未带任何兵刃。他后面，是北丐、笑判官、林白衣……两位女的，一是紫云姐妹的褙姆三姨，一是蝎娘子。

中州一剑上前行礼，笑道：“林兄侠驾不期而至，未能派人迎迓，恕罪恕罪。”

电剑林寿回了礼，呵呵大笑道：“客气客气。呵呵！兄弟来得鲁莽，周兄休怪。”

“岂敢岂敢，在下正有事请教，林兄来得正好。”

“是的，听说小女曾经在贵地放肆，兄弟特前来向周兄道歉。”

“岂敢岂敢。为了令爱的事，在下甚感困惑，林兄此来，正好澄清此事？”

“理该如此。当然，在真象查明前，兄弟歉难立复，周兄请谅。”“那是当然，相信林兄当会慎重处理。”

“请问周兄。小女目下在何处？”

中州一剑将那天道上拦截的经过说了，最后说：“令爱独自乘乌骓走了，迄今尚充消息。”

电剑林寿的目光落在书房内笑道：“周兄，兄弟有一不情之请，尚请俯允。”

中州一剑笑道：“林兄客气了，有何需要在下效劳之处，但请吩咐，决不至令林兄失望。”

“兄弟想与周兄讨份人情，借用崔长青三天。”

中州一剑眉心紧锁，一阵迟疑。

电剑林寿笑道：“周兄，这件事崔长青确与百万金珠有关，但他并未伸手。兄弟从陕州开始，便一步步调查他的行踪，不仅崑山抢劫与他无关，而且事发当日他已离开崑山百里外了，不知周兄是否已经调查了？”

“在下也知道他是冤枉的，但有证人一口咬定他是同谋。府衙存了案……”

“那女人叫胡绮绿，她是崔长青的死对头。”

“可是。官府……”

“呵呵！如果周兄肯鼎力相助，而兄弟又敢以身家性命担保他在三天之后投案，届时证人齐集，是非自明。”

“这……”

同时，兄弟将领全力协助，追回金珠谅无困难，据兄弟所知，珍宝目下尚未远离洛阳，不难追出线索。”

中州一剑大喜，击掌三下欣然道：“一言为定，一切仰仗林兄了。”

“请周兄信任我。”

“林兄武林至尊，在下当然绝对信任。人交给林兄了，告退。”

“兄弟多感盛情，容图后报。”

人的名，树的影，电剑林寿出面，一场眼看要两败俱伤的恶斗，皆大欢喜地收场。

神鹰护卫撤出，崔长青上前行礼道谢。电剑林寿向外挥手，笑道：“小兄弟，此非说话之所，至客店一叙。”

崔长青摇头道：“大叔请先走一步，晚辈尚事待办，而后……”

“呵呵！你要办的事，是向宅主人讨陆二的下落。”

“噢！大叔怎知……”

“老朽已来了两天，你的事老朽略知概况。”

“哦！但不知陆二……”

“宅主人是陆二的朋友，陆二的绰号叫一阵风，目下老朽已请人查陆二的底他们在巧布疑阵，引你入伏，一明一暗，你吃亏自是意料中事。目下宅主人已逃遁无踪，近期不可能获得他的线索了。”

“难怪晚辈一而再碰钉子。哦！令爱……”

“我知道，玫丫头明天就可赶到。其实，这件事你大可不必穷紧张，你根本不用担心笑如来攀诬你，他们都是些敢作敢当的亡命汉子，四肢发达，心智简单，禁木起三盘两问，便会和盘吐出原形毕露。贵友龙策客带了几位朋友，沿你与红娘子所走的路径追踪，如无意外，明日当可与玫丫头一同赶来。走吧，到客店再说。”

巧的是电剑也落脚在东关的中州老店，可知这位大名鼎鼎的武林豪侠，消息确也灵通。

已经是三更天，众人毫无倦意，在房中品茗细谈。中州

一剑颇为自信地说：“崔小兄弟，老朽已管了这档子闲事，到达洛阳之后，便听到风声，目下正等候各地朋友传送消息，务必在这三天，追出百万金珠的下落来。这件事你当然得合作，可否将遭遇的事说来听听？”

崔长青沉吟片刻，苦笑道：“这件事，晚辈不知该如何启齿。总之，熊耳山的巨寇劫取了这笔金珠，晚辈也无意中卷入旋涡。”

“你没参与吧？”

“晚辈协助红娘子取得缥缈浮香。当然事先并不知她是红娘子，只知她叫吉绛姑，是在陕州结识的人。到底她是不是红娘子，迄今仍是一个谜。”

“不久便可知道了。”电剑林寿含笑接口。

“吉绛姑带了两位侍女，一叫冬梅，一叫春兰，三人在金剑茅家布下浮香阵，杀了阳奇夺获金珠。晚辈遇上出了家的飞云神龙者前辈，救了夺魂金剑一门老少，不齿吉绛姑的为人，愤然与她分手。自始至终，晚辈不曾沾过这批金珠。”

“我知道你与这批金珠无关。”林白衣接口。

他长叹一声，说：“要说完全无关，那是欺人之谈，如果我不助吉姑娘取得缥缈浮香，吉绛姑不可能夺得金珠。”

电剑林寿沉思久久，笑道：“目下咱们知道的是，崑山行劫金珠的人是熊耳山贼，却又被红娘子……不，暂且叫她为吉绛姑，吉绛姑黑吃黑取得了金珠。我们可以这样说：吉绛姑从贼人手中夺回金珠，杀了熊耳山的贼寇，将金珠送交官府，她不但成为英雄，也可获得重赏。小兄弟，能找得到吉绛姑，便可劝她将金珠交给官府……”

“那是不可能的。”崔长青苦笑道。

“老朽出面……”

“没有用，那女人美如天仙，心如蛇蝎，百万金珠在手，怎肯拱手送人？”

“小兄弟，你只要把她的行踪一一说出，老朽自会查出她的下落，动以

利害，晓以大义，她会交出来的。”

崔长青不住摇头，坚决地说：“抱歉，晚辈不能说。”

“你……”

“晚辈虽不齿她的为人，但不能忘义出卖她。”

“可是，你……”

“同时，她的金珠并非是劫来的。”

“但你已脱不了身，何必……”

“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他顽固地说。

“她是江湖上臭名远播的红娘子百里春……”

“但晚辈只知道她叫吉绛姑。”

电剑林寿苦笑，耸耸肩说：“你这人真不可理喻，目下……”

他淡淡一笑，抢着说：“晚辈决不让大叔为难，三天内晚辈办完一些琐事，再亲至府衙投案。大叔一代豪杰，义薄云天，慨然州身家性命相保，隆情厚谊晚辈没齿难忘……”

“崔小兄弟，你说这些废话简直浪费口舌，谁欠谁的思与情，目下皆不需提出清算，要紧的是，咱们该如何洗雪你的冤屈，你必须帮助我们……”

“抱歉，大叔，晚辈无法相助。”他坚决地说。

“你该明白……”

“晚辈并不愚蠢糊涂，只是但求心安而已。仇姑娘知道晚辈与胡绮绿之间的恩怨情仇，为了这件事，晚辈内疚于心，无日或忘，内心之痛苦，不可名状。因此，晚辈决不做再做自己亏心的事了。”

“电剑林寿又好气又好笑，说：“好吧，我不好勉强你，你这些似是而非的大道理，说破了嘴也说不清，当局者迷，怪你不得。这样好吧？这三天中，你不要到处乱跑，以免妨碍官府的缉凶大计，也可免除咱们内顾之忧，怎样？”

“可是，晚辈要查出血花会的……”

“这件事由仇姑娘替你办，她的江湖经验比你丰富，误不了事。”

蝎娘子接口道：“兄弟，凡事决不可操之过急，急必坏事，我已托了不少朋友打听，一阵风除非上了天，不然决难逃出我的掌心，放心啦！”

崔长青不再坚持，苦笑道：“好吧，一切听凭大叔安排。”

“就此说定，天色不早，你们早些安顿，咱们几个做长辈的，还得出去办事呢。”

林白衣本来希望与崔长青同房安顿，以便照顾。但崔长青拒绝了，他心中苦闷，心事重重，希望独自安歇冷静地思索。

他在前院要了一间上房，辗转不能成寐，愈想心愈烦，直至五更将临方沉沉睡去。

恶梦连连，他梦见自己被上了手铐脚镣，跪在公堂下受刑，胡绮绿象个魔鬼，指着他尖叫：“是你！是你！你这负心强盗，你是劫宝杀人的贼，不但劫宝，也偷走我的心……”

他惊醒了，冷汗澈体。

房中黑沉沉，万籁无声，但耳畔中，似乎仍可依稀地听到胡绮绿的尖叫声：“你也偷走了我的心，我的心……”

他拳头握得死紧，手心全是汗，腻腻地，心中烦躁地暗叫：“你哪还有心？你的心早就卖给魔鬼了。”

想起胡绮绿恩将仇报的丑恶嘴脸，他又气又恨。可是那负疚之心，令他恨不起来，狠不起来。

他深深吸入一口长气，强定心神入睡。

刚闭眼，明窗传来了轻微的声息。

身在危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的警觉心极高，猛地一惊而醒。

果然不错，有人在熟练地撬窗，当然不是猫鼠，是个并不笨的贼。

夜风飘然，窗开了。

一个黑影犹如灵猫般窜入，在窗台下稳住，蹲下，倾听。

淡淡的脂粉香入鼻，是个女贼。

女贼终于移动了，向床前摸索而来。

火折子突然亮起，女贼一惊，伸手急拨抓来的大手，急叫：“崔爷，是我。”

他熄了火折子，不悦地说：“冬梅，你好大的胆子，你来做什么？”

来人是吉绛姑两位侍女之一。冬梅假近他，笑道：“崔爷，来找你呀！”

“哼！你带了剑。”

“嗨！我不带剑，碰上公人，岂不束手就缚？”

“我以为你是来灭口呢？”

“崔爷笑话了。”

“你快走吧，我不愿见你。”

“崔爷，我家小姐……”

“不要提她，我与她已经一刀两段，桥归桥，路归路，谁也不欠谁的。”

“崔爷，何必生那么大的气？杀人大灭口，这是黑道人的规矩，你不能怨我家小姐好杀，那是迫不得已……”

“强辩，哼！我问你，你家小姐是不是红娘子百里春？”他悻悻地问。

冬梅格格笑；说：“崔爷，你在何处听来这中伤家小姐的谣言？你不能因家小姐喜欢穿红，而听信流言……”

“我问你是不是。”

“当然不是。家小姐虽用过不少化名，但决未用过什么百里春。那红娘子是江湖上臭名四播的浪女人，我家小姐可是玉洁冰清的好姑娘。”

“她是谁？”

“你怀疑？老天！你这人真是无可救药。想想看；家小姐与你曾经同裘共枕，她可曾不择手段不知羞耻与你……你是个年青英俊的伟丈夫美男子，哪个女子……”

“别说了，愈说愈不象话。”

“嘻嘻！崔爷，这可是你迫我说的。”

他奈何不了这能言善辩的俏丫头，不耐地说：“少废话了，你走吧。整个河南府沸沸扬扬，高手齐出搜寻你们的下落，你却在此地！”

“崔爷，怕什么？他们都在捉拿红娘子百里春；而家小姐的真姓名是庄玉云。除非崔爷……”

“你走吧，崔某顶天立地，不会出卖你们。”

“走？我不能走。”

“你……”

“小婢奉命传送家小姐的话，未传达怎能走？”

“你说吧。”

“这批金珠。会坑陷不少人，至少河南府的知府，与浍池县的县太爷，得丢掉乌纱帽，不知要枉死多少人。”

“本来就是如此。”

“家小姐悲天悯人，终于动了仁慈之念。”

“鬼才相信。”

“信不信不久便可分晓。家小姐嘱小婢前来，请崔爷至家小姐处一行，商量该怎样将金珠送交衙门。”

“什么？”

“小婢话已传到，去不去由你。”

他心中大喜，吁出一口长气，如释重负地说：“难得吉姑娘……不，庄姑娘有此慈悲的心念，在下感激不尽。冬梅，庄姑娘在何处？”

“在龙门。”

“在龙门？好，这就走。”

“不，落在公人眼下，岂不糟了？”

“那……”

“小婢先回去，崔爷可在天明时，混在出城的人潮中，乘乱出南关，走仁惠桥过河，避入耳目赶到龙门镇，我在龙门等你。”

“也好。”

“如果我先到，便在莲花洞刻有伊关两字的石壁旁相候。如果你先到，也请在该处等我。”

“好，不见不散。”

“我走了，千万小心，最好化妆易容。”

“不劳担心，你快走吧，此地危险。”

“小婢这就走，明早见，千万不可向人泄漏口风。”

送走了冬梅，他心头一块大石落地。吉绛姑——庄玉云回心转意要送回金珠，在他看来，该是天大喜讯，总算了结一桩大事。

心中一宽，反而不再想睡，困倦全消，毫无睡意，他掌起灯，替手脚的鞭痕换药，突听到瓦面上有声息，赶忙吹熄油灯，静候变化。

有人飘落，大胆地撬窗，毫无顾忌地跳窗而入。

“好一个大胆的笨贼。”他心中暗笑。

来人笨手笨脚，摸到一旁的长凳，信手一推，咯吱吱发响，接着，噗嗤一笑，向床前摸来。

幽香扑鼻，又是个女人。

他手一伸，便将人抓住拖过。

“哎呀！你……”对方娇叫，并未挣扎。

暖玉温香抱满怀，他问：“你是谁？香喷喷的。”

女郎转扭小腰枝，大发娇嗔：“你希望我是谁？是林玫云抑或是红娘子？说呀！”

他在对方的小腰肋拧了一把，笑道：“小妖怪，你是小秋。”

小秋在他怀中笑成一团，说：“你好坏，拧人吗？”

“白天，谢谢你们。”他放了小秋说。

“也谢谢你，小姐捉住无影叟，报了仇。可惜，没能抓住镇八方，未能替你拔除祸根。”

“算了，镇八方老朽昏庸，不足为患。哦！你家小姐住在何处？”

“小姐有事，差我来告诉你一件惊天动地的好消息。”

小秋得意洋洋地说。

“惊天动地的好消息？是百万金珠的事吗？”

“我不说。”

“不说？小妖怪，好啊！你会作怪，看你……”

“哎呀！君子动口不动手。我说，但你如何谢我？”

“你说吧。”

“亲我一亲，怎样？”小秋大胆地说。

“胡闹！”

“不然，我不说。”

“你小小年纪，倒会勒索，看我饶不饶你？”

“哎呀！老天爷，我……我说……”

不久，小秋穿窗走了。

已牌初正之间，他穿越山径到了万五佛洞，发觉有几个礼佛的香客，似乎香篮太大，里面仿佛藏有兵刃。他并未在意，信步而行，不久莲花洞在望，左面的石壁上，刻了两个大字：伊阙。

伊阙，是龙走山的古名。这里是洛阳南面的门户，是拱冲洛阳的要塞山，往昔是颇负盛名的古战场，也是佛教盛地。仅有一个万五佛洞(其实并无一万五千个石佛)，便知其中盛况了。洛阳有四关，伊阙是其一，是汝、颖北出的要道，游山客、香客，加上旅客，这条路相当热闹。

石壁旁，站着村姑打扮，臂挽香篮的冬梅。

他走近，冬梅低声说：“随我来，留意后面，看是否有人跟踪。”

同向南行，他淡淡一笑，说：“你打扮是村姑，但用的脂粉却上品，是香喷喷的，岂不引人生疑？”

冬梅的袖底，泄出无色无味的缥缈浮香，香吹向身后，正好飘向他的口鼻。

开始走上山径，从奉先寺的南面绕过，那座十余丈高的大佛下、有不少香客，其中又有岔眼的人。大佛左右是九丈高的四大金刚，第一座金刚下，站着村姑打扮的春兰，迎上说：“随我来，赶快离开此地。”

“怎么啦？”冬梅问。

“有危险。”

“是何来路？”

“镇八方一群人。”春兰匆匆地说。

冬梅撇撇嘴，不屑地说：“那些蛆何足惧哉？叫他们来。”

“不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走上另一条山径，冬梅一怔，问：“怎么，不是到捞金洞吗？”

“改了地方，因此小姐叫我来接你们。”

绕过一处山崖，前面人影乍现。只有一个人，是镇八方胡威，拦住去路大叫：“崔小狗，断了断咱们的过节。”

冬梅火起，在香篮中取出剑，冷笑道：“老匹夫斗胆，本姑娘打发你走路。”

崔长青急道：“不好，咱们已中伏，跟我来。”

长笑震天，四面八方人影暴起。

崔长青向西面的山坡急冲而下，沙棠木剑涌起千层浪，猛扑从草中站

起的四位灰袍人。

春兰冬梅两侍女已发觉不对，紧跟而出。

人群合围，来势如潮。

人影乍合，惨叫声候扬，剑啸声惊心动魄，光华飞舞如同满天金蛇，五个人一触即分。

“砰砰！”两个灰袍人倒摔出丈外，鲜血淋漓。

另两名灰袍人踉跄急退，刚好被两侍女接任，双剑分张，无情地刺入两名灰袍人的胸腹要害，

“决定！”崔长青叫，一跃两丈，突出重围。

两侍女跟上，春兰叫：“到前面向西走，到龙门山庄。”

他闪在一旁，说：“你们先走，我断后，我不知龙门山庄在何处。”

“在西面第三座小山下的山谷中：”

后面，追来的人象一群乌鸦。

三人落荒而走，无所畏惧了。

路径已失，三人分枝拔草而行，脚下一慢。崔长青大感困惑，向冬梅问：“冬梅姑娘，镇八方这群可恶的东西，怎会知道咱们的行踪？是你不小心透露口风吧？”

冬梅摇头道，坚决地说：“不可能的，除非是你走漏了风声。”

“怪事，在下尚未与人接触过呢，委实令人费解。要不就是他们为你两人而来的。”

“不可能。”

“不可能？你们夺得百万金珠的事，在洛阳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了，你们的举动，恐怕早就落在有心人的监视下啦！”

“镇八方是你的死仇大敌。”

“其实，在下与他并无深仇大恨，比起百万金珠来，这小过节微不足道啦！”

冬梅一怔，顿首道：“对，镇八方爱财如命，极有可能。这几天，我与春兰多次往来于龙门与府城之间，恐怕真落在他们的眼下，咱们得小心些。”

“你们二直就住在龙门山庄？”

“是的，小姐一直就不曾离开过。”

“那……为何要约在下于捞金洞见面？”

“山庄内人多口杂，那些人还不知小姐的底细呢。”

“哦！山庄里有些什么人？”

“全是些朴实的村农。”

“不是江湖人？”

“只有庄主余大海是早年的黑道人，与家小姐的长辈交情不薄。”

“哦！原来如此。”

三人鱼贯而行，一步步踏草分枝徐徐向西绕，四周怪石嶙峋，山崖壁立，草长及腰，树丛星罗棋布人行走其中，视界仅可三两丈外。

他们认为已将埋伏的人摆脱了，因此并不急于赶路，认准方向徐行，一面开道一面闲聊。

春兰走在最前面，崔长青断后。正走间，前面的春兰咦了一声说：“糟！这条深涧无法飞渡。”

涧在有面的山谷内流出，宽有三丈余，涧床下沉三四丈，水并不湍急，因此走近仍听不到水声。水色微浑，深不见底。

“往北面的谷口绕过去，也许可找到路程。”冬梅指着北面的谷口说。

距谷口不远，草林已尽，谷口附近是长满及膝茅草的山坡，空荡荡的。

草丛中，象豹子般蹦出一个大和尚，狂笑道：“丫头们，见者有份，分我一杯羹，贫僧带你们绕过他们的埋伏。”

冬梅丢掉香篮，拔剑冷笑道：“和尚，你说什么？”

“和尚我说的是百万金珠。哈哈！”和尚狂笑容，拔出戒刀拦住去路。

“说得好。和尚上下如何称呼？看你配不配分一杯羹，亮名号吧。”

“你就叫我和尚好了。三七均分，如何？”

“哼！和尚，你并不太贫。”

“不错，有三成金珠，和尚我便满足了。”

“如果本姑娘不肯呢？”

“不肯？笑话了，由不了你。”和尚傲然地说，

“你听清了，本姑娘不肯，不肯，最后还是不肯。”

“哈哈！不肯也好，佛爷只好捉你们做人质，便又名正言顺提高身价，要求二五分帐，岂不更妙？”

冬梅见对方口气不善，心中一转，问道：“你怎知道金珠的事？”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和尚，你还没回答本姑娘的话。”

“哦！你真要知道？”

“当然，这可表示你不是胡思乱想，妙想天开的人。”冬梅尽量放松脸上的盛怒表情说。

“也好，告诉你并无不可。贫僧在香山寺挂单，每天皆在八节滩渡口留意有缘的施主，对你们几位经常易容改装往返的女菩萨，特别感兴趣。昨日傍晚，突发现有几位昔日的同道，暗中跟踪你们。佛爷为人自私，岂能让此事发生？因此也跟下来了，没料到竟然发现了奇迹，知道你们双方的一切底蕴，故而在旁伺机化缘，因为佛爷的力量有限，很难与他们拥有二十余位高手名宿的同道正面竞争，唯一的希望是在一旁等漏网之鱼，居然成功有望。哈哈！你们满意了吗？”

崔长青冷冷一笑，说：“当然不全满意，因为你不可能捉咱们为人质。”

和尚怪眼一翻，怪叫道：“你，算得了什么？镇八方向那些人，希望一举两得，以一千两银子买你的头。你穿黑，定然是他所说的黑衫客了，佛爷半刀就可将你的头砍下来，你这颗脑袋可值一千两银子呢。”

冬梅脸色一变，娇媚地问：“和尚，你知道我们与黑衫客的事吗？”

和尚狂笑，色迷迷地说：“当然知道，据那几位同道说，他与你们几个浪货用阴谋诡计暗算，把百万金珠夺来了。哼！佛爷最鄙视用阴谋诡计暗算的人。”

“那么，你并不完全知道我们的底细。”冬梅笑道。

“佛爷已知道得够多了。”

“你知道我是谁？”

“你是红娘子的侍女。”

“呸！见你的大头鬼。”冬梅笑骂，剑光一闪，在笑声中，闪电似的点向和尚的胸口。

“不可大意！”崔长青急叫。

和尚反应奇快，戒刀疾挥，“铮”一声巨响，架开剑斜身切入，回敬一刀大笑道：“割鸡用牛刀，哈哈……”

这极短暂的刹那间，刀与剑疯狂地纠缠，剑吞吐如电，刀飞舞如怒龙，换了两个照面，刀剑交击声震耳欲聋。

笑声倏落，乍止。

冬梅噗嗤一笑，飞退丈外，剑上血迹斑斑。她脸上涌现娇艳动人的笑容，媚目中却杀机怒涌。

和尚的刀徐徐下降，身形一晃。

“你该死得瞑目。”冬梅微笑着说。

大和尚右肋下一片红，血仍不住一阵阵向外涌，僧袍的血迹在迅速扩大。

“你……你的剑……剑术……哎……”大和尚狂乱地叫。

“当”一声戒刀坠地，人向前一扑。

崔长青怔在二旁，迷惑地盯视着冬梅。

冬梅脸上涌现惊容，惑然问：“崔爷，你为何用这种眼神看我？”

崔长青深深吸了一口气，苦笑道：“所有的人，皆指称你家小姐是红娘子百里春，看来，他们都错了。”

“崔爷，你是说……”

“江湖上有好几位红娘子，我虽不曾见过红娘子百里春，但却知道她的艺业，邪门伎俩或可来得，真才实学却难登大雅之堂。她的侍女，当然也修为有限。”

“哦！你也认为家小姐是红娘子百里春？”

“昨晚我已告诉你了。”

“现在……”

“现在，我承认错了。贼和尚是大名鼎鼎的铁罗汉法净，红娘子百里春在他手下也占不了便宜。而你用真才实学，在五招之内杀了他。”

“哦！你总算明白了。”冬梅如释重负地说。

“你的剑术诡异霸道，是否师承你家小姐？”

“是的，我和春兰与家小姐名虽主婢，实是师徒。”

“原来如此。哦！希望令小姐真姓庄。”他自语。

崔长青一直就认为吉绛姑是红娘子百里春，与他接触过的人，莫不众口一词断言是红娘子，以致他也深信不疑。但冬梅以真才实学杀了铁罗汉法净，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猜测。

冬梅说吉绛姑的真名庄玉云，但据他所知，江湖上往昔的黑道名人中，似乎未曾听说过有姓庄的。以冬梅的造诣来说，在他的心目中猜测估计，名列江湖一流高手之林而无愧色。

名师出高徒，婢女有此造诣，女主人至少也该高出一倍以上。那么，庄玉云艺自家传，她的尊亲岂是无名之辈？庄玉云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但在陕州曾经表示过乃父是从前的黑道大豪。可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江湖上有姓庄的黑道高手前辈。所以，他向自己说，希望庄玉云真姓庄。

只要不是红娘子百里春，他心中稍安。

冬梅并未听清他最后一句话，说：“你，把和尚的尸体丢下涧去，咱们早些走吧。”

他却不同意，说：“不可，人死入土为安，岂能丢下涧去？我找地穴土坑把他埋了，急不在一时。”

春兰突然叫：“来不及了，右面有人正向此地赶。”

冬梅也向谷口一指，急急地说：“瞧，他们抄捷径赶来了。”

几个人掠走如飞，眨眼间便隐没在谷口俞的草木深处，但依方·向估计，那些人已发现他们，正向他们停身处赶来。

崔长青叹口气，说：“这些贪心的人，消息比官府灵通得多。走吧，他们人多势众，避之为上，走！”

三人沿涧下走，方向是正南。正走间，前面林影中狂笑震天，六七个人影疯虎似的冲出，吼声震耳：“站住！天堂地狱由你们选。”

冬梅一咬牙，说：“跟我来，这些不散冤魂该死。”

她领先从斜刺里蹿出，飞掠而走。

春兰急急跟上，低声道：“二姐，不能去。”

“不去脱不了身。”冬梅低声答。

“山深林密，料亦无妨，你这一去不要紧，露出破绽必定前功尽弃，功败垂成，你担待得起？”

“但……咱们性命要紧。”

“目前并非重要关头。”

“那时就来不及了。”

“不可，二姐，千万不可以身试法。咱们埋伏的人，皆穿了有标记的衣衫，思想看，后果如何？”

“是的，会主已决定显示实力。”

“老天！我怎不知道？”

“这是会主临时决定的，也就是派我前来接你通知改变地方的原因。”

冬梅扭头回望，崔长青在后面三丈余，不时扭头回望，注意力全放在后面的追逐者身上。她一咬牙，说：“好吧，不必引这些人入伏送死，尽可能远离咱们的聚会区，听天由命吧。”

“放心啦！有崔长青在，咱们安全得很，有惊无险，他对付得了这些人。”

“可是，我怕他失手。”

“我想不会的。”

“会主要的是活人，如果他失手被敌人杀死，咱们交不了差，岂不完了？”冬梅忧心忡忡地说。

“只要咱们尽了力，会主不会苛责咱们的。”春兰安慰地说，最后又加上一句：“反正他是死定了的人。”

两人再次折向，奔向前面一座小山。

钻入山下丛林，突然长啸震天；六名灰衣人在身侧暴起，立即展开可怕的恶斗。

崔长青受到两名灰衣中年人的夹攻，一刀一剑火候精纯，林中不易施展，三个人你进我退，展开走马灯似的追逐。两个中年人并不想硬拼，而用游斗术死缠不休，一沾即走绕树窜掠，崔长青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不久，林中只剩下他们三个人。两位侍女与四名灰衣人，不知移往何处去了。

袭击两位侍女的四名灰衣中年人，两剑、一护手钩、一根镔铁寿星杖。那位使寿星杖的人，艺业极为惊人，杖沉力猛，点打挑拨招招霸道，远攻的

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把两侍女迫得连连后退，还手乏力。

千紧万紧，性命要紧，两侍女只好边战边退，先自保再言至其他。

退山脚下，冬梅一声娇此，剑虹一闪，喝道：“住手！”

“哎……”一名使剑的灰衣人惊叫，右手外侧挨了一剑，向侧急闪，不幸恰好被移位的春兰截住。

春兰避开使杖人沉重的一击，无意中截住了受伤的人，眼明手快抓住机会，一手扣住对方的左肩一带，剑迅速横置在对方颈下，左手火速压住了剑身，左膝前顶，将对方的下身向前顶出，对方身形后仰，无法反抗了。

使杖人一惊，举手示意令同伴住手，冷笑道：“你杀了咱们的同伴，你们也要将性命饶上，一换二命，咱们不会亏本。”

冬梅冷哼一声，问：“咱们无冤无仇，你们为何拦截？”

“哼！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咱们为了百万金珠而来。”使杖人沉声说。

“阁下好象是赤发土地唐真，包头下的发根红似火，没错吧？”

“正是区区唐某。你是红娘子百里春？”

“你认为是吗？”

“不管你是与不是，不是你就是她。”赤发土地指着春兰说。

冬梅冷冷一笑，说：“就算是我吧，你是来要求分宝的？”

“正是此意，希望你放明白些。”

“本姑娘还有一位合伙人……”

“你是说黑衫客？”

“就算是吧。”

“你放心，汝州方氏双杰已经将他缠住，等镇八方带人来收拾他，已用不着征求他的同意了。”

“哼！镇八方还不配替他提鞋。”

“秦岭四大天王，足以将他化骨扬灰。闲话少说，你肯不肯将金珠交出？”

冬梅淡淡一笑，说：“凭你们三个人，何必装腔作势？”

赤发土地嘿嘿笑，说：“你向后看，谁来了？”

她扭头一看，大吃一惊。身后三丈左右，不知何时分立着四个男女。一个须眉皆白的干瘦老人，一个鸡皮鹤发的高大老太婆，一个肥胖老道，一个高不过三尺的矮人。四个怪人恶形恶状，冲她咧嘴怪笑，笑容可憎，有形无声。

“汉中四魔。”她依然地叫。

赤发土地桀桀笑，得意洋洋地说：“怎样？愿意将金珠交出来了吧？咱们不是贪心，给你留一成，分了金珠，咱们道谢走路，不然……”

冬梅放荡地笑，笑完说：“看来，你们已占了绝对优势，本姑娘走了下风，裁定了。”

“你明白就好。”

“如果本姑娘不交出来，只有死路一条了。”

“当然你并不糊涂。”

“好，金珠固然重要，但人死了要金珠何用？本姑娘答应你们的要求。”

“在下先行谢过。”

冬梅举手一挥，春兰将俘虏推出；

“你们跟我来，去取金珠。”冬梅大方地说。

赤发土地叫道：“且慢！咱们不信任你，你们必须先行受制。”

冬梅凤目怒睁，厉声道：“姓唐的，你枉吃了大半辈子江湖饭，简直糟蹋粮食。本姑娘如果不肯，尽可与你们生死一拼，大家落空，不必理会你们是否信任。你们八个人已隐占上风，难道怕本姑娘中途变卦吗？如果本姑娘有力量中途变卦，这时便可以拒绝你们的要求，对不对？不要欺人太甚，要不咱们放手一拼，你上吧，等什么？”

白发老人阴阴一笑，说：“听她的，谅她也不敢变卦，叫她带路。”

冬梅哼了一声，领先便走，说：“赶快走，闻风赶来想分一杯羹的人，愈来愈多，再来几个人，本姑娘便毫无所得了，走！”

白发老人轻拂着鸠首杖，跟在后面说：“丫头，千万不要乱转念头，老夫这人患了严重的疑心病，病发起来真够瞧的。”

冬梅故意慢慢走，袖底泄出无色无味的缥缈浮香，扭头媚笑道：“在你们汉中四魔面前，我红娘子当然算不了什么，你要是疑心病发作，不慎毙了我红娘子，你该分的数十万金珠，便会永远埋藏在无人知道的地底下，你将一无所获。因此，我劝你最好不要发病。”

“哼！老夫从不任人左右。”

“这次你便得听本姑娘摆布，乖乖地跟来。”

“老夫……”

“你要发病？算了吧，发怒唬不倒我的。本姑娘如非死不可，决不让金珠落在他人之手，你不可能活擒我的，女人最拿手的自杀良方是嚼舌，你能阻止我吗？”

白鬓老人上升至顶门的火，象被一盆冷水泼熄了，冷笑道：“你最好少挑拨老夫的怒火，以免自焚。”

冬梅其实真怕老魔发火，乘机下台，笑道：“除非你不想要数十万金珠养老，不然你就得好好控制自己的怒火。”

不久，到了一座山崖的小茅屋前。冬梅止步，向跟来的八位凶魔笑道：“诸位，金珠就藏在茅屋内。”

白鬓人冷静地打量四周，久久方说：“你进去拿出来。”

“你们不进去拿？”冬梅问。

“进去取出来。”

“那么，本姑娘叫人取出来好了。”冬梅脸露喜色地说，接着鼓掌三下；叫：“有人来索取金珠，快取出送给他们均分。”

柴门开处，红影耀目。吉绎姑(庄玉云)一身火红，佩剑挂囊，火红春衫，火红石榴裙，云鬓堆绿珠翠满头，凤钗上的大红宝石耀目生花，薄施脂粉巧梳妆，美得雍容华贵出尘拔俗，令女人失色，令男人心裏神摇。

“噢！”八个凶魔同时讶然惊叫。

冬梅格格笑，说：“诸位，这才是你们要见的红娘子，百万金珠的主人，你们满意了吧？”

吉绎姑嫣然一笑，说：“诸位皆是来夺取金珠的？稀客稀客，请进。”

白发老人向前举步，神色冷然，说：“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果然是人间尤物，这次不会弄错了，红娘子把金珠搬出来。”

“噢！你们不自己进去搬？”红娘子笑问。

春兰冬梅两人，悄然溜走，沿回路狂奔，冬梅说：“快些走，必须远离半里外，方可避免九音金铃的袭击。”

“放心啦！会主不至于太早以金铃制敌，她会让你我远离威力圈外的。”

春兰颇为放心地说。

白鬃老人有所顾忌，冷笑道：“老夫不信任你，谁知道你在屋内布置了些啥玩意？”

红娘子咯咯笑，笑得花枝乱抖，笑完说：“你们汉中四魔，实令人失望，既然怕埋伏，你们便不该来。”

“哼！泼妇你……”

“请保持前辈的尊严，泼妇骂街不合你的身份。”

“少废话！”

“嘻嘻！如果本姑娘退回屋内，你们难道也不敢进去？金珠摆在大庭，要不要悉从尊便？”

赤发土地大踏步而上，大声说：“老前辈，我去搬出来。”

红娘子闪在一处，叹道：“原来汉中四魔是胆小如鼠的人，岂不可叹？”

白发老人厉声道：“等会儿老夫要你生死两难，你要后悔八辈子。”

红娘子一阵娇笑，笑得好狂，好荡。

赤发土地突然狂奔而出，怒叫道：“红娘子，你该死！”

“咦！你怎么啦？疯了吗？”红娘子笑问。

白发老人沉声问：“到底怎么了？”

赤发土地大声道：“里面哪有金珠？大庭中摆丁香案，一大串灵牌，一个沥血碗，一个木托盘。”

“灵牌上写了些什么？”

“这……”

“说！”

“晚辈不……不识字”赤发土地脸红耳赤地说，

红娘子又是一阵荡笑，说：“那是本姑娘不幸身死的朋友灵牌，本姑娘今天要将仇人剖腹、剜眼、断头，致祭朋友们在天之灵。你们既然来了，乖乖丢下兵刃投降，本姑娘允许你们在旁观礼。”

白发老人大怒，须发无风自摇，厉叫道：“该死的东西！你说什么？”

红娘子脸色一沉，笑容消失得好快，代之而起的是杀机怒涌，眼中涌起阴毒、残忍、凶狠的眼神，说：“不缴兵刃投降的人，他得死！”

白发老人一声怒啸，鸠首杖急伸，怒豹似的扑上，似已恨极。

红娘子左手一伸，九音俱发，腕环上的九个金铃，发出九种不同的音响，有些柔和，有的高亢，有些嘶哑，有些刺耳，音调极不调和，令人闻之脑门发炸，油然涌起烦恼厌恶之念。

她向侧门一闪，白发老人疾冲而过。“砰”一声大震，老人一头撞在墙角下，失去知觉，鸠首杖跌出一旁。

赤发土地摔倒在门口，口吐白沫如同死人。

其他六个人几乎同时昏倒，无一幸免。

红娘子用绣帕裹住金铃缠好，缩回袖内，叫道：“把他们挂起来，好好放血，我要把这些贪心的人晒干，以便来日重建山门的示警见证。”

屋后奔出十名穿了绣有血花图案的人，兴匆匆地将八个凶魔捆住双手，挂在屋侧的大树横枝上，开始放血。

放血是一门学问，放得不好，尸体会腐烂，不可能晒成人干。

汝州方氏双杰缠住了崔长青，用游斗术周旋，避免正面接触硬拼，你进我退配合得恰到好处，藉树林闪避得心应手，崔长青英雄无用武之地。

不久，他有点醒悟，不再追击奔逐，徐徐向空旷的山坡草地退。

同样地，方长双杰也拦他不住，反而被他将人引至林缘。

用剑的是方老大，已看出不妙，情急之下，忘了一切，大喝一声，从他的左首扑上，剑出“流星赶月”，大胆地追击。方老二也从他的右面进攻，招发“横江断流”，猛攻他的腰肋，刀反挥而出，捷逾电闪，刀风虎虎，势沉力猛劲道十足。

他冷笑一声，疾退八尺，双招落空，他已进入草场。

方老大不死心，大喝一声，追出招发“织女投梭”，剑快速地吞吐，连环追袭狂野绝伦。

方老二慢了半步，没跟上。

他呵呵一笑，木剑一拂，“啦”一声震开刺来的一剑，踏进一步，木剑反拂，快逾电光石火。

能震偏对方的剑，而又能乘势切入，在声势上已占了上风，稳可取得中宫。

方老大除了退得快或闪得快之外，毫无机会。

方老大既来不及退，也无力闪避，木剑以奇速掠过顶门，发结与头巾齐飞，顶门丢掉了一层头皮。

方老大还不知顶门挂了彩，飞退八尺出了一身冷汗。

崔长青斜飘八尺，避过方老二后到的一刀，笑道：“你们走吧，在下饶了你们。”

方老大虎跳而上，怒叫道：“你已死定了，你……”

“哈哈，你丢了头皮，还想丢脑袋吗？”崔长青大笑着说，再身侧飘出丈外。

方老大伸手急摸顶门，大吃一惊，摸了一手血，开始感到痛楚：大叫一声，如见鬼魅地向林内退。

山坡的另一面，潮水似地涌出十余名高手。镇八方出现在人丛中，大叫道：“崔小狗，你死定了。”

镇八方身后，紧跟着胡绮绿。

崔长青一咬牙，迎上自语道：“我不再逃避了，今天作一了断。”

到得最快的是四个金刚般的巨人，背上的兵刃是天王伞、降杆魔、长颈铁琵琶、大剑。

共是十四位高手，把他团团围住了。

他仗剑肃立，游目四顾。

背天王伞的人，轻蔑地向镇八方问：“胡兄，你要的就是这个毛孩子？”

镇八方脸一红，说：“不错，就是他，他就是黑衫客崔长青。”

“老天！你昏了头。”

“赵兄，怎么啦？”

“你竟然要咱们秦岭四大天王，来对付一个只配木剑的毛孩子。胡兄，你完了，乖乖洗手封剑，退出江湖免得丢人现眼吧。”

“赵兄，不要轻视他……”

“轻视他？我一个指头，可以要他死一百次。”

“赵兄，等你毙了他再说。汉中四魔该已取得金珠，诸位把这小子毙了，赶快去分金珠吧。”

“这……好吧，我真不想动手。”

崔长青神色冷静，从容地说：“崔某闯荡江湖，与诸位素不相识，无仇无怨，不知哪一位仁兄肯将实情见告？”

大天王赵兄大声道：“其一，你与胡兄结仇。其二，咱们要你与红娘子夺自摘星换斗的百万金珠，理由够了吗？”

他冷冷一笑，也大声说：“在下不知百万金珠在何处，在下从未沾手这笔金珠。”

“住口！你敢……”

“在下说的是实情，金珠如果真在崔某手中，崔某早就远走高飞了，何至于在府城饱受惊恐，被神鹰护卫迫杀不休？有人在暗中嫁祸中伤，诸位为何不察？”

“刚才与你同行的人，是不是红娘子？”

“不是，她们正要领在下去见红娘子，当然在下并非为瓜分百万金珠而来。”

“真的？她们呢？”

“她们已被四位灰衣人追走了。”

立即引起一阵骚动，有人叫：“这小子说得不错，如果他真的得到了金珠，决不会傻得留在洛阳送死。走，咱们去追红娘子。”

一唱百和，片刻间便走掉了六个人。

大天王赵兄猛抓头皮，说：“有道理，不象是假话……”

“赵兄，别听这小畜生撒谎。”镇八方急叫。

大天王赵兄桀桀的怪笑，说：“我要的是金珠，而金珠不在他手上……”

“抓住他，哪怕他不吐实？”

崔长青淡淡一笑，接口道：“等你们抓住在下，金珠恐怕早就被人瓜分了。”

一名中年人大声道：“对，咱们不能去晚了，快去找红娘子。”

又走了两个，只剩下四大天王和镇八方父女了。

崔长青见机不可失，说：“四大天王名号响亮，想不到名不符实，竟然是四个浑人。”

“你说什么？”大天王赵兄怒叫。

他呵呵笑，从容不迫地说：“谣传在下夺获金珠的事，显然是这位镇八方胡威的诡计，唆使你们出面，向我这初出道的后生晚辈为难，用心是何，诸位可想而知。”

“你……”

“他不但想毁诸位的名誉，更想从中取利……”

镇八方怒极，怒吼道：“小狗！你牙尖嘴利，挑拨是非，拨风煽火……”

崔长青大笑，向四大天王说：“你们瞧，他情急了。”

大天王赵兄脸色一变，说：“胡兄，朋友是朋友，金珠是金珠，你把两件事牵扯在一起，你知道报仇与金珠是两回事吗？”

崔长青毫不放松地说：“他说与在下有仇，问问他结仇的前因后果，诸位更明白了。”

大天王赵兄果然正色问：“胡兄，先前你说结仇的事，语焉不详，何不说来听听？”

镇八方怎好启齿，硬着头皮说：“这小畜生在舍下闹事……”

崔长青高叫道：“为何不说你要迫我为奴？为何不说你将我用酷刑迫我

就范？为何不说你父女……”

背铁琵琶的二大天王大为不耐，大叫道：“狗屁烂污帐，说来丢人。大哥，金珠要紧，咱们还不快走？去迟了，咱们半文钱也上不了手啦！”

“对，走啊！”大天王赵兄怪叫，拔腿就跑。

脚步声隆隆，四大天王全跑了。

镇八方气得快要发疯，大骂道：“这些财迷心窍的狗娘养的混蛋！”

崔长青嘿嘿笑，说：“镇八方，咱们也该算算帐了。”

镇八方左右一看，只觉心向下沉，人都走了，只剩下父女两人，心中一寒，扭头便跑。

崔长青疾冲而上，大叫道：“阁下，你逃得了？”

胡绮绿一看不对，赶忙拔剑拦住，一剑挥出叫：“我跟你拼了。”

“啦”一声响，木剑一挥，胡绮绿的剑脱手而飞。木剑再闪，点在她的胸口。

“镇八方，你要不要女儿？”崔长青大叫。

镇八方已逃出十丈外，狂奔入林，女儿不要了。

胡绮绿不敢移动，尖叫道：“崔长青，你有种就杀了我，你杀吧！你这无情无义的小畜生。”

他摇头苦笑，收剑后退，说声“冤孽”！扭头就走。

胡绮绿探手入怀，取出一柄柳叶飞刀，咬牙切齿地掷出，“噗”一声正中崔长青的后心，飞刀翩然落地。

崔长青徐徐转身，冷冰冰地说：“总有一天，我会毫不迟疑地杀你。”

说完，他转身急步走了。

胡绮绿拾回剑，冲他的背影厉叫：“我决不饶你，决不放过你。我发誓，除非我死了，不然，我将用一千种恶毒手段来杀你。”

崔长青头也不回地走了。不管胡绮绿怎样对付他，他始终硬不起心肠将胡绮绿置于死地。

胡绮绿终于发觉四周已鬼影俱无，她已完全孤立了，只感到一阵心悸，汗毛直竖，不由自主地拔腿狂奔，找路奔向龙门，一面走，一面喃喃自语：“我还是回府衙要求保护，只有利用官府的力量，方可置他于死地。”

绕过一座山脚，前面施施然来了三个游山客，头戴四平巾，穿青袍，沿小径西行，步履从容不迫，真象是有闲暇的游山客。

她走上了小径，双方对进，相距已在两丈外，领先的青袍人向她哼了一声，不悦地说：“你为何偷偷溜出，不要命吗？”

她心中一定，说：“我得到崔长青在此的消息，因此赶来了。哦！护卫，你只带了两个人？不行的。”

来人是中州已剑，淡淡已笑：“胡姑娘不便不要回洛阳了。”

“周护卫，怎么啦？”

“你的事犯了，可惜在下不承办这件事。哦！你知道诬告反坐的刑律吗？”

“噢！你的话别有用意……”

“对，别有用意。”

“你……”

“伏牛四霸的两位门人落网不久，他已完全招出当日参与劫宝的人，其中没有崔长青。”

“千万不可信任他……”

“不信任他而信任你吗？告诉你，有人认为你陷害崔长青，用意是掩护令尊的罪行。”

“什么？这……”

“因为令尊是黑道大豪，已有迹象显示他与熊耳山的贼伙同谋行劫。”

胡绮绿大惊，说：“这是恶毒的诬陷，谁说的？”

“红娘子。”

“天！她是崔长青的姘头，她……”

“哼！令尊带秦岭四大天王前来龙门山取宝，你如何解释？你不是也一同前来吗？在下且逮捕你交给推官大人严加审问……”

话未完，胡绮绿一跃两丈，如飞而遁。中州一剑并未追赶，摇头苦笑道：“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任性女人，总有一天会闯下杀身的大祸。”

叹口气又向同伴说：“走吧，咱们不能比他们慢。”

胡绮绿心虚逃走，逃出半里外，坐在一株大树下沉思。她当然明白，凭她一人之力，很难入崔长青于罪。一再思量，毒计又生，恨声道：“我必须找几个熊耳山贼，众口一词咬定了他。同时，扮男装穿黑衣，在洛阳做几手血案，以黑衫客的身份大闹洛阳，一不做二不休。双管齐下，哪怕他不死？”

正想动身，突见前面山脚转出一群村夫，心中一动，立即向下一伏，掩起身形。

来至切近，她心中一寒。

是电剑林寿一群人，连林白衣也换穿了村夫装。与林寿并肩而行的人，是慧方上人。慧方的后面，是夺魂金剑茅纶。

她不认识慧方上人和夺魂金剑，但却认识林寿、北丐、林白衣。她潜伏不动，连大气也不敢喘，且等到众人去远，方感到心中一宽，出了一身冷汗，暗叫好险。

蓦地，她听到身后的树林深处传来一声怪啸。

“什么人在招呼同伴？”她想。

她不再逗留，取道奔向龙门镇。

远出半里地，身后啸声又起。声源拉近了些，她心中开始发紧，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窒息的感觉压迫着她，令她无端兴起毛骨悚然的感觉。

脚下一紧，她要尽快离开这鬼地方。

又走了半里地，啸声又起，这次更近了。

所有的人都是向西走的，显然皆是为金珠而来的人，只有她一个人向东走，那么，跟来发啸的人是谁？是敌是友？是不是冲她而来的？她想：走是走不掉的，对方来得好快，到龙门只有这一条小径，走前面不如走后面安全。她向路旁的茂草中一钻，决定让发啸人先走。

不久，灰影急掠而来。她心中大喜，是汝州双杰的方老二，正是乃父镇八方请来的人，是友非敌。她蹿出路中，兴奋地叫：“方二爷，令兄呢？”

方老二脸上挂起了笑容，欣然道：“原来是你。家兄丢掉一层头皮，找地方养伤去了，不要紧。”

“为了我的事，连累令兄受伤，委实万分抱歉。哦！不打算去找金珠了？二爷，家父会补偿你的。”

“算了吧，你知道来了多少人？不但白道朋友来了不少，官府与护卫也赶来了，哪有方某的份？”

“哦！二爷打算放手？刚才发啸声的人是你吗？”

“呵呵！放手又有点不甘心，人财两空更不是滋味。不错，发啸声的人是我。”

“召唤同道？”

“不，为了保命。”

“保命？”她讶然问。

“胡姑娘，在下抱歉。”方老二沉下脸说。

她听出危机，不祥的阴影罩住了，她警觉地问：“二爷，你的意思……”

“有两位姑娘，拦住了咱们兄弟，目下家兄还在她们手中，交换的唯一条件，是将你交给她们。”

“天！她们是……”

“她们就在后面……”

她一跃两丈，如飞而遁。

方老二并不追赶，大声道：“胡姑娘，你逃吧，看你的造化了，你平安。”

不久，前面出现一座山谷中的平野，视界可及两里外，荒草及腰，矮林散落。她脚下一缓，扭头回望。还好，不见有人追来。她长叹一声，不安地自语：“这些黑道混帐真不是东西，翻云覆雨见利忘义，利之所在，你可以利用他替你卖命，稍一挫折，便反而出卖你，危险极了。”

她继续赶路，远出半里外，突然如见鬼魅地向后退，慌乱地拔剑出路。

路旁的矮林枝叶丛中，伸出一只乌黑发亮的马头，是乌锥马，昂首时高有丈余，比树要高得多。乌锥马注视着，纹丝不动。看不见马身，不知鞍桥上是否有人？她以为是崔长青，尖叫道：“我不怕你，你来吧。”

树梢出现了穿黑衣的玫云小姑娘，是从鞍桥上坐正身形的，脸罩寒霜，冷冷地哼了一声。

“老天！”

她恐惧地叫。

她不怕崔长青；明知崔长青不忍向她下手，毕竟崔长青是她第一个男人。但来人是玫云，是公然向外承认是崔长青的爱侣的人，情敌见面，分外眼红。她能不怕？怕便得逃命，她不是玫云的敌手。

刚转过身来，她叫了一声苦！

蝎娘子仇萱，已不知何时到了她身后，站在路中无声无息象个幽灵，冷电四射的风目死死地视着她，令她感到汗毛直竖，心向下沉。她倒抽一口凉气，尖叫道：“你们叫崔长青来见我，我要见他。”

两女如同石人，不予置答。

她向侧一窜，急似漏网之鱼。

蹄声如雷，乌锥腾越而至，冲势奇猛，如同劲矢离弦。

她怎么能与神骏的乌锥比脚力？赶忙向侧折向蹿出。

糟！黑影一闪，蝎娘子从前面的树下钻出拦住去路。她再次折身，发狂般逃命。

乌锥飞驰跟到，宛如天马行空，奋蹄飞跃丈高的树丛，声势之雄，令人惊心动魄。

她象老鼠般奔窜，左盘右折，始终未能摆脱乌锥与蝎娘子的追逐，也未能逃出这一片山谷中的平野。她终于跑不动了，浑身香汗淋漓，真力虚脱，一不小心，脚下一虚，“砰”一声摔倒在山坡下的草丛中。

乌锥从她的上空飞而跃过，她吃力地一剑上挥，但徒劳无功。蹄声候

止，乌鸦停在她身侧丈余处。

她狼狈地爬起，尖叫道：“要杀我，叫崔长青来杀。”

玫云安坐雕鞍，冷然注视不言不动。身后有声息，她警觉地转身一剑疾挥。

三丈外站着蝎娘子，一剑无功。蝎娘子手中有一条长长的白色麻绳，正在结绳套，奇冷奇狠的目光追视着她，嘴角现阴森莫测的怪笑，她再次奔逃，只感到双腿酸软，眼前发晕，力竭的感觉无情地向她袭击，喘息着夺路逃命。

蹄声再起，乌鸦绕至前面，拦住去路。鞍上的玫云，从鞍袋内抽出一根丈八长鞭，慢腾腾地将鞭一圈圈地安置在手中。这是准备使用的征兆，大事不妙。她折向逃走，只感到双腿重得象山。前面是宽有丈余的山沟，水不知有多深。

后面，乌鸦轻快地接近。蝎娘子摇晃着结了活套的长绳，正一步步迫近。

她无法飞越，力竭地站在沟边，疯狂地叫：“饶了我，饶了我。”

玫云跃下马背，轻拂手上长鞭，与蝎娘子同时向她迫进。

她将剑拔出，浑身发抖狂叫：“不要走近我，不……不……”

两女不加理睬，一步步向她走来。

她的剑不住颤抖，娇躯也在可怕颤抖。腿一软，挫身跪坐在地，泪下如雨地叫：“饶……饶了我，我……我发誓，今……今后永……永不找崔长青，永……永远离开他……饶我，我……”

她哭倒在地，爬伏在地上哀嚎，死亡的恐怖令她失魂。

久久，她听到轻快的蹄声，抬头一看，乌鸦载着两个女人，已驰出百步外了。

她失魂落魄地以剑支地站起，只感到喉间发紧，浑身发僵，头脑晕眩，虚弱地脱力地说：“我……我要回……回家……”

## 第三十章

崔长青赶走了胡绮绿父女，觅路寻找龙门山庄。他对附近一无所知，人地生疏，也必需先找到当地的土著问路，免得鬼撞墙似地到处乱跑。

他却不知，他的一举一动，皆在一些神秘人物的监视下。山区各处可以眺瞰脏望的峰头，皆有人潜伏在上，以刀剑的闪光彼此传递消息，他却一无所知。在小径与山下各处活动的人，从未登上山颠，因此也不知山上有人传递消息。

跟踪他的人，始终保持三里左右的距离，利用山上传下的信号，完全控制了他的踪迹，根本用不着跟得太近，因此他毫无所觉。

他只知道镇八方骗来了不少人，用意一是夺宝，一是要他的命。他并不怕这些人，只不过这些人碍他的事。

正行走间，突听到前面传来一声怪笑，接着是一声沉喝，随之而来的金铁交鸣声震耳。

他脚下一紧，向声响传来处飞掠。

他来的正是时候，春兰与冬梅两侍女，正受到秦岭四大天王的围攻，已是岌岌可危。

其实，真正出手的只有持天王伞的大天王赵兄。天王伞沉重无比，铁枝为骨，九合银丝编的伞面，可开可合，活动自如，开时径大五尺，合时长有四尺二寸，单手抡动，势沉力猛霸道万分。开时不但可当盾牌用，伞尖仍可伤敌，伞缘可削可劈，无人能近身相搏。

其他三位天王把守外围，不许两侍女脱身，退近时方出手将她们驱回场中。

大天王赵兄勇猛如狮，毫无所惧地挥伞进搏，把两侍女迫得有退无进，在附近穷兜圈子。

“铮！铮铮！”双剑砍在伞上，发出震耳清鸣，火星直冒。

大天王赵兄天王伞半张，猛地向前一送。两女一用剑点，一用砍，两声震响，两女被震退八尺，几乎被震倒。大天王赵兄迫进，狂笑道：“说吧，你们到底谁是红娘子？哈哈！谁是谁就可以留得命在。”

声落，伞突然点出，两女左右一分，双剑齐发抢攻双肋。

大天王向右迫进，“砰”一声挡住了冬梅攻右肋的剑，再扭身取左方的春兰，银光旋转如轮，削向春兰的胸胁要害。

冬梅被震退八尺，虎口血出。

春兰百忙中未能撤招，“挣”一声巨响，剑被伞骨削中，剑身突折。

伞尖突然刺入，狂笑声震耳。

春兰大骇，仰面便倒，奋身急滚。

冬梅大惊之下，舍死回扑抢救，长剑陡发，“笑指天南”，攻向大天王暴露在外的脊背。

天王伞突然一收，回头来一记“回头望月”。

“噗”一剑刺在大天王的腹部。

天王伞压住了冬梅的右肩，冬梅向下挫。

“哈哈哈哈哈！丫头，你的剑还不配替本天王抓痒。”大天王狂笑着说。

断了剑的春兰大急，不顾一切扑上，断剑全力向大天王的后脑猛敲。

大天王脑袋一歪，伸脚后蹬，“噗”一声劈在春兰的小腹上。

“恩……”春兰掩腹后退，脸色死灰。

“哈哈哈哈哈！这一脚端得缺德。”其他三位天王狂笑叫着。

“哈哈！如果有身孕，那就完了。你给我放乖些。”大天王扭头说。

这瞬间，黑影象闪电般射入，是崔长青，看到黑影，人已切入贴身了。

“噗！”膝盖凶猛地撞在大天王的下阴要害。

“噗！”右肋同时撞在大天王的左肋骨。

“砰！”大天王飞跃丈外，象倒了一座山。

“哎……”大天王双手掩住下阴，滚地狂叫，站不起来了。

变生仓猝，其他三位天王愣住了。

崔长青的手中，多了一把天王伞，笑道：“这一膝也缺德，今后你不能人道了。哈哈！”

你也给我放乖些。”

二天王大吼一声，双手抡起铁琵琶，抡出拦腰便扫，风声呼呼势如山崩，力有千斤，大石头也会被打碎，刀剑一类兵刃绝对禁不起一击，一碰即毁’。

“砰！”天王伞硬接铁琵琶。

人影乍分，两人同时后退三步，势均力敌。

崔长青剑眉一轩，叫道：“好啦！正好松松筋骨，再来一记。”

“砰！砰砰！”一连五击，硬攻硬架。

“砰！”又拼了一记。

这次二天王受不住了，斜迟五六步，手开始发抖，铁琵琶举不起来了。

“再拼一记！”崔长青豪气骏发大叫，疾冲而上。

三天王及时截住，降魔杆猛劈而下，叫：“我陪你玩玩。”

崔长青这次不硬接，身形一闪，扭身斜掠，天王伞随身急转，行雷霆一击。

“砰！”一伞在三天王的左肋下，力道万钧。

三天王大叫一声，斜撞出丈外，左膝一软，屈身跪坐而倒，降魔杆亦抛出两丈外。

崔长青用伞向惊呆了的四天王一指，说：“你，挺剑上，也来松松筋骨，机会不可错过。”

二天王以铁琵琶支身，脸色苍白地叫：“老四，不要惹他。这小子两膀怕不有上万斤神力？咱们认栽。”

崔长青丢下天王伞，说：“你们走吧，限你们克期离开山区，不要在此起火打劫碍事。”

“咱们认了，走！”二天王说。

四天王收剑，大声道：“好，咱们走，没话说，你小子确是比咱们高明。

四天王背起了大天王，二天王扶了三天王，四人狼狈而遁。

冬梅扶起了春兰，急急地叫：“三妹，你怎样了？”

春兰脸色苍白地站稳，忍痛说：“不要紧，幸好我已急运行功护体，伤得不重。崔爷，我们总算大开眼界了。”

崔长青挽住她，笑道：“没什么？这四个家伙是浑人，只有这种硬碰硬的功夫，才能降服他们。走吧，我扶你一把，找地方推血过穴吃些伤药，不然后患无穷。”

不久，他们重行上道。冬梅一面走，一面向崔长青感慨地说：“如果崔爷晚到一步，我姐妹俩将生死两难。”

“呵呵！早来一步，以一敌四，还不知如何结局呢。要不是出其不意击倒了最强的大天王，在下毫无必胜的把握。”

冬梅苦笑，说：“总之，该谢谢你。”

“不必客气。”

“我想，我该如何谢你……”

“哦！冬梅姑娘，有件事来请问你，务请实告。”

“崔爷所问何事？”

“在下一到府城，便有人前来索取金珠，但不知消息是如何走漏的？”

“噢！崔爷怀疑是我们泄漏的？”

“这件事只有你们知道。”

“我们怎会？不可能的。”

“会不会是你们小姐派人与血花会接头……”

“什么？我家小姐不认识血花会的人。”

“可是，你们小姐答应与血花会接头，化解在下与血花会的恩怨纠纷。”

“家小姐因风声甚紧，尚未开始派人与他们接头呢。哦！会不会是血花会的人，先与熊耳山贼勾上了？”

“当然有此可能，但似乎可能性不大。”

冬梅扭头注视着他，迟疑地说：“崔爷，我不是不感知恩的人。”

走在后面的春兰突然说：“二姐，你怎么了？”

语气失常，冬梅似乎一惊，说：“三妹，崔爷也救了你。”

“我感激不尽。”

“因此，我想，前面还不知有多少人打金珠的主意，不如咱们离开引他们退走，小姐一个人将金珠交还官府，该无困难。这一来，大家都好……”

春兰哼了一声说：“不行，必须由小姐决定，你可不要乱出主意，这可不是好玩的。”

冬梅吁出一口长气，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们快去见小姐。”

不久，前面山谷中出现一座小小的庄院，冬梅说：“前面就是龙门山庄，到了。”

春兰向南一指，说：“小姐藏身在脚下一座茅屋中。山庄可能已被人监视，咱们直接到茅屋去见小姐。”

果然不错，庄门开处，几位村夫送四位灰衣人出庄，显然有人到庄中打听消息。

三人掩起身形，向远在两里外的山脚急走。

茅屋在望，屋前站着一身红的吉绛姑（庄玉云）。她佩了剑，含笑相迎，美艳如花，风华绝代。

他突然停步，悚然地叫：“咦！血腥好浓，怎么一回事？”

他看到了树下的一滩滩血迹，只感到头皮发紧，那是先前赤发土地一群人，被吊起放血的地方，尸体已经搬走，血迹仍在。

吉绛姑举手招呼，笑道：“长青，过来呀！不久前有人在此为金珠而火拼，死了不少人，因此血腥刺鼻。”

他向前走，苦笑道：“金珠是不祥之物，早些送走吧！”

“长青，别来无恙？”吉绛姑似笑非笑地说。

他在丈外止步，摇头道：“别提了，一言难尽。吉……庄姑娘，金珠在何处？早些送走……”

“且慢，你一定要送走？”

“咦！这不是你的意思吗？”

“我改变主意了。”

“咦！你……”

“你知道我是谁？”

“你……”冬梅说，“你是庄玉云姑娘……”

“这只是我十余个化名中的一个。”

“哦！那么，你真是红娘子了。”

“那也是化名之一。”

“咦！你……”

“天下间，知道我夺获金珠的外人，只有你……”

崔长青已听出不对，沉声问：“你想杀我灭口？”

“正是此意。”吉绛姑微笑着说。

他似乎沉得住气，瞥了两侍女一眼，摇头道：“你们只有三个人，恐怕

无法如愿。吉绛姑，杀我恐怕不是你的本意，在你拔剑动手之前，可否听我几句忠言，打消愚蠢的念头。”

“哦！你想说些什么？你说吧，反正你已时限无多了。人之将死，真言也善；我不是气量小的人，不会计较将死者的逆耳忠言。”

他点点头，颇表赞许地微笑道：“谢谢你，这证明了你并不是无可救药的人。论交情，咱们曾经是同床共枕肌肤之亲的密友。要不是你残忍好杀，我们也不至于分开。”

“这些话倒还动听。”

“因此，在下并不打算与你反脸成仇，即使在神鹰护卫百般煎迫时，在下也未出卖你。”

“但愿我能相信你。”

“真金不怕火炼，希望你相信我。这次如不是你派冬梅去找我，说要将珍宝物归原主，我也不会前来赴约。”

“你来了，很好。”

“因此，不管你是否有意将珍宝归还，不管你曾狠毒地想杀我灭口，我都不怪你。”

“嘻嘻！你倒有容人的度量呢。”

“我认为彼此好来好去，和和气气地分手，你我没有结仇的理由，虽则我知道你是红娘子百里春，你我到底曾经是亲密的朋友。”

“你象是说完了。”

“是的，告辞。”

“这就走？”

“是的，后会有期。”他苦笑着说，缓缓转身。

春兰冬梅晃身拦住，一脸肃杀。

“不要阻我。”他平静地说。

吉绛姑格格笑，说：“你说完了，我还未说完呢，转身看着我。”

他转过身来，平静地问：“你要说些什么？”

“我说，你得死。”

“哦！你坚持要杀我？”

“是的，我有一千个要杀你的理由。”

“我不明白……”

“明天，你就会明白了。”

“为何要等到明天？”

“因为明天我要正式地杀你。”

“可否举出你要杀我的一千个理由中的几个？”

“明天你便知道了。”

“我不愿等。”

“已由你不得了。”

他淡淡一笑，摇头道：“你不说也就算了，我可要走啦！再见。”

“站住！”

“你……你们拦不住我的。”

“你真以为走得了？”

“你们三个人，算了吧。”

吉绛姑脸一沉，笑容消失了，沉声道：“你记得我留下了两管缥缈浮香

吗？”

“你……”

“那是留来对付你的。”

他伸手拔剑叫：“你这恶毒的女人……”

九音金铃声突然破空传到，他猛地一晃，摇摇欲倒，象是喝醉了酒。

“砰！”冬梅首先倒下了，立即失去知觉。

他向前跨出一步，春兰突然扑上。

他向侧迈步，旋身一掌劈出“噗”一声劈在春兰的胸口。

“哎……”春兰叫，仰面摔倒。

金铃声响得更急。

“砰！”他也栽倒昏厥了。

春兰吃力地爬起，切齿叫：“我要亲手杀他……”

“不可！明早按计施刑，枭首传信天下，剜心剖腹，化骨扬灰，如期复仇大会。”吉绛姑走近说。

“要不要先放一些血？这畜生艺臻化境，修为炉火纯青刀枪不入，浮香的药力在他身上效力减弱，须防他提早苏，后果可怕。”

“放心啦！浮香的药力是十二个时辰，他中浮香至今，该有一个时辰以上了，明早开复仇大会，还有十个时辰，他不可能提前苏醒。为防患未然，用牛筋索捆上，够他受的了。”

茅屋内抢出四名大汉，缴了木剑，用牛筋将他的手脚绑牢。

吉绛姑取剑细瞧，说：“真是木剑呢，要来何用？”顺手一丢，喝道：“带走，传令下去，立即撤走。”

春兰抱起冬梅，说：“会主，确是该走了，那些人可能快寻来啦！”

吉绛姑杀机怒涌地说：“来就来吧，把他们都杀光，永除后患，也让以后想夺宝的人死心。”

“会主不可，人太多，他们……”

“好，走吧。”

半个时辰之后，第一批到达的人是电剑林寿。

由于龙门山庄位于山区的边缘，迤西一带又全是丘陵地，直伸至洛河东岸，林深草茂，古木参天，在山庄以东的山顶监视人员目力难及，而撤出的人却又善于利用草木障身，所以撤走许久，仍未被人发现。

茅屋中空空如也，原来的供桌灵牌等物皆已撤除。屋后堂有一条地道，通向百步外茂林中的山沟，人皆利用地道，沿山沟掩身撤走了，难怪监视的人毫无所觉。

林白衣找到了沙棠木剑，大吃一惊。

电剑林寿留了一个人招呼其他的同伴，循踪急赶。这些人中，北丐是追踪的能手，在林中走动，岂能不留下踪迹？

这一带山区总称阙塞山，伊河将山区切开，东面叫香山，西称龙门山。龙门山又分为二，称龙门东山与龙门西山。

香山与龙门山之间，往来有渡船，这段河道称为人节滩，前代滩流汹涌，行旅深以为苦。

直至唐朝白乐天(白香山，大诗人白居易)任河南伊，方鸣工开凿，水势稍平，但仍然相当汹涌。白居易不但开凿了八节滩，也重修了香山寺，再修藏经堂。他在洛阳甚久，死后葬在寺旁的一座小山坡上，那便是名传千古

的白乐天墓。

唐代两位名人，皆住在龙门附近。一是宰相李德裕，家在龙门镇旁平泉庄，他的德裕园地是该地的名园，一代贤相自不等闲。一是白居易。这位大诗人生性疏狂，一代名士，官运并不佳，曾被贬为江州司马，官位最高时，是刑部尚书。但两人早期，皆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部。

千古以来，李德裕这位贤相，民间知者不多。而白居易却传诵千古，妇孺皆知，他的诗歌，千古长青万载不朽，他的诗词人人可解，首首可歌。但他写了一首长恨歌却令后人迷迷糊糊，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假藉神仙典故，暗中指出当马嵬坡六军哗变，高力士缢死杨贵妃是一场骗局。诗中指出杨贵妃已成了仙，居住在海外的仙山。但却暗中谈出贵妃受辱的情景，和尔后贵妃已成为女道士(当时女道士与娟妓并无多少区别)的事实。看了长恨歌的人，皆为徘徊缠绵的词藻所迷惑，以为贵妃真的死了。“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美得令人心醉心酸，谁又去推敲“马嵬山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呢？谁又愿意点破“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的接客狼狈像？

唐代两位大诗人，李白、白居易；一称诗仙，一称诗圣。白居易以香山为号，葬在香山。他的墓地目下却是荒凉一片，荒冢一坯，短碣数座，唯一抢眼的是李商隐(也是唐代大诗人之一)所立的白公牌巍然高耸，陪伴着荒冢一丘。

山坡四周，散落着一些荒坟。山坡后，是龙门豪绅常大爷的广大百果园，园中建了避暑的别墅，非请莫入，擅闯者将有不测之祸，列为禁地。因此，百果园并未引起外人的注意，没有人愿意招惹享有特权的豪绅。同时，到百果园须经过白乐天墓一带坟山，闲来无事，谁愿意经过坟山与鬼打交道触霉头？

百果园占了整整一度山谷和半座山，有从白马寺接枝的石榴，有从灵宝移植来的甜枣，有名贵的火球柿，有从白卫辉府移来的林擒，有邓州来的香橙……园内建了别墅。三进九间二院，一座大楼。四周，有四时不谢之花，有花团锦簇的名贵牡丹，因此称为富贵园。

富贵园，却是江湖藏污纳垢之地，富倒是不假，贵却是未必。

未牌正末之间，楼下的花庭已布置得阴风惨惨，香烟缭绕，广阔的花庭明窗皆张起黑幔，香案、灵位、法器、纸人、纸马、供品……香炉中香烟弥漫，烛火摇摇。四名僧人，四名老道，从午间便开始念咒。木鱼声、银声、金铃声、念咒声……和尚道士各展神通，上天堂下地狱只有死鬼自己明白。

别墅前的花径两侧，木架上吊了不少尸体。

园外围设有警哨，警哨全是长工打扮。’

别墅外围，全是黑衣藏刃大汉守围。

内部，三十余名男女皆穿了劲装，红红绿绿老老少少济济一堂，每人的胸襟，皆绣了火红色的血花图案。

人都在忙，六名大汉在供桌前，加了一张刑台，搁上一只大银盘，一只金碗，三只玉杯。另一端，放了一只大铜盘，上面搁了一把剑，一把解腕尖刀。一旁，放了一只大雄鸡，一杯凉水。

两名赤膊大汉，将缚了手脚的崔长青丢在刑台上。一名大汉踢了崔长青一脚，恨恨地说：“这小于好福气，要到明早方能醒来。如果有解药能将他弄醒，这时就可开坛送他上西天。”

另一名大汉桀桀笑，说：“哈哈！试说下地狱。剖腹刺心大开膛，斩头沥血化骨扬灰，还能上西天？玄门弟子来说，这叫兵解，兵解便是所谓应劫，应劫是不能升天的，还得投胎经历另一劫，万劫不复那才叫惨。”

后堂踱出一个狰头鼠目的阴阳生，喝道：“不许胡说！退下去，第三次上香的时辰到了，会主即将升坛。”

大汉们从右厢退，一名大汉一面走一面嘀咕：“一个时辰上一次香，多麻烦？人都累死了，晚上还得上夜放哨。”

不久，钟鼓齐鸣，两厢鱼贯出来二十余名男女，各人手中皆捧了三柱香。这些人中，有天是坛地主地煞坛主、人灵坛主，三坛的坛主全部到齐。

内堂三女只有两人，三女之首的薛香君已经死了。外堂三女只剩下一个，九幽娘与神针织女都死了。

最后从内堂出来的三个人，是吉绛姑、冬梅、春兰。吉绛姑仍然穿了一身红，佩了宝光四射的长剑。冬梅与春兰不再穿侍女装，回复本来面目，穿的是黛绿衫裙，美艳绝伦。

一阵好忙，在阴阳生的呼唱与和尚道士的经咒声中，行礼如仪一一上香，颇为隆重。礼毕，天哭坛主叫道：“启禀会主，各地接信赶来的前辈们，除了卫辉府的飞天夜叉周老前辈之外，全都到了。属下认为，为免夜长梦多，不如立即举行开坛大典，宰了崔小狗，不必等他醒来了。”

吉绛姑冷哼一笑道：“不，在他昏迷不醒时杀他，我不甘心。”

“可是……”

“不许多说。”

“是。”天是坛主只好恭敬地说。

“按期活祭，决不改时间。”吉绛姑斩钉截铁地说，举手一挥，又道：“晚间另派人按时上香，其他的人不必参加了，各守方位，须防强敌识破踪迹追来找死。”

众人正待散去，地煞坛主夺魄神针郭天容突然叫：“咦！陆分坛主怎么没来？”

众人这才发现本地分坛主人一阵风陆如风不在。吉绛姑脸一沉，厉声道：“他胆敢偷懒？去抓他来。”

一名中年人说：“他带人负责后园警哨，也许有事不及赶来，在下这就到后园……”

话未完，后园方向警锣声狂鸣。

庭中一乱，众人急向外涌。

前院广阿花木扶疏，人尚未出庭，院子里已传出两声惨叫，敌踪已现。

人影飞越院墙，四面八方皆有人飘入。

共来了十四个人，为首的人是电剑林寿。

双方在院中列阵，林寿大笑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红娘子没找到，却找到了血花会的洛阳秘坛所在地。”

北丐打量着阶上冷然肃立的吉绛姑，大声道：“林兄，她就是红娘子。怪事，她竟是血花会的人，难道……”

吉绛姑冷哼一声阴森森地说：“你们来得好，正好一网打尽。”

林白衣上前一步，大笑道：“好啊！果真是三网打尽呢。天是、地煞两位坛主都在，所站的位置一看便知地位高低。如果在下所料不差，原来这臭名四播的红娘子百里春，竟然是神秘万分无人知道低细的血花会主，幸会幸

会。”

北丐也笑道：“咱们当然来得好。你们从西山潜行溜脱，故布疑阵留下踪迹，引人向永宁方向追，却反从汝州道绕回来。我老要饭的自命不凡，自诩追踪能手，居然在阴沟里翻船，被引出三十里外犹不自觉。要不是最后发觉脚印甚轻，不象有人背了重物赶路，而是用陆地飞腾术赶程，及时醒悟回头，真让你逃掉呢。好家伙，谁会想到血花会的秘坛，建在山寺名胜区左近？你们也太好了。哈！但你们仍然逃不出我老要饭的耳目之下。”

吉绛姑傲然一笑，说：“本会主有十余个化名，也有十余种身份，在江湖迷人耳目，你们想不到吧？”

北丐拍拍脑袋，骂道：“真该死！我老要饭的今后不用在江湖上混了。”

吉绛姑格格笑：“对，完全对，你们这些多管闲事，自命侠义的猪狗，今后再也休想在江湖上混了，因为你们全得埋骨此地，那些放了血吊着的尸体，就是你们的榜样。”

电剑林寿取过一名中年人的剑，平静地说：“你不该带了那么多尸体撤走，脚下露出破绽，因此咱们才能跟来。在下有两件事要求，如果你答应，在下这次不多管闲事。”

“你说说看。”

“其一，交还金珠。其二，将崔长青交出来。”

吉绛姑一阵娇笑，说：“本会主也有两件事，你得答应。”

“你也说说看。”

“其一，你们自杀。其二，留下尸体。”

北丐打狗棍一抡，说：“林兄，不必多说了。笨鸟儿先飞，老要饭的先上叫阵。”

院门人影涌入，有人叫：“北丐老狗，你要向谁叫阵？”

共进来了十四个男女，全是些中年以上的江湖凶魔，大踏步而来，一个个神色狞恶，气势汹汹。发话的人，是个年约花甲、缺了左耳轮、佩了一把短剑的人，

北丐脸色一变，怪叫道：“原来是游魂陈缺耳，你这次祸闯大了。”

“什么祸？混帐！”游魂怒叱。

北丐呵呵笑，说：“你，一个从不留痕，决不落案的江洋独行大盗，作案手段高明，从未让人抓住把柄，平生谨慎诡计多端，一向极为幸运。可是，今天你帮助血花会，该会是杀人夺宝贼，你脱不了身。天理昭彰，你终于落案了，这叫做走得夜路多，早晚会碰上鬼。”

游魂狂笑，笑完说：“你们区区十四个人，谁也休想活着离开，没有活口，陈某从何落案？除非你们在阎王面前告我一状。哈哈哈哈！你们认命吧。”

北丐打狗棍一指，说：“好，我就向你叫阵，你出来吧。”

游魂一声冷笑，拔出短剑，剑出鞘冷电四射，轻轻一拂，森森剑气直迫八尺外，好一把断金切玉的神刃，说：“十招之内，你将尸分八块，小心了。”

夺魂金剑茅纶突然掠出，叫道：“老花子，你的打狗棍是长兵刃，一寸长一寸强，以强凌弱，不怕有沾侠名？让给我，短剑对短剑，公平交易，谁也不吃亏。”

金剑出鞘，耀目金芒幻起如山剑影，连人带剑猛扑游魂。双方的剑皆长仅一尺八寸，一寸短一寸险，近身便可能生死立判，功力相当，得看谁怪

捷谁的经验丰富，每一接触皆可能有人肝脑涂地。

游魂大怒，大喝道：“该死的东西！”

喝声中剑出身转，闪电似的避开正面，剑芒一闪，光临夺魂金剑的左肋，快极。

夺魂金剑一代名家，奋身扑击并非狂妄轻敌，而是早有准备，急冲的身形倏然停止，旋转、扭腰、变招、金芒，暴射，剑尖下沉，划出一道闪电似的光弧，反击游魂的右小臂。

双方都艺臻化境，都有所顾忌，招式不敢用老，一沾即走，双方各向侧飘出八尺外。

双方各怀戒心，开始游走争取空门。夺魂金剑冷笑一声，徐徐迫进说：“老夫碰上劲敌了，今天得好好松松筋骨。”

短剑与长剑招式不同，功架马步迥异。长剑身形走偏，以运剑封架冲刺为主，重点在剑尖。短剑与单刀的功架马步相差无几，正面向敌以左手相辅，讲求走险一击石破天惊。兵刃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如臂使指心意神合为一体，不攻则已，攻则可能两败俱伤，因此凶险万分，是机智、招术、胆气、经验的总和，是千锤百炼所陶冶出来的搏斗术。

游魂以行动作为答复，连挥三剑。

夺魂金剑灵活地闪动，连换四次方位，险之又险地避过三剑急袭，最后抓住机会一声低叱，怒豹似地伸手急抓游魂的右膝，诱游魂出剑自保反击。

游魂不上当，横跳八尺。

夺魂金剑跟踪扑到，金虹疾闪，猛攻左肋。

游魂身形急扭，移位之速如同电闪。

势均力敌，双方的神色狞恶万分，两双怪眼厉光闪闪，额上开始冒汗。

一声低吼，夺魂金剑再次发难，金虹一闪，直取中宫抢制先机。

游魂左闪、右进步、剑反挥、攻肩回敬。

夺魂金剑身形疾转，剑亦反挥。

人影倏分，双方皆斜面出，再回头戒备。

游魂的右肩外侧血如泉涌，夺魂金剑的右肩也出现一条三寸长的裂痕，血染衣衫。双方皆挂了彩，但伤势皆不甚重，小意思。

游魂似被激怒了，大吼一声，疯虎似的扑上，剑芒疾吐，狂暴地连攻五剑，将夺魂金剑迫退丈外，最后截住了夺魂金剑的退向，无畏地切入，贴身拼命了。

“糟！”有人叫。

夺魂金剑向下，金芒急吐。

游魂冲出丈外，突然止住冲势，猛地转身，身形突然一晃。

夺魂金剑灵巧地滚转改仰为伏，一蹶而起。

这瞬间，一把飞刀从对方的人群飞出，奇快地射向夺魂金剑的背心。

人影来势如电，是林白衣，长剑一挥，“铮”一声将行将及体的飞刀打落，叫道：“冷刀翟化龙，你给我滚出来。”

一名虬髯老人大吼道：“咱们上，各找对手，二比一，拼死这些白道狗熊，上！”

一声马嘶，乌鸦驰入院门，鞍上没有人，奋蹄长嘶奔入花树丛中，四面奔驰端倒了园篱的花架，象是疯了，声势十分吓人。

随后冲入的是十余名青衣人，以中州一剑为首，神鹰护卫赶到了，反

而围住了，一群凶魔。

“住手！抗命者格杀勿论。”

共是十六名护卫，分为四组，每组四人，每组的兵刃是两刀两剑，一看便知是可应付任何场面的方阵。

这瞬间，游魂一声厉叫，向夺魂金剑冲去。

夺魂金剑向侧一闪，收剑入鞘。

游魂胯下一片红，直冲出两丈外，一声厉叫，砰然倒地，短剑刺入地中，起不来了。

由于乌鸦与神鹰护卫相继出现，吸引了所有的人。

后堂，鬼魅似的出现了玫云和蝎娘子。

“啊……”大庭中传出可怕的号叫声。

庭前右阶上，吉绎姑与春兰悄然退入大庭。冬梅取代了吉绎姑的地位，左右有天是地煞人灵三坛主，和内外堂三位女堂主。

“你们是些什么人？”冬梅沉声问。

中州一剑举步上前，神色庄严地说：“原来血花会在此建坛，委实令人不敢相信。说！”

金珠放在何处？”

冬梅冷冷一笑，说：“你知道谁在山上打劫金珠？”

“熊耳山贼，他们已招供了。”

“那你们为何不向熊耳山贼讨取？”

“贵会已将金珠夺来，因此在下奉命追赃。”

“抱歉，本会不知金珠的下落。”

夺魂金剑上前狂笑道：“泼妇，在老夫这证人面前，你竟然否认，未免太不够意思了。”

冬梅脸一沉，冷笑道：“本姑娘不认识你，你少胡说八道。”

她已改了装，不再是侍女打扮，因此敢公然否认。夺魂金剑向中州一剑道：“刚才进去的红衣女人，就是化名为红娘子的人。在寒舍时，自称吉绎姑。这女人那时是侍女打扮，但今天却是血花会的重要人物，身份不同了。”

“叫吉绎姑出来。”中州一剑沉喝。

电剑林寿缓步上前，笑道：“周兄，请稍待，兄弟先找你们讨取崔小哥；再索珠宝并未为晚。反正周兄的袍泽已将此地包围，谅他们也插翅难飞，不但金珠带不走，人也走不了，是吗？”

左面不远蹿出一名花甲灰袍人，怒叫道：“姓林的，你好无耻，哼！你何时攀上了高枝，做了王府的走狗？”

林寿淡淡一笑，说：“阁下请勿开口伤人，在下与周护卫毫无关连。如果在下也想在王府谋差使，该在西安秦王府而不在洛阳伊王府，在下是为崔长青……”

灰袍人哼了一声，抢着说：“呸！走狗！做了走狗竟然不敢承认，不要脸。”

“阁下……”

“拔剑，看你电剑林寿是否浪得虚名。”

“抱歉，在下要与血花会的会主理论，与阁下……”

灰袍人一声怒吼，拔出冷电四射的神刃七星狭锋刀，火辣辣地冲进，刀发似奔雷，“星河倒挂”闪电似地反挥而出，刀风厉啸，劲道如山。

林寿疾退两步，沉声道：“在下不与你计较，你走吧。”

灰袍人怎肯听？第二刀来势如潮。

林寿不得不出手，一声冷叱，剑神奇地出鞘，手动剑发，快得令人目眩。

剑光一闪，人影倏分。

“嚓！”林寿的剑归鞘，左手将剑略向后挪，说：“抱歉，在下不得不伤你。”

灰袍人在原地打旋，旋了两圈方止住身形，左手掩住右肩井，指缝中鲜血涌流，脸色灰败，死盯了林寿一眼，跟随转身，战栗着走向西院。

冬梅大骇，他竟未看清林寿的招式，只看到人影乍分，剑光一闪，如此而已。她左右扫视，发现己方的人皆现出惊容，显然都被电剑林寿那可怖的一击惊破了胆，已失去斗志啦！

有些人不怕死，那是因为他有不死的把握和希望。练武有成的人，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强则产生信心和勇气，强者怎会死？但真正碰上比自己高明得多的人，信心消失；勇气也就变弱，在死亡的威胁下，少不了原形毕露。因此，真正视死如归乐于死亡的人毕竟不多。电剑林寿神奇莫测的一击，把这些自诩为亡命之徒镇住了。

冬梅既不知厅内有何变化会主进内后便毫无动静，本就心中不安。而外面大敌当前，对方人数甚众，实力要雄厚得多，发令进击胜算微乎其微。她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

正迟疑间，‘春兰出现在厅口大声说：“请他们进来，会主要与他们谈谈。”

她大喜过望，向中州一剑叫：“你们既然找上来了，算是本会的客人。敝会主有请，请至厅内相见。”

说完，举手一挥。请来助拳的十余名高手先退入厅内，然后是血花会的人跟入。所有的人退尽，她方向厅内退，叫道：“诸位可以同时入厅，请。”

中州一剑向电剑林寿低声道：“小心妖妇弄鬼，在下先带人进去。”

电剑林寿淡淡一笑道：“兄弟相随进入，料亦无妨。”

尚未举步，“砰”一声大震，正厅门关上了。

此非请客之道，中州一剑惊道：“不好，他们要在内顽抗。”

电剑林寿脸色一变，说：“不对，他们要逃走，进去看。”

中州一剑抢上阶，一脚端在厅门上，厅门倏开，一闪而入。

里面哪有人影？景物依旧，但鬼影俱无。崔长青已被带走，连那些做法事的和尚道士，也踪迹不见。

电剑首先枪入天井，叫道：“周兄，搜两厢，兄弟搜内堂。”

天井中，有两具尸体，是血花会的人。搜完全宅，不见一个活人。宅院外围，有二十余名神鹰护卫团团包围，他们发誓不曾看到有人外出，人竟然平白失了踪。把守后面的一名护卫向中州一剑说：“禀长上，仇姑娘与林姑娘坚持要进去乘乱救人，绝对没有人从后面逃出来。”

电剑林寿大惊，跌脚道：“糟，乌鸦冲入，我该想到这两个不安分的。”

“噢！令爱有坐骑，事先说好在外围追捕逃匪的。”中州一剑也吃惊地说。

电剑林寿不安地说：“先前听到的惨叫声，定是两个丫头杀了天井的两个人。那穿红的鬼女人带了爪牙急急退入便不见再出，小女定然已遭了毒手。快搜，可能人在地底。”

花了不少工夫，在穿堂的东壁找到一座巧妙的暗门，砸开后，找到了进入地底的秘径。

—那是一条不知有多长的地道，六尺高，三尺宽，从宅东又分为二，一向南，一向西。地道建得不算巧妙，先挖掘八尺深的壕，再加涂了柏油的木条掩盖，上面盖了尺余厚的土，年深日久，表面已长了草木，看不出痕迹了。

他们派人进入迫索，同时在园内外穷搜出口。林白衣骑了乌驢马，利用沉重的蹄声探测地道的通向，颇为有效。

乌驢最先到达出口，出口竟然在乐天墓的后土南面三丈左右。

另一处出口在园南半里的山沟旁。两条地道皆长约三四里，工程颇为浩大。

两处出口皆可找到留下的痕迹，中州一剑分派人手循踪追索。他与电剑林寿的看法相同，皆认为从白乐天墓逃走的人，去向当是龙门镇，决难逃过散布在龙门附近的眼线耳目，主犯定然是从南面山区逃掉了，因此主力放在南面山区，只派少数人向西追踪。

他们追错了方向，匪徒们走的是相反方向。

两位姑娘救人心切，驱乌驢马入院吸引歹徒们的注意力，从后院潜入，在楼后的天井被两名大汉发现。两人杀了两名警卫，抢入穿堂，恰好碰上闻声回厅的吉绛姑，双方在内堂口遭遇。却不知吉绛姑早有妥善安排，堂口安装了陷阱，跌入陷阱成了俘虏。

她们被打昏，用布袋盛了，人事不省任由摆布。

吉绛姑带了四十余人从容遁走，地道中建了密室，里面藏了不少日用品。众人在内换装易容，三五成群分别出了白乐天墓的地道口，不慌不忙到了伊河旁，沿河南岸向东走，远出十余里，到了一处丘陵起伏，林泉散布其间的河岸旁荒野。

本来，血花会在三年前便派人在洛阳暗中准备，秘密经营，准备作为万—山西五龙谷秘坛需要放弃，便迁至此地建坛。狡兔三窟，吉绛姑老谋深算，早已作了安全打算，百果园是预定的主坛，其次是此，其三在邙山翠云峰附近。

这里建了五六座土瓦屋，和六七座土窑。这种土窑洞不是用来烧砖烧瓦的，而是依山壁掘地的住人窑屋。

人到齐，分头准备。一座堂屋中，上首摆了供桌，设了神位，桌上堆放着无数珍宝、首饰、金山银山，宝光四射，耀目生花；仅珍宝便价值百万以上。

堂下三根木柱，中间绑着昏迷不醒崔长青。左面一根是蝎娘子；右面一根是林玫云。两女皆被冷水泼醒，被牛筋索捆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三人面前，皆放了刑刀，血盆，置心盆。

屋外，门前的广场中也摆了供桌，是用来祭天的。

已经是午后了，日影西斜。

一切准备停当，堂屋里群魔毕集。吉绛姑脸上杀气腾腾，向众人宣布道：“咱们在百果园，损失了二十余位弟兄，秘坛被毁，这是咱们的奇耻大辱，誓在必报。洛阳目下已无咱们存身之地，因此须远走湖广重建秘坛。本来打算等崔小狗醒来时再开坛祭奠，现在已等不及了。”

她扫了众人一眼，稍顿又道：“咱们杀了这三个死对头之后，立即动身，

分批南下湖广。因此上祭之后，将金珠分给你们即行上路。”

她到了堂下，向林玫云冷笑道：“关中林家，武林之雄。小贱货，你林家一门老少男女，专与咱们黑道朋友为难，这次为了助崔长青，你把咱们血花会害得好惨。你知道我要怎样对付你吗？”

玫云哼了一声，厉声道：“本姑娘不是贪生怕死之人，除死无大难，你又能把我怎样？”

吉绛姑嘿嘿笑，狞恶地说：“死，乃是最痛快的事，但决不容许你死得痛快。我得剥光你，让天下英雄看你林家的人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与常人并无不同，崔长青不是你的心上人吗？你得眼看他惨死。至于你和蝎娘子，我要将你们的手脚大筋割断，毁去五官，再派人透露消息，让你林家的人来收尸，等官府派人来验。哼！你满意了吗？”

玫云冷笑道：“如何死法，本姑娘不在乎。只要我能与长青哥同死，死亦无憾了。”

蝎娘子接口道：“红娘子，我蝎娘子狠毒见解，似乎你比我更狠毒三分。你如果如此对付林姑娘，必将引起天下白。道英雄的公愤。即使电剑林寿不出面，也会有人传侠义柬，那时，你红娘子将……”

“啦啦啦啦！”吉绛姑抽了她四耳光，冷笑道：“你放心，我不是红娘子，也不叫吉绛姑，也不叫邓青云，江湖上绝对找不到我，天下白道英雄也不知我是谁。”

“你到底是谁？”蝎娘子问。

“现在告诉你已经不要紧了，你听说过九灵婆？”

“哦！三十年前荼毒天下的九灵教主？”

“我是她的女儿陈珠，目下的血花会会主。”

“难怪，有其母必有其女。你不要估低了林家，电剑林寿会找到你的。”

“叫他来找吧，说不定他也得赔上老命。”血花会主得意地说，重新上堂，叫道：“现在，咱们先到外面祭告天地，再开坛上祭。”

众人鱼贯出门，只留下两名看守。

玫云长叹一声，颤声叫：“长青哥，长青哥……”

一名看守冷笑道：“你的心上人听不到你叫的，叫破咽喉也是枉然。他中了缥缈浮香，要明早方能苏醒。哈哈！他永远没有苏醒的机会。他替会主取得浮香，没料到自己也死在浮香上，委实是报应。”

玫云心中一惨，喃喃地，珠泪泉涌地说：“长青哥，我如能死在你前面，该多好？”

蝎娘子惨然道：“林小妹，你如果要死在他前面，那就嚼舌自尽吧，那并不难。”

“哦！是的，那不难。长青哥，我先走一步了。”

“且慢！”蝎娘子叫。

“仇姐姐……”

“等他们回来再说，你我一同走。林兄弟是我在世间最敬重的人，我也不忍心见他死。”

两名看守抢近，分别捏住她们的牙关，冷笑道：“想嚼舌自尽？休想如意……”

崔长青下搭的头，突然向上挺，手脚一收，吸口气身躯缩小，手脚的绳索自落。

“噗噗！”两大汉的脑门各挨了一掌，人向下挫。

“天哪！”玫云喜极呼天。

蝎娘子迫不及待地问：“兄弟，你怎么醒了。”

他取大汉的剑替两女割捆绳，歉然道：“大姐小妹，苦了你们了。其实，我一直是清醒的，就等妖妇暴露身份。”

“可是，缥缈浮香……”

“红绍魔女派侍女小秋夜入客店，告诉我说红娘子要用浮香害我，我将计就计，果然天从人愿。”

“你……你不怕浮香？”

“我有解药。”

玫云恢复自由，忘情地扑入他怀中饮泣，不住叫：“长青哥，长青哥……”

他也热泪盈眶，柔声低唤：“玫云，小妹，苦了你；我……我难过……”

蝎娘子取了另一名大汉的剑，低叫道：“不是徘徊缠绵郎情妾意的时候，快找兵刃，杀！”

崔长青将剑给玫云，自己拾起刑刀和解腕尖刀，说：“走！你们先躲一躲，我先出去。”

玫云拭泪，笑道：“我与你死与生共，长青哥，不要叫我走。”

蝎娘子也酥胸一挺，豪笑道：“生死等闲，兄弟，我们联手。”

他无奈，点头道：“也好，但你们得听我的，敌众我寡，不可逞匹夫之勇。他们人多，咱们引散他们再逐个击败。”

“哥，我永远听你的。”玫云羞笑着说。

门外的广场中，血花会主正在率领爪牙跪在祭台前，正在上香叩拜，行礼如仪。

三人并肩出门，崔长青仰天长啸，宛如天龙吟，震得众男女大惊而起。

血花会主反应最快，跃起骇然叫：“咦？你……你……”

他示意两女止步，独自上前笑道：“我，崔长青，不认识了么？”

一声沉喝，暗器如飞蝗，在地煞坛主的招呼下，不约而同向他袭击，百毒九龙筒射出九枚百毒龙形针，最先到达势如暴雨。

可是，他已同时反击，左手的解腕尖刀破空而飞，人亦转身飞掠而走。

“啊……”地煞坛主一跃而起，摔倒在地长号，其声凄厉刺耳，令人闻之毛骨悚然。

玫云与蝎娘子抢入厅内，抓起包起了的大批珍宝，从后门先撤。

崔长青掩上门，也从后面溜走。

冬梅首先端破厅门抢入，大叫道“糟！我们的金珠不见了。”

血花会主惊怒交加，怒叫道“追上他们，将他们化骨扬灰。”

但随后追的人，看不见金珠，却看到以金银锭堆起的金银山，突然有人叫：“金珠不见了，金银也不错。”

另一人接口道：“是啊！晚散不如早散，各取些金银散了吧。”

内堂突传出崔长青的大叫声：“散得慢的，必将肝脑涂地。”

请来助拳的十余人中，有一半人抢了些金银向后转，脚板抹油溜之大吉。

其他的人随会主追入内堂，但已失去崔长青与两位姑娘的踪迹。

小山附近林深草茂，丘陵起伏，人藏身在内，确是不易寻。血花会主

狂怒之下，不顾一切下令搜山。搜山人必须分一开，分头搜索，片刻间人群四散，三五人为队漫山遍野搜寻，每队相距五六丈，向后山急搜。

右第二组共有四个人，一字排开急搜，以刀剑分枝拨叶寻踪觅迹，一个个如龙似虎。不久，两侧的两队人身影俱失，视线不能及远，已经不能用目视联络了。

进入一处山坡不太难走的松林内，前面三四丈的一株大树后，闪出崔长青的身影，点手叫：“并肩上吧，免得崔某费神。”

四人向下一伏，突然后撤。

崔长青一怔，停步不进。可是，左右人影飞射，蝎娘子与玫云心急，不等他招呼，迫不及待地扑出追赶。

“小心诡计。”他叫。同时奔出接应。

四位仁兄撒腿便跑，速度奇快。

两位姑娘眼看要追及，怎肯甘心？脚下一紧，飞纵而进大喝道：“留下命来！”

玫云追得最快，她的轻功比蝎娘子高明得多，飞跃而进，“砰”一声大震，一脚踹得扑倒出丈外，撞在一株松树上，枝叶摇摇，松针下落如雨。

蝎娘子超越而进，猛扑另一人的背部，剑排空而进，手下绝情。

这瞬间，右侧的树后草丛人影暴起似电，钢刀骤发，全力急挥。两侧共扑出四个人，全力抢救同伴。

同一刹那，崔长青疾射而至，刑刀光芒一闪，“铮”一声击落那人的钢刀，顺势一拂，砍到了那人的半脑袋。

蝎娘子的剑，刺穿前面逃者的胸背，来不及拔剑，左肋剑气及体，澈骨奇寒。她临危不乱，小腰一扭，剑贴胁脊而过，只感到背部一麻，浑身一震。

剑光一吞一吐，再次光临；

她想扭身挥剑，突然奇痛光临，令她难以忍受，如中雷击，手反而脱力，剑失去掉落，眼睁睁等死。

玫云来得正是时候，“铮”一声一剑震落剑尖行将入体的长剑，人仍挺进，一声暴此，一掌劈中袭击蝎娘子那位灰衣中年的腰脊救了蝎娘子，也将强敌毙了。

但同一瞬间，她的右肩胛骨挨了一飞刀。

“砰砰……”倒地声大震。

共倒了五人。崔长青砍倒了一个；蝎娘子与对手先后倒地；玫云与被她用掌击毙的人一同倒。

崔长青一声怒吼，一刀砍翻了准备再发第二飞刀的人，顺手一个，将两位姑娘扛在双肩上，向山上急走。

后面，追的人呐喊如雷，血花会主也出现了，领着爪牙狂奔不舍。

登上山顶，他沿山脊向西狂奔。两位姑娘伤势不轻，他不能不将救人的事，放在前面，先脱身再说，暂且放下搏杀血花会主的念头。

肩上有两个人，能支持多久？奔了半里地，追的人已接近至三丈内了。

糟！前面有人，有人抄捷从前山登上山脊，劈面拦住了，他插翅难飞，进退两难。

“用暗器毙了他！”后面迫近的血花会主大叫。

逃不了只好拼命，他一咬牙，将两位姑娘放下，往身侧的土坑中一推，

急叫：“伏下，千万不可过高。”

一声刀啸，刑刀出鞘。他横刀而立，脸上杀气怒涌，盯着美丽如花杀气腾腾的血花会主冷笑，严阵以待。

血花会主停在三丈外，咬牙切齿地叫：“先把他围住，用暗器先射杀那两个贼女人。”

他冷笑屹立，说：“血花会主，她们如果死了，你也得送命。把你的人带走，在下暂且放过你。”

“你还敢大言不惭？该死的东西！”血花会主怒叫。

人已形成合围，二十余名高手怒目相向，有暗器的人，已蓄劲以待命发射。

他环视一周，冷然道：“你们二十五个人，拦不住在下的。在下只要盯住你，你想活命。”

一名花甲老人怒吼道：“这小于太狂，会主，本护法要与他单打独斗，送他去见阎王。”

不等会主是否同意，挺剑怒冲冲地迫进。

崔长青冷然屹立，刀立胸前神色肃穆，呼吸平静冷冷地说：“在下只找血花会主算帐，其他的人请即离开此是非之地，以免替血花会主挡灾枉送性命。”

中年人暴怒地一剑点出，剑上发出隐隐风雷，以内力御剑浑雄，快如电光一闪。

崔长青不能离开原地，离开一步便照顾不了土坑内的两位姑娘，不管他是否愿意，他必须硬接。

刀光一闪，人影倏止。

中年人一剑刺在他心口，他的刀尖也掠过中年人的右肋，几乎是同时中的，礼尚往还，谁也没吃亏。

自从他被九音金铃弄倒迄今，血花会的人往龙门山庄逃百果园，再逃至江畔小村，一直就没有机会歇息。也因为他装昏装得十分神似，带他的人完全忽略了他，不但不曾搜查他的全身，甚至从未察看他是死是活，所以他身上的金甲尚在，这时正好派上用场。

“啦！”中年人的剑自中而折。

“咽……”中年人叫，身形一晃。肋下，内脏从尺长的创口向外挤。再二晃，脚一动，猛地向前一仆。

崔长青屹立如山，冷冷地说：“诸位，远走高飞是活路。”

四周的人，被他神勇的雷霆一击镇住了，一个个脸现惊容，倒抽凉气。

血花会主惊怒交加，大喝道：“用暗器毙了他……”

蓦地一声马嘶，乌鸦出现在山顶，相距约百余步，沿山脊急冲而来。马上的骑士一身白，舌绽春雷大吼：“大队护卫已包围此山，投降者免死！”

南面的山坡中段，龙箫客挥动着龙箫，八音齐鸣，人向上飞抢，应声叫：“这一面由朱某负责，来送死者一礼全收。”

“林白衣！”有人叫。

“已被包围，快逃！”有人应和。

乌鸦狂驰，势如雷霆。

满天暗器飞射，啸风声刺耳，十余种暗器齐聚，声势极为惊人。要想完全避开，已是千难万难，还得掩护土坑内的人，更是势不可能。

崔长青向下一挫，刀光如电，掌风似沉雷，猛地向血花会主扑去。他算定乌鸦的出现，已令对方心寒，仓卒间发射暗器，必定以他为标的，不可能射向土坑内的两位姑娘。唯一可吸引暗器的手段，是擒贼擒王，故向血花会主。

他冒险成功了。他冲向一面，便只有一面受到暗器袭击，吸引了第二群暗器。解除了一位姑娘的威胁。

血花会主大惊，向后飞退。

暗器在他身前一一反震而坠，他不进反退，退回原处保护两位姑娘。

第三群暗器光临，他只能用刀和掌应付，刀幻起重重刀山，掌风八面激荡，暗器飞行和被击落的响声惊心动魄，他全力施展自保。

蹄声如雷，乌鸦冲到。

血花会主飞掠而走，人群四散奔窜。

崔长青的左臂挨了一镖，右大腿也被一把飞刀划伤，血透衣袖裤管。

“接剑！”林白衣在三丈外叫，沙堂木剑凌空飞到。

他接住剑，叫：“挂缰，马给我。”

林白衣将缰绳挂在判官头上，飞跃下马，乌鸦四蹄翻飞，长嘶冲来。

他飞跃上马，叫：“林兄，照顾小抹。”

玫云吃力地爬起，尖叫：“等我一等……”

乌鸦已冲出三丈外去了，崔长青不等她。

林白衣奔到，大惊道：“小妹，你受了伤……”

“不要管我，去照顾崔哥。”玫云急叫。

林白衣摇头苦笑道：“老天！没有人能追得乌鸦神驹。”

龙箫客到了下面五丈，向上叫：“咱们快退，他们如果发觉上当去而复来，咱们使得拼老命了。”

蝎娘子脸色灰败，苦笑道：“你们来了多少人？幸好你们早来一步。”

林白衣不住摇头，说：“只来了咱们两个。”

“但你说护卫……”

“见鬼！我与朱兄偕同六名护卫走北道，他们坚持要向龙门镇追，算定逃匪定已过了八节滩逃命。本来我与朱兄也认为从北走的一小群恶贼，极可能逃向府城吸引我们的注意，以便让向南逃的人可平安远遁，但乌鸦却不听驱策，沿河东控制不住。朱兄认为神驹通灵，任由乌鸦奔驰，两人同乘到了前面三里地，便听到了怪啸声，乌鸦更不受控制……”

“那是崔兄弟的啸声，难怪。”蝎娘子说。

玫云心中焦急，说：“不要多说了，我们快跟去接应。”

“可是，你们……”

“我们不要紧，伤并不太重。”蝎娘子忍痛说。

林白衣匆匆地说：“不管，先替你们裹好伤再说，这时追也是枉然，谁知道追向何处去了？”

蝎娘子用衣带裹缠住仍在流血的腰肋，说：“至少，咱们得尽心力，你不见崔兄弟手脚都被暗器所伤？咱们到妖窟走走，至少得把藏在那儿的金珠取回，不然崔兄无法向中州一剑交代。”

乌鸦在崔长青的控制下，追至于另一座山坡，林深草茂，血花会主带了几个死党，往林密的峻陡山坡急窜，乌鸦在此无用武之地。

崔长青勒住坐骑，举目打量四周的形势。不久，人与马悄然失踪。

半个时辰后，河东的小径上，血花会主带了八名男女，凄凄惶惶东行。这条路通向小径，平时走的人不多，地势偏僻，全是丘陵地带，地方不太平静。

距伊、洛会合口不足两里，众人脚下一慢。冬梅紧跟两步，说：“会主，咱们今后有何打算？”

会主长叹一声，恨声道：“此仇不报，何以为人？下湖广，召集会友们，准备东山再起，全力图谋崔小狗，誓报此仇，二妹，无论如何，咱们决不放弃。”

“那么，我们不走小径，走轩辕下登封，走汝州道赶往湖广。进入山区，便不怕有人追来了。”

“不，走汝州可能被黑龙帮的眼线发觉，宁可远些，走开封绕道南京要安全得多。咱们人孤势单，必须作万全准备。再说，轩辕关也不好过。”

不久通过至轩辕岭的岔道口，直奔小径。前面出现一片平原，丘陵已尽。

一阵好赶，到了河口。前面的小坡顶端，突传来三声令人心惊胆跳的马嘶。

会主倏然止步，讶然叫：“象是乌鸦的嘶鸣，咱们……”

话未完，乌鸦出现，冬梅骇然叫：“是他！乌雅马！”

相距约在半里外，崔长青的叫声震耳：“不要转头，后面大批高手正向此地赶。你们并不快，这时才来呀？在下已久候多时。”

“你一个人吗？”春兰高声问。

“是的。”

“九比一。”

“九十比一也是枉然，我来也！”

乌鸦疾冲而下，被树林掩住视线，但可从蹄声测出来向。血花会主急怒攻心，切齿道：“他已受了伤，咱们拼了他，列阵。”

冬梅低叫道：“不可，会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会主哼了一声，怒声道：“要走你就走，你认为咱们能比他的乌鸦快？”

天是坛主也愤然地说：“他一个小辈，又受了伤，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正好一拥而上收拾他。”

“埋伏起来！”会主低叫。

九个人一分，形成合围，利用草木隐起身形。

蹄声突然消失了，死一般地静。众人心中一紧，恐惧的神色爬上脸面，手心开始出汗，心虚了。

前面不远处，突传来崔长青的叫声：“你们准备好了吗？埋伏的老把戏派不上用场了。”

众人埋伏不动，屏息以待。不久，声音突来自右方：

“给你们片刻思量，除了会主陈珠之外，其他的人丢下兵刃，可以自行离去，不然将玉石俱焚。诸位，花蕊夫人、吕三娘子与女飞卫前车可鉴，你们犯不着替这刻薄寡恩的狠毒女人卖命，识，不定下一刻她就会出卖你们，何苦来哉？走吧，还来得及。”

一名中年人突然飞奔而出，拔剑丢下狂叫：“我走！我走！我丢剑……”叫声中，狂奔而去。

血花会主急怒之下，一蹦而起厉叫：“崔长青，你我决一死战。”

崔长青从草丛中站起，向前冷静地迈进，冷冷地说：

“除非你自杀，不然在下要将你废了，交给官府治罪，你只有这条路可走。”

冬梅站起，向会主靠。其次是春兰，也向会主靠近。

第三位是天罢坛主，第四是人灵坛主。

另三人埋伏不出，大概想看风转舵。

五人成半弧形向前迎来，似已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生死一决。

他一步步向前走，沉声道：“血花会主，你该自杀的，你害死了不少人……”

一声娇叱，冬梅与春兰疾冲而上，双剑齐出左右夹攻，吐出了重重剑网。

他向右疾进，快逾电光石火，摆脱了左面的冬梅，猛攻右面的春兰。

但是黑影依稀，从剑不斜穿而过，斜掠出丈外，焕然止步旋身；剑尖徐升，冷然前视不言不动。

春兰踉跄前冲，直向对面的冬梅冲去。

冬梅忙收剑斜飘八尺，急叫：“三妹，你……”

春兰砰然冲到，尖叫道：“快……快逃……生去……去吧……”

天是坛主打一冷战，突然丢剑狂奔。

冬梅一声娇叱，左手一扬，银针破空而飞，骂道：“贪生怕死卖主的狗东西！”

天是坛主一声惨叫，摔倒在两丈外挣命。

人灵坛主骇然，向崔长青退去，剑护身前，咬牙道：“你们好狠，太过份了，太过份了，我……”

针影一闪即至，人灵坛主向下一伏，针掠顶而过，生死间不容发。

崔长青超越而出，说：“老兄，你走吧，今天你才知道她们狠？还好，还不算迟。”

人灵坛主爬起丢剑狂奔，急如漏网之鱼。

血花会主知道大事去矣，惨然一笑道：“崔长青，念在往昔一段情谊，放我一条生路，今后我削发出家，永远退出江湖，你能高抬贵手饶我？”

他摇头，黯然地说：“太晚了，冬梅袖底泄出浮香的瞬间，往昔我与吉绰姑的一段情谊，已经被你连根拔掉了。现在，你是满手血腥的血花会会主，你得将历来的血案向官府招供。”

“唉！你真狠心，难怪胡绮绿……”

“住口！”他烦躁地狂叫。

“好吧，我认命，你杀了我吧。”

会主凄然地说，将剑向下一丢。

冬梅在这刹那间左手一抬，一声暴此，一剑挥出。

“啦！”他崩开剑，反手削出。针射在他的胸，翻然一震堕地。

“啦！”冬梅的右手齐肘而折，被木剑削断了。

冬梅狂叫一声，冲出丈外，尖叫道：“会主，你……你如果早听我……我的话，何……至于有……今天？我……我好恨！好恨！”

左掌向颈下一抹，鲜血喷出，身躯一晃，砰然倒地。

崔长青摇摇头，吁出一口长气，叹道：“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可惜走错

了路至死不悟，可惜啊！”

他瞥了血花会主一眼，不屑地撇撇嘴，收剑入鞘，突然扭头便走，口中发出一声低啸。

蹄声骤起，乌鸦从不远处急驰而来。

血花会主一怔，在原地发呆。

马到，崔长青飞跃而上，乌鸦一声长嘶，向西走了。

血花会主哼了一声，冲他远去的背影说：“你想我会自杀？少做梦，咱们后会有期。”

她向东急走，只走了三五十步，蓦地倒抽一口凉气，叫道：“不劳费心，本会主不会跟你们投案的。”

四面八方站起十余个人影，前面是中州一剑。

“啪！”，她一掌拍在自己的天灵盖上，身躯一晃，再晃，慢慢向后倒。

蹄声已隐，崔长青已经去远。

翌日天刚破晓，崔长青悄然背了行囊，偷偷地走向客店侧方的马厩，牵出了乌鸦，轻灵熟练地将鞍放上马背。马腹下，突伸出一只小手，将另一面的肚带递过说：“扣牢些，要走长途呢。”

他一惊，叫：“你这小精灵。”

玫云从下面钻过，笑道：“爹留你不住，我只好跟你走。”

“你……什么？你这小妖怪……”

“你要闯荡江湖，我跟你闯；你要做贼，我帮你把风踩盘子；你要杀人，我替你磨剑……”

“老天！你……”

玫云扑入他怀中，颤声道：“哥，求求你，等姐姐从博陵回来。如果伯父仍然不许你返家，我三步一拜也要拜上博陵……”

“小妹，不要傻。”他抚着她沾满泪水的粉颊说。

“不然，带我去堕落，去上刀山，我去，永不后悔。”

“好吧！我等。天色尚早，回房安歇吧。”他叹口气柔声说。

(全书完)

